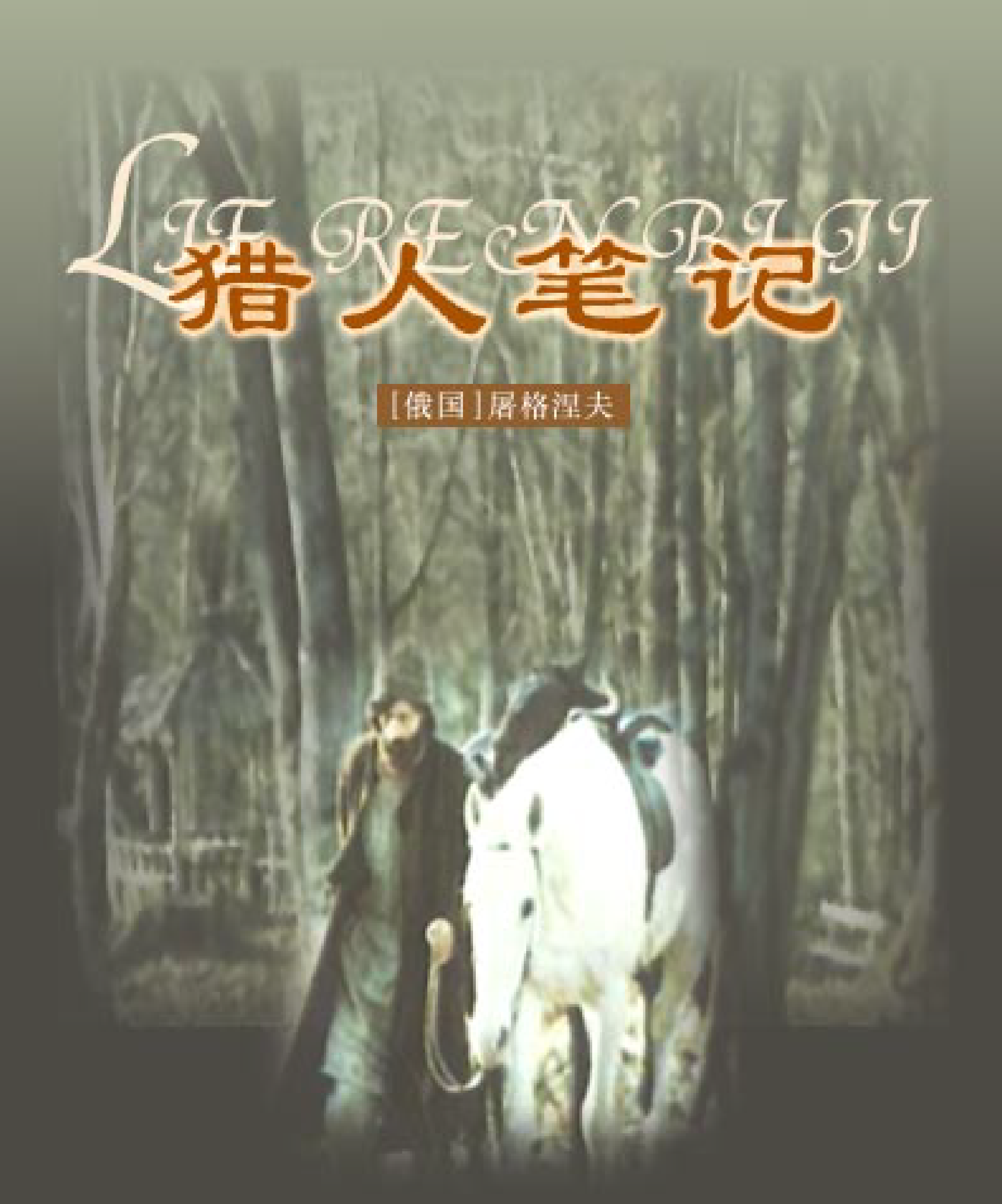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名著百部





猎人笔记

〔俄〕屠格涅夫　著

时　娜　译

前　　言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十九世纪杰出的作家。他出生于俄罗斯中部奥廖尔省的贵族家庭，父亲是骠骑兵上校，母亲由于继承遗产，是个拥有五千奴隶的农奴主。屠格涅夫先后就读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和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研修哲学、历史和古典语言，并周游西欧各国。一八四一年《现代人》杂志首次发表了他的作品，即诗歌《傍晚》、《献给梅迪其之维纳斯》。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在内务部"特别办公厅"任职时，他结识了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受到了他革命思想的熏陶。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一年，屠格涅夫写了二十一篇随笔，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一八五二年八月结集为《猎人笔记》，出版了单行本，这是他的成名之作。一八五二年，屠格涅夫为悼念果戈理而触怒沙皇政府，被拘禁和监管一年多，返回彼得堡后他创作了《僻静的角落》、《两个朋友》、《罗亭》等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一八五八年，屠格涅夫创作了《阿霞》，深刻剖析了贵族知识分子软弱无能以至失去幸福的原因，这和他一八六〇年的自传性小说《初恋》一样具有浪漫而感伤的田园牧歌气息。同时他又写作了《贵族之家》、《父与子》等小说，对当时沙俄的各种现实问题有深刻的揭露。屠格涅夫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处女地》（一八八七），这是一部反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的作品。

屠格涅夫成年后大部分时间在国外度过，尤以法国最长。他与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福楼拜、都德、龚古尔及莫泊桑交往甚密。屠格涅夫最留恋法国，这与他的恋人、法国歌手波利娜·维亚尔多有关。一八四三年冬天，俩人相识于彼得堡，屠格涅夫对她一

见钟情。但维亚尔多已是有夫之妇，所以屠格涅夫与其保持了纯洁的友谊关系，成为她全家的朋友，而自己却终身未娶。

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公历九月三日），屠格涅夫在巴黎近郊布席瓦尔因癌症辞世。噩耗传来，全欧震动。依照他的愿望，他的遗骸运回了俄国，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墓地。盛大隆重的葬礼曾使沙皇政府倍感恐慌。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从一八四七发表第一篇《霍里和卡利内奇》到一八七四年写作《枯萎了的女人》，前后近三十年时间。《猎人笔记》是以当时沙俄农奴制度为抨击对象的现实主义力作。它最基本的主题是关注农奴制下农民悲惨的生存状态，小说中的一些农民因为长期受压迫而变得极其可怜委琐，例如《莓泉》中的斯焦布什卡，《利戈夫村》的库济马，他们悲惨的处境和奇异的行为都是农奴制一手造成的。当然小说更多的是描写农民的才干、创造力、优良品德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例如《风光旖旎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此外《猎人笔记》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然风景的描写，无论是日月星辰、天空白云，还是湖光山色、禽兽虫鱼，在他神奇的画笔下无不显得诗趣盎然、情味无穷。难怪托尔斯泰对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赞誉有加："只要他写上几笔，自然景物就会溢出诱人的芳香。"其实这种芳香，乃是纯正地道的俄罗斯的泥土芳香。

一九九九年一月

霍里与卡利内奇

住在波尔霍夫县的人来到日兹德拉县时，或许会感到惊奇，因为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出奥廖尔省人与卡卢加省人在精神面貌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奥廖尔省的农民一般个子不高，常常忧郁地略略弓着腰，整天锁着眉头。他们住在矮小的用白杨树搭成的小屋里，吃着最简单的粗食淡饭，穿着用树皮做的鞋，成年累月地给别人干活，除了农业以外再不会从事商业活动；而卡卢加省的雇佣农民却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他们大多身材魁梧，皮肤白皙，脸上时常是喜气洋洋的表情，他们住的房子是用松树木材做成的，又宽又大，除了种田交租之外还做一些奶油、柏油的生意，每到年前节下还换上高腰靴子。在奥廖尔省（这里只限它的东部地区），村落大部分都在田地之中，再不就是临近溪水，其实那些溪水早已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臭水沟。周围一俄里之内只偶尔有几棵人们常用到的爆竹柳或枯瘦的白桦树，其他就再没有什么树了。房屋盖得密密匝匝，屋顶覆盖着破旧的麦秆……而卡卢加省的农村呢，大多是四周环绕着树木；房子与房子之间既不显拥挤又不显杂乱，屋顶用木板搭成，前门规规矩矩地锁着，后院的围墙也笔直地树立着，不至于招引那些来来往往的猪……而卡卢加省也是猎户的理想去处。再过五六年，奥廖尔省就会失去最后一片森林和繁盛的矮树丛，沼泽地也将会消失殆尽；而卡卢加省呢，却拥有好几百俄里绵延不断的树林和几十俄里的沼泽，其中不乏栖身的骄傲的野鸡，也有温顺的鹬鸟，野鹌鹑总是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有时会突然直冲上天，给猎人和猎犬一个不小的震惊。

当我还是一名猎手时，我曾去过日兹德拉县，在那里的郊外

结识了一位比较投缘的朋友，他是卡卢加省的一个小业主。他姓波卢特金，很喜爱打猎，因而也有一定的地位。坦白地说，他并不是那么完美。举个例子吧，他向城里所有富户的大家闺秀求过婚，但却无一例外地被人家拒之门外，所以，他经常找他的朋友或认识的人推心置腹地谈心，表白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然而他仍然忘不了向他意中人们的府上奉送一些自己种出来的涩桃子和其他生果子。他常常絮絮不停地向别人讲述一些他以为很滑稽的事，自己讲得神采飞扬，无限开心，而听他说话的人却从不曾露出笑容。他对阿基姆·纳希莫夫[1]的作品以及小说《平娜》[2]报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起话来舌头老是乱打转；他给自己的狗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叫“天文学家”。“可是”在他口中就成了“可希”，他的家庭总是吃法国菜，他的厨师总结道，做这种菜的诀窍就是完全改变各种食物固有的味道：这位烹饪高手可以把肉做得像鱼，把鱼做得有蘑菇味儿；他做出的通心粉则吃起来如同火药；而汤里的那些胡萝卜又都成了一些或菱形或梯形的东西。但是，如果不看这些微不足道的区区几个不足之处，就像我上面介绍的那样，波卢特金还不失为一个有脸面的人物。

那天我刚刚和波卢特金认识，他就邀请我晚上住在他家。

“可能有五俄里才到我家，”他说，“我们若是步行就太远；还是先到霍里那儿去吧。”（我没有按照他结结巴巴的说话方式来写，相信大家不会怪我吧。）

“霍里？是谁？”

“他是我家的一个佃户……就住在这儿附近。”

我们于是往霍里家走去。霍里的院子单独坐落在一片树林中央，那块地方显然经过了悉心料理。那院子四周围着一圈竹篱笆，里面是几间用松木建成的屋子；还有一个用几根单薄的木头

---

① 阿基姆·纳希莫夫（1782—1814）：俄国诗人。

② 《平娜》：俄国作家马尔科夫（1810—1876）的作品，曾遭到别林斯基的沉痛抨击。

架起来的凉棚立在堂屋正前头。我们走进了院子。迎面走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身材高大，仪表不俗。

“嘿，费佳！霍里在吗？”波卢特金先生大声问。

“哦，他赶城去了，不在家，”那年轻人笑着说，一排洁白如雪的牙齿闪露出来，“要准备车吗？”

“啊老兄，好哇，准备车吧。再备点克瓦斯来。”

我们走入房屋。四壁都是用整洁的圆木头造成的，并没有挂苏兹达尔① 的画；一座泛着银光的圣像放在屋角里，那圣像看上去很有分量，还有一盏灯在前面点燃着；那张椴木做成的桌子很干净，看得出是几天前刚刚清理过的；无论是在墙上的木头缝儿里，还是在窗户的木框上，都没有灵巧的茶婆虫晃荡的影子，也没有疑疑惑惑的蟑螂。很快，那个年轻人就端着一个大白杯和一个大木盘走了进来，那杯子里装着满满的美味克瓦斯，木盘里则有一大块小麦面包、十来根黄瓜。他先把这些东西一古脑儿全放在桌上，然后就微笑着靠在门上，看着我们。还没等我们把桌上的东西消灭干净，就有马车的声音从门前传来了。我们站起身走了出来。一个十五六岁光景的鬈发男孩坐在车夫的位置上，可能是控制那匹壮实的斑点马需要很大的力气，他的脸显出通红的颜色。还有六个身材高大的青年站在马车周围，这些青年的长相都差不多，并且个个都跟费佳非常相似。“都是霍里的儿子！”波卢特金说道，“是小霍里们。”随着我们来到门前的费佳插话说：“还差两个不在这儿哪：波塔普在树林里，西多尔跟父亲一起进城了……瓦夏，可要当心呀，”他对赶车的那孩子说，“能多快就多快吧，这可是送老爷。话又说回来了，还是得当心着点，特别是到高坡那儿的时候。小心别弄坏了马车，也别吓着老爷的肚子！”弗佳这几句略微过分的玩笑话把旁边站的那些小霍里们全给逗笑了。“请天文学家上马车！”波卢特金先生严肃地大声说。费佳

① 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省一个盛产劣质木版画的县城。

愉快地把一只狗捧过头顶，放在车的地板上，那狗的笑容不大自然。瓦夏抖动了一下马缰。随着“咕噜咕噜”的声音，我们乘的马车上路了。“这就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波卢特金突然对我说，手指着一座很矮的小屋，“去看看吗？”“行啊。”“现在它已经废弃了，”他说着就下了车，“但看看还是满不错的。”所谓办公室，只是两个房间罢了，空荡荡的。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老头儿从屋子后面迎了出来，他是这儿的管理员。“米尼亚伊奇，你好啊，”波卢特金先生招呼道，“有水吗？”独眼老头离开了一会儿，便拿来了一壶水和两只杯子。“你尝尝，”波卢特金对我说，“这可是优等的甘泉啊。”我们每人喝了一杯之后，独眼老头朝我弯腰行礼。“嗨，我们现在就走吧，”我的新朋友说道，“我曾在这个办公室跟商人阿利卢耶夫做过一笔交易，卖掉了四俄亩树林，这笔生意还不错。”我们又开始了行程，半小时后，我们已经在主人院子里了。

“我想问您，”我在晚饭桌上问波卢特金，“我发现霍里跟您别的佃户不一样，他是单独居住的，这是为什么呢？”

“啊，是这样：我认为他是一位聪明的农民。好像是二十五年前，他的家毁于一场大火；他就来找我父亲，说：‘尼古拉·库济米奇[①]，您就让我住在您树林中的沼泽里吧。我会加倍给您钱的。’‘你为什么想住在那儿呢？’‘我觉得住那儿好；但是，尼古拉·库济米奇老爷，请您别让我再做其他事了，至于房租，您说多少就多少。’‘每年五十卢布！’‘没问题。’‘我这里可不允许赊欠，你要注意！’‘我知道，我决不会赊欠……’从那以后，他就住在沼泽地里了。也是从那以后，人们都叫他霍里[②]”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发财了？”我问道。

“是啊，发财了。现在他每年给我一百卢布。可能我还会要更高的价钱。我不止一次地对他这样说过。我跟他说：‘霍里，赎

① 是波卢特金父亲的姓名。
② 在俄语中意为“黄鼠狼”。

身算了，唉，赎身好了……’但这个狡猾的东西非说自己太穷，赎不起身……这话谁信呀……”

次日早晨，我们喝过早茶后就出发去打猎了。马车路过树林中一间低矮的房屋时，波卢特金先生说停一下，又大声叫着：“卡利内奇！”“哎，老爷，我马上来，”有人在院子里答道，“我正在穿鞋。”马车极慢地朝前走着；到了村子外面时，一个瘦瘦高高的农民赶了上来，他约摸有四十多岁，头略微向后挺着。他是卡利内奇。我一看见他那张温和的、点缀着褐斑的黑脸，就忍不住产生了好感。我后来才知道，卡利内奇每天都跟随老爷一起去打猎，他总是扛着他的口袋，偶尔为了探寻鸟儿们的落脚点，也会带上枪，他负责供水、摘莓子、建草棚，还要跑着跟在马车后面；波卢特金要是没有他，是什么都做不成的。卡利内奇是非常乐观、非常温和的人，总是在喉咙里哼着小调，说话时总带出一点鼻音，那双淡蓝色的眼睛一笑就眯成了一条缝，他老是用漫不经心的目光左顾右盼，还爱伸手抚摸他那把不甚茂盛的楔形胡子。他走路时拄着一条细长的拐杖，从从容容的，但一步就跨出老远的距离。他那天跟我拉了好几次家常，我发现他在照顾我时态度很自然，而对待老爷则如同对待一个小孩。到了中午，酷热难耐的天气逼迫我们寻找一个阴凉的地方，于是他带我们去了树林深处，那儿有他的蜂房。那间小屋的门上垂着几束薰香的枯草，卡列内奇为我们开了门，先把我们安顿在软和的干草上，然后就往头上套了一个网兜，带着小刀、瓦缶和木片，去蜂房采蜂蜜给我们吃。有泉水和蜂蜜制成的清冽的饮品，还有蜜蜂单调的嗡叫以及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不一会儿，我们就进入了梦乡。我被一股凉风吹醒了……醒来时，我发现门虚掩着。卡利内奇坐在门坎上削一个木勺。我把他的面孔打量了半天，它是多么亲切乐观啊，犹如黄昏时的天空。波卢特金先生也醒了。我们并没有马上起身。舒服地睡在干草垛里是如此美妙的事，尤其是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旅途和一场充足的睡眠之后：浑身有说不出的舒服，但又真切

地感到了劳累。不想睁开眼睛，任微热的气息在脸上氤氲，香甜的疲倦悄悄蔓延。我们最终还是起床了，并且闲逛到天快黑的时候。霍里和卡利内奇又成了我们晚餐桌上的话题。“卡利内奇这个庄稼汉可真是心眼好，”波卢特金对我说，“不但热情而且周到，可惜他总是为我所累，不能全心全意地摆弄庄稼活儿。他每天都得跟我打猎……您想啊，他怎么能好好干活呢？”我对他的话表示赞同，然后我们又进入了梦乡。

次日，波卢特金先生说需要上城里和邻居皮丘可夫打官司。据说这位邻居皮丘可夫不但霸占了他一块土地，还在这块土地上揍他的一个佃户妇女……我只好独身去打猎，并顺便去了霍里家，那时天快要黑了。在门口迎接我的是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头，就是霍里其人，他的头顶没有头发，但体格看上去不错。我用新鲜的目光观察着霍里。他长得挺像苏格拉底：也是凸出的额头上长着疙瘩，也是眼睛小小的，也是鼻子往上翘。我跟他一起走进了屋。那个已经见过面的费佳为我端来了牛奶和黑面包。霍里坐在椅子上，一边安然地抚弄他卷曲的胡子，一边跟我聊天。他的举止谈吐从容不迫，总是有微笑从他那长胡子后面闪现，给人以自尊的感觉。

我们说到了播种，收获情况，农村生活……无论我说什么，他都好像完全赞成；但后来我觉得自己的话并没有那么正确，因而有些不安……这样，气氛就显得有些尴尬。可能是由于他非常小心，他的话有时让我不得要领……举一个我们聊天中的片段为例吧：

“霍里，我问你，”我说，“你怎么不向老爷赎身呢？”

“我为什么要赎身？现在我并不是出不起赎身的价钱，我非常知道老爷这个人……我们老爷是个很不错的人。”

“但自由身应该更不错吧。”我说。

霍里斜着眼看着我。

“谁都知道。”

“那么，你干吗不赎呢？”

霍里摇头。

“我用什么赎呀，老爷大人？”

“嗨，你老头，得了吧……”

“如果霍里获得自由，”他小声喃喃着，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就不得不听从那些个没有胡子的人们[1]的命令了。”

“你的胡子不是也能去掉吗。”

“胡子？跟草差不多，可以割掉的。”

“那不完了吗？”

“那么，霍里去做商人算了；商人生活富裕，又可以有胡子。”

“你现在不是正在做商人吗？”我问。

“我只是卖点奶油、柏油之类的小东西……啊，老爷，需要准备马车吗？”

“你心里已经想好了，可真是守口如瓶呀。”我在心里说。

“不必不必，”我提高声音说，“不用给我准备马车。明天我就逛逛你家周围的地方，我还打算睡在你们的草料屋里呢，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

“当然欢迎啦。可是，在草料屋里会有好梦做吗？我叫女人们给你铺好床，弄好床单和枕头。嗨，女人们！”他一边大声叫着，一边站了起来，“女人们，到这边来……费佳，你，跟着她们。她们都太不中用。”

十五分钟之后，拎着灯笼的费佳带我去了草料屋。我趴在一堆草料上，狗就卧在我的脚边，缩成了一团；费佳对我说了晚安，然后随着“吱呀”和“砰”的一声，门被关上了。躺下了很长时间，我还没有睡着。我听见一头母牛由远而近地走来，在门口粗重地喘了喘气。认真负责的狗立刻狂吠起来；门外走过一头哼哼唧唧的猪，似乎在想着心事；不远处有匹马，一边吃草料一边喷响鼻

[1] 按当时的规定，官吏、绅士们是不能有胡子的。

……困意终于漫上来了。

费佳很早就把我叫醒了。我非常喜爱这个聪明又快乐的年轻人;我观察到,老霍里最疼爱他。这一老一少经常亲亲热热地在一起说笑话。老霍里也出来了,问了我早安。他今天的态度好得多,也许是因为我已住在了他们家,或者是别的原因。

“早点已经准备齐了,”他对我说,脸上呈现着微笑,“咱们去吃些茶吧。”

我们坐在了桌旁。他的儿媳之一,一位身体强壮的女人,为我们端来了一瓦罐牛奶。小霍里们陆陆续续地全都进来了。

“你们这一大家子,可真不得了!”我对老霍里说。

“嗯,”他说着咬了一口糖,“我们两口子对他们还算满意吧。”

“都住在你这儿?”

“对,都住在这儿。他们自愿的,都不愿意分开住。”

“娶几个媳妇了?”

“就剩这个捣蛋鬼了,”他指着还倚着门的费佳说,“瓦西卡嘛,不着急,还小着呢。”

“我为什么要娶媳妇?”费佳说,“像现在这样多好呀。要媳妇干什么? 天天拌嘴吗?”

“唉,你这个……你什么样,我还不清楚?手指上套上银指环……就想天天混在那群姑娘们中间……你呀,真没羞!”老霍里学那些姑娘们说话的样子可真好笑,“你这个懒惰的家伙,我还不知道你!”

“要媳妇干什么呀?”

“媳妇就是一个劳力,”霍里义正严辞,“媳妇能为男人服务。”

“我要劳力干吗?”

“算了吧你,你不是就喜欢人家白给你干活吗。我还不清楚你这个东西。”

“那么好吧，你给我找一个，行不行？喂！怎么不说话了？”

“哎，好了好了，捣蛋鬼。就别烦咱们老爷了，你看看。你别急，我会给你找的……老爷，他还小，不懂事，您多见谅。”

费佳摇头……

“霍里在吗？”从门外传来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接着卡利内奇拿着一束莓子进来了，那是他特地采来送给好朋友霍里的。老霍里高兴地把他迎了进来。说实话，我原先真没想到农民汉子也是如此有情趣，不由得惊异地看了看卡利内奇。

这天我去打猎的时间比往常推迟了四个小时左右，我又在霍里家住了三天。我对刚刚结识的这两位朋友很感兴趣。他们个个都跟我海阔天空地聊天，毫不拘束，也不知道他们信赖我的哪一点。我一边轻松地听他们说话，一边看着他们。他们俩并没有多少相像的地方。霍里很传统、有实干精神，精于打算，较为理智；而卡利内奇正好相反，在他的思想里，自由、理想、散漫占很大成份，他对什么事都热衷，喜欢异想天开。霍里会过日子，因此他才想着攒钱、盖房子，想办法和主人、和别的头面人物搞好关系；而卡利内奇却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日子过得糊里糊涂。霍里有好几个儿子，整个家庭都以他为核心、密切地团结着；卡利内奇却一个孩子也没有，这倒不是因为他没有过老婆，而是因为他是“妻管严”。霍里把主人波卢特金先生了解得透透彻彻；但卡利内奇对于主人却只有崇敬。霍里很爱跟卡利内奇在一起，并包容了他许多缺点；而卡利内奇对霍里也是既喜欢又尊重。霍里表面上笑嘻嘻的，不爱说话，但他却是有心计的；卡利内奇的话很多，而且不是那种花言巧语，而是动听的话语，犹如小鸟的歌唱……但是，霍里对于卡利内奇颇具天才这一点十分赞赏；举个例子吧，卡利内奇能念咒语，以止血、镇定、制疯、杀虫；他还能让蜜蜂听他的话，有相当惊人的运气和技巧。记得有一次，霍里新

买了一匹马，他就当着我的面让卡利内奇把它牵进屋[1]，而卡利内奇就按照这个敏感的老头子的话去做了，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情。卡利内奇离大自然比较近；而霍里则倾向于人与社会；卡利内奇对什么都毫不怀疑，从不认真地思索；而霍里则把自己放在较高的视点上看待事物，因而有讥讽人生的嫌疑。他的经历很丰富，教给了我不少东西；举个例子吧，他曾经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在每年收麦子之前，经常会看到一辆别致的小马车在各个村子巡游。这车是卖大镰刀的，车里有一个人穿着长袍。如果付现钱，他就卖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一把；如果是赊账呢，他就卖三个卢布纸币至一个银卢布一把。当然了，无论哪个农民买他的镰刀时都会赊账。在两三周之内，他准再来，来收钱。那时候农民们都掏得起钱，因为刚刚收获了麦子；农民就和那商贩一起来到小酒馆，结算清楚账务。有一些地主还想着，先付现钱买一些镰刀，再以相同的价钱赊给农民；但农民们认为这样不尽兴，有些令人失望；因为如果这样，他们就不能享受许多乐趣，比如说，他们原先可以用指头弹那镰刀，听它的动静，还可以反反复复地查看镰刀，一遍遍地试探那黑心的商人："嗨，老兄，这个镰刀不大好吧？"即使是买小镰刀，他们也会这样。但是，有一点区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们常常会加入，有时把那商贩激得只得动手打人，但他一动手，情况就更加有利于女人们了。可是，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女人们是最容易吃亏受苦的。造纸厂里负责采购原料的人往往会请县里一些专业人士去帮忙收购废弃布料，这些专业人士被叫做"鹰"。商人给"鹰"大约二百卢布的纸币，就放他们四处猎取。这种人虽美其名曰"鹰"，实际上跟鹰这种勇猛的动物是有很大不同的，鹰是直接进攻猎物，而他们则是想方设法地行骗。他们把马车放在村庄旁边的一片树林里，自己则蹓跶到村子里各户人家的后院，好像是偶尔经过此处或只是

---

[1] 旧俄农村中流行这种做法，意即此人运气好，万事都托他的福。

随便看看。女人们在第六感觉的驱使下，偷偷地跟他们见面。就这样，一桩桩生意在极短的时间内做成了。女人们不但向“鹰”出售一大堆废弃的破烂衣裳，还拿出了丈夫的衬衣、自己的裙子，只为了得到那几个铜币。慢慢地，女人们发现用这种方法把家里的大麻，特别是一些麻布悄悄拿出来卖掉，也是挺赚钱的——如此一来，“鹰”们的生意可是越做越好了。然而村子里的男人们也已有所知觉，他们起了疑心，只要隐约听说“鹰”们要来，就马上进行各种防守行动。你说实话，这不是叫人生气的事吗？他们真真切切是在卖大麻，而卖大麻也确属私事——他们不是自己把大麻弄到城里去卖，而是向来到家门口的商贩出售，由于没有秤，他们于是约定四十把为一普特[1] ——但是，您得想想，一把意味着多少，俄国人的手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当他“故意多取”时！我这个人，没什么生活经验，用我们奥廖尔省人的话说就是对农村生活方式不“入门”，但我却听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故事。霍里在讲故事时也并不是自己从头说到尾，他不时地向我提出问题。当我说起我曾出过国时，他陡然来了兴趣……卡利内奇也跟他一样兴致盎然，但卡利内奇关心的是自然风光，比如山、水、伟岸的建筑物、繁华的都市等；而霍里则对国家政体、行政管理更感兴趣。他认真地思索每一件事：“他们的这种事跟咱们不同，是不是？……老爷，您讲一讲吧，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唉，上帝，太奇妙啦！”当我讲自己的见闻时，卡利内奇常常插进来一些感喟；霍里却一直皱着眉头，一声不吭，除了极少数的时候他说：“这种事真好，真合适，但是也许不适合我们这个地方。”我不可能，也没必要向你们一一叙述他提的问题；但是，也许你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从我们的交谈中得出这么一种感受：彼得大帝是俄国人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俄国人对自己的力量和意志非常自信，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快乐；他们从不沉溺于昨

---

① 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相当于十六点三八公斤。

日，而总是把眼光放在未来。他们喜爱所有的优秀，借鉴所有的合理，并不追究他们根源于哪里。他们爱用自己睿智的脑子讥笑死板的德国人；然而，霍里却说，他很想向德国人学习，因为他们对事物充满新鲜感。霍里对我说了许多许多话，可能是因为他处于非常的地位，也可能是因为他在本质上是孤立的，他对我所说的话在农民们看来，是碾子碾不出、棍棒打不出的。他真的对自己的处境非常清楚。由于与霍里交谈，我才第一次领略到了俄国农民的淳朴和睿智。虽然他并不认识字，但他的知识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农民所具备的一般程度；但是卡利内奇识字。“那个小鬼头认识字呐，”霍里说，“他是养蜂能手，养的蜂从来没有死过。”“你让儿子们学习吗？”霍里没说话，片刻之后才说：“费佳认识字。”“另外几个呢？”“他们不识。”“怎么？”老头不回答，转而谈论别的事情。但是，无论他如何聪明，他也有不少偏执的思想。他从骨子里蔑视女人，一高兴就开她们玩笑，讥笑她们。他那个老婆又天天在床上抱怨东抱怨西，从早到晚啰嗦个不停；几个儿子都对她充耳不闻，然而几个媳妇却极其畏惧她。怪不得俄国民歌中婆婆这样唱：“你是我的儿子吗，是结过婚的人吗！你不打妻子，不打新娘……”我曾经盘算着如何为那些媳妇出口气，以此博得霍里的怜悯；但他却直截了当地反对我：“您理这些……芝麻小事干吗——让那些女人们闹去吧……调解可能会越调越乱，何必招惹那种事呢。”有时，那凶神恶煞的老太太下得床来，把那条守门的狗招呼出来，她叫着：“小狗，来，小狗！”然后就举起火勾子猛打那只瘦骨嶙峋的狗的背部，要不她就像霍里描述的那样，站在四面来风的棚子里，向每一个过往行人“叫骂”。但是，她对丈夫却十分服从，只要他说一句话，她就马上不声不响地回到床上。但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听卡利内奇和霍里谈及关于波卢特金先生时的吵嘴。“霍里，你老兄，别在我面前惹他，”卡利内奇说。“那他怎么没给你添双长统靴呢？”霍里顶了回去。“嗨，长统靴……我要它做什么呀？我是个干农活的……”

“我也是干农活的呀，但是，你看看……”霍里说着就把脚翘了起来，让卡利内奇看他那双看起来是皮制的长统靴。“唉哟，我怎么敢跟你一样呢！”卡利内奇说。“就算给你添一双树皮做的鞋也行啊：你不是总跟他去打猎吗；去一次不得一双树皮鞋呀。”“他给我的钱就是够买树皮鞋的了。”“就是，去年他还给了你十戈比银币呢。”卡利内奇沮丧地扭过头去，霍里却放声笑了起来，那双本来就小的眼睛显得更小，几乎没有了。

卡利内奇会弹三弦琴，还会唱好听的歌。听着听着，霍里突然转过头，跟着他一起唱了起来，声音凄凉沧桑。霍里最爱的歌就是这首《我的生命啊，生命！》。费佳于是嘲笑父亲。“老太爷，为什么这么伤感哪？”但霍里只是用手捧着脸，闭着眼睛高歌自己的人生……而在其他时候，他却是最忙乎的，不停地捣腾着：一会儿修马车，一会儿整理篱笆，一会儿又查看挽具。但他不是很讲究卫生，我曾经跟他说过一回，他却说：“既然是个家，就得像个家的样子，这样才温馨。”

“你去瞧瞧，”我不同意他的话，“卡利内奇的蜂房都是很整洁的。”

“那是，那儿要是不整洁，蜜蜂肯定就飞走了，老爷。”他叹息说。

他曾经问我，“你家有土地世代相传吗？”“有。”“远不远？”“离这儿一百俄里左右吧。”“那么，你住的是你们家的地方？”“不错。”“那你应该经常玩枪打猎喽？”“正是。”“挺好的；常去打一些松鸡吧，对健康有好处，但需要经常更换村长。”

第四天黄昏，波卢特金先生叫人来接我走了。我恋恋不舍地和老霍里道别了。我和卡利内奇一同上了马车。“霍里，再会了，愿您安康，”我说……“费佳，再见。”“再见，老爷，可记着我们，再见。”我们出发时，天边正燃烧着红霞。“明天天气应该不错，”我把目光投向明澈的苍穹，说。“不是，会下雨的，”卡利内奇回了我一句，“你看那边不是有鸭子在拼命踩水，还有，那些草的味道非

常浓。”我们的马车进入了树林。坐在驾驶座上的卡利内奇随着马车一起一伏，一边欣赏天边红霞，一边轻声哼着小调……

次日，我和热情古道的波卢特金告别了。

叶尔莫莱和磨坊老板娘

黄昏的时候，我跟猎人叶尔莫莱一块儿去打“伏击”……读者们大概还不了解伏击是怎么回事吧。那就听我细细说来。

在春天里，当日落前约一刻钟的时候，您不要带着狗，自己带上枪到小树林里去，最好还有同伴，这样大家能互相照应。到了树林边上，先找个地方，了解了解附近的环境，检查一下子弹的火门，同伴间互换一下眼色，就可以埋伏下来了。过了一刻钟，夕阳便落下山去，可林子里却依然亮堂；空气是清新的；鸟儿还在唱歌；嫩草上闪着晶莹剔透的光泽……这时候，您只要静静地等待。渐渐地小树林变昏暗了；本来昏昏欲睡的树梢上缓缓移来了晚霞的红光，红光如流水般滑过树根、树干、树枝、最后到了树梢头……过了不多大一会儿，树梢上的红光也移走了，暗了下来；天空也慢慢地由红而蓝。林子里开始充斥着一种暖和怡人的润湿的空气，气息也不再清新如旧，而逐渐浓烈起来；风儿一吹到您近旁就会停住了。鸟儿们也开始分类分期地睡去：先是燕雀，再接着是知更鸟，然后是鹀白鸟。林子里更黑了。树木也黑压压地连为一片；几颗星星害羞似的在蓝天上眨了眨眼。所有的鸟儿都已坠进了梦乡之中；除了几只不知困倦的赤尾鸟和小啄木鸟，仍眷恋什么似的啼叫着……过了些时候它们也才安静下来。当再一次听到柳莺清脆的歌喉；黄鹂也开始在一边凄寂地啼叫，夜莺这时才初次鸣叫。您或许已经等得有些心焦了，您会突然听到一种奇特的嘎嘎沙沙声在沉闷的寂静中响起。等候已久，这是一种只有猎人才能体会的突然。伴着那种嘎嘎与沙沙的声音，您还会听到一阵鼓翼声：急切却不失节奏，这时不要动，在您枪口对着的方向，黑洞洞的白桦树后有一只优雅高贵的山鹬正侧着它的长嘴，悠然地飞了出来，您就等着收获吧。

我说的“伏击”就是指这个。

就是这样，我跟叶尔莫莱一道前去打“伏击”；那么在介绍我们的伏击之前，我还是先向诸君引见一下叶尔莫莱吧。

他有四十五六岁，高高瘦瘦的身材，长了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脑门很低，灰色的眼睛，鼻子又细又长，一对宽大的嘴唇仿佛总带着嘲弄人的坏笑。不管是隆冬还是盛夏，他总爱穿同一身衣服，那是一件浅黄色的土布上装，再加一条蓝颜色的灯笼裤，头上常戴着某个破落地主送给他的一顶破羔皮帽，腰间还系了一条很宽的腰带。总有两个袋子系在他的宽腰带上，前边一个，后边一个：前边的口袋被他灵巧的分成两半分别扎着，一半装弹药，另一半则装了子弹；后边的口袋则是为了收获猎物后装猎物用的；叶尔莫莱的帽子像个无底洞，什么都能从里面取出来，这不，口袋里的棉屑也来自那儿。叶尔莫莱这样装弹药，手法是很高妙的，因为那样能有效避免散弹和火药混合而带来爆炸的危险；其实他并不缺钱去买弹药袋和背袋，他卖野味能挣不少钱呢，可他这种人，就是习惯于老法子，而根本想不到应该去添置这种用品。叶尔莫莱的右腮总是比左腮要大，那都归功于他那支具有强大“后坐力”的单筒老枪。这样一支老破枪居然能射中猎物，大概再聪明的人也猜想不出来他是如何能百发百中的，可他却偏偏那么棒。他还有一条叫做瓦列特卡的猎狗，长得让人见了吃惊。叶尔莫莱可是根本就不喂养它的，他总是振振有词地说：“狗可是最机灵的动物，他总能自己找到吃的，不用喂它。”这话倒是真话，瓦列特卡虽然瘦骨嶙峋，可它却活得挺好，命也很长；它即使遭遇冷清可怜，但从来没有打算逃走离开主人。虽然在年轻时犯过一回傻，为了享受爱情私自离开了主人两天，但很快就回来，再也不干那种事了。瓦列特卡与其它狗不同，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对于外在的事物总保持一种很难理解的不在乎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失望与悲观，或许用这两个词来形容一条狗并不恰当，但它的确是那样的。它从来不笑（其实狗不仅会笑，

笑起来样子还蛮逗人喜爱），它总是皱着眉头，还偶尔打个寒颤，蜷着那条短尾巴坐着，老是那么坐着。可能它长得太过丑陋，不管哪个仆人，只要有空闲总不会不对它的外表狠狠奚落讽刺一顿；可对于这种不敬甚至侮辱性的打骂，瓦列特卡都能忍受下来，那种不愠不火，不由人不敬佩。有些时候，它可能实在忍受不了辘辘饥肠的折磨，会跑到厨房门边，将馋嘴探了进去，感受一番那种温暖与馨香，可没等它好好感受，厨子们很快就弃手中的活于不顾，跑了出来，对着它又吼又叫，甚至去追赶它，这种经历往往能使厨子们兴奋不已。在打猎的时候，它的嗅觉惊人的灵敏，而且它从来不懂什么叫累；但是，要让它逮住一只受伤的兔子，它可不管叶尔莫莱对它臭骂什么，它先找到僻静清凉的丛林深处躲起来，自己美滋滋地享受一番，连兔子骨头也不会放过，那才叫吃得干干净净。

叶尔莫莱是个下人，他的主人是那种旧式地主，住得离我家不远。他的主人喜欢吃家禽，而不习惯吃“鹬鸟”。他们只在一些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像逢生日、命名日或选举日，才让厨子们做一些长嘴鸟。大概所有的俄国人都是这样，每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突发奇想、高招频出，那些厨子们就有这种特点，他们会烹出各种稀奇古怪的菜肴，让多数的客人只能咋舌，而没有胆量去品尝一口，于是只有看看的份儿。叶尔莫莱按他主人的规定，每个月给厨房上交两对松鸡和山鹑，其他的事情他一概不管，他过自己逍遥自在的生活，愿意怎么过也只是他自己的事情。别人都把他当成奥廖尔说的那种“废物”，什么活也不让他干。于是，他的火药和散弹也得自己去弄，就像他的狗得自己喂饱自己一样。不用说，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让叶尔莫莱的性格也古怪得出奇：他是无所牵挂，但又像鸟儿一样多嘴多舌，外表上他很有点笨头笨脑、松散自在；可他却嗜酒如命，也不习惯老住在一个地方，走路的时候身子老爱不停地摇晃，两只脚也磨来擦去——可即使这样，他却能在一昼夜走上五十来俄里路。他的遭

遇也千奇百怪：他曾经宿夜于沼泽地、树上、房顶上或者桥下面；他还屡次被人关起来，有时在楼阁，有时却在地窖或棚屋；他甚至丢了他的狗和贴身衣服，还被别人狠狠地揍过几顿，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又能回来，也能弄件衣服穿，甚至又找回了他的枪和狗。如果叫他快乐的人却有点不恰当，即使他的心情看上去一直很好；或许叫他怪人更合适一些。叶尔莫莱一旦喝醉了酒，就爱与上等人扯上几句，但也不会扯得太长，就会结束他的话打算走了。"黑灯瞎火的，你打算去哪儿呀，死家伙？""我要去恰普利诺村。""跑那么远干嘛呀？""我要在庄稼汉索夫龙家过夜。""今晚上就留在这边吧。""哦，不，不好。"于是叶尔莫莱就急匆匆地去赶路了，带着他的瓦列特卡，在漆黑的夜里穿行，经过丛林，越过水沟，可那个庄稼汉索夫龙说不定根本不会让他进门，还有可能会使劲拧他的脖子，警告他不许打扰别人。不过，回头再看，叶尔莫莱也还的确有很多他人无法企及的特殊能力，譬如他擅长在春汛期间捉鱼，他还能空手抓虾，依靠他自己的鼻子也能发现野味，他有很多招数诱抓鹌鹑，他会驯养猎鹰，还会捉那些唱着"魔笛"与"杜鹃于飞"[①]段子的夜莺鸟。但他没有耐心，所以独独不会驯狗。他还有老婆。不过一周他只去她那儿一次。她可是苦命不已，住在一间歪歪倒倒的小破屋里，今天不知明天怎么过，常常是吃不饱自己的肚子。叶尔莫莱不知为何，平时挺温驯善良的，看上去也算宅心仁厚吧，对待他老婆却不是这样，他显得粗野蛮横，没有人情味，还老喜欢摆他的那副臭架子，十分地严厉——吓得他的老婆不知如何是好，百般讨好，却只得来如此后果，只能把最后所剩无几的钱拿去给他买酒喝。喝完酒，他就酒酣兴足地烂睡在那张破炕上，他可怜的婆娘还虔敬地给他盖上了皮袄。其实他的这种残暴冷酷我也曾见过：他会咬死被他射伤的鸟儿，那时的表情就是那样，我很讨厌他的这一面。他根本

① 这是夜莺爱好者所熟悉的名称，指的是夜莺所唱的美妙的歌曲。

不曾在家中停留一天以上的日子。在外边，人家都叫他“叶尔莫尔卡”[1]，有时候他也这样叫自己。于是，最低贱的仆人也会感觉自己活得比他好，或许正由于此吧，他们对他也还挺不错。农民们开始会像捉野兔一样，去追他、捉他，这让他们很高兴；可捉到之后又会放了他，以显怜悯；但得知他的怪异性格后，他们就会想与他沟通，分给他面包吃，还与他聊天……我就是跟这样奇怪的一个人一起打猎，要去伊斯塔河边的某个大桦树林去打伏击。

伏尔加河的两边分别是山和草地，而伊斯塔河正与它相似。这是一条很特别的小河，全程都是曲曲折折，没有半俄里直的河道。就像这种十几俄里长的小河，只要站在一个山岗上往下望，就能看个清清楚楚，包括堤坝、池塘、磨坊、以及菜园跟果园子。伊斯塔河里有数不清的鱼，特别是大头鲂（在热天里农民们可以在灌木丛下边直接用手逮它）。有几只小滨鹬在流淌着泉水的岩石边自由飞翔，还快乐地哼着小夜曲；那些谨慎的野鸭子正游向池塘中间；在河湾中悬岩的投影中有几只苍鹭在歇息……我们伏击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逮到了两对山鹬，还想在明天日出前再试试身手（早上也可以伏击的），于是决定去最近的一家磨坊住一宿。我们从丛林里出来，下了山冈。河里的水波浪翻涌；空气中气息浓烈起来，散发出微微的属于夜晚的润湿之气。我们刚敲响大门，几只狗便轮番叫唤起来。一个睡意惺松的声音问道：“谁呀？”“欸，我们是打猎的，想借住一宿。”里头没有回答。“我们会给住宿费的。”“那，我去跟老板说一声……别吵了，死狗！……死去吧。”雇工好像走进了屋里；又很快回到了大门旁边。他拒绝了我们，“老板不答应。”“为什么呢？”“很简单，他怕你们这些打猎的人，你们搞不好会烧了磨坊的，谁都知道你们有火枪。”“胡说八道！”“不假，前年有几个贩牲口的过夜，就不知为何烧了我们的磨坊。”“可是，兄弟，你总不忍心把我们留在外头过一晚上

[1] 叶尔莫莱的卑称。

吧！”“那也没有法子……”他踢着靴子，懒散地走开了。

叶尔莫莱生气地胡骂了一大通。最后不得不叹气说，“那只有去村里了。”只是这儿距村子还有两俄里地……我便说：“就睡在外头吧，晚上也还挺暖和的；咱们给老板一些钱，弄点麦秸出来。”叶尔莫莱没有反对。于是，我们又开始敲门。那个雇工又喊了起来：“你们究竟又要干什么？”我们说清了想法。他就又进里屋向老板汇报去了，回来的时候却是跟老板一块儿。随着“嘎”的一声响，门开了。老板站在了我们面前，他个子很高大，脸肥耳阔，肚子滚圆，后脑勺直挺。他答应了我们。离磨坊约百步之遥，有一个四面漏风的小敞棚。他们把我们要求的麦秸与稻草送到了那儿。那个雇工找了一块河边草地，放置好茶炊后，开始替我们生火……一会儿，火着了，旺旺地亮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青春年少的脸庞。磨坊老板又想清楚了，他回到磨坊叫醒了老婆，表示愿意让我们进屋里去住；可我却拒绝了他的好意，喜欢露宿野外。老板娘把牛奶、鸡蛋、土豆、面包送了过来。茶炊也烧开了，我们就喝上了茶。河面上没有一丝风，笼罩着厚厚的雾气；四周有秧鸡一直咕咕在叫；磨坊的水轮边上有些细微的声音，原来是从轮翼上滴下的水，它们又从堤坝闸门里浸透过来。我们生了一堆小篝火。叶尔莫莱在那上面烤土豆，我于是歇了一会儿……我被一阵轻轻细语弄醒了。抬头看时发现：那个磨坊老板娘正与我的猎伴谈天呢，老板娘坐在篝火前一个倒扣的木桶上。她应该不是农妇或者小市民，而是地主家的女仆，这一点我先前已经从她的衣着及举手投足间作出了判断，但我是到这会儿才清楚了她的面容。大约有三十岁吧；面容虽然稍瘦却仍有风韵；那双大眼睛满含愁绪，这令我十分喜欢。她把臂肘支在膝盖上，托着脸。叶尔莫莱是背对我的，只能见到他不断地添着木柴以让火仍保持旺盛。

“热尔图希纳那边的牲口们又开始闹瘟疫了，”磨坊老板娘说道，“知道吗？伊万神父家的两头母牛都死了……上帝保佑！”

叶尔莫莱起先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才问："那你们家的猪还好吧？"

"全都活着。"

"我多想要一头小猪崽呀。"

老板娘并没回答，只叹了口气。

她问道："与您一道的是个什么人呢？"

"欧，柯斯托马罗夫村那边的一位老爷。"

叶尔莫莱又朝火里扔了几根枞树枝；干裂的树枝立即噼噼啪啪直响，一股浓烟扑上了他的脸。

"为什么你丈夫不肯放我们进屋去呢？"

"他害怕呗。"

"看他胖的，那肥肚子……欧，阿丽娜·季莫费叶夫娜，再给我一杯酒吧！"

老板娘站了起来，消失在黑暗中。叶尔莫莱轻轻地哼起了小曲：

> 我去找情妇，
> 鞋子都磨破……

阿丽娜很快返了回来，手里拿着小酒瓶跟小杯子。叶尔莫莱表示了一下谢意，在胸前画个十字，就一下子将酒喝完了。还不忘赞美一句："真棒！"

老板娘于是又坐在了先前的那个木桶上。

"阿丽娜·季莫费叶夫娜，你还一直生病？"

"是呀。"

"到底是怎么样呢？"

"就是每夜都咳嗽个不停，让人要死要活的。"

叶尔莫莱又静了一会儿，"看上去老爷睡着了。"他停了停，"你可千万别找大夫，那些人只能越看越糟。"

“是呀，所以我就没去看。”

“那去我家里走走。”

阿丽娜将头低了下去。

叶尔莫莱又说道：“我会将家里那婆娘支派出去的，真的。”

“叶尔莫莱·彼得罗维奇，土豆都熟了，你可以叫醒老爷了。”

“还是让他舒服地饱睡一顿吧，”那个忠心的仆人说得很镇定，“他太累了，现在正睡得香呢。”

我转了转身。叶尔莫莱站了起来，来到我身边。

“您吃点土豆吧，已经烤熟了。”

我从敞棚里走出来；老板娘大概想走，也从木桶上站了起来。我又接着跟她谈起来。

“你们租这磨坊有多久了？”

“才一年多，是从去年三一节开始的。”

“你丈夫老家在哪儿？”

阿丽娜没听明白我问的什么。

“你丈夫是哪个地方的人？”叶尔莫莱又说了一遍，并且提高了音量。

“哦，别廖夫人。他是别廖夫城里人呢。”

“那么你也来自别廖夫啰？”

“不是的，我以前是在一个地主家里帮佣的。”

“那是哪家的？”

“兹韦尔科夫先生家。不过我已经完全自由了。”

“是哪一位兹韦尔科夫？”

“亚历山大·西雷奇。”

“你以前是他妻子的女佣吧？”

“您知道呀？我的确曾经是。”

我看了看阿丽娜，更增添了一股好奇与同情。

我又说：“我跟你以前的老爷相识。”

她埋下了头，轻轻问道："您知道他？"

读者一定奇怪我为什么要对阿丽娜怀有这么大的同情，那么我先说明一下。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时候与兹韦尔科夫先生相识的，那时我正好在彼得堡。他那时官职显赫，人人都知道他又博学又能干。他的夫人胖墩墩的，老是过度紧张，很喜欢哭，却又很厉害，属于那种俗不可耐的女人；他的儿子是那种正宗的公子哥：养得娇贵却奇蠢无比。兹韦尔科夫先生自己长得也够寒伧：一张呈四边形的大脸庞，一对贼眉鼠眼，一个挺拔高翘的大鼻子，兼之鼻孔是朝天的；额头上爬满了皱纹，头上面的短发坚挺直耸，嘴唇很薄还老动个不停，让人感觉笑得很腻味。兹韦尔科夫先生喜欢将那双胖手揣在兜里，然后分开两腿立在那儿。我曾跟他一起坐马车出过城。在路上我们聊了起来。兹韦尔科夫先生以自己的见识丰富自居，开始教训起我，让我好好走"正路"。

"我直截了当地说吧，"他提高了嗓门，细声说道，"你们太年轻了，说话做事从不仔细思索，便匆忙下判断；其实你们并不熟悉自己的祖国。你们这些先生呀，对俄罗斯并非十指皆清呀……你们就只知道学德国人的那套。好比现在你和我聊天吧，就拿刚才谈到有关仆人的这个话题……好，好，我如果不与你争，一切便好；可其实呢，你们根本不清楚那些人的性格、为人及他们的习惯。（兹韦尔科夫先生很响地拧了一下鼻子，吸了一口鼻烟。）有一件挺有趣的小事，我说给您听听，您大概会有兴趣。（兹韦尔科夫先生咳嗽了一下。）正如您所了解的，我太太可是个十分心善的好女人，我想普天下恐怕再也找不到像她那么好的女人了。就连她的女佣过的日子也不是普通人能过上的——那就像生活在天国里……可是我太太是不用已婚的女佣的，她以此为规定。结了婚的女佣就很麻烦，她们有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就不能一心伺候主人，照顾好她，因为她们根本忙不过来。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刚才说的趣事是这么回事：很多年以前了，我们坐车途经我

们村时，口欧，那可真的很久远了，想来也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我们发现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女孩，她是村长的女儿；那长相，可以说很有点妩媚。我太太很喜欢她，就劝我：‘科科，——她就是这样叫我的，您也知道——我们带这个小女孩回彼得堡吧，她很惹人喜爱。科科……’我答应了，‘那就带回去吧。’至于那个村长，他可是没奢望过会有这么好的事，赶紧跪了下来谢个不停……至于那小姑娘，并不懂事，还痛哭了一场。要远离父母了，她自然会有这些担心害怕……这也并不奇怪。但她不久就习惯了；开始时她与其他女佣住在一块儿；自然也得好好教她。后来怎么样呢？……那姑娘长得实在是快；我太太宠得她不行，干脆不要别的女佣了，就让她贴身陪伴伺候着……知道了吧！……当然口罗，她特别的乖巧、谦恭、勤快，让我太太十分的称意，这也算那姑娘的长处。可话说回来，我太太也过分看重她了；几乎让她享受了主人级的待遇，不管吃饭、穿衣、喝茶……这点别人肯定不能理解！她这一呆可就是十多年。可在某一天早晨，阿丽娜——她叫阿丽娜——也没有经允许就闯进了我办事的房间——直接就跪在了我跟前……可老实说，我受不了这样的事。人总有自己的等级身份，您说是不？‘有什么事找我？’‘老爷，亚历山大·西雷奇，求您发发善心吧。’‘干嘛？’‘请您允许我嫁出去吧。’真的，当时我奇怪得不得了。‘傻丫头，你又不是不知道，太太就只有你一个人服侍她。’‘可我仍会好好伺候太太的。’‘不行，不行，太太不用出嫁的丫头。’‘那就让马拉尼娅接着干。’‘快别胡说八道了！’‘任您怎么说吧……’我当时可真吓住了。我的为人您或许并不了解：我平生最讨厌的事就是有人敢背恩义于不顾……可您了解我太太，她简直跟天使一样纯真良善，那是难以言说的……哎，即使遇上了魔鬼，也会疼惜她。于是我让阿丽娜滚了出去。想着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反悔的，我就不信世上会有那么坏的人，忘恩负义。您想想后来怎么样了？过了半年她居然又跑来找我，还是为了那件事。说实话，我当时真气得发晕，就再次将她

轰出了房间，并且不忘警告她，我会讲给太太听的。我快气疯了……可还有更让我生气的：过了没几天，我太太也跑来找我，她看上去跟我一样惊讶，并且已经气得落泪了。‘怎么回事？’‘阿丽娜……’您知道……您知道……这种事我真不好意思说出口。‘不应该吧……那又是谁干的呢？’‘是那个男仆，彼得鲁什卡。’我当时真是怒不可当。我这人……就不是粘糊的人……彼得鲁什卡……就是他。本来我是应该狠狠地罚他的，可我觉得，他是无辜的。至于阿丽娜，就不用说什么了。我很快派人绞了她的头发，让她穿上了粗布衣服，就送她回了乡下。虽然我太太因此少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女佣，但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家里总有规矩，不能乱成一团。既然臂膀都坏了，还不如截断了干净……唉，您站在您的立场想想，再说您也知道我太太的为人，她毕竟是个天使呀……她怎么也不忍让阿丽娜走的，阿丽娜呢，她再清楚不过了，可就偏偏不顾礼义廉耻……您说，是不是？……哎，又说那么多干什么呢，反正已经无计可施了。对于我来说，阿丽娜的这种做法也着实伤了我的心，我还为此难受了好久。可怎么说呢……这种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人！总有那种狼，你不管喂它多少，它就不忘瞅着树林……就当是吸取了一个教训吧！当然我也只是想跟您说清楚一些……”

兹韦尔科夫先生可能是太过激动，他没能讲完话，就扭过了头去，用力裹了裹自己的外套，看得出他是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说到这里，读者诸君应该知道了我为什么对阿丽娜总有一股同情。

“你跟那磨坊主结婚很长时间了吗？”我后来问她。

“两年。”

“是老爷答应的吗？”

“有人把我赎了出来。”

“谁呀？”

“萨韦利·阿列克谢维奇。”

“他是谁？”

“我当家的。（叶尔莫莱无声地笑了笑。）难道老爷在您跟前说过我吗？”阿丽娜在片刻的沉默之后又问。

我对她的问话不知所措。“阿丽娜！”磨坊主在远处叫着。她于是站起来离开了。

“她一家过的怎么样？”我问叶尔莫莱。

“还凑合。”

“有孩子吗？”

“以前有一个儿子，不过早死了。”

“那么是磨坊主看上她了是不是？……他把她赎出来花了不少钱吧？”

“可能。她认得字；他那种工作，认字……是……很必要的。因此他才看上她。”

“你很早就认识她吗？”

“很早呀。以前我经常跟她主人家来往。他们那个村子就在这附近。”

“你也认识奴仆彼得鲁什卡吗？”

“是彼得·瓦西利耶维奇？当然认识。”

“他现在干吗？”

“去军队了。”

好一阵子，我们都没有说话。

“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呀……也许明儿这次伏击很精彩。您现在还是睡个好觉吧。”

可以听见一群嘎嘎鸣叫着的野鸭从我们上面飞过，落在了我们附近的河面上。夜幕完全降临，也越来越冷了；有夜莺在小树林里歌唱，声音响亮。我们钻进干草堆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莓　泉

八月初的天气溽热无比，叫人忍无可忍。即使是最喜欢最痴迷打猎的猎人，在十二点到三点这几个小时里也不会出去，即使是最忠诚的猎狗，在这段时间里也会“磨蹭猎人的裤腿”。也就是它们一步步蹭着猎人的腿，拉着长长的舌头，痛苦地眯缝着眼，对于猎人的斥责只是报以无奈的摇尾，摆出一脸的尴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跑到前面。我就在这种天气里去打过猎。好想在一个凉快的地方呆一会儿，就是睡几分钟也可以，但我用了很长时间跟这种思想作斗争。我带的那只狗始终在矮木丛里寻寻觅觅，没有表现出劳累，但它也知道自己的辛苦将会徒然无获。我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最后不得不决定，把残余的那点力量和能力保存起来。我歪歪扭扭地来到了伊斯塔河边，我善良的读者们，你们对它一定不陌生吧。我踩着湿漉漉的沙地走到了陡峭的山坡下，我的目标是那眼在当地很著名的“莓泉”。河岸上有一个越来越窄但越来越深的峡谷，莓泉正是发源于那里，从我所在的地方往前，泉水又流了大约二十步远，就叮叮咚咚地汇入了河里。峡谷的两岸长满了小橡树；靠近泉水的地方有一块草地，草长得并不茂盛但绿莹莹的，犹如一方天鹅绒地毯；那清冽泛着波光的泉水可能从来没有被阳光照射过。我步履维艰地来到了泉水边，草地上有一个木勺，是桦树皮做的，过往的农民把它放在这里供大家伙儿用。我美美地喝了一通水，然后找了一个没有阳光的地方躺下，环视了一下周围。在不远处的泉水中，总是有一圈圈波纹，那是泉水与河水的接合点，那儿有一个小水湾。有两个老头就坐在水湾旁边，我只能看到他们的背影。一个老头身材高大，体格结实，头戴毛绒的帽子，身穿干净的墨绿色长外套，坐在那儿钓鱼；他身边那个老头形体瘦小，没有戴帽子，身穿一件补过的棉

毛外套，腿上有一小瓶鱼饵料，他不时抚摸自己长满银发的头，似乎是畏惧阳光。我仔细地看了他一会儿，才知道原来是舒米希诺村的斯捷普什卡。下面我介绍介绍这个人，你们不会介意吧。

舒米希诺是个很大的村子，离我的村子也就几俄里远，那儿有一座专门为牧师圣科济马和圣达米安修建的石头结构的教堂。在教堂的对面，是一座宽绰的地主豪宅，它可曾经赫赫有名，这宅子四周有许许多多附属的屋子，有杂货仓、作坊、马厩、地窖、马车棚、浴室、临时厨房、给来客和管理人员住的房间、暖坞、娱乐房等等大大小小的房子。这宅院的主人是一个老财主，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平平静静。谁知，有一天早上，一场大火把他们所有的家产都烧成了灰烬。之后这地主家就搬到了别的地方，这处宅子也就废弃不用了。人们在这块宽阔的废弃地上种起了蔬菜，地里还留有一堆堆的残石瓦砾，隐约还能辨认出以前的屋基。人们把幸存的圆木收集起来，做成了一间小木屋，把十多年前为修建哥特式亭台而买的船板盖在上面作房顶。园丁米特罗方按照主人的意思，带着妻子阿克西尼娅和七个孩子住了进来，主人让他种些菜呀瓜呀什么的，送到一百五十俄里以外的主人家，还吩咐阿克西尼娅照料那头季罗里种母牛，那牛当初从莫斯科买来时花了很多钱，但是很可惜，它如今已经不能生育了，也就没有为主人家产过一滴奶；“老爷家”还留下了一只家禽，就是一只灰色凤头公鸭，她也要看管；主人倒没有吩咐几个年纪尚小的小孩干什么，这就滋生了他们的懒惰。我在这园丁家借住过两夜；在经过他家时也常常买些他的黄瓜，可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黄瓜是这么大，皮黄且厚，吃在嘴里没有一点味道。我第一次见到斯捷普什卡，就是在他们家。除了米特罗方家，还有一个年迈失聪的老教会长格拉西姆也在基督的福庇下暂住在一个士兵的独眼妻子家。那个老地主只在舒米希诺村留下了这两个家奴，所以我得向大家说明，我下面要说的这个斯捷普什卡并不在人之列，更不在家奴之列。

一个人在社会中，无论如何也总是有某种地位、某种关系；一个家奴，就算不领薪金，起码也都有自己的一份定粮，然而斯捷普什卡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半点津贴之类的，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生老病死都完全是自己的事。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有人谈论他，就是在人口普查表上也不一定能找到他的名字。隐隐约约有一些闲话，说他原先是谁谁谁的仆人；但是肯定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家乡在哪儿，他到底是谁，是什么出身，怎么就来到了舒米希诺村，他是怎么得到了那件棉毛外套、而后就长年累月地穿着，他住在哪里，靠什么生存等等，说句实在话，也绝对没有人会去考虑这些问题。就连特罗菲梅奇老头也只是说起过一次，这老头可是能数出任何一个家奴的祖宗四代的，他也只是说，当年阿列克塞·罗曼内奇旅长老爷在世时，有一次他征战回来，曾用装武器的车带回过一个土耳其女子，这女子跟斯捷潘[1]有血缘关系。俄国长久以来形成了一种风俗，即在节日时，就做出荞麦馅饼和烧酒，给附近很多人吃，但是斯捷普什卡即使在这种时候，也不来享受佳肴美酒，他既不弯腰行礼，也不上前亲吻老爷的手，更不像别人那样，为表达对老爷安康的祝愿而在老爷面前一下子喝完管家用那双肥胖的手倒出的一满杯酒；除非哪个人行善事，路过时给这个可怜的家伙半只馅饼。人们在复活节那天亲吻他的面颊，他也不把脏乎乎的袖子卷起来，好从衣兜里拿出红皮鸡蛋、再一边喘气一边眨巴着眼睛把鸡蛋送给少爷、太太。天热时，他住的是鸡窝旁边的杂货仓，天冷时就搬到洗澡堂的换衣间里；隆冬时节他住的是草料屋。人们对他已经熟视无睹了，谁也不跟他说话，最多打他一拳或踢他一脚，而他似乎也从没有说过一句话。从那场大火以后，这个被世界抛弃的人就住在，或干脆就用奥廖尔人的话说吧，“藏身于”园丁米特罗方家中。园丁也对他视而不见，从来没对他说过：“你就住这儿吧，”但

[1] 是斯捷普什卡的大名。

也并未把他撵出去。严格说来，斯捷普什卡只是在园丁的菜地里落落脚而已，并不算是住在园丁家，他无论做什么、无论去哪里都是悄无声息的；他像只蚂蚁一样，为了吃食而奔波忙碌，只是从来不出声，连打喷嚏、咳嗽都用手捂住嘴巴。说实话，如果我的斯捷普什卡不时时刻刻为吃食而奔波，那么他早就饿死了。问题就在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毫无保障！斯捷普什卡有时蹲在竹篱旁边啃萝卜或胡萝卜，有时埋着头咬那些脏兮兮的白菜帮子；有时吃力地喘着气，往某个地方拎一桶水；有时把沙锅架起，生上一堆火，再丢几个黑东西进去；有时从他屋里传出叮叮当当的声音，那是他在做放面包的小橱柜。在他做这些时，从来都是默无声息的，仿佛生怕被人看见：如果谁看他一眼，他就马上到别处去。有时，两三天看不见他；但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缺席……过了几天，喏，他又回来了，又躲在竹篱旁边架起沙锅做东西吃了。他的脸很小，小眼睛是黄色的，头发长到眉毛下面，尖尖的小鼻头，一对巨大的耳朵，似乎能透出光亮，同蝙蝠的一样，胡子总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似乎两周前刚修过。这就是斯捷普什卡，我看见的和另一个老头一起坐在伊斯塔河边的人。

我走近他们，先问候了几句，然后在他们身边坐下了。我发现斯捷普什卡身边的那个人我也认识：原来是彼得·伊利奇伯爵府上的农奴米海洛·萨韦利耶夫，外号叫“烟雾”的，不过他现在已是自由人了。我经常在一个害肺病的波尔霍夫城小市民那家旅馆里过夜，而他也常常住在那里。如果哪一位年轻官员或哪一个悠闲的人（整天裹着条纹羽毛被子睡觉的商人们是不会这样的）坐车经过奥廖尔大道，还能看见在特罗伊茨基村附近，有一座两层的木阁楼还立在那里，尽管它已完全成了废物，被封死了窗口，屋顶也坍塌了。当中午的阳光洒落人间，风和日丽之时，还有什么比看见这座阁楼更叫人黯然呢。当彼得·伊利奇伯爵还是当地热情好客的风云人物时，这座楼房就属于他。全省的显贵们都来到他这里，当他命令家庭乐队奏起乐曲时，客人们就在

这振聋发聩的音乐声中、在烟火和鞭炮的噼哩啪啦声中，尽情地跳舞、嬉闹，那场面极其热闹。现在，可能不知多少人，不光是老太太，在经过这座曾经是豪华府宅的废墟时，都一边连声慨叹岁月的易逝，一边甜蜜地回想着往事。伯爵一连好多年都大宴宾客，春风般地微笑着，穿梭于这些说尽奉承话的客人之中。然而，不幸终于降临了，他挥霍完了所有的家产。他在身无分文之后，动身去了彼得堡，企望能捞个什么官当当，但事情还没搞定，他就在客店中与世长辞了。“烟雾”曾是伯爵家的管家。他获得自由时，伯爵还没有过世呢。他大约有七十岁，面孔生得端正而顺眼。他脸上总是挂着亲切优雅的微笑，这种微笑只属于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人。当他开口讲话时，就不慌不忙地启动嘴唇，眼睛带着微笑半闭着，声音里带点鼻音。甚至连擤鼻涕、吸鼻烟在他做起来都成了正儿八经的事，他总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

“米海洛·萨韦利伊奇[1]，如何呀，”我开口说，“钓到几条鱼？”

“鱼篓在那儿，您自己看看：有两条鲈鱼和五条大头鲹鱼哪……斯捷普什卡，你拿给他瞧瞧。”

斯捷普什卡把鱼篓递了过来。

“最近不错吧，斯捷潘？”我问。

“还……还……还……还可以，老爷，凑合。”斯捷潘木木地说，舌头仿佛成了千斤铅饼。

“米特罗方呢，还好吧？”

“他很好，就……就是这样，老爷。”

这可怜的人儿一说完就马上扭过头去。

“鱼不大爱上钩，”“烟雾”开始说，“这天儿太热了；鱼都进树林子里乘凉了……斯捷帕[2]，给我把鱼饵装上吧。（斯捷普什卡

---

[1] 萨韦利伊奇的昵称。
[2] 斯捷普什卡的另一种称呼。

拿出一条虫子，在手心里拍了两下，然后穿在鱼钩上，润了口唾沫，递给“烟雾”。）谢谢你，斯捷帕……老爷，您，”他又对我说，“去打猎？”

“嗯。”

“哦……您那只狗是什么种的，英国还是纽芬兰？”

这个老东西不放弃任何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他是想向大家表示，他是见过世面的！

“谁知道什么种呢，不过它挺好的。”

“哦……那您还有其他一些狗吧？”

“我家里还有两群。”

“烟雾”浅浅笑着摇了摇头。

“就是这样：有些人非常喜欢狗，可有些人死活也不肯要。要我说呀，说句不中听的话，我觉得是为了摆谱儿才养狗的……目的在于让什么都有面子：让马有面子，让养狗的仆人也有面子，什么都有面子。过世的伯爵——上帝保佑他！——我说真的，天生就不是个猎人的料儿，可他也养狗，每年出去打个一两回猎。负责喂狗的仆役们身着滚金边的红上衣，全都站在场院里，吹响号角；伯爵大人出来之后，他们有的给伯爵牵马，有的搀扶他上马，猎手的头目把伯爵的脚套进马镫，再用取下的帽子捧起马缰绳，送到大人面前。伯爵大人一甩马鞭，这些仆役们便一起喊叫着，蜂拥而出院子。马夫用绸绳牵着主人那两只心爱的狗，万分仔细地骑着马跟在主人身后……马夫的马是哥萨克种的，他昂首挺胸地坐在上面，神采奕奕，骨碌碌地转动着一双大眼睛……这种时候，客人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场景。何等的快活，何等的体面啊……唉，又跑了，死东西！”他突然拉了一下钓鱼竿，说道。

“人家说，伯爵的一生出尽了风头，是不是？”我问。

老头儿往鱼饵上又吐了一口唾沫，再把它扔下水。

“那是，他的身份地位是多么富贵啊。三天两头有一些来自

彼得堡的权贵来探访他，他家的餐桌旁也时常会有披戴蓝色绶带的人，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伯爵在接待宾客方面也很有几招。有时他会叫我过去，告诉我："'烟雾'明天叫人给我送几条活的鲟鱼来，知道吗？"'知道了，老爷。'他家的刺绣外衣、假发套、拐杖、香水、高级花露水、鼻烟壶、巨型油画等东西都是从巴黎直接运来的。当他大宴宾客时——乖乖，那可不得了！焰火把整个天空都盖满了，满地都是走动的车马宾客，有时还鸣礼炮哪。就说那家庭乐队，就有四十个人。他曾聘请一个德国人来指挥乐队，但那不知好歹的德国人居然跟老爷摆谱儿：非要和主人的家庭一起进餐，伯爵于是把他撵出去了，他告诉那德国人，我干吗非用你指挥，我乐队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担当此任。老爷的话可是说一句是一句的，这个没的说。他们常常整夜整夜地跳舞，大多是跳拉科谢兹舞和马特拉杜尔舞[1]……喂……喂……喂……老兄，上钩了！（这老头一扬手，拉起了一条小个的鲈鱼。）斯捷帕，来，接着它。"老头说着，又扔出了鱼钩，"主人说实话是个好人，心眼挺好。他偶尔也会打你几下，可片刻就什么事也没了。他只有一件事不大好，那就是养情妇。嗨，那些情妇，都不是东西！他就是被她们拖累完了家产的。他这些情妇全都出身于下层社会。本来嘛，她们应该知足了是吧？但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就是把全欧洲所有的财富都给她们，也不能令她们满足！其实，何不今朝有酒今朝醉呢，这说来说去都是伯爵大人家的事情……但是实在不应该玩到倾家荡产啊。尤其是有一个情妇叫阿库丽娜，现在她也已经过世了，愿上帝保佑她！她是西托夫村一个甲长的女儿，起初只是一个最一般的女仆，可狠啦！她动不动就打伯爵的嘴巴子。伯爵彻底被她控制了。有一次她穿了件新衣服，我的侄儿不小心洒上了一点可可汁，她就让他去充军……其实跟我

[1] 拉科谢兹舞：一种四人或四组男女跳的舞蹈；马特拉杜尔舞：一种西班牙舞。

侄儿命运相同的不知有多少人呢。不过,那个时候怎么说都是美妙的时光啊!”老头说了这些话之后,长长地叹息一声,然后垂头不语了。

“伯爵大人是不是很苛刻?”我沉默了几分钟后,又说道。

“老爷,当时都是这样的嘛。”老头回答说,摇着脑袋表示反对。

“可如今就不一样了。”我看着他说。

他用眼角扫了我一眼。

“如今是好了,这谁都知道。”他小声嘀咕着,把鱼钩扔到了更远的地方。

虽说我们头上有树叶的庇护,可是仍然感到火烧火燎的热。空气似乎凝滞了,闷热得叫人呼吸艰难;脸上仿佛着了火,只盼一丝凉风的吹拂,然而却没有半点风。天空蓝得发黑,太阳照射的光芒似乎是火焰;在我们正对着的河对面,是一片金黄的麦田,燕麦丛中不时冒出几株苦艾,所有的麦穗都静止不动。河的下游站着一匹干农活的马,河水漫过了它的膝盖,它的尾巴已被河水润湿了,懒懒地晃动着;在矮树丛下面,偶尔会有大鱼浮到水面,留下几个气泡之后又迅速消失在水面下,只剩下一圈圈荡漾的波痕。在衰黄连天的草地里,有螽斯吱吱地鸣叫着;鹌鹑的叫声听起来满含哀怨;鹞鹰不紧不慢地从田野上空飞过,偶尔停下来稍作休息,随即扑愣着翅膀,张开如扇的尾巴继续飞翔。由于闷热,我们只好静止地坐着。突然,有脚步声从我们背后的峡谷中传来;有谁在向我们走过来。我转过头去,只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农民走来了,他显得风尘仆仆,身着一件衬衣,脚穿一双树皮鞋,背上有一只篓筐,肩膀上随便地搭着一件粗制的呢子外套。他走到泉水边,尽情地饱饮了一顿泉水,这才慢慢直起腰来。

“原来是你,符拉斯?”“烟雾”看了他一眼之后大声叫道,“老兄,你好啊。是从哪儿来呀?”

“米海洛·萨韦利伊奇,你好,”那农民踱到了我们面前,“我

从很远的地方来。”

“去了哪儿？”“烟雾”问。

“我到莫斯科找老爷去了。”

“找他干吗？”

“请他帮忙。”

“帮什么忙？”

“请他把代役租减少一些，或者改成劳役租，否则就让我去别的地方过活……我儿子已经不在了，我自己根本不行。”

“你儿子不在了？”

“嗯，”那农民缄默半刻后说，“他原先是莫斯科的一个马车夫；不瞒你说，是我代他交的代役租。”

“怎么你们到现在还有代役租这东西？”

“没错儿。”

“那你们老爷什么答复呢？”

“他什么答复？他把我撵回来了！他说，你有什么权利上我这里呀：应该让管家处理这些事情；他责怪我没有首先告诉管家……我能让你去哪里呀？他说，你必须还清你欠的租税。我真的把我们老爷给惹急了。”

“那，你这就回来了？”

“可不。原先我还想问清楚，我的儿子死时是否留下了什么东西，但没人理我。我告诉儿子的老板：‘我是菲利普的父亲’；可他却说：‘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话？就算你真是，你儿子除了欠我一屁股债之外，什么都没留下。’我只好回来了。”

这位农民向我们讲述这些事时，就如同讲述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一样，脸上挂着笑容，但是他那双眯缝着的小眼睛里却噙满了泪水，嘴角痛苦地颤抖着。

“那你一会儿回家？”

“不回家去哪儿？只好回家了。也许我婆娘还正挨饿哪。”

“那么你还……呃……”斯捷普什卡冷不丁地说，但又半途

打住了,好像不便说出口一样,又伸手去饵料瓶里捣鼓。

“你还去向管家报告吗?”“烟雾”接着说,诧异地看了斯捷帕一眼。

“我干吗找他?……我还欠着租。我儿子是病了一年才去世的,他自己那年的租金还没交……我也不管它了:随他折腾去吧,我是没有油水的了……老兄,这会儿是什么点子也派不上用场了:我不管了!(那农民放声大笑起来。)无论他有什么新花样,金季良·谢苗内奇,总之……”

符拉斯又笑了。

“什么呀? 符拉斯伙计,这样并不是办法呀。”“烟雾”一字一句地说。

“怎么不是办法? 不……(符拉斯的话打住了。)太热啦。”他抬起衣袖抹了一把脸,转换了话题。

“你们老爷是谁?”我问。

“瓦利里安·彼得罗维奇·什么什么伯爵。”

“彼得·伊利奇的儿子?”

“就是他,”“烟雾”说,“彼得·伊利奇活着的时候让他做了符拉斯他们那个村子的主人。”

“原来如此,他身体怎么样?”

“棒着呢,托上帝的福,”符拉斯说,“他似乎比以前更胖了,还满面红光。”

“老爷,事情是这样,”“烟雾”对我说,“这里得交代役租,如果住在莫斯科周围,就会比住这里强。”

“得交多少?”

“九十五卢布。”符拉斯低低地说。

“那,您也知道,农民没多少地,土地大多被老爷家种上了树。”

“听说那树林已经卖出去了。”那农民说。

“喂,您瞧……给我鱼饵啊,斯捷帕……斯捷帕? 你睡着了

吗，怎么不作声？”

斯捷普什卡激灵了一下。那农民坐在我们身边。我们又陷入了沉默。从河对面飘来了歌声，是忧愁哀伤的调子……我的可怜的符拉斯愁苦地低着头……

半个钟头之后，我们互相道别了。

城里的医生

有一次，我在秋天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打猎，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受了点凉气，害起病来。我发起了高烧，所幸的是我那时已经回到县城了，于是就住在了一家旅馆里。我请人去叫医生。一位本城的医生在半个钟头后赶来了。他身材不算高大，干瘦干瘦的，长着一头黑发。他吩咐我吃最一般的退烧药，并且使用芥末膏，当他动作熟练而迅速地往衣袖里塞了一张五卢布的纸币之后，装模作样地咳嗽了一声，环顾了四周，原本他就要回去的，然而他不知动了哪根神经，竟留下来与我瞎侃，那晚他没走。正发烧的我十分难受；我已猜到了不会睡好，正想找人陪我聊聊。有人为我们送来了茶水。那医生于是开始了讲话。他还挺聪明伶俐的，说起话来蛮有意思。这是多么奇怪的事：也许你跟一个关系还不错的老相识在一起时，也不会推心置腹地掏心窝子说话；可是有时跟某个人只是初次见面，就立即将他引为知己，相互倾诉自己最隐秘的心事，如同对主忏悔一样。不知道我刚刚结识的这位朋友是信赖我的哪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就顺手“拈来”（像许多人说的那样）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讲给我听了。亲爱的读者，下面我就告诉你们他讲给我的这个故事。我在讲述时会尽可能地用那医生的原话。

“您知道不，”他用有些发涩、颤抖的声音（因为他抽了纯正的别列佐夫烟草）开始讲述了，“您知道这里的法官帕韦尔·卢基奇·梅洛夫不？……不知道……没什么。（他清清嗓子，揉了揉眼睛）。哎，该从何说起呢，就跟您讲实话吧，那是在初春时分，冰冻刚刚开始融化，在大斋的日子里。我坐在他——那位法官——的家里，玩普列费兰斯纸牌。这个法官非常喜欢玩这种东西，他的心眼倒是不错。忽然（这位医生频繁地用这个词）有人告

诉我：‘有人找您’。我问：‘怎么啦？’他说：‘他说要转交您一个纸条，可能是病人托付他的吧。’我说：‘我看看那纸条。’看后才知真的是一个病人写来的。……我当然欢迎这种事——您也知道，我们就是靠这个吃饭嘛……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寡妇地主给我写了那个纸条；她写道，‘我的女儿病情危急，凭借上帝的福分，请您来一趟吧，我会派马车接您的。’嗨，这点事原本不算个啥……但是她家在离县城二十俄里的地方，路又非常难走，何况那时候正是深夜！而且，她家一贫如洗，可能连两个银卢布都拿不出来，更别想得到更多的出诊费了，谁知道她会不会送给我一些粗麻布或者别的一丁点什么东西。可是，您也知道，人家快要出人命了，还有什么比责任更重大的呢。旁边正有一位每次都来的牌友卡利奥宾，我忽然把牌塞给他，就急忙回家了。门前的楼梯旁边已经停着一辆轻便马车；那几匹拉车的马的肚子特别大，浑身的毛好像毡毯一样——是些农民的马，那马车夫摘了帽子，恭恭敬敬地坐在那儿。我心里说，伙计，一瞅就知道，你们家可没有太大出息呀……您笑了，不瞒您说，吃我们这种饭的人，遇见个事都得在心里琢磨琢磨……如果马车夫戴着帽子，威风凛凛地坐在那儿，像一个公爵，一边从胡子下面轻蔑地笑着，一边悠着马鞭——那么可以肯定，我跑这一趟可以得到双倍的钱！可是我知道，这次不会有那么幸运的。但我想，人命关天，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拿了一些一般情况下都得用的药，就出发了。要是说我费了很大的周折才算到达，也不知道您信不信。那路简直差到了极点：一会儿是河水，一会儿是雪，一会儿要蹚稀泥，一会儿又要过水坑，还有一个地方忽然开了个口子——太差了！但最后我毕竟走到了。病人住在用麦秆做屋顶的房子里。她们点着灯，也许是在等我。一个头戴家常帽的老太太态度恭敬地迎了出来。她说，‘您快救救她吧，她就要死了。’我说，‘您镇定点儿……病人呢？’‘在这边。’她领我来到一个整洁的小房间里，一盏神灯在墙角摇曳，床上有一位大约二十岁的女子昏迷不醒。她发着高烧，

连呼吸都很艰难——她得了热病。她两个姐妹也在房间里，惶恐的眼睛里盛着泪水。她们说：‘她昨儿还好好的，也想吃东西；今天早晨就说头疼，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我又说了一遍：‘请镇定。’做医生的一定得说这句话，您也晓得吧，然后我就开始给她看病了。我先抽了她的血，叫人给她擦上芥末膏，然后开了药方。这时我看了看病人，看着她——上帝，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脸……可以称的上是倾国倾城！我不由得惜香怜玉起来。那脸蛋可真美，看那眼睛……上帝保佑，片刻之后她安静一些了；出了汗之后，她好像醒转过来了，往周围看了看，轻轻一笑，又摸了摸脸……她两位姐妹趴上去问她：‘感觉如何？’‘没什么。’她说着就翻过了身子，……我看了看，她已经睡着了。这时我说，应该让病人独自待着。除了一个随时传用的姑娘之外，我们都悄无声息地出去了。茶点已经摆在客厅里了，还有牙买加酒：它是做我们这种职业的人的必需品。她们为我端来了茶，并且让我留下来待到天亮……我没有推辞，这种时候也只能留下来啦！老太太一声连一声地叹息。我说，‘您不用这样吧，也就会好的。您也去放心休息好啦，不用担心，现在都一点多了。’‘您如果有事，让她们来叫我行吗？’‘没问题，没问题。’老太太和那两个姐妹都各自回房了；她们给我准备的床铺就在客厅里。我躺下来，然而却怎么也睡不着——莫名其妙！我心里一直安定不下来。我满脑子里全是那个病人。我忍不住，终于起来了；我心想，去看看病人没什么吧？她所在的房间就在客厅的隔壁。于是，我下了床，悄悄地打开门，我的心狂跳不已。进门一看，那个侍候的姑娘正张着嘴打呼噜呢，这个可恨的东西已经睡着了！床上的病人面朝外睡着，张着双手，好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我一步步地走近她……忽然，她睁开了双眼，就那么看着我……‘是谁？是谁？’那时候我尴尬极了。我说，‘小姐，别怕，我是给你治病的医生，来瞧瞧您的病情。’‘您是医生？’‘是啊……您母亲叫人把我从城里接来；我刚才抽过您的血了，小姐；您就安心休息好了，上帝保佑您，再有

个两三天，您就会好的。’‘唉，那样就好了，就好了，可要把我治好啊，医生……求您，我求您啦。’‘您怎么啦，上帝会给您健康的！’我以为她又发烧了。我试了试她的脉搏，没错，她真的又发烧了。她怔怔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抓住了我的手。‘您听我说，我多么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我得跟您说，我得跟您说……现在就剩下你和我；但您千万别告诉别人……您听我说……’我俯下身子；我的耳朵就靠着她的嘴，我的脸能感觉到她头发的轻触——不瞒您说，我的血液全涌到脑袋里去了——她低声地说了起来……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可能，她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她用很小的声音飞快地说呀说，我听着不像俄语，说完之后，她身子晃了一下，就又躺到了枕头上，还伸出手指对我说：‘医生，可要小心，谁也别说……’我好不容易才让她镇定下来，然后让她喝了几口水，又把那个姑娘唤醒，就出来了。”

讲到这里，医生用力吸了吸鼻烟，愣了一会儿。

“然而，”他又开始说，“第二天，她并没有像我希望看到的那样有所好转。思索了再三，我忽然决定留下来，尽管我还要去为其他人看病……对病人可是不能怠慢的，您也晓得，否则的话，日后吃亏的是自己。但是，首先，这个姑娘的病情的确危急；其次，不瞒您说，我有点喜欢她。而且，我对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有好感。虽说她们没钱，但她们很有修养，这是很难得的……她们的父亲是个作家，学识渊博；虽然他已因贫穷而离世，但他已经让孩子们受到了足够好的教育；而且留下了很多书。也许是因为我对病人的照料十分周到，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我看得出她们对我的印象也都不错，把我看做亲人一样……况且，去城里的路已经糟糕透顶，不可能通行了；几乎不可能去城里买药……那姑娘还没有好的迹象……又过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医生半天没说话。）怎么跟您说呢……（他又吸了吸鼻烟，清清嗓子，喝了口水。）实话实说好了，那个姑娘……唉，怎么开口呢……可能爱上我了……也许不是，并不是爱……但是……真的，

我该怎么说呢……”(医生红着脸低下了头。)

“不是，”他又打起精神继续说，“不是爱！人总是应该有自知之明的嘛。她是个有修养的姑娘，又聪明又懂的多，可是我，连拉丁文都不会说了。要说长相(医生笑着看了看自己)，我也没什么可以炫耀的。但是造物主也没有把我生成一个白痴：我知道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我还知道一些事情。举个例子吧，我明明知道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是她的名字——并不是爱上了我，而只是把我当做了好朋友或值得尊敬的人之类的。尽管她本人也把这些东西给弄混了，但您想想吧，她是什么身份……但是，”医生一下子说出了这么多话，口气急促，而且说得结结巴巴，之后又接着说，“我好像说得太乱了……这样您不会知道我想说的意思的……干脆，我就从前到后地慢慢给您讲吧。”

他把一杯茶喝完，平静地讲了起来。

“是这么回事。那姑娘的病越来越重，越来越危险了。我尊敬的先生，您不干这一行，也许就不会理解我们干医生这行的心情，尤其是当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战胜疾病的时候。完全丧失了自信！心里会忽然充满了恐惧，极度的恐惧。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完全不会治病了，病人也在怀疑你，其他人也看出你的破绽了，他们十分不情愿地对你说明病情，然后在一边皱着眉头小声嘀咕……唉，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你肯定在心里想着，一定会有办法的，就快找到办法了。来，试试这个药？试试看，——不是，这药不行！还没等到药物起反应……就一连换了好几种药。还要去查一查医学书……心想，没错，就应该用这种药！其实有时翻书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但是病人现在更危急了；或许其他医生可以救她。这时你会说，得大家研究一下；自己总不能承担所有责任。在这样的时候你多傻呀！但是没什么，多经历几次这种情况你就会习以为常的。没有救活病人，并不是你的错误，你已经做了应该做的嘛。有时候会感到非常不安：病人的家属把

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可是你却觉得自己难以胜任。我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她们都非常信任我：她们家的小姐已临近死亡。我一个劲儿地对她们说，这病不是很严重，其实我心里也没有一点把握。还有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进城的道路太难走，车夫一买药就得花上好几天时间。我就一直守在病人房间里，寸步不离，跟您说吧，我告诉她许许多多有趣的事，跟她玩纸牌。我日日夜夜地呆在那里。老太太热泪盈眶地对我说着感激的话；我心想：'我不配让你感激。'实话说了吧——现在什么都跟您说了吧——我爱上了这个姑娘。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也对我颇有好感；她只让我一个人出入她的房间。她常常跟我聊天，但大多数时候是问我问题，比如我在哪儿上的学呀，生活如何呀，家中还有谁呀，有哪些朋友呀，等等。我知道得想办法不让她再问，因为她不能说太多的话，可是您也晓得，要是不让她说一句话——那是不可能的。我经常捶着脑袋问自己：'你这个坏蛋，你在做些什么呀？……'但是她始终不放开我的手，并且很长时间地一直注视着我，这才背过脸去，叹息着：'您是个好人呀！'她的手很烫很烫，眼睛大而无神。她说，'没错，您心眼儿真好，您是个好心人，您跟我们这儿的一些邻居不一样……真的，您不会那样的……我认识您太晚了呀！''镇定一些吧，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说，'……其实，我并没觉得自己什么地方配得上您的称赞……上帝保佑，您就镇定一会吧，安静下来吧……您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的。但是我应该跟您说，"医生往前俯了俯身子，又皱起眉头说，"她们几乎不跟邻居们交往，因为她们觉得那些人的地位太卑贱，不屑于与之交往，但同时她们也保有着自尊，不去巴结地位更高的人。刚才跟您说了，她们一家都很有修养，您晓得，我正是因此而自豪的。只有我递过去的药，她才肯吃……我扶着这个可怜的姑娘坐了起来，她又久久地注视着我……我心里别提多紧张啦。在这段时间里，她的病情一直在加重，越来越重了，我心想，她快不

行了，肯定不行了。我宁愿替她去死，我说这话您相信吗；这时，她的母亲和两位姐妹都在一边儿看着我的眼睛……她们对我寄予的期望正在一点点地消失。‘什么？怎么样啦？’‘没事儿，没事儿！’脑子都糊涂了，还说没事儿呢。一天夜里，我像往常一样独自守在病人身边。那个侍候的姑娘又在旁边大声打着呼噜……但也不能责备这个可怜的姑娘，她也够累的了。整个晚上，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都发着高烧，十分痛苦。直到深夜了，她还在翻来覆去；后来，她终于不再折腾，好像睡着了。那盏神灯依然在墙角摇曳着。我坐在那儿低着头，不一会就犯困了。忽然，我觉得谁推了我一下，我扭过脸……上帝！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正在看着我呢……她的脸红通通的，嘴唇微张着。‘您觉得怎么样？’‘医生，我就要死了吗？’‘胡说！’‘不，不，医生，别再告诉我我会好起来了……别再说这种话了……假如您了解……看在上帝面上，您听我说，您就对我说实话吧！’她呼吸十分艰难，‘如果我知道我肯定会死去……我就把我的事都讲给您，都讲给您！’‘别胡思乱想了，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告诉您吧，其实我一直都在看您，一点儿也没睡着……看在上帝的面上……您是个心地善良、忠厚诚实的人，为了这世上的圣洁，我相信您，您就告诉我实情吧！您要知道，这对我非常重要。……看在上帝的面上，医生，您就告诉我实话吧，我的病情非常严重吗？’‘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您叫我怎么说呢——别胡思乱想了！’‘我求求您，您就行个善事吧！’‘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就告诉您吧，您的病情的确非常严重，可是上帝会保佑您的健康的……’‘我就要死了，我要死了……’她显得非常愉快；我很惊奇。‘您别怕，别怕，我一点儿都不害怕死。’忽然，她用胳膊支起了上半身。‘现在……哎，现在我就告诉您吧，我从心眼里感激您，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我爱您……’我看着她，不知所措；您应该想到，那时候我害怕极了……‘我爱您，听明白了吗……！’‘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不值得您爱！’‘不，不

是，您还是不知道我的心，……不知道我的心……'忽然她伸手抱住了我的头，吻了一下……说实话，我真想狂喊起来……我一下子跪倒在地，把头埋在枕头里。她一句话也不说；她的手指在我发间抖动；我听见她在哭。我开始对她好言相劝，劝她想开一些……我真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我说，'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您会把那个姑娘吵醒的……我谢谢您……您相信我吧……镇定一些吧。''好了，好了，'她一遍遍地说，'管她们干吗，她们就是醒了，进来了，又能怎样呢；怎么说我也是快死的人……您又为什么不好意思，为什么害怕呢？抬起您的头，……可能您并不爱我，可能是我弄错了……如果真是这样，您可别介意。''您在说什么呀，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我爱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她盯了一阵子我的眼睛，张开了双手，'那么，就来拥抱我吧……'对您说实话吧，我真不知道那一夜我为什么能保持清醒。我觉得这个姑娘是在折磨自己；我也能看出她的神志不那么清醒；我也知道，如果她不是快要死去，她也许就不会想到我；您想啊，她在世上二十五年了，还从未尝过恋爱的滋味，难道这样离去不是太可惜了吗？她就是因为这个而痛苦万分，因而，她在丧失了其他希望之后，才想到了我这种人——这回您知道了吗？她紧紧地抱着我不松手。我说，'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请珍重我吧，也珍重您自己。'她说，'为什么珍重，珍重什么呀？怎么说我都要死了……'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如果我还有生存的希望，还有可能做一个自重的小姐，那么我会害羞的，真的……可是事到如今我还怕什么呢？''谁告诉您您要死了？''嗨算了吧，您连骗人都不会，就别来诓我了，看看您。''亚历山德拉·安德列叶夫娜，您不会死的，我一定要让您好起来；我们请求您的母亲为我们祝福……我们会结婚，会生活得很幸福。''不，不，我会死的，您说过的话我一定记住……您这样承诺过我……您说过这样的话……'当时我很难受，为许多事情难受。您也知道吧，有一些小事情原本不算什么，可是实在

叫人很难受。忽然,她问起了我的名字,不是姓,而是名字。但我的名字很平常,叫特里丰。对,没错,是特里丰,特里丰·伊万内奇。她家里的人们都叫我医生。我只好跟她说实话:‘我叫特里丰,小姐。’她眯缝着眼睛晃了晃脑袋,咕哝了一句法语——也许是不大中听的话——然后不太动听地笑了起来。我和她那时已经度过了几乎整个夜晚。第二天早晨我出来时,觉得想发疯;直到吃完了茶点,我才又来到了她的房间。上帝,上帝呀!我简直怀疑那是不是她,只是比死人多几口气。我说的句句是真,我至今想不通,根本想不通,那时我怎么经受住了那样的折磨。我那可怜的病人又挨了三天三夜……那三个夜晚是何等漫长啊!她说了些什么话呀!……您想想吧,最后那个夜晚——我坐在她身边,心中不断地祈求上帝:早些把她带走好了,也把我带走吧……忽然,她母亲进来了……前一天的晚上,我已经对她——她母亲——说过,可能没有希望了,还是请牧师吧。母亲一进来,那姑娘就说:‘您来的正好……您瞧我们,我们发誓我们相爱了,我和他相爱了。’‘医生,她在说什么,是说胡话吗?’我已吓得魂不守舍。我说,‘她是在说胡话,她还发着烧呢……’可她说:‘算了吧你,你刚才说的可不是这些话,我还把戒指送给你了呢……还演什么戏?我母亲也是个好人,她会理解我们,不会怪罪你的,我快要死了——还干什么说假话呢;给我你的手……’我跳起来逃开了。她母亲自然看出了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就不再打扰您了,不瞒您说,每当我想起这些事,心里真不是滋味。第二天我的病人就死去了。上帝保佑她(医生迅速补上了这一句,又叹了一口气)!她临死时让家里人都出去,只跟我一个人呆着。她说,‘您能原谅我吗,我可能对不起您……我是个病人……但是您要相信,我从没有像爱您这样深深地爱过别人……请您记住我……好好收藏我的戒指好吗? ……”

医生背过了脸;我握住他的手。

“嗨!”他说,“说点其他的吧,对了,玩普列费兰斯牌怎么样?

我们玩小点儿。您要知道，吃这碗饭的人是不应该与那种纯洁的感情有什么瓜葛的。我们这种人要操心的只是，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不哭闹，让妻子不骂街。后来，我确定了正式的婚姻关系，也就是结婚了……就是那样……妻子是一位商人的女儿，有七千卢布的陪嫁。她叫阿库丽娜，我叫特里丰，刚好配得上。跟您说吧，这女人可不好惹，幸好她老是睡觉……喂，玩不玩普列费兰斯？”

我们于是开始玩普列费兰斯，一局一戈比。最后，特里丰·伊万内奇从我这儿赢走了两个半卢布——他玩了很久才走，带着对自己赢钱的满意。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在秋天，经常有山鹬落在那些古老的椴树园里休息。我们奥廖尔省里有好多这样的园子。从前我们的祖先在选地方定居时，总会留出两三俄亩好地来修建这种有椴树林荫道的果园。过了大约五十年，最多不超过七十年，这些被称为“贵族之家”的园子渐渐消失不见了：房子成了废墟，或者卖给别人拆掉后运走了，那些石头砌的杂物房也变成了一堆堆瓦砾。枯死的苹果树被当做柴禾烧掉，栅栏和篱笆也不知去向。只有那一棵棵椴树仍然朝气蓬勃，一片片新整理出的耕地出现在它们的周围，而它们还在向我们这些轻浮的后代们倾诉着“早已在地下安眠的父兄”的往事。这些老椴树真是美丽……就连俄国农民们无情的斧头都要去心疼它。椴树的叶片很小很小，而树枝却非常强壮粗大，宽阔地向四方延伸，于是树底下永远有着一片浓荫。

有一次，我跟叶尔莫莱到郊外去打野鹌鹑，发现路边有一个废弃的园子，我们就走了进去。在我的一只脚迈进林子的刹那，从灌木丛里“嗖”的一下飞出一只鹌鹑；我赶紧开枪，就在枪响的同时，我听见不远处好像有谁喊了一声，然后在一棵树后有一个姑娘的脸一晃而过，随即惊慌地躲起来了。而叶尔莫莱也在这时跑了过来。他说：“这有人住呢，您怎么就开起枪来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也没看见我的狗得意洋洋地叼来的死鹌鹑，就听到密林中一阵急急的脚步声，接着一个高高的留小胡子的人带着满脸的不快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只好一个劲儿地向他道歉，还主动报上我的名字，并且再三请他收下那只我打下的鹌鹑。

“那我就把这只野鹌鹑收下了，”那个人冲我微笑，“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您一定要答应，——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顿饭。”

说实在的我不太想留下来，可是我无法推辞。

那个人接着说：“我姓拉季洛夫，是您的邻居，也是这儿的地主，这您大概听说过吧。今儿正好是星期天，我们家会做些好吃的，要不我可不敢留您在这儿。”

我客套地回答了两句，就跟着他往前走去。顺着一条刚打扫过的小路我们走出了那片椴树林；然后走进了一片菜地。地里长满了一颗颗圆圆胖胖的淡绿色的洋白菜；菜园周围是古老的苹果树，还夹杂着繁茂的醋栗丛；高高瘦瘦的杆子上缠绕着蛇醉草，许多小枝条密密地插在一排排菜畦上，干枯了的豌豆藤纠缠在上面；大扁南瓜倒在地上；黄灿灿的黄瓜在见棱见角满是尘土的叶子下露出脸儿；而一长溜荨麻正顺着篱笆摇来荡去；偶尔冒出一丛接骨木、野蔷薇、鞑靼忍冬之类的花草，向我们证明着这里曾是缤纷的花园。园中还有个小鱼池，池中满是黏液一般淡红色的水。在鱼池的旁边是一口井，井边都是小水坑，水坑里有鸭子在嬉戏；草地上趴着一只狗，颤着身体眯起眼睛，正在啃一块肉骨头；在那边还有一只全身是花斑的母牛，慵懒地吃着草，甩着尾巴，抽打着瘦骨嶙峋的脊梁。我们顺着小路拐弯，走过了高大的爆竹柳和白桦树，来到一座老式的小屋跟前。小屋用松木做的屋顶，在屋子前方有几个歪歪斜斜的台阶。拉季洛夫停在屋子前。

他直直地盯着我看，充满善意地说：“我想也许您心里压根儿就不想来，如果是那样……”

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赶紧热烈的表示：根本没那回事儿，我很乐意接受他的邀请。

“那太好了，请进。”

进了屋，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的仆人，他穿着蓝色厚呢子做的长外衣站在台阶上。拉季洛夫马上吩咐他把伏特加酒拿来款待叶尔莫莱；叶尔莫莱对这位大方的主人恭敬地鞠了一躬。到拉季洛夫的办公室要经过一个前厅，那个房间里挂着许多鸟笼

子，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画；他的办公室不太大。我把猎装脱了，把枪立在墙角；一个穿长衫的仆人赶忙过来给我掸土。

“那咱们去客厅吧，您来见见我母亲。”拉季洛夫轻松地说。

我们来到客厅。一位身材娇小的老妇人坐在房子中央的长沙发里，她穿着一件深棕色的衣裳，头上戴着白色的便帽，她的脸很瘦很瘦，表情慈祥，眼中充满忧愁和胆怯。

“我来介绍，妈，这是咱们的邻居×××。”

老妇人抬了抬身子，算是向我行礼，瘦削的手里还攥着袋子形的粗毛线织的手提包。

“您来了多久了？”她眼睛眨巴了一下，声音听起来像要喘不过气来。

“不，没有多久。”

“您准备长住在这儿吗？”

“大概一直到冬天。”

老妇人不说话了。

“还有，”拉季洛夫接着介绍，他指着一个高高瘦瘦的人，这个人我在刚进客厅时并没有发现。“这位是费多尔·米赫伊奇……喂，费佳[①]，快来给我们表演一段。别再缩在墙角里了。”

费多尔·米赫伊奇马上站起身，走到窗台前拿起他的破提琴，一只手握着弓子，不是照常规握住弓子的一头，而是攥着弓的中间，另一只手把琴抵着前胸，眯缝着眼睛，边哼歌边跳舞，提琴发出吱吱的响声。看上去他差不多有七十岁了，瘦骨架外面的粗布长套衫摇晃得让人觉得可怜。在他跳舞的时候，一会儿勇敢的把他的小秃脑袋晃来晃去；一会儿又在原地踏着双脚，伸长脖子，青筋暴起；一会儿又着实困难地屈膝蹲下。他的牙齿早已掉光，声音空洞。拉季洛夫望着我的脸，似乎从我的表情看出我对这个费佳的“表演”并不感兴趣。

---

① 费多尔的昵称。

于是他说："就到这儿吧，请老人家去慰劳慰劳自己吧。"

费多尔·米赫伊奇马上把小提琴放回窗台，然后依次给我、拉季洛夫的母亲还有拉季洛夫鞠躬，鞠完躬就离开了。

"他本来也是地主，"拉季洛夫告诉我，"以前他也挺富有，后来破产了就住在我这儿……想当年他可是这省里面数一数二的风流人物：他抢了两个男人的老婆，并且还爱唱爱跳，把好些歌手养在家里，——来尝点伏特加怎么样？那边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时候，和我在园子中有过一面之缘的那位年轻姑娘走进了房间。

拉季洛夫稍微转了转身，说："奥丽雅来啦！还请您多加关照……好吧，咱们吃饭去！"

我们在餐厅就座。在我们都过来入座之后，受了犒赏的费多尔·米赫伊奇也来了，他的眼睛闪烁，鼻子尖有点红，唱着《让胜利之雷响起吧！》。在墙角里摆着一张小桌子，没有桌布，只有他一个人的餐具。因为这位老人家的吃相实在是邋遢，所以他吃饭时总是不和大家在一起。他在胸前画了十字，接着叹了一口气，然后就像鲨鱼一样的狂吞猛咽了。因为是星期天，伙食真的不错，还可以吃到颤悠悠的果冻和被称为"西班牙之风"的甜点。拉季洛夫曾经在陆军的步兵团里呆过十来年，还随部队到过土耳其，一上餐桌，他便开始兴致勃勃地谈天说地了。我一边认真听他讲话，一边偷偷地瞟奥丽加[①]。她说不上漂亮，可是她的脸上满是沉稳和坚定，她的白皙的额头宽宽的，一头浓密的秀发，那双褐色的眼睛虽然不是很大，可是清灵、黑亮、显得聪明。我相信不管谁像现在的我这样坐在这里望着她，都会对她的容貌感到吃惊。她的全部精力好像都投入到了听拉季洛夫讲话上，那不只是感兴趣的表情，那简直就是热切的关注。拉季洛夫的年龄差不

---

① 奥丽雅的昵称。

多可以做她的父亲，他称她“你”，可是我直觉感到他们并不是父女关系。拉季洛夫在谈话当中一提到自己已去世的妻子就指着奥丽加说“就是她姐”。那时候奥丽加就马上垂下眼帘，脸也一下子红了。拉季洛夫也停止了谈话，想出一个别的话题继续他的谈论。老妇人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都一言不发，也没吃什么东西，她也不招呼我多吃点菜。她那种属于老年人的忧伤和充满怯弱的、无望的期盼的表情，让人觉得心里不舒服。在散席之前，费多尔·米赫伊奇原本想为他的主人和我这个客人唱一支歌，可是拉季洛夫看了我的样子就不让他唱了。老头子拿手背抹一下嘴，眨巴眨巴眼睛，冲我们行了个礼，坐下时一下子坐到了椅子边上。吃完饭拉季洛夫带我回他的办公室。

那些在心中怀有某种强烈欲望或念头的人，无论他们的性格、能力、社会地位和所接受的教育有何不同，在某种对待别人的表现上都有些相似之处。我注意观察拉季洛夫，觉得他就是这种人中的一个。他不管是谈论农事、收成、刈草、战争，还是县城里的家长里短、新近的选举，都能够信手拈来，滔滔不绝，有时甚至投入得洋洋洒洒一大通，可是突然一下子叹口气，然后就像忙得筋疲力竭的人一样一下子跌进安乐椅里，拿手擦把脸。他的心善良又富有温情，似乎浸满了情感。然而奇怪的是，我没有发现他对什么东西有特别的兴趣，譬如对于吃喝，对打猎，对得了癫痫病的鸽子，对库尔斯克的夜莺，对俄罗斯的文学，对溜蹄马，对匈牙利舞蹈，对扑克和台球，对舞会，对城里的旅游，对造纸厂和制糖厂，对豪华的亭台楼榭，对饮茶，对被惯坏的拉梢马，对把腰带系在腋下的肥胖马车夫，对那些莫名其妙的穿着讲究的只要一动脖子眼睛就跟着歪斜的眼珠往外翻的马车夫……“这个地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他绝对不会假装闷闷不乐，也不会怨天怨地，他对每个人都表现出同样的热情和亲切，每个萍水相逢的人他好像都想结识一下。可实际上，你也可以觉出，没有一个人会和他成为朋友，他和谁都不可能真正有深层的交往，这

倒不是由于他根本独立不需要别人，而是他把他的所有心思都深藏起来。我认真地观察他，我无法设想他曾经在某一时刻会是拥有幸福的人。你不能称他为美男子；但是他的一个眼神、一个笑容，他的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真的，很独特的魅力。我对他很有兴趣，希望自己能够了解他随之喜欢他。不可避免的，他还具有一些乡下地主的习性，可总的来说他挺不错的。

在我们正谈起新上任的县长时，听见奥丽加在门口冲我们说："茶已经准备好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客厅。在窗户和门之间的那一小块地方依旧坐着费多尔·米赫伊奇，他缩着两只脚，显出卑微谦忍的样子。老妇人在旁边织着袜子。果园里苹果的香气和专属于秋天的清朗空气从开着的窗子一阵阵地飘进来。奥丽加赶忙把我们的茶倒上。我用比刚才吃饭时更专注的眼神观察她。她就跟普通的县城女孩一样话很少，但是她不像她们在苦闷无聊时还要找些听起来好听的话说，也不翻白眼，也没有那种引人胡思乱想的莫名其妙的微笑。她就像一个经历过人生的大转折后大彻大悟的人，既真诚坦然又沉静文雅。她一举手一投足都那么的洒脱却又一丝不苟。我很欣赏她。

我和拉季洛夫继续聊。我想不起来我们是怎样得出那个众所周知的结论，那就是：有时候一些琐碎的小事比非常重大的事更使人难以忘怀。

拉季洛夫也同意这个结论，"我常有这样的感觉，"他说，"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过很长时间……三年后，她难产死了。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也快要死掉。我悲痛得不想再活下去，哀伤哽在胸口，想哭却哭不出来——整个成了一个痴呆人。按照规矩，我们为她穿戴整齐，把她放在灵床上——当时灵床就摆在这个房间。神甫和几位教堂执事来到这里唱赞美诗、做祷告、焚香；我又鞠躬又磕头，但我哭不出来。我的大脑、我的心、我的全身都变得像石头一般……异常沉重。这就是第一天。说出来你也许不

信，那天夜里我居然还能睡着。到第二天早上我去我妻子的身边。夏天的阳光笼罩着她，她的全身都被照得发亮。猛的一下我发现……（拉季洛夫在这个时候不自觉地颤了一下身体。）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她有一只眼睛还睁着一条缝，而一只苍蝇正趴在那个眼皮上……我突然无法支撑晕倒在地。等我醒了之后就一直不停地哭，不停地哭，我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泪……”

拉季洛夫沉默了。我瞅瞅他，再瞅瞅奥丽加……奥丽加脸上的神情使人难忘。老太太放下了手中正织的袜子，掏出手提包中的手帕，悄悄的拭眼泪。费多尔·米赫伊奇突然站起来，一把抄起他的小提琴，沙沙哑哑的唱起怪异的曲调来。也许他想让我们高兴一下，可是他的嗓音使我们直哆嗦。拉季洛夫只好打断他。

“可是，”拉季洛夫接着说，“往事不堪回首，失去的东西是找不回来的，到头来……所有的事都会有好转，这好像是伏尔泰说过的话噢。”他又补上一句。

“的确，”我答道，“的确如此。而且我们可以经历各种不幸，总有一天能从逆境中走出来。”

“您是这么认为的？”拉季洛夫说，“怎么讲，或许您说得对。从前我在土耳其的时候，有回住了院，我的伤口感染发了高烧，烧得快要死掉。唉，医院的条件不算好，打仗期间，能给个躺下的地方就谢天谢地了！这时候又来了一批伤员——往哪去安排他们呢？大夫跑来跑去的也找不着地方。最后他来到了我旁边，问他的助手：‘他是不是还活着？’助手回答：‘早上的时候还活着呢。’大夫朝我躬下身子听见了我的呼吸。大夫开始烦躁了，说：‘这个家伙不怎么样，马上就要死了，他必死无疑，还在这儿白耗着时间，占着块地方碍别人的事。’我心想，‘这下全完了，米海洛·米海雷奇，你就快玩完了……’但到头来我的病还是好了，您看这不是一直活到了现在？所以说您说的没错。”

“我的说法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我回答，“如果您那天到底还是死了那也算是走出了逆境。”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他拍了一下桌子，又补了一句，“只要决定了……总困在逆境中怎么会有作为呢？……为什么还要迟疑，耽误时间呢……”

奥丽加突然站起身走向园子。

“喂，费佳，给我们跳一段吧。”拉季洛夫大声说道。

费佳蓦地站起身，用新颖而华美的舞步在房间里舞蹈，那样子就跟那有名的“山羊”在经过专门训练的狗熊旁边表演一样，边跳边唱着《在我家的大门旁……》。

门外响起用来赛跑的二轮马车的声音。紧接着，一位身材高大结实、肩膀宽阔的老头——单院地主[1] 奥夫夏尼科夫——走进屋来，……这位奥夫夏尼科夫可是个有名的特殊人物，我将在另外一篇里再谈论他。现在我只补上一点。第二天，我跟叶尔莫莱天还没亮就一块去打猎，打完猎就回家去了。一星期后，我又去了拉季洛夫的家，可是他不在，奥丽加也不在。两个星期后我得到消息：拉季洛夫突然间失踪，把他的母亲留在家里，带上他的小姨子不知去了什么地方。整个省因此而轰动，人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我终于了解了当拉季洛夫提起他的妻子时她脸上呈现的那个表情。原来那不只是同情，而是因为吃醋呢。

我就要离开乡下时去拜访了拉季洛夫的母亲。她那时正在客厅里。费多尔·米赫伊奇正陪着她玩“傻瓜”牌。

“有您儿子的信儿了吗？”我问她。

老妇人一听就开始哭。我就不再向她询问拉季洛夫的消息了。

---

[1] 是俄国的一种小业主，大多是十六七世纪下层边防军官的后代，往往只有一个院子和一点土地。

单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我的读者朋友们，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身材高大，七十岁左右，长得跟克雷洛夫[1]差不多，一双下垂的眉毛下是两只透着机智的明亮的眼睛，他看上去神采奕奕，举止端庄，步伐缓慢，这个人就是我下面要介绍给大家的奥夫夏尼科夫。他穿着一件宽松的长袖蓝外套，衣扣勒着脖子，围着一条淡紫色的绸子围巾，鞋是一双油光发亮的带流苏的高腰靴子，一眼看上去，人家会以为他是个富足的商人。他的手白净柔软，看上去很舒服，他说话时总时不时地去摸外套扣子。想起他，我就会想起彼得大帝之前的那些个旧俄贵族，因为他就是那样的刻板骄傲，聪明散漫，率直固执……如果给他穿上那个时代的无领长袍，会更地道的。他的身上有旧时的遗风。邻里乡亲都非常崇敬他，以与他交往为荣。那些跟他同为单院地主的弟兄们也很尊敬他，时常把他据为自豪的资本，一看见他，老远就摘下帽子以示敬意。一般情况下，在我们这儿，很难把单院地主和农民区别开来：他们的家产兴许还没有农民多，小牛还没有荞麦长得高，马匹只是活得凑凑合合，挽具也拿不出手。虽然奥夫夏尼科夫并不算富裕，但他在单院地主中已经算是例外的了。他有一座又舒服又干净的住宅，和老伴俩人住着，他们让仅有的那几个家仆都穿旧式衣服，叫他们佣人。佣人们也干庄稼地里的活。他并不自称贵族，也不承认自己是地主，总之是安守本分的：如果第一遍请他就坐，他不会当下答应的，而每当有新的客人到来，他一定会起立，端庄、严肃而又和善地站在那儿，使得来客自然而然地对他鞠躬。奥夫夏尼科夫并不是由于保守才执行旧有习俗的——事实上，他的内心很乐

[1] 俄国著名寓言作家。

于接受新事物——他是由于习惯的原因。举个例子吧，他坐车总是坐赛跑的马车，或者配有皮垫的精致的小马车，或者驾驶自己的那匹上等枣红色跑马（他的马无一不是枣红色），但他坐不惯座子上带弹簧的马车，说那坐起来太别扭。马车夫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面色红润，梳着弧形的头发，头上低低地戴着羊皮小帽，身穿浅蓝色的呢子外套，腰里扎着皮带，神色恭敬地坐在主人旁边。奥夫夏尼科夫每天中午都坚持午休，每周六是洗澡的时间，读书只读宗教方面的书（并且戴上他那副圆圆的银边眼镜，神气十足），每天都早睡早起。但他总是留德国式的发型，从来都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他对待客人的态度热情真诚恰到好处，不卑不亢。他不欢天喜地地跑前跑后张罗点心或咸食给客人吃。“老婆！”他慢慢地说，只是略微朝她偏了偏头，并没有站起来，“把好吃的给客人拿点儿品尝一下。”他把粮食看做是造物主赐予的，认为只有罪恶的人才会去卖粮食。一八四〇年曾经发生过全国性的饥荒和通货膨胀，那时，他拿出自己仓库中所有的粮食，分给了附近的农民和地主；第二年，他们又满怀感激之情把粮食如数还给了他。如果有人需要调和、公正，他们通常会来找奥夫夏尼科夫，他的话很管用，能令所有人都信服……他帮助许多户人家界定了土地……但他却曾经与几位女地主发生过两三次不愉快，从那以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管女人们的闲事了。现在他不能忍受手忙脚乱、不能忍受惊慌失措，也不能忍受女人们在背地里嚼舌头和“帮倒忙”。一次，他家的房子失火了。一个佣人惊慌失色地跑到他这里，嚷嚷着：“着火了！火呀！”奥夫夏尼科夫若无其事地说：“你喊什么呀喊？把帽子和手杖给我……”他爱自己驯马。有一次，他乘坐一辆由一匹勇猛的比秋克马[①]拉的马车下山。“喂，好了，好了，年轻的小马，你会出意外的。”正当奥夫夏尼

① 在沃龙涅日省有名的“赫列诺夫”马场——也就是奥尔洛娃伯爵夫人的养马场——生育出来的一种特种马。——作者原注。

科夫对它好言相慰时，说起来吓死人，他坐的那辆马车、那匹拉车的马以及他和同乘车的仆人都打着滚儿冲到山谷里去了。所幸的是，山谷底部全是沙子。除了那匹比秋克马摔折了一条腿之外，没有伤到人。“嗨，看看，”奥夫夏尼科夫爬起来之后，还是慢声慢语地说，“我跟你说过吧。”他找了一位自己的意中人做妻子。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他妻子，有着高高的个子，容貌端庄大方，但不爱说话，头上总爱裹一条栗色的丝绸纱巾。虽然她表情冷淡，但并没有人说她冷漠，反而还有很多人叫她好心的婶子和恩人。她原先一定是个大美人，至今还能从她端庄的相貌、黑油油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中看出她当日的风采。奥夫夏尼科夫没有子嗣。

我前面已经写到过，我初见他是在拉季洛夫家，几天后我才去了他家。他刚好在。他正坐在那张皮制的大沙发椅上读经文呢。他的肩膀上趴着一只打着鼾的灰猫。他以一贯的那种和善又不失郑重的方式招待了我。我们于是聊了起来。

“卢卡·彼得罗维奇，您愿意跟我讲实话吗，”我问了他这么一句，“在你们那个时候，日子是不是比现在好过？”

“告诉您吧，那时候的确好些，”奥夫夏尼科夫回答说，“想当初，我们的生活既稳定又富足，真的……但怎么说现在还是强一点，等你们的下一代长大成人，他们会生活得更好的。”

“卢卡·彼得罗维奇，我还以为您会对您那个时候大加赞赏呢。”

“不会的，我并没觉得那个时候有什么值得赞赏的。比方说，您已经过世的祖父是地主，您现在虽说也是地主，但已比不上他的威风啦！但您也不会那样的。就是在现在，我们还遭受着一些地主的排挤呢；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可能以后会好一些。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我当年可是见得多了，可现在早已看不见了。”

“您是说什么事呢，给我打个比方吧？”

“好吧，就说您祖父那件事吧。他当时可是爱摆威风的！他

经常欺负像我们这样的农民。您也许知道——您肯定知道自己家族的土地——就是从切普雷金到马利宁那块，知道吧？……现在这块地是您家的燕麦田……嗨，其实说起来，这整个一块地都原本归我家所有。是您祖父把它从我们家抢走了；他骑在马背上，指点着说：'这块归我了'——就这样抢走了。我父亲（上帝保佑他升天堂！）性格既率直又暴躁，他可不愿受这个气——谁愿意把自己的土地拱手送出呢？——于是，就告上了法庭。但是，去告状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都因畏惧而不敢告。有人向您祖父打小报告说，彼得·奥夫夏尼科夫说您霸占他的土地，去告您去了……您祖父于是立即派猎手巴乌什等一帮人气势汹汹地来到了我家……他们把我父亲押到了你们家的地里。当时我还不懂事呢，没穿鞋就跟着大人们跑。您猜怎么回事……他们把我父亲押到你们家窗户下面，然后就开始拿棍子打他。您祖父就在阳台上站着冷眼旁观；您祖母也坐在窗前看着。我父亲大叫着：'马丽雅·瓦西利叶夫娜婶子，您为我做主啊，可怜我吧！"但她只是稍微动了动，仍然在那里看着。他们就这样逼迫我父亲承认那块土地是您家的，并向您家感恩戴德，因为您家给他留了活口。就这样，你们家就成了那块地的主人。您家的佃户应该知道这块地的名字，您去问问看？它叫棍棒地，就是因为它是通过棍棒获得的。因此，像我们这种下等人就不讲那些旧的俗套。"

我对奥夫夏尼科夫的话不知该怎么对答，更不敢正视他。

"那时候，我们家的邻居里还有一个姓科莫夫，叫斯捷潘·尼克托波利昂内奇的。他总是想尽办法来找我父亲麻烦。他一见酒就不要命，总爱摆酒宴，喝饱了酒之后，他会说一句法文'塞邦'①，再咂巴咂巴嘴，接着就开始翻天了！他派人请所有的邻居都过来。他把马车就停在门口；谁如果说不来，他立即会找上门来……这人真受不了！他不喝酒时，还算处于'清醒'的状态，还

① 意为这样很不错。——原注。

能控制住自己的嘴巴；但一旦酒喝多了，就开始信口胡言，他说自己有三座房子在彼得堡的丰坦卡大街，一座是红色的，带烟囱，一座是黄色的，带两个烟囱，还有一座蓝色的，没有烟囱；他说他有三个儿子——事实上他连老婆都没讨到，一个在步兵连，一个在骑兵连，一个是农民……还说，那三座房子分别属于三个儿子，常常有海军将领来拜访大儿子，有陆军军官来拜访二儿子，还有好多英国人到小儿子家做客！他说着就站了起来，说：'咱们为我最孝顺的大儿子干杯，祝他健康！'但说着说着又哭了。如果谁没有举起酒杯，那可就倒霉了。他会大叫：'我崩了你！让你暴尸野外！……"有时，逢上他心情好，他就会跳着嚷嚷：'大家来跳舞吧，大家来放松放松，也叫我高兴高兴吧！'那么你只有听他的，拼命跳舞，累死也不能停。他家的那些仆人丫头们可够受啦。他不时地让她们举行通宵的唱歌比赛，谁的声音最大谁就能得奖。如果她们实在累了——他就捶头叹息：'唉，我可真命苦啊！没人管我这个该死的老头了！'这时马车夫们就连忙来鼓励那帮姑娘们接着唱。他偏偏相中我父亲了，又能怎样呢？我父亲差点儿给他折腾死，差点儿就进黄土堆里了，所幸的是他先死了，那是他在酒醉时又爬到了鸽子棚上，失足而死的……看看，我家的这个邻居怎么样！"

"此一时彼一时了呀！"我说。

"就是，没错儿，"奥夫夏尼科夫说，"这样说没错儿，当时那些旧式贵族们就是这么肆意妄为。说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就更别提了：我在莫斯科可是见够了。听说，连那边现在也没有这种人了。"

"您在莫斯科待过？"

"待过，不过是在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去莫斯科那年才十六岁，今年我都七十三岁啦。"

说着，奥夫夏尼科夫叹了一口气。

"您在那儿见的人是怎样的呢？"

“什么样的达官贵人都见过，见的太多了；他们那种豪华，可真令人叹为观止。但这些人中，应当首推已经去世的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奥洛夫·切斯明斯基伯爵。我见过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我一位叔父给他当过管家。伯爵的住宅位于沙波洛夫卡大街，离卡卢加门不远。他的权势好大呀！我无法用词语表达，你更想像不出，他的外表是多么风度翩翩，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就说个头吧，他高大，而且体格也非常健壮，两眼神采飞扬！当你没有跟他熟悉，没有跟他交往时，你会觉得畏惧，不敢接近他；但是，如果你已经走近了他，就会立即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如阳光般的温暖，让你非常舒服。他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想见他的人，也会对每一件事情都兴致盎然。他自己去参加赛马，和任何一个人比试；他从没有一开始就领先过，总是到最后关头才快马加鞭地赶过去，这是因为他不愿让别人在面子上过不去；他是那么和善：他夸赞对方的马，还劝慰对方。他驯养的那群鸽子个个品种优秀，翻起跟斗来一个赛一个地强。他经常坐在院子里的沙发椅上，叫人放飞鸽子；四周的屋顶上有一些持枪的仆人，为的是防止老鹰突袭。伯爵在脚边放置一个装有水的大银盆子，他低着头欣赏鸽子在水中的倒影。他曾帮助过无数个穷人、叫花子……他供献出了多少钱啊！当他生气时，简直是雷霆万钧，极其恐怖，但还没等你抹眼泪呢，再看他，却是挂上笑容了。每逢他宴请宾客，全莫斯科的人都一准喝醉……您要知道他还很聪明呢！他战胜过土耳其人。他还爱玩摔跤；他从图拉、哈尔科夫、唐波夫等全国各地召来了一群力气过人的人。他战胜了谁，就给他赏金；谁战胜了他，就会得到更丰厚的赏金以及他的亲吻……就在我住在莫斯科的时候，他举办过一次猎狗大赛，俄国还是第一次举办这种大赛：他把全国所有的猎人都请来了，让他们在三个月之内赶到。于是，所有的猎手们都去了莫斯科。那里云集着猎狗、猎人——嘿，那儿的人可真多，人山人海呀！他先宴请了大伙儿，然后猎手们出了城。前来观看比赛的人也非常多，挤了个水泄不

通……您猜结果怎么样？……您祖父那只狗跑得最快，夺得了冠军。”

“是米洛维特卡？”我问。

“是米洛维特卡，就是那个米洛维特卡……于是伯爵就来求您祖父：‘您把狗卖给我吧，价钱随您开。’可您祖父说：‘伯爵，我不是商人，我不卖；即使是没用的东西也不卖，如果要表示尊敬，我宁可把妻子转让出去，也不会把米洛维特卡给别人……我也宁愿转让我自己。’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对他非常赏识，说：‘好样的，我服您了。’您祖父就用马车把这只狗送回家了；再后来，米洛维特卡死的时候，您祖父还让人给他奏了送葬曲，它的坟墓就在花园里，还有块带有墓志铭的墓碑。”

“那么，阿列克塞·格里戈列维奇没有得罪过谁啦。”我说。

“就是这样的：谁越没本事，谁的尾巴就翘得越高。”

“那个巴乌什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我沉默了半晌，又问。

“既然您知道米洛维特卡，就不知道巴乌什？……是他为您祖父驯狗的呀，他也是您祖父的得力猎手。您祖父对他就像对米洛维特卡一样宠爱。他不怕天也不怕地，您祖父让他做什么，只需说一声，他就马上去做，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招呼一声猎狗，那声音响彻整个树林。如果赶上他发火，他会倔强地跳下马背，好久不起来……没有了他的招呼，那猎狗可就糟了！它们不再追赶猎物，也不再通过嗅觉寻觅猎物。这回可把您祖父气得够呛！‘我非勒死这个泼皮不可！我一定扒了这该死的家伙的皮！我让他死也死得不好受！’然而他最终还是叫人去问他到底需要什么，问他为什么不招呼着狗去打猎。这时，巴乌什的回答通常是要酒喝，一通饱饮之后，才又飞身跳上马，兴高采烈地向着那些猎狗冲去了。”

“您似乎也对打猎感兴趣呀，卢卡·彼得罗维奇？”

“还行吧……我年轻的时候的确喜欢，但现在不行，好时候都过去了……但您知道吗，我们这些人，由于身份地位的原因，

是不能老跟着贵族们的，所以事情比较难办。确实，我们这些人中也有几个经常跟着那些贵族瞎跑，可那都是些爱酒如命、没志气的人……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呢……只是出自己的丑而已。人家给他骑最笨的、一瘸一拐的马；总是把他的帽子扯下来扔到地上，还会拿鞭子打他，他连马还不如；可他呢，为了讨别人喜欢，不得不总是笑嘻嘻的。我跟您说吧，这样不好，地位越低下，就越应当有自知之明，要不然只会自取其辱。”

“就是呀，”奥夫夏尼科夫长出了一口气，接着说道，“岁月如水一样流逝。时代不同了。我看哪，贵族们的变化太明显了。谁的土地少，谁就当差去了，或者搬到别的地方住；而土地多的呢，更不敢认了。当时界定土地时，我也算见了不少那些家财万贯的人。这么说吧：他们确实招人喜欢：既彬彬有礼，又和颜悦色。但我却只有一点不明白：他们懂得很多东西，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叫人不得不佩服，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却完全是个外行，甚至搞不清一件事情是否对自己有利，于是，他们的那些下人们就把他们当玩意儿耍。说到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您该知道吧？他可是个标准的贵族吧？家道富裕，仪表堂堂，好像还出过国，有着高深的学问，说话既谦虚又稳重，一见我们就来握手。您知道他吧？……嗯，那就听我说吧。上周，中介人尼基福尔·伊利奇请我们去参加在别廖佐夫卡举办的宴会。尼基福尔·伊利奇说：‘各位，我们来界定一下土地吧；其他地区都已经干过了，只剩咱们这个落后分子啦，这太没面子啦。咱们这就开始吧。’他说完，我们就开始干了。还是跟往常一样地商议、讨论；我们的代表不高兴了。是钦尼科夫·波尔菲里第一个发脾气的……可他为什么要发脾气呢？……他是代表他兄弟来这儿的，他本人在这里没有一点儿土地。他嚷嚷着：‘不行！你们骗不了我！不行！那样不行！去看测量图！叫测量员那个混蛋过来！’‘您究竟想干吗？’‘你们以为别人都是白痴啊！哼，你们问我干吗，我就会说吗？……不行，你们赶紧叫测量员过来，别的说什么也没

用！’他拿手在测量图上拍着。马尔法·德米特列夫娜快给他气死了。她大叫着：‘您怎么这么损我的面子？’他却说：‘我才不要您的面子呢，您去给栗色的母马吧。’后来，无论如何总算用马杰拉酒把他镇住了。他不闹了，可是其他人却闹翻天了。坐在墙角里的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科罗廖夫一直摇着头，嘴里咬着手杖的顶端。我真想逃开，在那儿太不自在了。别人会以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再一看，那位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1]站起来了，好像要开口讲话。中介人连忙说：‘各位各位，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有话说。’这些贵族们这一点做的真好：他们马上安静下来了。这时，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开始说话了：我们是不是忘了我们来这儿聚会的目的；界定土地对于土地的主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最终目的是什么呢？界定土地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一方面更便于他们耕种，一方面交得起租税；可是现在这样多不好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地在哪儿，有时地会分在五俄里以外，况且这样也不好监督他们。亚历山大·弗拉季米罗维奇还接着说：地主不应该不考虑农民的利益；其实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农民的利益跟我们的利益是统一的：要好都好，要不好都不好……因此，别再犯傻啦，别再去为那些芝麻大小的事争吵了……他说了好多话……太有道理啦！句句动人心弦……贵族们一个个低下了头；我的眼泪也差点儿掉下来。说心里话，就是在古书里也找不出这样的话……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他无论如何不愿转让也不愿出售他那四俄亩苔藓遍布的沼泽地。他说：‘我会派人抽干那儿的水分，我要在那儿盖一个先进的毛纺厂。’还说：‘我有我的打算：我决定就在那儿建个厂子……’事情要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了，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他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他的邻居安东·卡拉西科夫没有拿一百卢布贿赂他的管家。我们后来各自回家了，什么事

① 是弗拉季米罗维奇的另一种叫法。

也没商量好。就是到了今天，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仍然不后悔，时不时地说起毛纺厂，只是他还没有派人去那块沼泽地抽水。”

“他怎么管理自己的家产呢？”

“他的花样是新式的。他的佃农们并不欣赏这些做法，但实际上也不必听他们的意见。亚历山大·弗拉季米雷奇干得挺好的。”

“卢卡·彼得罗维奇，您在说什么？您不是因循守旧的吗？”

“我呀，已经不同了。我不是贵族也不是地主。我那些家产算个什么？……再说，我也不会做别的呀。我尽最大努力干得公平、不违法——那就是上帝赐的福分了！我很推崇那些年轻的地主们，他们总是探寻新方法……是该想想办法了。只是有一点不足：那些年轻的地主老是耍小聪明。把农民当玩具耍，这样玩那样玩，玩散架了就丢掉。这样的话，从农民混过来的管家，或管事的德国人就牢牢地控制住了农民。怎么没有一个年轻的地主做个样子给大伙儿瞧瞧，究竟怎么管理才是好的……那又会有什么局面呢？难道我在有生之年就见不到新气象了？……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老一代的去了，新一代的还不知在哪里！”

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回答奥夫夏尼科夫。他往四周看了看，然后朝我挪了挪，压低声音说道：

“您知道瓦西利·尼科拉伊奇·柳博兹沃诺夫的事吗？”

“不知道，不知道呀。”

“您说这事多奇怪吧，我怎么想也想不通。他的那些佃农跟我说的这事，我也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说什么。您也知道吧，他母亲刚刚去世，他年纪轻轻就继承了一大笔家产。他去自家的地里。佃农们想一睹老爷的风采，于是都围了上来。瓦西利·尼科拉伊奇朝他们走来了。佃农们一看——太奇怪啦！——老爷穿着马车夫那样的棉毛裤，脚登镶边的靴子；上身也穿着马车夫才穿的红衬衣；胡子长长的，头上那顶小帽子以前在哪里也没见

过，他的表情也扑朔迷离，仿佛神志不清，总之浑身上下都是一个奇怪。他说：‘弟兄们，你们好啊！上帝会赐福给你们的。’佃户们一声不响地给他鞠了躬，可能是由于畏惧的缘故。他看上去底气也不足。他还给大家说了一些话，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俄国人；我热爱俄国的一切……我的心为俄国而跳动，血液为俄国而奔流……’他忽然说：‘伙计们，来吧，我们唱一首俄国民歌吧！’这句话把佃农们吓呆了，双腿开始站不住了。有一些胆大的领头唱了几句，又马上蹲着躲到别人身后去了……我们这里就是有一些不拘小节的地主，真是叫人奇怪，他们的衣着打扮跟马车夫差不多，行为举止随随便便，跟农民们一起唱歌、跳舞、喝酒、弹吉他、大吃大喝；但这个瓦西利·尼古拉伊奇却总是羞羞答答，不爱跟人闲谈，跟个大户女子似的，不是在屋里读读写写，就是唱唱赞美歌，或者自己到花园里蹓跶，显得心事重重。开始，原先的那个管家还有些心神不定；当瓦西利·尼古拉伊奇还没有露面的时候，他就挨家挨户地讨好、说好话——这东西做了些什么，他自己心里清楚！佃户们可有希望了，想着：‘该死的，跑不了你！一会儿就有你的好戏看；你这个不知足的家伙，等着瞧吧！……’可是最后——唉，怎么让您明白呢？谁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瓦西利·尼古拉伊奇把管家叫到跟前，还没说话呢，脸先红了，连出气都显得艰难，他说：‘你当我的管家一定要公平，别欺负人，知道不？’这是他惟一一次对管家训话。他好像不是他自己土地的主人。如此一来，管家就更加胆大妄为了，佃农们由于害怕，也不敢去找瓦西利·尼古拉伊奇。更怪的事还有呢：当这位地主朝佃农们弓身行礼，慢声慢语地问候他们、亲切地看着他们时，他们却给吓得缩成一团。先生，您说，这事怪不怪？……也不可能是我老了，脑子不中用了，还是怎么回事——我怎么都想不通。”

我告诉奥夫夏尼科夫，兴许这个柳博兹沃诺夫有点不正常。

“什么不正常！人家正当年轻，吃得圆滚滚胖乎乎的……上

帝知道怎么回事！”（奥夫夏尼科夫叹息着说。）

“算了，别说贵族了，”我说，“卢卡·彼得罗维奇，我想听听单院地主的事，行吗？”

“唉，别说这个吧，”他赶紧说，“不过……也该让您知道……但是从何说起呢！（奥夫夏尼科夫摆了摆手。）我们喝茶好了……他们真的就是农民，再说了，说实在话，像我们这样的人又能怎样呢？”

他不说话了。有人送上茶来。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挪到了离我们更近的位子上。我们说话时，她已经不声不响地进出好几回了。整个屋子一片寂静。奥夫夏尼科夫神色严肃，一杯杯地喝着茶。

“米佳今天来了。”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小声说。

“有什么事？”

“来道歉。”

奥夫夏尼科夫摇了摇头。

“唉，您说，”他转向我说，“对这些亲戚有什么法子呢？总不能不叫他们进来……哎，上帝给了我一个侄子。这孩子脑子挺好使的，智力上没说的；成绩也很好，可我就是不能对他报什么希望。原先找了一个公职工作，后来辞了：因为他觉得没干头……他是个贵族吗？就真是个贵族，也没听说谁一下子就当上了将军呀。现在他在家待着没事干……这还算了——可他居然做起了给人家办事的工作！替农民写上诉状，写呈文，给乡警想办法，告土地测量员的状，在大小酒馆进进出出，跟一些无业游民、小市民、旅馆里打杂的人一起厮混。这样下去早晚不是会出事吗？这儿的和县里的警察局长不知跟他说过多少回了。幸亏他还有些口舌功夫，总能说一些笑话，让他们开怀大笑，但转眼的工夫又闯下了祸……唉，现在他还在你屋里待着？”他问妻子，“你总是这样，心肠太软了，他做什么你都护着。”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笑着低下了头，脸上泛起红晕。

“喂，是不是这样，”奥夫夏尼科夫接着说……“不是我说你，你就是护着他！算了，你去叫他过来——看在贵宾的面子上，我就放过这个浑小子，就这样……好了，你叫他过来，上这儿来……”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到门口叫了声：“米佳！”

米佳大约有二十七八岁，个头高大，头发卷卷的。他正要走进来，一眼看见我，就在门口停住了。他穿的衣服好像是德国的样式，但是再一看那肩部大得夸张的皱折，就知道这是一件俄国人做的衣服。

“喂，过来吧，过来，”老头儿说，“还不好意思吗？是你婶子给你说的好话，你去谢她吧……来，我介绍一下，”他手指着米佳，“这是我的亲侄子，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肯听我的话。他没的救啦！（我和他向彼此鞠了个躬。）你又在那儿做什么错事了？你自己说。他们告你干吗，你倒是开口呀。”

米佳似乎不情愿在我面前说明事情的原委。

“叔叔，以后再说好吧。”他小声说。

“别等以后了，就现在，”老头子接着说……“你是不好意思当着这位先生的面说吧，我知道你，有外人在这儿更好——你就忏悔吧。你说吧，说吧……说给我们听。”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米佳开始说了，一边说一边还激动地摇头晃脑，“叔，您老人家给我评评理。列舍季洛夫的几个单院地主找到我说：‘伙计，给我们说个公道话吧。’我说：‘怎么了？’是这么回事：谁都没有我们把粮库管理得那么好；有一天就有几个官员来我们这儿了，自称上头派他们来检查粮库。他们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阵儿，说：‘我们不得不向上头说明，你们的粮库管理混乱，漏洞百出。’我们问：‘哪里有漏洞？’他说：‘我自己知道。’……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去给那些官员一点好处，让他为我们美言几句，但是普罗霍雷奇那个该死的家伙却不同意，他说那样做只会让那些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其实这又有啥呢？

我们难道就一点儿也没办法了？……我们就按那该死的家伙的意思做了，这回可惹着那些官员了，他们果真向上头告了我们状。现在我们得上法院了。我问：‘你们果真把粮库管理得那么好吗？’‘上帝都可以为我们证明，我们确实管理得很好，并且还按规定存了相应数目的粮食……’我说：‘如果真是这样，你们就放心好了。’于是我就帮他们写了状纸……我也不知道那场官司谁打赢了……那些人因为什么原因才来您这里告我的状——这还不清楚吗：不管是谁，最贴身的总是自己的衬衣。”

“谁都是这样，但你显然例外，”老头低沉地说……“还有，你在那儿跟舒托洛莫夫的农民们有什么勾当？”

“谁告诉您的？”

“你别管，反正我是知道了。”

“您再来说句公道话——这件事上我也并没有错。舒托洛莫夫的农民中间有一个叫别斯潘金的老兄，他租了他们四俄亩地来种，但后来他又想霸占这些地。舒托洛莫夫的农民们是交过代役租的，但又没有人来给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的老爷到外国去了。谁都知道，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耕种那四俄亩地。因此他们才找到我，要我帮忙起草一份上诉状。我就帮了这个忙。可是别斯潘金后来听说后，就扬言道：‘我要砍下米捷卡[①] 的头，或者叫他粉身碎骨……’看哪，看他有什么能耐来砍我的头：我现在不是还完整无缺吗。”

“嗨，你早晚会掉头的，先别美，”老头说，“你真是个神经病！”

“叔，这是怎么回事，记得您以前教导过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奥夫夏尼科夫没等他说下去就抢过了话头，“我是跟你说过，要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别人有困难应该热心帮助。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但你果真是按照我

① 是对米佳的蔑称。

的话去做了吗？你难道没有经常白吃白喝？那些人把你拉到酒馆里，给你灌酒，还讨好你说，‘善良的德米特里·阿列克塞伊奇老爷，您行行好吧，我们不会让您白干的。’然后从座位底下塞给你一个银卢布或者一张五卢布纸币，有没有这回事？你说？是这样的吗？嗯，是不是？”

“我承认我这件事做错了，”米佳低着头说，“但我没有对不起良心，我拿的都不是农民的钱。”

“你暂时还没拿，可是日后你实在缺钱花的时候呢，你肯定会拿。你还知道人要有良心……唉，你这个人！你仿佛在为好人们效劳哪！……那你还记不记得博里卡·彼列霍多夫？……谁给他跑的关系？谁给他效的劳？你说呀？”

“那个彼列霍多夫是活该，确实……”

“他盗用公款……这可不是小事啊！”

“叔，可是您再想想，他那么穷，那一家老老小小怎么活……”

“穷，穷……他爱酒如命，嗜好赌博，所以他才穷！”

“他起初只是喝酒解闷。”米佳的声音低下去了。

“解闷！要是你真心想帮他，就不应该跟他一起去喝酒。他有什么好啊，就是会贪嘴！”

“其实他心眼蛮好的……”

“你就没发现过谁心眼不好……哎，”奥夫夏尼科夫转向妻子说，“你拿给他了吗……你知道，就放在那儿……”

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点了点头。

“这阵子你到哪儿逛啦？”老头继续说。

“一直在县里。”

“是不是一直在县里打台球、泡茶馆、弹吉他、跑官府、跟生意人胡闹、趴在后书房写上诉状啊？……是不是！”

“差不多吧，”米佳轻轻笑着说……“对了，忘了跟您说：安东·帕尔费内奇·丰季科夫说星期天请您去吃顿便饭。”

“那个啤酒肚，我才不去呢。用哈喇味儿的油做很贵的鱼，才不去呢！”

“我遇见费多西娅·米海洛夫娜了。”

“什么费多西娅？”

“就是加尔片琴科家的那个，买了米库利诺那片土地的。费多西娅是米库利诺村的。她在莫斯科交代役租，每年交一百八十二个半卢布，工作是给人做衣服，能保证每年按时交租……她做得不错，在莫斯科有很多主顾。不久前加尔片琴科给她写信让她回来，想让她待在这儿，还不让她干活。她跟她老爷说了想赎身，但那地主没有答复。叔呀，您去跟加尔片琴科说说吧，您不是认识他吗？……要多少钱费多西娅都肯出。”

“是花你的钱？对不对？那么，我答应你，跟他说一说。但我可不敢保证，”老头说着，脸上浮现出愤愤不平，“那加尔片琴科对钱可没个满足呀：又是收购期票，又是放高利贷，又是抢购土地，愿上帝宽容他……他是靠着谁才来我们这儿的？哎，这种外来佬，真是受不了！跟他商量个事，他不会马上作出反应的；但是，让我说说看吧。”

“叔，您就帮帮侄子吧。”

“行，我帮你。可是你也别掉以轻心，记着！得了得了，别再胡扯一气了……够了，够了……但是以后你可要谨慎从事，米佳，要不然，有你吃亏的，不骗你，真是这样。你也不可能永远依赖着我……我也没什么本事。你就去吧，去吧。”

米佳走了。塔季雅娜·伊利尼奇娜也随在他身后。

“心疼孩子的女人，让他喝点水吧，”奥夫夏尼科夫对着她的背影叫着……“这孩子挺机灵的，”他接着说，“心肠也厚道，可我就是不放心……嗨，光去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耽误您时间了，实在抱歉。”

前门忽然开了，一个身材矮小、满头白发的人穿着丝绒外套走了进来。

“呀，是弗兰茨·伊万内奇！”奥夫夏尼科夫叫了起来，“您好啊！ 最近怎么样？”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请容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来客。

弗兰茨·伊万内奇·列戎是奥廖尔的一位地主，也是我的一个乡亲，他获得了俄国贵族的美称，可是鬼知道他用了什么花招。他父母都是法国人，他生在奥尔良，并曾以一名鼓手参加过拿破仑对俄国的侵略。一开始，这位法国人趾高气扬地走进了莫斯科，什么事都没有。但是在他回去时，这位列戎先生就惨了，冻了个半死，并被斯摩棱斯克的农民抓到了，他的鼓也不知丢在哪里。那些农民先让他在一个空无一人的缩绒厂蹲了一夜，次日一早又押着他来到河堤旁边一个冰洞前，让这位“军队的”[1] 鼓手先生无论如何得赏脸，说白了，就是让他下到冰洞子里面。列戎先生怎么会按这群农民的话去做呢，他说着法语，请求他们让他回到奥尔良。他说道：先生们[2]，我的母亲在那儿，慈祥的母亲[3]。然而或许是因为这帮农民不知道奥尔良城在哪儿，他们还是请这位先生从冰面下面顺着曲曲折折的格尼洛捷尔卡河取道而下，并且他的脖子已经被人往下按着了，正在这时，让列戎激动的事发生了，伴随着一阵车铃声的传来，有一辆大雪橇往这边来了，那是由三匹黄褐色的维亚特卡马拉着的雪橇，一个身着狼皮大袍、身材肥胖、面色红润的地主坐在既宽敞又高、还铺有一条彩色毛毯的座位上。

“你们在干吗？”他向农民们问道。

“是这样的，老爷，这儿有一个法国人，我们正要让他到河里呆着。”

“噢！”那地主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声，随即就扭过了头。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法文。

“先生！[1]”那家伙悲惨地叫了起来。

“嗨，嗨！”那位身着狼皮大衣的老爷严厉地说，“这种人就是不该活着，跟拿破仑的军队一起侵入俄国，抢走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十字架，还在莫斯科纵火，这会儿知道叫穆西，穆西！（先生，先生！），这会儿不威风了是吧！活该……菲利卡，我们走！”

雪橇又移动了。

“喂，先停一停！”地主又补充了一句……“哎，这位穆西，你会音乐吗？”

“帮帮我吧，帮帮我吧，善良的先生！”[2] 列戎可怜巴巴地恳求道。

“嗐，这小民族！居然不会讲俄语！缪济克，缪济克，萨韦·缪济克·武？萨韦？（音乐，音乐，你会音乐吗？会吗？）哎，怎么不回答！科姆普列内？萨韦·缪济克·武？（你会不会？会不会音乐？）福尔托皮亚诺·茹埃·萨韦？（弹钢琴，会不会？）”

这回，列戎总算明白了这位地主的话，他就使劲地点头。

“会的，先生，我都会的，我是专门搞音乐的；我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确实如此，先生，……您就帮帮我吧，先生！”[3]

“咳，就当你交好运了，”地主说道……“伙计们，放过他这一回吧；这儿有二十戈比，你们拿去买酒喝吧。”

“真是太感谢了，老爷，多谢您，他就交给您了。”

列戎被让到了雪橇上。他乐得不知如何是好，一边颤抖地哭泣着，一边向地主、车夫还有那些庄稼汉们鞠躬道谢。天气冷得要命，他却只穿了一件有着鲜红色带子的绿色绒衣。地主看了看这个不走运的家伙，他四肢发青，都快被冻僵了，地主没有说话，给他套上自己的皮大衣，带他踏上了回家的路。仆人们都跑来迎接。他们先急匆匆地生火好让这法国人把身子暖一暖，然后给他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法文。

端上丰盛的饭食，给他送来合身的衣服。他被地主带到了地主的女儿们住的地方去。

“快看，我的宝贝们，”他这样跟女儿们说道，“我把你们想要的老师给找来了。你们不是总烦我，让我教你们学习音乐和法语吗。这是我帮你们找的法国人，他还会弹琴……咳，穆西！”他指着一架破钢琴说道，那钢琴还是五年前一个贩卖香水的犹太人卖给他的，“茹埃！让我们看看你有什么长进没有！（开始吧！）”

列戎一屁股蹲到了椅子上，吓得不知所措，他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接触过钢琴呢。

“茹埃呀，请您茹埃！”那地主不断地说。

这家伙可怜兮兮的，把那钢琴键盘当做鼓来胡乱敲打，还用了很大的力气……“那时我还以为，”他后来跟人家说，“那位救了我命的人一定会冲上来揪住我的领口，把我扔到外面。”但是结果却让这位被逼上梁山的钢琴演奏家完全出乎意料，那个地主听了一会儿之后，就拍拍他的肩头，无限赞赏地说，“行，行，我知道你有本事；你就去休息吧。”

两个多星期之后，列戎被转让给了另一个地主，这个新主人家产殷实而且受过一定的教育，他看中了列戎那种乐观又听话的性子，还让自己的养女嫁给了他。再后来，列戎找到了一份公差，摇身一变，成了个贵族，还招了一个奥廖尔地主做女婿。这个叫洛贝扎尼耶夫的地主原先在龙骑兵团里待过，还会写几句诗，后来列戎也住到奥廖尔来了。

当我还在奥夫夏尼科夫家里坐着时，就是这个列戎，或者叫他弗兰茨·伊万内奇也行，走了进来，来看望他的朋友……

我在单院地主奥夫夏尼科夫的屋子里坐了这么久，读者们也该觉得累了吧，那么我就别再唠叨下去了。

利戈夫村

“我们去利戈夫村怎么样，”有一回，叶尔莫莱（读者应该对他不陌生了吧）对我说，“那儿有很多野鸭，咱们可以打一阵儿呢。”

尽管野鸭在一个在行的猎人看来，并没有太大的诱惑力，但当时正是九月初，山鹬还没有出来，而我在田野里追寻野鹌鹑也早已追累了，因此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打，这样，我就同意了我伙伴的提议，跟他一起去利戈夫村了。

利戈夫村挺大的，坐落在野外，村里那座石头的单圆顶教堂立在那儿已有好多年了，在那条看起来像沼泽地的罗索塔河上还建有两个磨坊。这罗索塔河流出利戈夫村五俄里开外之后，就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池塘，这就是被奥廖尔人命名为“芦苇淀”的地方，因为有许许多多芦苇长在池塘四周和水的中央。有数不清的各种野鸭，就藏在那池塘的水湾里或芦苇丛中，有绿头鸭、半绿头鸭、针尾鸭、小水鸭、潜水鸭等。平时它们飞过水面的时候总是三五成群，但如果听见枪响，它们就如同升起一片乌云一样蓦然飞起，那时猎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摸着帽沿，长长地“嗨——呀”一声。我跟叶尔莫莱一起沿着池塘走向前去，但是，一来这种小东西都躲在池塘深处，一举一动都无比小心；二来就算我们侥幸打到了离群的、不够练达的小水鸭，我们所带的猎狗也不可能钻到它坠落的地方把它衔回来，那芦苇实在生得太密了。猎狗们不能游水，也不会潜水，所以它们空怀着对主人的耿耿忠心和勇猛的斗志，结果只能是自己的鼻子在穿越尖锐的芦苇林时被划破。

“这可不成，”后来叶尔莫莱自言自语道，“这怎么行呢，要有只船就好了……我们去利戈夫村。”

于是我们就往回走。刚迈开几步，就看见从繁密的爆竹柳丛中钻出来一只狗，后面跟着一个人，那狗是条颇为赖皮的猎狗，那人则身材不高不矮，身着一件褴褛的蓝外套、一件浅黄的披肩，下身是深灰色的裤子，裤脚胡乱收束在那双破高腰靴子里，而他脖子里还围着一条红围巾，扛着一枝单筒猎枪。我们的猎狗又犯了老毛病，像礼节繁琐的中国人那样，[1] 跟它陌生的朋友彼此闻了闻，可那只狗并不像它那么大方，而是夹着尾巴、支愣着耳朵、直着腿、咧着嘴在原地转了好几圈。这时，那个猎人也来到了我们面前，不失礼节地对我们弯了弯腰。他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浅灰色的头发一撮一撮地立在头上，显然是涂了很多克瓦斯[2]，他那双灰色的眼睛不停地眨着，不大，但透出亲切的光芒，也许是因为牙疼，他在脸上箍了一条黑头巾，甜甜的微笑从他脸部的每个纹路洋溢出来。

“我来介绍介绍自己吧，”他开始说话了，口气柔软，带些讨好，“我的名字叫弗拉季米尔，是这儿的猎手……得知您来了这儿，来这个池塘了，我心想也许能帮上点什么忙，但愿您不会嫌弃。”

看这个弗拉季米尔猎手讲话，像极了演初恋戏的地方青年演员。我对他表示欢迎，于是在还没走到利戈夫村的时候，我就已经了解了他的基本情况。他从前是个农奴，但如今已获得自由身了；他小时候学过一点音乐，也识字，后来做过仆人；看得出，他看的那些书可是什么样的都有，但他至今不名一文，也没工作，还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是俄国众多平凡百姓中的一员。他说话时显然有点卖弄，倒还有几分情趣。俄国的女孩子们一般对善于说话的男人颇具好感，所以他有可能在讨好女人方面是个高手。而且，我从他的话中知道，他经常去看望附近的地主，也进过

---

① 当时的俄国人认为中国人的礼节复杂而奇特，故有此比喻。
② 克瓦斯原本是一种爽口的饮料，但被俄国农民用作头油。

县城、玩过普列费兰斯牌、有一些京城的朋友。他很擅长笑，笑容千变万化；当别人说话时，他就带着谦虚的微笑认真听着，这种态度真是恰到好处。别人说什么，他都会表示赞成的意见，但同时还保有尊严，给你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说出自己的见解的。叶尔莫莱性格粗率，没受过太多教育，他没有什么"礼节"的概念，说话总是随口"你呀你"的。看看弗拉季米尔吧，看他用怎样一种轻蔑的口气对叶尔莫莱说着"您"。

"您干吗箍这个头巾呢？"我问他，"牙疼？"

"不是，"他说，"这都是因为我那回的粗心大意。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我也遇上了：我有一位心地善良的朋友，但在打猎这方面完全是个外行。他有一回跟我说：'我的好朋友，带我打猎去吧；我真想尝尝打猎的滋味。'我自然答应了他。我先给他找了一杆枪，然后就一起去了。打了一会儿，我们想休息一下。我坐到树下休息；可他却不觉得乏累，把我当靶子，练起了持枪。我也制止过他，但我太没经验，没能成功。当他放下枪的时候，我的下巴和右手食指已经牺牲了。"

我们走到了利戈夫村。弗拉季米尔和叶尔莫莱一致觉得，要想在这儿打猎，就非得有一条小船不可。

"苏乔克倒有一只小平底船[①]，"弗拉季米尔说，"但我不知道他放在什么地方。还得去问问他才行。"

"问谁？"我问。

"就是这儿一个外号叫'苏乔克'[②]的人。"

叶尔莫莱陪弗拉季米尔一同去找苏乔克。我说到教堂那儿等着。我浏览着墓地里的一个个墓碑，不经意间看见一个墓碑已经发黑了，上面刻着一些字，一面是法文，写着："勃朗奇子爵泰奥菲尔·安里安息于此。"[③]；另一面则写着："法国公民勃朗奇

① 即用一些旧船板重新组装成的平底船。——原注。

② 意即小树枝。

③ 原文为法文。

子爵长眠于此；生于一七三七年，卒于一七九九年，享年六十二岁”，还有一面写着：“上帝保佑死者安眠”，最后一面刻着：

这里安葬着一位法国侨民；
这是一个华贵、才华横溢的人。
怀着对妻儿家人的哀悼，
他远离惨遭蹂躏的祖国，
来到遥远的俄国这个地方，
晚年受到热情爱护和关心；
哺育儿女，赡养父母……
上帝保佑他安眠于此。

我正在那里思考，叶尔莫莱、弗拉季米尔已经把那个有着奇怪外号“苏乔克”的人找来了。苏乔克大约有六十岁，像一个被主人逐出的农奴，头发乱七八糟，穿着破烂的衣服，没有穿鞋袜。

“听说您有船？”我问。

“是有一只，”他的声音听起来微弱又劳累，“不过很破。”

“怎么？”

“船缝里没有胶了；木橛子也从大洞小洞里脱落了。”

“那有什么！”叶尔莫莱说，“填些碎麻不就行了吗。”

“那当然可以。”苏乔克说。

“你是干什么的？”

“我给老爷捕鱼。”

“捕鱼的船这么破，你是怎么回事啊？”

“这河里已经没什么鱼了。”

“鱼才不来这飘浮着褐色东西的沼泽地呢。”我的伙伴庄重地说。

“好了，”我对叶尔莫莱说，“那你就负责找一些碎麻填到船缝里吧，麻利点。”

叶尔莫莱转身走了。

“您看，我们会不会掉到水里？”我问弗拉季米尔。

“应该不会，”他说，“反正这池塘肯定不深。”

“就是，就是不深，”苏乔克用他朦胧的声音说着，听起来怪怪的，“整个池塘的水底下都长着水藻和水草。但是，也有深坑[1]。”

“但是，要是草太多，”弗拉季米尔说，“怎么划船呢？”

“这种平底船不是划的，你不知道吗？是用竹篙撑的。我那儿有竹篙，用铁锹也可以，要不然我跟你们去吧。”

“铁锹不行吧，有时也许伸不到水底。”弗拉季米尔说。

“这倒是，恐怕不行。”

叶尔莫莱还没回来，我于是坐在一块墓石上等。出于对我的尊重，弗拉季米尔又走了几步才在旁边坐下。苏乔克还低着头站在那儿，习惯性地倒背着双手。

“想问问您，”我说，“您在这儿当了多长时间的渔夫了？”

“六年多。”他说着，微微震了一下。

“那开始你做什么呢？”

“最初我是赶车的。”

“后来谁不让你继续赶车了？”

“那个新换的女主人。”

“哪个女主人？”

“把我们买来的那个呀。她叫阿列娜·季莫费夫娜，是个胖女人，您不一定认识……她年纪不小了。”

“她为什么分派给你捕鱼的活儿？”

“鬼知道。她原先在唐波夫，那儿有她自己的地，后来她到这儿之后，就把我们这些家人都叫到了跟前。我们一个个地吻了她的手，她并没有生气，没什么反应……然后她一个一个地问我

---

① 即水底的深凹处。——原注。

们：是干吗的，负责什么事？问我时，她问：‘你是干吗的？’我说：‘赶车的。’‘赶车的？看看你这样子，哪个赶车的像你这样啊，你像个赶车的吗？你别给我赶车、丢我的人了，你把胡子剃掉，给我捕鱼去。每回我来这儿，都得有鱼吃，你知道吗？……’——于是，我就改行捕鱼了。她还说：‘小心点，好好照顾我的池塘……’但是，怎么个照顾法呢？”

“你们以前的主人是谁？”

“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彼赫捷列夫。我们是被当做家产的一部分被他继承下来的。但他只做了六年我们的主人。我当年就给他赶车……但不是在城里——我只在乡下给他赶车，他在城里还有一个赶车的。”

“你从年轻的时候就赶车？”

“怎么会呢！一开始我是个厨师，当然不是在城里，只是乡下的一个厨师，后来侍候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时才改为赶车的。”

“那么你当厨师时，主人是谁？”

“是阿法纳西·涅费德奇，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的伯父。这利戈夫村正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从阿法纳西·涅费德奇那儿继承下来的。”

“他当初从谁那里买下的这个村子？”

“塔季雅娜·瓦西利耶夫娜。”

“哪个塔季雅娜·瓦西利耶夫娜？”

“就是波尔霍夫附近的那个，前年死了……哎，不是，是卡拉切夫附近的，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一辈子单过。您不认得吧？我们当初归她父亲瓦西利·谢梅内奇管，后来才转为她管。她当我们主人的时间可不短……二十多年呢。”

“你是说，你在她家也是厨师吗？”

“先当厨师，后来也煮过咖啡。”

“干吗？”

“煮咖啡。”

“还有这种工作哪？”

“先生，我也不大明白。我在餐室里工作，女主人让他们叫我安东，不准叫库兹马。”

“您的本名是库兹马？”

“嗯，是库兹马。”

“那么您就一直煮咖啡？”

“不，还干其他的……还演过戏。”

“是吗？”

“当然是啦……我果真演过。我们女主人把戏台子搭在家里了。”

“您演过什么呢？”

“什么？”

“您在舞台上干吗？”

“这您应该知道呀？他们把我抓去，先打扮好，然后就到戏台子上，听他们的命令，一会儿站一会儿坐。我说的话都是他们事先教我的。我还演过瞎子……他们把两个豌豆分别放在我的左右眼皮下……真是！”

“你还干了些什么呢？”

“然后我就去当厨师了。”

“可是为什么让您降级当厨师呢？”

“因为我的一个伙计逃跑了。”

“噢，您在第一位女主人的父亲家是干吗的呢？”

“什么都干：先当侍仆，再当赶车的、管花的，后来还叫我管猎狗。”

“管猎狗？……骑在马上管猎狗？”

“可不是，我就为了骑马，还差点给摔死了：那回马也受伤了。我们那严厉的主人于是叫人打了我一顿，然后把我送到莫斯科一个做鞋子的店里打杂去了。”

“还打杂？管猎狗的时候你还很小吗？”

“其实按年龄，那时我已经过二十岁了。”

“二十多岁了还去打杂？”

“主人叫这样做，也就没什么不可以的吧。幸亏他不久以后就死掉了，他们又把我接回乡下来了。”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做饭做菜的呢？”

苏乔克笑着微微扬了一下他那瘦削蜡黄的脸。

“这还用学？……哪个女人不会做点饭菜！”

“噢，”我说，“库兹马，您这一生真算得上是阅历丰富啊！你不是说这塘里没啥出息吗，那你怎么捕鱼呢？”

“我呀，已经满足了，先生，能捞个捕鱼的差使，我就对上帝感激不尽了。这儿还有一个安德烈·普佩里，跟我差不多的老东西，被女主人打发到造纸厂的汲水房去了。女主人说，吃闲饭是不可饶恕的。……普佩里还想着让她行行好呢：女主人的办事处里有个职员是他堂侄；那堂侄答应在女主人面前给他说些好话。说什么好话啊……我就见过他普佩里给堂侄下跪磕头。”

“你结婚了吗？有没有家属？”

“没有，先生，没有。故世的塔季雅娜·瓦西利耶夫娜——上帝保佑她——不允许任何家仆结婚。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她总是说：‘我也没结婚，不是一样过来了吗，结婚有什么用啊？净是穷折腾！’”

“那么你现在有工资吗？怎么生活呢？”

“先生，哪里有什么工资……能有吃的，我就感谢上帝了！没什么不满足的。上帝保佑我们的女主人永存于世！”

这时，叶尔莫莱回来了。

“我都弄好了，”他庄重地说，“喂——去拿竹篙啊！……”

苏乔克跑着拿竹篙去了。当我跟这个悲惨的老头说话时，弗拉季米尔就不断地向他投来轻蔑的微笑。

“这人太傻了，”苏乔克离开后，他说，“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巴佬罢了。他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家奴……全是吹牛……您想啊，

就他这样还能演戏！您跟他说话真是浪费精力！”

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就在苏乔克的平底船上了，（我们麻烦一个小屋里的马车夫叶古季尔帮忙看管猎狗。）虽然感觉不太对头，但干猎人这一行的我们对什么都不太讲究。苏乔克站在船尾拿着竹篙“撑”船；我与弗拉季米尔坐在船中间的隔板上；叶尔莫莱则在船头。虽然已经往船缝里填了碎麻，但没过多长时间，水还是从下面冒了出来。幸好没有风，整个池塘仿佛正在做着美梦。

我们的船以极慢的速度前进着。老头拔出长长的竹篙时，总是很吃力，那篙已经从粘稠的泥巴里沾带了满满的水藻上来，成了一条绿色的竹篙；我们的船还不时碰到密密匝匝的圆睡莲叶子而难以行进。总算到了芦苇淀旁边，这回可好。我们的从天而降把野鸭们吓坏了，它们一边从芦苇丛中直直飞起，一边大叫着，我们也扳响了猎枪，然后心满意足地看那些短尾巴的小东西从空中打着滚落下来，砰砰地坠到了池塘里。有些伤势不重的野鸭早已躲到水面下去了，因而我们并没有拿到所有打中的猎物；还有一些野鸭虽然死了，但却落到了茂密的芦苇丛中，虽然叶尔莫莱那双眼睛如同野猫的眼睛那样敏锐，也无法找到它们；尽管是这样，临近正午时分，我们已经满载野鸭了。

弗拉季米尔的枪法很不好，每当他没有射中目标，他就做出很意外的表情，先摆弄枪、吹上一口气，以示是枪出了毛病，然后对我们说明他为什么没有打中，这让叶尔莫莱很得意。叶尔莫莱通常都是百发百中，这回也不例外；而我，还是老样子。苏乔克用侍候主人一样的眼神看着我们，不时地叫：“那儿，那儿还有一只！”他不停地挠背上的痒痒——不用手挠，而是摇晃肩膀去挠。那天，有一朵朵白云从我们头顶高高的天空上慢慢地飘过，那影子在水中也看得非常分明；芦苇丛在我们四周发出沙沙的轻响；池塘的水面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波光；真是太美了。正当我们打算返回，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的快乐心情大打折扣。

河水正一点一点地流进船里，我们老早就看见了。我的伙伴早就有准备，他从一个正打盹的村妇那儿拿走了一个水瓢以备用，后来还真派上了用场，我们让弗拉季米尔拿着它往外排水。一开始还行，弗拉季米尔工作很负责。但在打猎接近尾声时，那些野鸭忽然成群结队地接连飞了起来，仿佛在跟我们举行告别仪式似的，我们简直连上子弹的工夫都没有。我们只顾全神贯注地射击，却忘了排水这码事——忽然，当叶尔莫莱为了抓住水面上漂浮的一只死鸭子而往船的一边使劲一纵身时，这条破船也跟着歪了，很多水涌进了船里，于是自然而然地开始下沉，幸亏我们在的地方不是深坑。我们大声惊叫起来，但已经来不及了：水已经漫过了我们的脖子，四周全是刚才我们船里的死鸭子。我的伙伴当时脸都吓白了，至今想起来很想笑（当然，那时我的脸色也不会多可爱）；但在当时，不瞒您说，谁还顾得上笑呢。我们都高高地举着猎枪，而苏乔克也把竹篙高高地举过头顶，他是出于习以为常的摹仿。叶尔莫莱首先开口了。

“嗐，真倒霉！”他往水里“呸”了一口，抱怨着，“怎么会这样！死东西，全怪你！”他转向苏乔克，愤怒地说，“你的什么破船啊？”

“是我的错。”老头呆呆地说。

“还有你，”我那伙伴又回头对弗拉季米尔说，“你是干什么吃的？干吗不排水？你，你，你……”

弗拉季米尔哪里还能回嘴：他给冻得像秋天的叶子一样瑟缩着，牙关格格碰撞着，脸上是不明不白的微笑，那时他跟平时那个能说会道、优雅高傲的人真是完全不同！

那条船在我们脚下轻轻摇动着……一开始，刚刚沉到水里时，我们简直受不了河水的冰冷，不过没过多久就适应了。当我从恐惧中清醒过来，往四周看了看，十来步的距离之内都是芦苇；池塘的堤岸在远处，可以从芦苇上面隐约看见。“糟糕！”我想。

“怎么办呢？”我问叶尔莫莱。

“再看看吧：反正不会在这里待一夜的，”他说，“喂，拿着这枝枪。”他对弗拉季米尔说。

弗拉季米尔接着了，什么也没说。

“我去看看哪儿的水浅，”叶尔莫莱信心百倍地说，似乎只要是池塘，就一定有可以蹚过去的浅水处，——他用苏乔克的竹篙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往岸边走去。

“你会水吗？”我问他。

“不会，我不会水。”他从芦苇后面回答道。

“嗐，会送命的，”苏乔克不以为然地说，开始他并不是怕危险，而是怕我们怪他，但现在他似乎已经不担心了，只是偶尔喘几口粗气，看上去已安于现状。

“肯定会送命。”弗拉季米尔也发起了牢骚。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叶尔莫莱回来。这一个钟头是如此的漫长；开始我们还不断地跟他对话；但他的回答慢慢地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有晚钟声从村子里传来。我们既不说话，也尽量避免彼此的目光。野鸭在头顶盘旋；有的想在我们附近栖息，但只是稍一迟疑又大叫着飞去了。我们的知觉开始麻木。苏乔克像犯困似的眨着眼睛。

叶尔莫莱终于回来了，我们激动得难以控制。

“嗨，怎么样？”

“我到岸上了；已经找好了路……走吧。”

我们正要马上出发，但他又从水面下的衣兜里拿出了绳子，绑上一些死野鸭的腿，把绳子的两头都叼在嘴里，这样才慢慢地离开；我们按照他、弗拉季米尔、我、苏乔克的顺序前进着。终于走到离岸边只有两百多步的地方了，叶尔莫莱已然熟悉了这条路，于是他走得又快又麻利，不时叫一声：“右边有深坑，往左边走！”“走右边，左边水深……”有时水漫过了脖子，那可怜的老头苏乔克没我们高，喝了两回水，直吐水沫。叶尔莫莱严肃地朝他叫：“哎，哎，哎！”苏乔克拼命乱蹬双腿，往上蹦着，总算深一脚浅

一脚地踏到了浅水区，他无论多么危险，也不敢拽我的外套以求援助。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岸上时，已是全身湿淋淋的，沾满了烂泥。两个小时左右之后，我们的衣服已差不多晾干了，我们正坐在一个宽敞的干草棚子里，打算吃晚饭呢。马车夫叶古季尔在门口站着，非嚷着让苏乔克抽烟（我发现俄国的马车夫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成相识），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又笨又慢，说他谨慎小心吧，他却又绝顶马虎。苏乔克使劲抽了几口，但看样子是被呛住了，又是吐痰又是咳嗽，不过挺高兴的。弗拉季米尔歪着头，懒洋洋的没怎么说话。叶尔莫莱在擦拭我们的枪。那些猎狗焦急地等着喝麦粥，拼命地摆尾巴；马在屋檐下焦躁地跺着地，还高声叫着……夕阳西下，太阳的余光往四周散去，仿佛一条条暗红色的彩带；云彩慢慢地撒满了整个天空，好像铺了满天的金色羊毛，柔顺得仿佛刚刚梳理过……一阵阵歌声从村子里传来。

别任草地

七月来临了，天空是如此的晴朗，像这种好太阳一般只出现在天气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天刚一亮便是晴空万里的景象；朝霞不是鲜艳的血红色，而是一种妩媚柔和的浅红色。太阳并不像酷旱时分烤得人喘不过气来，也不像大雨倾盆之前一样黯然失色，它光亮耀人，璀璨如珠——在又窄又长的云朵下缓缓地升起来，刺眼的光芒照射着大地，接着又被浅紫色的云雾给吞没了。就像刚产出的银子一样闪亮的蛇形光芒在飘荡的云朵上方那细细的边缘闪耀……快看，又放射出了明亮耀眼的光芒——那放出强光的球体正在无比欢乐地、郑重其事地快速上升。接近中午时，会有许多镶嵌着柔和的白边的金灰色的圆状云朵在高空出现。它们就像是茫茫碧倾中的岛屿，周围全都是纯净的、碧蓝的河流，而它们却只能停驻在原地，动弹不得；远远望去，在天边，许多云彩聚在了一起，把蓝天遮了个严实；但云彩自己也呈现出蔚蓝色，就跟天空一样：它们也洋溢着光，洋溢着热。天边的温柔的浅紫色，常常整天都是这样，四周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丝毫没有天要暗下来或要下起雨的迹象；但有的地方却像是有浅蓝色的飘带从天而降：那里下起了迷迷蒙蒙的细雨。这些云彩在黄昏时分就慢慢地没了踪影；它们里边还没有消失的那缥缈的模糊的云朵在夕阳的照射下呈现出鲜红色。太阳又慢慢地西沉了，逐渐变暗的天空还被它的余辉照得通红发亮，尽管时间不是很长，金星像被人托在手上的明灯一样静静地闪射着光芒。在这种日子里，一切色彩都是那么协调、清爽，但不刺眼；所有的色调都是那么迷人。在这种日子里，偶尔天也很热，坡地上会像在炙烤一样炎热；不过这热气总会被风吹散，阵阵凉风——这是天气较为稳定的标志——如同白烟一般，沿着大道飘荡，跨过了一块又一块

的田地。一种苦艾、割下来的黑麦和荞麦的混合气息弥漫在这爽朗的空气里，就是在晚上的十一点左右，也不会有一丝潮乎乎的湿气。在收获的季节里，这种好天气正是庄稼人所企盼的……

有一回也是碰上了这种好天气，我打算到图拉省契尔恩县去捕猎松鸡。在那里，我弄到了好多好多的野味；猎袋里满是猎物，放在肩膀上时勒得我很不舒服，但是在晚霞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在天空没有落日余晖的映照却仍然十分明亮的时候，在阴影终于变得很浓并开始向四周扩散的时候，我才下定了决心回家去。我飞快地穿过一段长长的灌木丛，好不容易爬到了一个山冈上，但让我吃惊的是，我所看到的那个平原，已不是我所熟悉的那片右边是一片橡树林子、远处坐落着一座又低又矮的白色教堂的平原，它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地方。一条又窄又长的山谷从我的脚下伸向远方，有一片繁茂的白杨树林子像堵墙一样挺立在我的对面。我茫然不知所措地停止了前行，开始向周围细细地看去……暗暗心想，“哎哟！我走错道了，走得太偏右了。”我一边对于自己能把路走错而十分吃惊，一边飞快地跑下了山冈。一种粘乎乎的、异样的潮气立刻包围了我，我像是掉进了阴暗潮湿的地窖一样，很不舒服；山谷底部那些高高的茂密的野草全被打湿了，就跟平展的白色桌布一样，脚踩在上面真有点心惊胆战。我赶快调转方向，向左边一直顺着白杨树林子走。在沉睡的树枝上，蝙蝠不停地飞舞着，飞旋在这模糊的夜空中；一只回来晚了的小鹰在高空很灵敏地冲着自己的窝直飞过去。“如果我能走到路的那一边去，”我暗自想到，“我就能看到回家的路了，我只不过是白白地绕了不到一俄里的弯路而已！”

最后，我才算走到了林子的那一头，但显然没有什么路可以走：一大片一大片野生的低低矮矮的灌木丛映入我的眼帘，它的前面，远远地能望见一片辽阔无边的原野。我不得不再次停了下来。“真怪异啊？……那我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我开始回忆了一下今天所走的路，是怎么开始的，又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咳！帕

拉欣灌木丛林原来就是这个地方呀！”我忍不住大喊起来，“是它是它！那么辛杰耶夫小树林应该在那边了……那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会走了这么远呢？……真是不可思议！现在不得不再往右边走了。”

我拐向了右边，又一次穿过灌木丛。这时天完全黑了，夜色也更浓了，就像大雨来临之前的黑云；黑暗跟着夜气一起升起，一起洒下。一条陡峭的、长满了杂草的小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一边顺着这条路走去，一边谨慎地往前张望着。四周很快地暗下来了，一片寂静，只有鹌鹑的几声鸣叫会偶尔打破这份宁静。一只小夜鸟在低空轻轻地飞翔着，差点撞到我身上来，惊恐万分的它连忙躲到了一边。终于走出了这片灌木丛，我又踏上了田地里的一条田埂，缓缓地向前走。离得稍远一些的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了；四周的原野苍茫一片；前边是一个大气团，拉开了阴森森的夜幕，在这呆滞的空气里响起了我那低沉的脚步声。黯淡的天空又开始渐渐变蓝，这已是夜间独有的淡蓝的天空。在那里，星星正一闪一闪地放射着光芒。

原来让我误认为是小树林的地方竟然是一个黑乎乎的圆形丘陵。“我究竟又到了什么地方呀？”我忍不住又一次冒出了这句话，这已经是第三次停下来了，我询问似的看着我的英国种黄斑花狗季安卡，因为在一切长着四条腿的动物中，最有智慧的就是它了。但最有智慧的它除了疲惫地摇摇尾巴、眨眨眼睛，提不出什么别的建议。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开始朝前飞奔，仿佛我一下子知道了到底该怎么走一样，绕过这个圆形丘陵，我到了一块比较浅的、周围都种上了东西的洼地中。我心头涌上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这块洼地四周倾斜下来，活脱脱一个铁锅；有几块白色的大石头耸立在底部——像是在举行什么不可告人的会议一样——一切都在沉默，冷漠而没有活力的天空高悬在上方，我害怕极了。突然从石头中传来一只小动物低低的哀叫声。我赶快跑回了圆形丘陵上。在这以前我一直都以为自己能找到回家的路；

现在我确信自己真的搞不清方向了，也不想再徒劳地去辨认跟前那些已淹没在夜色中的地方了，我只是把星星当做指路的明灯，开始了盲目的前行……我拖着两腿，很费力地走了差不多三十分钟。自打从娘胎里出来我还未曾见到过这种荒凉偏僻的地方：到处没有火光，没有响动。只有无数的山冈的斜坡上延伸着数不清的田地；灌木丛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钻到了眼前。我一边走，一边想先在什么地方休息一下等到天亮再说，突然间我来到了骇人的悬崖边，悬崖深不可测一眼望不到底。

我连忙后退一步，在模糊的夜色中，隐约能望见下面远处有一大片的平地。一条宽阔的河流围绕在它的四周，从我的脚下呈弧状流向远方；河水的流道在它那不停闪烁的银灰色反光中隐约可见。我呆的这个山冈，就像一堵从天而降的悬崖；山冈那黑乎乎的巨大轮廓突现在这淡蓝的夜空下，我的下方，有一处悬崖和平地构成的角落，就在平静的、被黑暗笼罩得发黑的河水旁边，在山冈陡峭的斜坡下，两堆离得很近的篝火正在熊熊燃烧，光芒四射。火堆旁边，人影绰绰，有一个带鬈发的小脑袋的前半面不时地被清楚地照出来……

我才算弄明白了我的所在。这便是我们这个地方很著名的一块草地，人称“别任草地”……回家是不可能的了，何况还是在夜里；我的腿疲惫不堪，拖也拖不动了。我打算先到篝火那边和那些我以为是牲口贩子的人捱到天亮再说。我走得很顺利，但我最后抓着的那根松枝还没被我放开时，就有两只毛茸茸的白色大狗凶巴巴地一边叫一边直冲过来。一阵孩子的清脆的说话声从火堆旁传来；其中的两三个利索地跳了起来。对于他们质问性的喊话，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们跑过来，马上叫回了那两只对我的季安卡特别感兴趣的狗，我跟他们到了火堆旁。

他们被我误认为是牲口贩子真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是几个来自附近村子的看守马匹的农村孩子。在炎热的夏日里，人们常在夜里放牧马儿，因为白天的苍蝇、牛虻使马儿不得片刻安

宁。黄昏时赶出马群，天一亮再赶回家，是农村孩子们很喜欢做的一件事。他们从不戴帽，皮袄又短又旧，一边跨上最棒的马儿开始飞奔，一边欢呼雀跃，放声大笑，乐得不知如何是好。一路上尘土飞扬，又轻又细如同拔地而起的黄柱子；一匹棕黄色的长毛马跑在了第一位，它尾巴高翘着，四条腿不停地替换着，一些牛蒡之类的种子粘在那乱糟糟的鬃毛上。

我告诉孩子们我不知道该如何走了，就坐在了他们旁边。他们问我来自什么地方；然后就不再说话，让出了一块地方。我们谈了一会话。我在一棵叶子快被牲口吃光的灌木下躺了下来，开始向周围看去。夜晚的景色太美妙了；有一个淡红色的光圈映在火堆旁边，像是怕被黑暗吞没一样颤动着；火烧得很旺，火光不时会扑向光圈外边；火舌灵敏地舔舔干枯的柳枝，随即便没了踪影；细长的阴影偶尔会扑向火堆，展开黑暗与光明的斗争。有的时候火不再那么旺了，光圈也变小了，会有一个白色弯鼻梁的大红色马头或者是一个纯白色马头在暗夜中突现，一边呆望着我，一边飞快地吞咽着青草，接着便一低头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马儿继续吃草和喷响鼻的声音不时地传入耳中。在火光的映照下，黑暗处有什么动静根本看不太清楚，因为夜幕把不远处遮了一个严实；但是山冈和树林那修长的斑斑驳驳的影子却影影绰绰地闪现在天边。明朗的天空此刻充满了壮丽的神秘色彩，高高在上地充满威严地笼罩着大地。这种迷人的清新气息——俄罗斯夏日里特有的气息，让人心中欢快无比。四周静悄悄一片……近处的河流中偶尔会有大鱼拍击水浪的声音，岸边的芦苇随波飘荡，发出低沉的沙沙声……还有那两堆火在燃烧着发出轻响。

孩子们围着火堆坐了一圈；来凑热闹的还有那两只差点吃掉我的狗。这么长时间了，它们还是不能接受我，沮丧地把双眼微闭，冲着篝火斜望，有时会带着一种捍卫尊严的感情叫上几声；刚开始是呜里呜噜，接着是又尖又细的轻叫，声音里充满着得不到满足的抱怨。一共有五个孩子，他们分别是费佳、帕夫卢

沙、伊柳沙、科斯佳和瓦尼亚。(他们的名字是我在他们聊天时听到的，下面我将把他们介绍给大家。)

首先就是费佳，看上去有十四五岁，是他们中的老大。他相貌秀气，鼻子眼睛都长得小巧玲珑，个头匀称，头发是浅浅的黄色，带些卷曲，亮晶晶的眼睛里总是洋溢着开心和随意的笑意。总之他是个公子哥一类的人物，来到郊外纯粹是游玩，而不是挣钱。他里面穿着一件镶有金边的印花衬衣，还用单薄的肩膀凑凑合合地披着一件不长的新外套；一把小梳子在浅蓝色的皮带上晃荡。他穿着一双他自己的矮腰靴子，而不是穿父亲的。第二个孩子，黑头发乱七八糟的那个，叫帕夫卢沙，他有一双灰色的眼睛，脸盘宽宽的，苍白的脸上点缀着雀斑，嘴巴很大但很端正，头也挺大，他长得结结实实的，不太敏捷，用俗话说就像个啤酒锅。虽然这个孩子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显而易见——但我还是非常喜爱他：他聪明又正直，说起话来透露出坚强。他只是穿着最一般的麻布衬衣，裤子上还缀着补丁，衣服倒不出众。第三个孩子叫伊柳沙，相貌平平：长形的脸上长着一双视力不好的眼睛，鼻尖略微往下钩着，表情总是木木的，带些内向的忧郁；他总是紧紧锁住嘴巴不说话，也总是皱着眉头——眼睛也总是半闭着，那是因为他怕强光的照射。他的头发黄得发白，在压得很低的小毡帽下面支愣着，好像冲天小辫似的，他不时地用手拽住帽子往耳朵上拉。他裹着崭新的裹腿，脚登新树皮鞋；腰间箍了三道粗绳子，严实地束住了那干净的黑色长上衣。他和帕夫卢沙看上去都顶多只有十二岁。第四个孩子大概只有十岁多点，叫科斯佳，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里总有若有所思的忧愁。他的脸好像松鼠，又尖又瘦又小，还长着几点雀斑；嘴巴很小，不注意的话简直就看不到；他最能吸引人的是那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又亮又黑；嘴里(起码是嘴)表达不出的意思好像都在眼睛里了。他身材矮小，瘦弱单薄，穿得不大体面。最后一个小孩儿是瓦尼亚，一开始我都没看见他：他缩着身子躺在地上，盖着一张并不平坦的席

子，一点动静也没有，只是有时悄悄把头从席子下探出来，我看到他的头发是浅褐色的，也带着卷儿。

我一直就躺在附近的一个矮木丛中，看着这些孩子。一只小铁锅悬挂在一堆火上，在煮马铃薯。帕夫卢沙跪在一旁，正拿着一片木头往锅里的开水中伸，看来他是负责照管这些马铃薯的。费佳的外套敞开着，他半趴在那儿，用胳膊支着地。伊柳沙坐在科斯佳旁边，还是那样一个劲儿地眯缝着眼。科斯佳微微低着头，目光停留在远处某个地方。瓦尼亚还一动不动地睡在席子下面。我假装睡着了。这些孩子们又开始说话了。

他们起初是瞎扯，谈论明天的活儿、谈论马的话题；后来，费佳猛地转向伊柳沙，仿佛拾起了一度暂停的话题：

“哎，看来，你当真见过家神？”

“没，没见过，家神怎么能看见呢，”伊柳沙声音低低的，略带点嘶哑，这声音刚好配得上他的表情，“但是，我听说过……好几个人都听说过。”

“在你们那儿时他住在什么地方？”帕夫卢沙问道。

“就在旧打浆房[1] 那一片儿。”

“这么说，你们老是去造纸厂啦？”

“那是自然，总到那儿去。我和阿夫久什卡哥哥是那儿的磨纸工[2] 呀。”

“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工人！……”

“哎，那你到底是如何听到的呢？”费佳问了句。

“是这么一回事。有一次我和阿夫久什卡哥哥、米赫耶夫村的费多尔、斜眼伊万什卡、来自红冈的伊万什卡、苏霍鲁科夫家的伊万什卡以及一些别的伙计全都呆在那儿；我们一共有十多

---

[1] “打浆房”和“纸浆房”都指的是造纸厂里的厂房，有一些盛放纸浆的大桶放在那里，纸浆便是被从大桶里舀出来的。这样的厂房通常建在堤坝的边上，水轮的下面。——作者原注。

[2] “磨纸工”指那些负责把纸磨光、弄平的工人。——作者原注。

个人，这也是全部人马了；那天我们不得不又一次在打浆房里呆一个晚上，我们原本用不着这么做的，但是姓纳扎罗夫的监工不肯放我们回家，他说，‘伙计们，回家去做什么呢，明天还有许多活儿要干，伙计们，甭走啦。’于是我们便留在了那儿，大家在一起躺着，阿夫久什卡第一个开始讲话，他说，‘伙计们，要是家神来了，我们该怎么办？’……阿夫杰伊[①] 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突然我们的上边好像有人在走来走去；我们在下边躺着，他就在上边的水轮旁边来回走动。我们能听到：他来回走动，木板被踏得一晃一晃的，嘎嘎吱吱地老响个不停；他走过了我们头顶的上方；蓦地水哗哗地流到了水轮上，水轮被冲撞得响个不停，接着便开始转动；水宫[②] 的闸门本来是被关着的。我们觉得很吃惊，谁会去打开闸门，让水流出呢；但水轮只转动了几下便停了下来。那个家伙就走到上面的一道门前，踩着梯子往下走，他走得很稳，没有一丝惊慌；梯板被他踩得响声特别大……看，他到我们的门口来了，停了片刻，停了片刻——突然间门开了。我们快要吓死了，再仔细一瞧，什么也看不见……突然我们发现一只桶里的格子[③] 开始动个不停，被拉上去在水里浸了浸，接着升到了半空，晃来晃去摇个不停，就像有人在对它进行清洗，最后又回到了原地。后来另一只桶像被从钉子上摘了下来，又挂了回去；再后来有个人像是要走向门口，却又开始大声地咳嗽，声音跟羊叫的一样响亮……我们被吓得缩成了一团，拼命地拱向别人的身子底下……当时我们真被吓了个半死！”

“这种事也会发生！”帕韦尔[④] 说，“他怎么会咳嗽起来呢？”

“不知道，也许是太潮湿了。”

大家都停了一会儿没再说话。

---

① 这是阿夫久什卡的另一种称呼。

② 水流向水轮的必经之地被当地人称为“水宫”。——作者原注。

③ 是捞纸浆时用的网。——作者原注。

④ 这是帕夫卢沙的正式称呼。

“煮得怎么啦，”费佳问，“土豆熟了没有？”

帕夫卢沙尝了一口。

“没有呢，还没煮熟……你们听，鱼儿在拍打着水花儿，”他说着，把脸扭到了一边，面向着河，“说不定还是梭鱼呢……快看，有一颗小流星从那边落下去了。”

“咳，哥们，我说件事儿给你们听吧，”科斯佳的嗓音又尖又细，“这是几天前我爹讲给我的，你们也来听一听。”

“好啊，快给我们讲一讲。”费佳流露出鼓励的神色。

“镇子上那个叫加夫里拉的木匠你们没有不知道的吧？”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总是不痛不痒、难得开心吗？他之所以成为这个样子是有原因的：哥们，我爹对我说，有一回他为了采胡桃到林子里去了。在林子里他迷失了方向；他到了哪儿只有鬼才会知道。他走呀走呀地走个不停，哥们——这可坏事儿了！他无路可走了；当时已是半夜时分。他便挨着一棵树坐下，想要捱到天亮再作打算——刚坐下便瞌睡起来。他正睡着时，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看了看——一个人影也没看见。他又接着睡，又听见有人喊他。他仔细地看了看四周：发现一个人鱼正坐在他前面的树枝上，呼唤着他，那人鱼身子晃个不停，还笑得死去活来的。……明亮的月光照着大地，所有的一切都清晰可见，哥们。人鱼喊着他，它自己就坐在树枝上，像一条鳊鱼或者鮈鱼什么的通体又白又亮的，或者说像一条鲫鱼一样白白的、鳞片还闪着光……木匠加夫里拉被吓糊涂了，但人鱼却还在笑个不停，并招手叫他过去。加夫里拉站了起来，准备听人鱼的话了，但是哥们，没准是上帝提醒了他一下：他尽力在身上画了个十字……对他而言，画十字已是很不容易了；他说他的手像石头一样僵硬，简直没法动一下……唉，也真够他受的！……他艰难地画完十字以后，人鱼不再笑了，突然大哭起来……她一边哭着，一边用跟大麻一样绿的头发擦着眼睛。加夫里拉看了她一会儿，便问道：‘林妖，你为什么哭呢？’人鱼便告诉他说：‘你这个人本不应

该画十字的，我们本来能在一起很快乐地度过一生的；但是你却画了十字，让我流泪，让我伤心，不单单是我，你同样会难过一生的。’话刚说完，哥们，她便没了踪影，加夫里拉马上头脑清醒了，找到了走出林子的路……但从那以后，他再也快乐不起来了。”

“唉！”沉默了片刻，费佳说，“一个基督教徒的灵魂怎么可能被一个林妖所伤害呢？他不是也没有照她说的去做吗？”

“你就算了吧！”科斯佳说，“加夫里拉自己也说，她的声音又尖又细，而且充满哀怨，跟癞蛤蟆的叫声一样。”

“你爹亲口这么讲的吗？”费佳又问。

“是我爹亲口讲的。我当时正在高板床[①]上躺着，所以全听到了。”

“真是奇怪！他怎么快乐不起来呢？……说不定她是喜欢他才叫他的。”

“真的，她喜欢他！”伊柳沙接着说，“真是这样！她不过是想搔搔他的痒痒，仅此而已。这种事人鱼最喜欢做了。”

“说不定这里也有人鱼。”费佳说。

“不会的，”科斯佳答道，“这儿又宽阔又干净。就是离河边近了点儿。”

所有的人都不再说话了。这时一种拖得很长的、嘹亮的、差不多是哀鸣的声音远远地传了过来，这是很难讲清楚的夜声，有时在深夜人都入睡时就会响起，先上升到高空中，接着便缓缓散向四周，最后好像安静下来了。细听时好像什么也听不到，事实上响声是存在的。好像有人在远方呼喊个不停，还有人像是在林子里用笑声答复他，那笑声又尖又细，河面上飘过一阵低低的咝咝声。大伙儿互相望了望对方，开始浑身发抖。

“上帝保佑我们吧！”伊利亚[②]小声说道。

---

① 指在农村的房屋里摆在炉子与侧墙中间的大概有一人高的床。

② 这是伊柳沙的正式称呼。

“唉，你们太窝囊了！”帕韦尔喊了起来，“怕什么呀怕？你们看，土豆熟了。”（所有的人围到了锅的四周，开始吃那冒着热气的土豆；只有瓦尼亚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你没事儿吧？”巴韦尔问了一句。

但他并未爬出自己的席子。很快，一锅土豆全都下了肚。

“伙计们，”伊柳沙开始说话，“不久前在我们瓦尔纳维齐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你们都听说了吗？”

“那事儿是不是发生在堤坝上？”费佳问。

“是的，是发生在堤坝上，发生在那个已经有了决口的堤坝上。那个地方不干净，太不干净了，而且还很偏僻。周围全是洼地、峡谷什么的，峪谷里常常有蛇出没。”

“到底有什么事发生了？你快讲讲……”

“是这样的。费佳，有一个被淹死的人埋在我们那儿，你也许没听人说过吧；他被淹死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当时池塘中的水还比较深；但他那小小的坟还能看见，虽然只是勉强能看见：只不过一个小小的土堆……几天前管家把看管猎狗的叶尔米尔叫了过来，对他说：‘叶尔米尔，你到邮局去一趟吧。’在我们那边，叶尔米尔经常往邮局跑；他的狗全被他给弄死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他的手下没有一只狗活得时间较长，大多是短命，当然啦，作为一个驯犬手他干得不错，没有他做不了的事。于是叶尔米尔乘马去了邮局，又在城里停留了很长时间，回来时他已经醉得不成样子了。那天晚上夜色很美，月光皎洁……叶尔米尔骑着马途经那堤坝：这是他的必经之路。驯犬手就这么骑马走着，突然发现有一只小绵羊正在那个被淹死的人的坟堆旁来回走动，那是一只卷毛羊，毛色雪白，特别漂亮。叶尔米尔心想：‘我一定抓住它，说什么也不能白白放过它。’于是他跳下马，用手抱起了它……那只小绵羊也不是不满意。但叶尔米尔刚来到马旁，那马便冲着他又是瞪眼睛又是晃脑袋的，还打着响鼻；他却喝住了马，抱着小绵羊上了马，把它放在他前边，又向前出发了。他看着

小绵羊，它也望着他。驯犬手叶尔米尔不由得害怕了，心想，‘羊竟会这样盯着人看，我还没见过。’这倒无所谓；他便一边轻抚着羊的身子，一边说道：‘咩咩，咩咩！’突然那只羊也龇牙咧嘴，冲着他喊道‘咩咩，咩咩……’”

最后一句还没来得及说完，突然间两只狗站了起来，慌里慌张地吠叫着从火堆旁跑进了无边的黑暗。大伙儿都快吓死了。瓦尼亚一下子蹦出了他的席子。帕夫卢沙则喊着向狗跑去。狗的叫声越来越远了……受了惊吓的马群惊慌失措的奔跑声传入了耳中。帕夫卢沙在高声命令着狗：“谢雷！茹奇卡！……”没多久，狗叫声就停止了；帕夫卢沙的声音却越来越远了……停了片刻以后，大伙们互相对视着，一脸茫然的样子，就像在等着发生什么事儿一样。……突然间奔跑的马蹄声响了起来；一匹马蓦地停在了篝火旁，帕夫卢沙手抓马鬃敏捷地跳了下来。两只狗也跳进了火光的圈中，坐了下来，还不时地把红红的舌头伸出外边。

“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大家问。

“根本没什么，”帕韦尔一边向马挥手，一边说，“可能是什么东西被狗闻到了。我猜可能是狼。”他的胸膛里气喘得厉害，声音却依然那么从容自在。

我不由得仔细打量起帕夫卢沙来。这时的他特别英俊。他原本并不出色的脸孔因为剧烈运动而变得神采飞扬，充满着勇敢坚强的大无畏气概。他竟敢在夜里两手空空地一个人跑去撵狼……“多么优秀的孩子啊！”看着他，我心里不由得这样想。

“你们以前曾看到过狼吗？”胆子不大的科斯佳问道。

“这儿一直都有狼，”帕韦尔答道，“但狼只在冬天出来活动。”

他又坐到了火堆前。坐下时，顺便把一只手放在了一只狗那毛茸茸的后脑勺上，这头畜牲高兴极了，带着一种感动和得意的表情在旁边望着他，目光久久不肯离去。

瓦尼亚又躺进了席子下。

“伊柳什卡[1]，你刚才讲的事多恐怖呀，”费佳又开口讲话了，他出身富农，因此经常第一个开口说话（但他自己并不多说，好像说多了意味着有失身份）。“真倒霉，这两只狗怎么又叫起来了……说实话，有人告诉我你们这儿有鬼。”

“你说的是瓦尔纳维奇吧？……那可是真的！这鬼太怪异了！听说在那个地方有人曾好多次碰到以前的老爷——那早已离开人世的老爷。听说穿着长襟外罩的他总是一边叹着气，一边在寻找什么东西。有一回特罗菲梅奇老爷爷碰见了他，问他说：‘伊万·伊万内奇老爷，你在地上找来找去，到底找什么呀？’”

“他竟然问他话了？”费佳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的惊奇，插了一句。

“当然，他问了。”

“哇，特罗菲梅奇可真厉害……哎，那老爷说什么啦？”

“他说，‘我要找的是断锁草[2]。’他讲‘断锁草’三个字时声音特别特别低。‘伊万·伊万内奇老爷，你为什么要找断锁草呢？’他说，‘坟里边很闷，很不舒服，特罗菲梅奇，我不想呆在里边了，我想出来……’”

“这又算哪门子事儿呀！”费佳说，“没准儿他活的年头还不够呢。”

“多么奇怪呀！”科斯佳说，“我一直以为死人只出现在哀悼亡灵的那个星期六。”

“他们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出现，”伊柳沙充满自信地接着说。“我发现，对于农村的那些迷信传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但是在那个星期六，你能看见会在这一年中死去的活人。只需在那晚呆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一直朝着大路望着，如果谁从大路上走来又途经你的面前，他便是要在这一年中死去的人。我们那

---

① 这是伊柳沙的另一种小名或爱称。
② 传说中这种草能把锁断开。

边有个叫乌利雅娜的婆娘去年就这样做过。”

“当时她有没有见到什么人呢？”科斯佳很是好奇地问了句。

“当然有啦。她在台阶上等了很长时间，刚开始根本没看见什么人，也没有听到什么……但似乎有一只狗不知道在哪儿总是汪汪地叫个不停。……突然一个只穿着衬衫的男孩子闯入了她的视线。她仔细一看——却是费多谢耶夫家的那个伊万什卡……”

“是不是死在春天的那一个？”费佳插了一句。

“是他。他当时头都没抬一下地走着……但还是被乌利雅娜给认出来了……接着她又发现一个婆娘从那边走来。她认认真真地看了又看——咳，上帝呀！那是她自己在走，真的是乌利雅娜自己呀。”

“真的是她自己？”

“真的是她自己。”

“那她不是还活着吗？”

“这一年也没有结束呀。你看她现在那个样子：灵魂都出窍了。”

这些人又沉默不语了。帕韦尔把一撮枯枝添进火里。火苗向上窜了一下，枯枝马上变成了黑色，噼里啪啦地响起来，还冒着烟，慢慢地弯曲起来，正在燃烧的那一头开始向上翘。火光闪耀，照向四方，天空尤其被照得通亮。突然不知打哪儿飞来一只白鸽，它闯进了火光里，被这强光照得浑身发亮，它受惊似的打了几个转，就拍拍翅膀飞得无影无踪了。

“一定是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怎样回家了，”帕韦尔说，“它还在不停地飞，飞到什么地方就停在什么地方，落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过夜。”

“咳，帕夫卢沙，”科斯佳问，“这正往天上飞的是一个真挚忠诚的灵魂吗？”

帕韦尔又拿了些树枝添到火里。

“也许是吧。”他总算说了一句。

“帕夫卢沙，你说说看，”费佳说，“你们沙拉莫沃那个地方有没有天兆[1] 出现？”

“你指的是太阳突然藏了起来，对吗？当然有的。”

“你们肯定也怕得要命吧？”

“害怕的也不只是我们。我们的那位老爷在很早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天兆很快就会出现了，’但天变黑的时候，听人讲他也吓了个半死。在仆人呆的房子里，那厨娘一见天黑，就一把抓起炉叉将放在灶台上的瓶瓶罐罐的东西全部敲了个粉碎，她说，‘世界都要完蛋了，谁还需要吃饭呀。’这倒好，刚做好的菜汤流了一地。还有这种传说在我们村子里流传呢，伙计，都说是白狼乱窜，人都会被吃掉，凶猛的飞禽要来，就是特里什卡[2] 也要出现了。”

“特里什卡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科斯佳问道。

“你连这个都没听说过？”伊柳沙来劲儿了，接着说，“伙计，你从什么地方来呀，竟然没听说过特里什卡？你们村的人真是无知，就会傻傻地坐着！特里什卡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要出现了，这个人很奇怪的，他要出现了，没人能逮住他，他厉害得让人无法对付。举个例子吧，那些庄稼汉手举棍子追赶他想要逮住他时，他明明已被围在中间，却又像会使障眼法一样——让他们彼此都看不见对方，自己挤在一起打成了一团糟。再举个例子，他被关进了大牢——他让人们给他一勺水喝，勺刚一取来，他便钻了进去，转眼间消失不见了。锁链好不容易才给他套上，他只是一抬手，便挣脱了。唉，这个特里什卡就要出现了，全国各地都会让他给走遍的。而且特里什卡还特别狡猾，他能把庄稼汉给蒙了……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对付他……他是一个又怪异又狡猾

---

① 日蚀在我们那个地方被农村的人称为“天兆”。——作者原注。

② 有关特里什卡的传说，可能是来自于反基督的故事。——作者原注。

的家伙。”

“可不，”帕韦尔不紧不慢地接着说，“他确实是这样的。于是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就开始等他。老人们都说，天兆出现在哪里，特里什卡就会来到哪里。噢，天兆真要来了。所有的人都开始向外跑，他们来到了田野里，等待着事情的发生。你们也都清楚，我们那儿地方又宽又广，视野非常辽阔。大伙儿正在观望时——有一个人突然从镇子那边的山上走下来，模样怪异，脑袋更是大得要命……大家全叫了起来：‘不好了，特里什卡出现了！不好了，特里什卡出现了！’然后就四下里逃散了。村长一头躲进了水沟；村长的老婆被卡到了门底下，动弹不得，便使劲地喊，结果自家的狗被吓了个半死，拼命地挣脱了锁链，越过栅栏，飞也似地逃进了树林；库济卡的爹多罗费伊奇也藏进了燕麦地里，蹲了下来，开始学鹌鹑叫，他说，‘没准儿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也会可怜一只小鸟的。’那种害怕的场面真是无法形容！……谁也没有想到来人居然是我们村的桶匠瓦维拉，他把刚买来的新木桶扣到了头上。”

大伙儿都忍不住笑了，接着又是片刻的沉默无言，这种情形在野外聊天的人是经常遇见的。我向周围看了看：夜色庄严而凝重；半夜时，傍晚那潮湿的凉气已被暖烘烘的气流所代替，这暖气就像是长时间罩在这昏睡的田野上的又柔又软的帐子；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听到初晨的瑟瑟声，才能见到初晨的第一滴露水。月亮还未升上天空，这段日子它总是出现得很晚。无数颗明亮的星星如同比赛一般闪烁个不停，无声地在银河中流动。真的，望着那些星星，隐约觉得地球也像在飞奔个不停……突然间一种奇特的、异样的、难受的叫喊声连续两次在河面上响起，没过多久，喊声已经越来越远了。

科斯佳抽搐了一下，问：“究竟怎么回事？”

“是苍鹭在叫。”帕韦尔一脸坦然地答道。

“苍鹭，”科斯佳又说了一遍……“帕夫卢沙，那昨晚我听到

的又是什么呢，”他缓了一口气又说，“你没准儿知道呢……”

“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就是这种声音。我是从石岭出发想要到沙什基诺去的；刚开始，我总是走在我们的榛树林子里，后来才途经一块草地——你也知道的，有一个水潭[1] 就在那个山谷的急转弯处，水特别深；你也知道水潭里到处都是芦苇；我就途经这个水潭的上边，伙计，一阵呜呜、呜呜的哭咽声蓦地从水潭里传来，那哭声又悲凉又凄惨。伙计，我都快吓死了：当时夜已深，哭声却又那么揪人肺腑。我自己忍不住也要哭出来了。……这是怎么搞的？嗯？”

“前年夏天，护林人阿基姆被一群盗贼淹死在了这个水潭里，”帕夫卢沙说，“也许那是他的鬼魂在诉冤吧。”

“原来如此，伙计，”科斯佳那双原本就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说道……“阿基姆原来是被弄死在这个水潭里的，幸亏我以前不知道，否则非被吓个半死不可。”

“但是，也有人说有些小蛤蟆，”帕夫卢沙又说道，“叫声也很凄惨悲凉。”

“蛤蟆？不，不，蛤蟆不是那么叫的……怎么可能会是……(又有几声苍鹭的鸣叫从河上传了过来。)咳，这鬼东西！”科斯佳不由自主地说，“真像是林妖在叫。”

“林妖是哑巴，他哪里会叫呀，”伊柳沙接着说，“他只知道啪啦啪啦地拍手……”

“这么说，你是见过林妖的了？”费佳不无讥讽地接过了他的话头。

“没有，没有见过，我可不希望自己看到他；但是有人见到过的。前一段时间在我们那个地方林妖曾戏弄过一个庄稼汉：林妖带着他在林子里不停地走，却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乱转一气……

[1] 是一种特别深的水坑，春水泛滥过以后，里面便存满了水，即便到了夏天也不会变干的。——作者原注。

天亮以后,那人才设法回了家。”

“也就是说,他是见过林妖的了?”

“他见过的。据他讲,那个家伙个子特别特别高,皮肤黑不溜秋的,身体遮了个严实,一直都藏在树后,让人看不很清楚,他好像不敢见到月亮,大大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眨呀,眨呀的……”

“哎哟!”费佳有点发抖,耸了耸肩大喊一声,“呸! ……”

“这样的鬼东西怎么可以活在世上?”帕韦尔说,“太不可思议了!”

“不要再骂了,小心一点吧,他可能会听到的。”伊利亚说。

又有很长时间没人做声。

“你们快看,快看呀,伙计们,”瓦尼亚那稚气甜嫩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你们看那些星星,跟蜜蜂一样挤作了一团!”

他光滑的小脸蛋从席子下伸了出来,用两只小手托着,那双宁静的大眼睛缓缓地抬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开始抬头向天空望去,一直望了很长时间。

“咳,瓦尼亚,”费佳的语气很亲切,“你的姐姐阿纽特卡还好吧?”

“挺不错的。”瓦尼亚口齿不清地答道。

“回去了你问她一下,她不到我们那个地方去玩是为了什么?”

“我哪儿知道。”

“你就说,请她有空来玩。”

“行啊。”

“你就说,我会送她礼物的。”

“有我的份吗?”

“会有的。”

瓦尼亚吁了口气。

“算了,我不会要的。你全给她吧。她才是我们的好姑娘。”

瓦尼亚的头又挨到了地上。帕韦尔直起身子,拿起了那个空

锅。

“你要到哪里去?”费佳问道。

“去河边取些水。我有点渴了。”

两只狗也随着站起来,和他一起去了。

“当心点,不要掉到河里去!”伊柳沙冲着他喊了一句。

“他怎么可能会掉下去呢?”费佳说,“他一向都很谨慎的。”

“话虽如此说,他很谨慎。毕竟还有许多事不在意料之中:他低下身子去打水时,可能会有水妖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到水里。事后大家会说,这小孩掉到水里去了……为什么会掉到水里去呢?……”他听了一会儿,又说,“你们看,他钻到芦苇里去了。”

芦苇真像我们这地方的人常讲的那样,正在“嘀嘀咕咕”地散开着。

“那个叫阿库利娜的傻娘儿们被从水里救出来后就疯了,有这回事儿吗?”科斯佳问。

“是的,从那时起……现在还成什么样呀!据人讲,她以前长得很美。是水妖糟踏了她。水妖没想到那么快就会有人救她上来。在水底时他就把她给糟踏了。”

(有很多次我都碰见过阿库利娜。她衣衫褴褛的,身体瘦得像根棍儿,脸色黑得像煤炭,目光浑浊,龇牙咧嘴,经常会连续好几个小时在大路的某个地方走来走去,那双瘦得皮包着骨头的手总是捂着胸脯,两条腿不停地换来换去,就像笼中的困兽一样。她听不懂别人讲的任何东西,有时会发疯一样地大笑一番。)

“听人讲,”科斯佳又说道,“是阿库利娜的情夫欺骗了她,她才跳河自杀的。”

“确实是这样的。”

“你还能想起瓦夏吗?”科斯佳难过地说。

“瓦夏是谁?”费佳问。

“他是被淹死的,”科斯佳答道,“就是被这条河给淹死的。那孩子多棒呀!咳,那孩子真棒!瓦夏他娘费克利斯塔是那么的疼

爱他！他娘费克利斯塔仿佛早就预料到他会被水淹死一样。夏日里，瓦夏经常和我们这一群人一起到河里去洗澡——每逢这时，她总是全身颤抖。别的婆娘都觉得无所谓，只顾自己端着洗衣盆一扭一扭地从旁经过，但费克利斯塔就不同了，她经常是把盆往地上一放，就冲着他喊：'快回来，快回来，我的未来！快回来，我的鹰儿！'他怎么会被淹死只有鬼才知道。他正在岸边玩着，他的娘正在一边搂着干草；突然间她听到水中仿佛有人在吐着气泡——再一看，水上只飘着瓦夏的一顶帽。从那时起，费克利斯塔就精神不正常了：她经常会到儿子淹死的那个地方去，躺了下来；伙计，她躺着的时候还在唱歌呢——还想得起来吗，瓦夏总唱的那支歌——她就在唱那首歌，她还哭个不停，向老天诉苦……"

"快看，帕夫卢沙回来了。"费佳说。

帕韦尔终于回到了火堆旁，两手还端着满得快要溢出来的一锅水。

"咳，伙计们，"停了片刻以后他说道，"情况好像不妙呀。"

"发生什么事儿啦？"科斯佳的声音里充满了焦急。

"我听见了瓦夏的讲话声。"

孩子们全都害怕得浑身颤抖。

"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科斯佳小声嘟哝着。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刚刚低下身子想要打水，突然听到瓦夏在叫我，声音像是来自水底下：'帕夫卢沙，帕夫卢沙，请到下边来。'我吓得倒退一步。但我还是打了水。"

"哎哟，上帝哪！哎哟，上帝哪！"孩子们纷纷画起了十字。

"那叫你名字的正是水妖呀，帕韦尔，"费佳说，"……刚才我们还在讨论他跟瓦夏呢。"

"唉呀，这不是什么好预兆呀。"伊柳沙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

"咳，无所谓，顺其自然！"帕韦尔语气坚定地说着坐下了，

“命运由天定嘛。”

所有的人都不再讲话了。很明显，是帕韦尔的话在他们身上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躺在了火堆旁，看起来要睡觉了。

“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科斯佳突然抬起头问道。

帕韦尔很认真地听了一会儿。

“是小山鹬在边飞边叫。”

“它们要飞到哪里去呀？”

“听人讲，它们要去的地方没有冬天。”

“这种地方真的存在吗？”

“是的。”

“离这儿远吗？”

“特别特别的远，在遥远的温暖海洋的另一头。”

科斯佳长叹一声，把眼睛闭了起来。

到这个地方和这群孩子们已经共处了三个多小时。月亮总算升起来了；它又窄又小，我竟没能马上发现它。这个夜晚虽然没有月色，却跟以前一样是那么的绚烂多彩……那刚才还在天空高挂着的无数颗明星，很快就要滑向那茫茫宇宙了；四周一片寂静，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一样死一般地寂静：所有的一切都已沉沉入睡，安静地做着天亮之前的美梦。空气中的气味也不是十分浓烈了，四周好像有种潮气正在蔓延……多么短暂啊，这夏天的夜晚！……孩子们不再讲话了，篝火也渐渐熄灭了……狗也开始打起瞌睡来；在这淡淡的星光下，我看到马儿也躺了下来，脑袋也低下了……我也开始犯困了，很快便睡着了。

迎面扑来一阵清爽的气息。我终于醒了：已是清晨时分了。东方已经微微泛起了鱼肚白，那辉映朝霞的红光却还未出现。周围的一切都依稀可见。发白的天空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凉、越来越湛蓝了；星星一会儿一闪一闪的，一会儿就突然消失了；大地开始变得潮湿，树叶上到处都是露水，人声和喧闹声从别处传来，晨风已在大地上开始了到处流浪。因为欢快我的身体有点微

微发抖。我突然爬起来，来到了孩子们的身边。他们在那尚有一丝余热的火堆旁睡得很香；惟独帕韦尔半抬着身子，出神地看着我。

我对他点了一下头，就顺着烟雾弥漫的河岸往回走了。走了不到两俄里，在我的四周，在那湿乎乎的辽阔的草地上，在前边那郁郁葱葱的山岗上，在那大片大片的林子上，在后面那铺满尘土的漫长的大道上，在那一片片闪着亮光的被染红的灌木丛上，在那罩在薄薄的雾里有些怕羞地泛着蓝色的河面上，到处洒满了温暖的、生气勃勃的光芒，起初是鲜红鲜红的，接着是深红的、黄灿灿的……一切都开始活动起来了，一切都醒过来了，一切都开始歌唱、喧哗、吵闹。那大颗大颗的在红光的映照下亮如钻石的露珠处处可见；爽朗纯净的钟声从对面飘来，那钟声像是经过朝露洗涤一样清脆。突然间，我很熟悉的那些孩子赶着一大群精神抖擞的马，急驰着经过了我的身旁……

尤其可惜的是，我不得不再加上一句，帕韦尔在这一年中离开了人世。他不是被水淹死的，而是从马上掉下来摔死的。真遗憾，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年轻人呀！

风光旖旎的梅洽河边的卡西扬

那天我打猎回来时心情糟透了，那是夏季里的一个多云而又闷热的日子（您知道，这种天气甚至会比毒日头暴晒更叫人受不了，特别是在不刮风的时候），一路上又崎岖不平。我坐在马车里左摇右晃，犯着困，无可奈何地忍受着那被蹂躏得崎岖不平的大路上飞起的无数灰尘自那嘎吱作响的车轮下——天气实在是干燥——朝我扑来，突然我注意到我的车夫的神色变得很奇怪，有些惊慌失措。就在刚才，他看上去比我还累呢。他在驾驶座上慌手慌脚，忽儿扯扯缰绳，忽儿呵斥马儿，还不时地向边上的某个地方张望。我向四周环顾，发现我们的马车正行驶在开垦过的平坦而宽广的田野上，还有一些开垦过的小山丘，从远处上下起伏延伸至此。从这里可以看到方圆四五俄里的空旷的田野。地平线几乎是笔直地延伸着，然而远处一片片小桦树林的圆齿状树梢打破了这条笔直的线。一条条小径穿过田野伸向四周，有些隐没在低洼里，有些在小径上绕过。在我们前面约五百步远的地方，有一条小路与我们所在的大路交于一处，我看见那条小路上有一个正在行走的队列，我的车夫就是在朝他们张望。

这是个送葬的队伍，一辆套有一匹马的马车慢慢地向前走着，车上还有两个人：神甫以及他身旁驾车的教堂执事。四个没戴帽子的男人抬着一具棺材跟在马车后面，棺材上还蒙着一匹白布；棺材后面跟着两个女人。这时其中一个女人的刺耳的哀哭声突然飞进我的耳中；我仔细地倾听：她一边哭泣，一边述说自己的苦处。这种高低不定、单调而哀伤的哭声充斥在整个空旷的田野上。在半路上碰见送葬的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因此车夫想赶在那不祥的队列之前，于是他就急促地赶着马车，终于使我们在他们到达大路之前就越过交汇点，开始在大路上策马飞奔；然而

没等我们走出一百多步，突然我们的马车猛地一斜，几乎翻倒。车夫喝住跑得正欢的马儿，手摆了摆，吐了一口唾沫。

“出什么事啦？”我问道。

他一言不发，慢腾腾地从车上爬下去。

“究竟是怎么回事？”

“车轴断了……干得裂了缝。”他脸色阴沉，突然间发泄似地去拉后面那匹马身上的皮套，马被拉得歪斜了好几下，终于站稳了，打了一下响鼻，抖抖身子，又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开始用嘴啃前面的小腿。

我下了车，站在大路上，心里很不舒服又完全不知所措。车子右轮差不多全部倒在车身下，那车毂仰面朝天，一副绝望不已的样子。

“我们如何是好？”最后我问他。

“都是那些家伙！”他恨恨不已，用鞭子朝送葬的行列指了指，他们已经在大路上并离我们不远了，“我向来就忌讳这个，准着呢，”他气呼呼地说，“碰到死人走霉运……肯定的。”

他又走过去为难那匹拉梢马。那匹马大概知道他心情不好，又见他态度严厉，就下定决心毫不反抗，只是不时恭顺地、无奈地甩甩尾巴。我在周围踱来踱去，最后又回到车轮边。

这时死人已经来到我们跟前了。整个哀伤的队伍慢慢地由大路走到了草地上，绕着我们走了过去。我和车夫都摘下帽子，对着神甫鞠了个躬，当我们抬起头看那些抬棺材的人时，他们也看了我们一眼。他们走得很费力；全都高挺起宽阔的胸膛。棺材后面走着的两个女人中，一个已经年纪很大了，面目苍白；她神情发呆，脸庞因为悲伤过度而扭曲，但仍有一种庄严肃穆的神态。她无言地走着。时而用一只枯瘦的手擦一擦凹进去的薄薄的嘴唇。另外一个女人挺年轻，只有二十五六岁，两眼因流泪而红肿，整个脸也都肿了。在走过我们身边时，她没有再哭诉，而是抬起手捂住了脸……当棺木经过我们又回到大路上时，她又开

始那悲痛欲绝、闻之叫人心碎的哀哭。车夫沉默着注视那晃动得有节奏的棺材过去之后，转过头来对着我。

“是给木匠马尔滕送葬，”他道，“就是里亚博沃的那个木匠。”

“你怎么知道？”

“一看那两个女人就知道。老一点的是他妈，年轻点的是他老婆。”

“他害病死的？”

“对……是热病……前天管家叫人去请医生，可是他出去了……这木匠的确是个好人；他是有点好喝酒，但他真是个挺不错的木匠。看那女人哭得多伤心呀……不过，人家都说女人家的眼泪不值什么。女人的眼泪跟水差不多……就是。”

他弯下腰去，钻过那匹拉梢马的套绳，两只手抓住马轭。

“不过，”我问，“我们怎么办呢？”

他先是用膝盖顶住驾辕马的肩，摇了摇马轭，整好了辕鞍，然后又钻出拉梢马的套绳，随手推了推马嘴，又走到车轮旁。他站在那里，仔细地观察着车轮，缓缓地从怀中掏出扁扁的鼻烟盒，慢慢地解开系带，打开盒子，慢吞吞地把两根又粗又大的手指伸进盒里（勉强伸得进他的两根手指），揉一揉烟丝，先皱了皱鼻子，便开始一下一下地闻起鼻烟来，每闻一下，都咝咝地响一会儿，然后很不舒服地眨起眯成缝的含着泪液的眼睛，很深入地思考起来。

“喂，怎么办呢？”最后我问。

他小心翼翼地把鼻烟盒放回口袋，没有用手，而是摇了摇脑袋，让帽子自己落在眉毛上，满腹心事地爬到驾驶座上。

“你要上哪去？”我十分惊讶地问他。

“您上来坐吧。”他很平静地回答，又抓起缰绳。

“我们这车还能工作吗？”

“可以走。”

“可车轴……”

“您请上来坐好了。”

“但是车轴坏了呀……”

“车轴是断了;但还是能勉强走到移民村……不过得慢慢地来。过了前面的树林,朝右拐,就有个移民村,叫尤金村。”

“你说说看,这车子能支持到那儿吗?”

他不再理会我的问话。

“我最好还是下来走吧。”我说。

“随您的便……”

他甩了甩鞭子。几匹马开始跑起来。

车子的前轮几乎掉下来了,而且转动得十分奇怪,然而居然凑合着到了移民村。在经过一个小山岗时它差一点就要脱臼了;但是车夫脾气很坏地喊了几声,车子最后顺利地越过了小山岗。

尤金移民村仅仅只有六座又矮又小的茅屋。它们差不多全都是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虽然可能才盖起来不久,因为好几户院子都没圈篱笆。进了村子之后,我们竟连一个人都没遇到;甚至连鸡和狗的面都难得一见;只有一条尾巴很短的黑狗,一看见我们过来,就匆忙从一个干得冒烟的洗衣槽中跳出来(可能它是太想喝水了,才会钻到那儿去),没打一声招呼就急匆匆地从大门下钻出去走了。我进了第一间茅屋,推开门,向里面打了一声招呼——没有人应声。我又唤了一声主人,就听到有一只猫在另一扇门内饿得喵喵直叫。我用脚踹开门:黑暗之中闪着一双绿色的眼睛,一只瘦骨嶙峋的猫呼地一声从我身旁窜了过去。我把头伸进房子里:里面黑暗一片,烟气缭绕,但又空无一人。我走到院中,也不见一个人的影子……只有一头牛犊在牛栏内哞哞地叫着;一只瘸腿的灰鹅一颠一簸地走到一边去。我又来到第二家,还是没有人。我走到院中……

在阳光很灿烂的院子当中,也就是光照最充分的地方,有一个人脸朝下,头上盖着衣服躺在那里,我想那可能是个孩子。距

离他几步之遥的草棚里有一辆破旧的小马车，一匹套有破旧马具的瘦马站在车旁。阳光从茅屋的破草檐上的窄缝条中漏下来，给马很松软的枣色鬃毛点上一个个耀眼的亮点。椋鸟巢高高在上，鸟儿们一边七嘴八舌地聊着天，一边从他们的巢儿里向下看。我走到那个睡着的人的身旁，叫他醒来……

他仰起头，一见到我就跳了起来……“怎么啦，要干什么？什么事啊？”他睡眼惺忪地低声嘟囔。

我没有立刻就回答他，因为他的样子着实吓了我一跳。他原是个年过五旬的小矮子，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既小又黑，鼻子很尖，一双褐色的眼睛小得几乎看不见，小小的脑袋上生长的浓黑的鬈发，很像蘑菇的伞帽。他看上去瘦骨伶仃，眼神怪里怪气的，用语言描绘不出。

“你想干什么？”他再问我一遍。

我把发生过的事情告诉他；他听我讲述，一双眨动得很慢的眼睛一直盯着我。

“能帮我们找一根新车轴吗？”后来我说，“我很高兴付钱给您。”

“你们是干什么的？是打猎的吧？”他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后问。

“是的。”

“你们会去打飞在天上的鸟……打林子里的野物？……你们残忍地杀害上帝的鸟，流不必要的血，难道不是作恶吗？”

这怪怪的小老头说话细声细气，那嗓音实在让我惊奇。他的嗓音不仅没半分苍老之气，而且甜美得惊人，有一种年轻的气息，仿佛女子的温婉可人。

“没有车轴，”一会儿沉默之后他说道，“这个车轴不合适（他用手指一指草棚里的小马车）；你们的肯定是大一些的马车吧？”

“可以在村子里再找一找吗？”

“这算什么村子！谁都不会有车轴。……而且每一家人都出

去干活了。您请便吧。”他突然这样说，仍旧躺回地上。

我无论如何也没料到这种情况。

“您听我说，老大爷，”我拍拍他说，“麻烦您，帮个忙吧。”

“赶紧走吧！我累死了，刚进了趟城回来。”他说完之后，又把衣服盖到头上。

“帮忙啦，”我仍坚持着，“我……我会给您钱的。”

“我不要你的钱。”

“帮一帮忙吧，老大爷……”

他坐起来，盘起两条细细的短腿。

“那还是我带你去迹地[1]看看吧，商人买了我们在那边的一片林子——真是作孽，他们砍了林子，建了一个办事处，真是作孽。你能在那边定做一个车轴，或者干脆买一个。”

“好极了！”我高兴地大叫道，“好极了！……那咱们就去吧。”

“橡木车轴非常棒。”他仍在继续说，并没有站起来。

“到迹地有多远？”

“三俄里。”

“这无关紧要，咱们有你的车子。”

“不行……”

“那我们就走着去，”我催他，“走吧，老大爷！车夫还在外边等着呢。”

老头很不高兴地站起身来，随我来到院子外。车夫正在那愤愤不已：他想饮马，可井里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水的味道很差，但是就像车夫们说的那样：饮水是第一等要事……不过他一瞥见这老头子，就张着嘴巴笑着对他点头，说道：

“嗨，你好！卡西亚努什卡[2]！”

“你好，叶罗费伊，公平正直的人！”卡西扬郁郁不乐地答应

① 迹地：指林中砍伐了树木的地方。——作者原注。

② 卡西亚努什卡：卡西扬的小称或昵称。

他。

我很快就把卡西扬的建议讲给车夫;他很高兴这样做,还把那辆破车赶进卡西扬家里。叶罗费伊不慌不忙地卸着马具,这时卡西扬老头斜倚着门,很不耐烦地一会儿看看他,一会儿又瞧瞧我。他仿佛有点迷惑:我看,他讨厌我们这样不期而至。

“你也被移民到这里了?”叶罗费伊在收拾马轭时突然开口问他。

“我也给移民了。”

“咳!”车夫的话似乎是从牙缝中挤出来,“你知道马尔滕那木匠……你肯定认识里亚博沃的马尔滕吧?”

“是的。”

“唉,他死了。刚刚我们看见了他的棺材。”

卡西扬猛地颤了一下。

“死了?”他低下了头,说。

“对,死啦。我说,你怎么不好好给他治病呀?嗯?别人都说你能看病,你是个大夫呀。”

很明显车夫在寻这老头的开心,作弄他。

“是吗,这是你的车?”车夫的肩膀朝马车那边耸了耸,又接下去说。

“是的,是我的。”

“哼,车子……车子!”他在嘴里嘟哝了两遍,一把抓住车辕,几乎把车翻了个个……“这样的车!……你怎么坐车去迹地?……这种辕轩肯定不能套我们那样高大强壮的马,这算什么东西呀?”

“我确实不知道,”卡西扬答道,“你们坐什么去那里;要不还是用这匹马。”他叹一口气,无奈地添了一句。

“这一匹牲口?”叶罗费伊接口就说,并且走到卡西扬的那匹劣马面前,很瞧不起地拿右手对马脖子指指戳戳。“你看,”他很不满意地加了一句,“它在做梦了,这懒惰的家伙!”

我让叶罗费伊尽快地套好马车。我非常渴望自己和卡西扬一起能去迹地，原因是那边常有松鸡出没。等车子全部套好之后，我和我的狗只能一起很勉强地坐在那疙疙瘩瘩的树皮做的车底上，卡西扬则缩作一堆，凑到前边的车杆上，脸上仍然一副闷闷不乐的神情。叶罗费伊朝我走过来，很诡秘地低声对我说：

“老爷，和他一起去，您要多操点心。他怪得很哪，大家都管他叫跳蚤。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会信任他……”

我原来想告诉叶罗费伊，我一直都觉得卡西扬是个挺通情达理的好老头儿，不过我的车夫很快地又用同样低的语调继续对我说：

“您一定得自己多长个心眼儿，瞧他带您去的到底是不是迹地。您可得自个儿挑个车轴：要耐用些的……嗨，跳蚤，”他提高嗓门说，“这里我能找到点面包吗？”

“去看看，能找到的。”卡西扬回答道，用手拉一拉缰绳，我们的马车便开始前进了。

他的马跑得的确很不错，这叫我十分惊讶。卡西扬一路之上一言不发，不管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懒得应声，要么只是断断续续地敷衍。不久我们就来到迹地，并找到了那个地方的办事处。一座很高的木房子，孤单地坐落在一条很小的山沟之上，山沟周围被人很随便地建了一道坝，于是就成了一口池塘。办事处里有两个年纪轻轻的办事员，雪白的牙齿，甜蜜诱人的眼睛，说的话也很甜，非常机灵，脸上带着一层诱人的狡黠的笑意。在那里我买了一根车轴，就又回到迹地。我想卡西扬一定会在马车旁边等我，谁知他却突然走向我。

“你要去打鸟吗？”他问，“啊？”

“要是能找到鸟的话，我去。”

“我跟你去……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们就开始出发了。大概有一俄里地方的树木被砍掉了。老

实说，我观察卡西扬的时间比看自己的狗的时间可多得多了。叫他“跳蚤”这绰号的确是大有来由。他那黑色的没带任何东西的小脑袋（但他的头发可与任何帽子相提并论）时而隐在灌木丛中，时而在丛外出现。他走路十分轻快灵活，好像一直在跳着蹦着，偶尔他弯下腰去，拔一些草装进怀里，嘴里不停地嘟哝着，一直拿他那古怪好奇的眼光盯着我和我的狗。在长得很低的灌木丛中的一些小角落里，或是有树桩的地方，经常会有一些灰色的小鸟儿飞来飞去，声音清脆地鸣叫着。他也很惹人发笑地学小鸟儿叫，与它们相互应和。他的脚边飞起一只小鹌鹑，啁啾地鸣叫，他也学它的声音；偶尔有只云雀在他的头顶上扇动翅膀婉转地唱歌，卡西扬也随它一起唱着。不过他从未和我交谈过……

天气晴朗，比刚才还明媚；可还是一样地让人燥热。明净的天宇之上高高地浮动着几片稀疏的云，稍稍有些发黄，就好像春天才降的一场雪，忽儿又如降下来的白帆，又平又长。虽然很慢，但它们那如棉花一般松软的边儿时时刻刻都有明显变化：它们慢慢消散了，并没有遮住阳光。我们俩长时间地在此游荡。那些微黑的矮矮的树桩周围，有一圈不足一俄尺[1] 的嫩滑的小树枝；树桩上密密麻麻地长着有灰边的圆海绵状的木瘤，它们可以做成火绒；草莓那粉色的细须向这边伸过来；有很多蘑菇自木瘤上生出来。不耐酷暑的蔓草常常绊住我；林子里微红的树叶在阳光下折射出金属般耀眼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淡蓝的野豌豆花、桔黄的毛茛花以及紫黄参半的蝴蝶花五彩缤纷，随处可见；原先的车辙已无人再走，只生长着一簇簇暗红的草，道旁堆着一些木柴，大约占了几俄丈的地方；因为沐风栉雨，它们都发黑了；地上有它们映下的斜斜的淡淡的阴影，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明亮了。偶尔一阵晓风吹起，迎面而来，似乎要吹得大一些，四周的一切都快乐地骚动起来，开始晃动，蕨子植物也柔柔地开始舞动——风

① 一俄尺相当于零点七一公尺。

来了，大家都雀跃不已……可它又停了，一切又恢复静止。只有螽斯好像生气了，大声地全体抗议着——这样连续的压抑而单调的鸣叫让人烦得不得了。这种声音倒是和正午时分顽烈的炎热十分谐和；这样的叫声就像是炎热把它从极热的地层中释放出来的，因为炎热才产生的。

我们去了另外的迹地，因为在这里我们没发现一群鸟儿。第二块迹地上躺着一些新砍伐下的白杨树，一副悲哀的神色，它们身下有一些小灌木和青草；一些树的叶子仍是绿的，但实际上它们已失去了生命，无力地从静止不动的树枝上垂下来，别的树上的叶子已经枯萎收缩了。阴湿闪亮的树桩旁，堆放着一些新刮下的乳白色的木片，释放出一种独特的有点苦的味道。从远一些靠林子的地方，传出斧子迟钝的伐树声，稍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一颗葱茏的树似乎弯着腰、张开双臂一样的严肃而无奈地缓缓倒下……

我们很长时间都没看到一只野味。终于，那苦艾丛生的橡树林中飞起一只秧鸡。我打了一枪；秧鸡在空中震了一下就跌下来。枪声一响，卡西扬就马上捂起眼睛，动也不动，我收拾好枪，捡起那只秧鸡。一直到我走过去了，他才跑到刚才秧鸡落地的地方，弓着身子，看着那血迹斑斑的草地，摇一摇脑袋，惊慌地朝我瞥了一眼……然后我听见他低声咕哝道："作孽！……咳，真是作孽！"

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我们不得已钻进了树林。我赶紧跑到一丛高耸的榛树丛下，树丛上，一棵槭树轻柔的枝条优雅地摇曳着，槭树年轻而挺拔。卡西扬坐在一棵被砍倒的杨树粗的一头。我仔细观察他。高处的树叶微微晃动，淡绿色的阴影在他那瘦弱的身体和小脸上来回移动，他马马虎虎地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他低着头。他总是不出声，让我觉得自讨没趣，于是我仰着脸睡下去，自去观赏那纷乱的树叶在明净的上空互相玩耍。在林子里随地而卧，向上观看，这种乐趣实在是无可比拟的！你一定会感

觉你在欣赏那深不知底的海洋，觉得它一望无际地平铺在你“下面”，树木似乎不是站立在大地上，而像是它的根往下伸去，恰好直直地落入明净无比的波浪之中；树叶有时会如绿宝石一样晶莹透亮，有时又幻化成浓浓的黄绿与墨绿。稍微远点的地方，树梢上只有一片叶子静静地印在晶莹的碧空之上，旁边有另一片叶子在摇动，犹如池中嬉水的鱼儿，仿佛是它自己在动，并不是风吹动的一样。一片片云团就像水中的蓬莱，悄悄地飘来，又悄悄地飞走。蓦地，这片海洋，这明媚的天宇以及阳光辉映的枝叶，全都开始流动，闪耀着浮动的光芒，响起清脆的、微微发颤的沙沙的声音，犹如波浪悄然而来，不断地轻拍海岸的声音。你静悄悄地等着，看着：心情变得明朗、安宁、甜美，文字永远无法描述这种感动。你看：那明净而深邃的天空会让你的嘴角染上同样明净的浅笑，一些遥远而甜蜜的回忆，犹如天上的云，慢慢滑过你的心头。你会觉得你的目光越看越深，你跟着它走向那宁静的、光辉的、无尽头的远方，你没有办法离开这样的高远，这样的深邃……

“老爷，老爷！”一直不开口的卡西扬突然响起他那响亮的嗓音。

我吃惊地微微抬起身；在此之前，他对我一直爱理不理，这回却主动出声了。

“什么事啊？”我说。

“你干嘛要杀了鸟儿呀？”他紧紧地看着我问。

“什么干嘛？……秧鸡是野味，可以吃呀。”

“你不是想吃它才打它的，老爷，你肯定不会吃它的！你只是想开心。”

“你大概也吃鹅、鸡之类的东西吧？”

“那些东西是上帝让人吃的，但秧鸡是野外快活的鸟儿。不只有秧鸡，还有其他很多动物：那些林子里、田野中还有河里的、草地上、沼泽地里的、无所不在的——射死他们就是犯罪，容许

它们在世间活到自然死亡的那天才算……人自己有东西吃；人另外还有吃喝：粮食——上帝赐给的，还有神灵赐的水，老祖先们还留下了很多的家畜家禽。”

我吃惊地瞪着这老头。他说话很顺口；并没有想半天才说一句，而且神情平和又有些激动，既温柔又严厉，偶尔眯缝着眼睛。

“照你这样说，打鱼也是在犯罪了？”

“鱼是冷血的，”他回答得很自负，“鱼不出声。鱼不会感觉到害怕，也不知道高兴；鱼不会说话。它没有感觉，它的血是死的……”他停了一下，又继续道：“血是神圣的！血怕见太阳，要避光的……把血滴在阳光下是作孽，是作孽和极恐怖的……咳，罪孽呀！”

他又低下头，深深地叹口气。我看着这怪怪的老头儿，老实说，觉得非常的吃惊。他竟说出这样的话，这不像平常的人说的话，即使能说会道的人也不能够。这是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严肃而怪异……以前我闻所未闻。

“那么我问你，卡西扬，”我紧盯着他那有些发红的脸庞说，“你靠什么谋生？”

他半天没说话，目光游离。

“我听上帝的话度光阴，”最后他说，“要说职业，我没有任何职业。从小我就很笨；只做一些简单的事，我不大会干活……我能做什么？身体不好，手又不灵巧。但是在春天里我会去捉夜莺鸟儿。”

“捉夜莺？……难道你没说过那些树林子里、田野里还有任何地方的动物都不可以伤害吗？”

“对，伤了它们是不对的，大限应当是自己到来的。就说木匠马尔滕吧，他本来生龙活虎的，可是没活多久就没命了；如今他的老婆又哭她那死去的丈夫，又愁那一丁点大的孩子……任何人，任何生物都难逃一死。死不是说来就来，但你难逃此劫；可是加速死亡就不对了。我从不会去杀夜莺，从来没有！我捉夜莺不

是要玩弄它们，杀死它们，只是想叫人活得快乐一些。”

“你到库尔斯克[1] 去捉夜莺？”

“是的，有时走得更远一些。自己一个人在田野里，在那荒郊野外的沼泽里或者是树林边上住上一宿；那边有山鹬啁啾地鸣唱，还有兔子吱吱地叫唤，也听得见野鸭子嘎嘎直叫……夜间我仔细地观察，早晨就留心听听，天刚亮就把网布在灌木丛上……夜莺的叫声真是动听，有时也很伤心……的确叫人听了伤心。”

“你把夜莺卖给人吗？”

“卖给那些心地良善的好人。”

“除此之外你做什么呀？”

“什么做什么？”

“你平常干什么呀？”

他在一边沉吟了一小会儿。

“我不干什么……我不会干活。但是我能识字。”

“你识字？”

“是的。这得感谢上帝和那些好心肠的人。”

“那，你还有家人吗？”

“没有，我没有家里人。”

“为什么呢？……都去世啦？”

“不是，就是没有；我这辈子很倒霉。这都是上帝的旨意，我们都要按上帝的意思活着；为人就得身正——这是必须的！也就是说，要叫上帝满意。”

“你也没有亲戚？”

“有……但是……就是……”

这老头儿不大高兴讲出来。

“请讲讲吧，”我继续说下去，“听我的车夫问你怎么不把马尔滕的病给看好，难道你真会治病？”

---

① 库尔斯克：此地有优良品种的夜莺，歌喉甜美，很珍贵。

“你的车夫是个好人，”卡西扬一边思考一边回答，“不过也不是没毛病。把我叫大夫……我是哪门子大夫呀！……其实又有谁真能治病？大家都要按上帝的意旨办事。有些东西……有些花草的确有用。比方说鬼针草吧，真的很有用；车前草也有用。说这样的草不会闹笑话，这都是些圣洁的草——是上帝赐予的。但别的一些草就不能这样说了：它们有点用处，却也是罪孽，连这样说说都是罪孽。要么，就得请求上帝原谅……当然了，这有专门的祷词……谁信谁就能被救赎。”他低声添了一句。

“你没有给马尔滕任何药啊？”我问。

“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答道，“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命由天定。木匠马尔滕是个短命鬼，他来世上呆不久，就是这样。咳，凡是在世上寿短的人，就得不到和别人一样多的阳光，粮食也不济事——似乎有东西领他走了……是的，愿他能够安息！”

“你们移民到这很长时间了吗？”沉默一会儿之后，我问他。

卡西扬微微颤了一下。

“不是，不长，可能有四年了吧。老东家活着时，我们就在自己的地方上住着，后来监护局叫我们移民。我们老东家脾气好，待人心肠又软，愿他进了天堂！不过话说回来，监护局的做法也有道理；看情况，只能如此。”

“你们原来住在哪儿？”

“我们本来是在很美的梅洽河边上。”

“离此多远？”

“一百俄里左右吧。”

“那里更好一些，对不对？”

“好一点……好一点。那边很宽敞，有很多河，那是我的故乡；这里地方狭窄，又没水……在这里我们没有依靠，孤零零的。我们那秀美的梅洽河边，你爬上去看一看，上帝，那是多美的风景呀，啊？……河流，草地，森林，无所不有；还有教堂，过去又是一片绿草茵茵。一直可以看到极远，极远的地方。看得远着呢

……你看呀看呀，有多美妙！不过这里的土质相对更好些，是砂质的粘土，农民都说，这是最好的土；我的庄稼长势全都好极了。”

“喂，老大爷，老实说，你肯定想去老家看一看？”

“对呀，就想回去走一走。不过各处有各自的好处。我没有什么拖累，也不想总窝在一个地方。就是呀！总在家里有什么意思？就想到处去逛，去看看，”他声音更洪亮了些，“那样会叫人更舒服。阳光普照，上帝离你更近，唱歌也更有意思。你要看见什么好些的草，就带点回去。有水在流动，例如说，有泉水，那纯净的水，你看见了，就大喝一顿。天上有鸟儿欢乐地唱歌……走过库尔斯克又有草原，多么好的草原，让人惊异，叫人欢欣！那么辽阔，的确是上帝的恩惠！人们都说，从草原一直可以通到暖洋洋的大海，那里生活着一只‘加马云’[①]，叫声甜美动人。树叶儿四季常青，从不凋落，银树上结出金苹果，大家都很正直，生活得很快乐。……我真想到那里看看……其实，我到过的地方也很多了！我去过罗姆内，去过辛比斯克那个很出名的城市，也去过有很多金顶的教堂的莫斯科；去过‘乳娘奥卡河’，去过‘亲爱的茨娜河’，游历过‘母亲伏尔加河’，我见过很多很多人，很多善良的庄稼人，也去过许多繁华而有气魄的城市……因此我非常渴望去那里……并且……很希望……不只有我这样一个该受罚的人……另外的很多农民全都也穿树皮鞋，要着饭去寻求真理……对！……窝在家里干什么呢？人世不公平，就是这样……”

最后的几句话他讲得太快了，我差点听不清楚；最后他又咕哝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他脸上那怪怪的神色，不由令我想起“疯子”这个词。他低下头去，咳嗽了一声，似乎从睡梦中醒来了。

“阳光真好呀！”他低声说，“上帝，这样的恩赐真好！林子里暖暖的，多舒服！”

---

① 加马云：是传说中天堂中的鸟。

他耸耸肩，又不作声了。不经意地随便看一看，小声地哼起歌。我听不清他压低嗓门唱的歌的词，只听见了两句词：

我名叫卡西扬，
外号是“跳蚤”……

“嗨！”我心想，“这是他自己瞎编的吧……”他忽然又颤栗了一下，沉默了，遥望着远方的树林。我转身过去，看见一个八岁左右的农村小姑娘，身穿一件没有袖子的蓝上衣，裹着一条格子头巾，黑黑的胳膊上挎着一只小篮子。她可能也没想到会遇上我们，静静地站在那葱茏的榛树丛树荫里的草地上，一双黑黑的大眼睛惊慌失措地朝这边张望。我刚刚看清她，她马上就藏在树后去了。

“安努什卡！安努什卡！到这边来，不用怕。”卡西扬老头儿温和地叫她。

“我害怕。”她声音尖尖地回答。

“别怕，别怕，到这里来。”

安努什卡悄悄地离开她藏身的地方，绕了一个圈——她那嫩小的脚丫子踩在茂密的草地上没有一点儿响声——又从卡西扬身旁的树丛中出来。看到她矮矮的个子，我以为她只有八岁，现在才发现她已有十三四岁了。她看上去非常瘦小，但长得挺匀和、乖巧，美丽的脸蛋儿极像卡西扬，然而卡西扬实在不怎么好看。他们有相似的尖尖的脸型，一样古怪的神色，有些狡黠，又很诚恳，似在沉思，却又举止灵活，极为相像……卡西扬看了她一下，她走到他身边站住。

“是在采蘑菇吗？”他问道。

“对，采蘑菇。”她害羞地腼腆地笑着。

“多吗？”

“很多。”（她很快地扫了他一眼，浅浅一笑。）

“有没有白蘑菇？”

“有呀。”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她把篮子放下来，把遮在上面的牛蒡叶子揭开一些。）哟！”卡西扬弯下身去，说，“蘑菇多么好！安努什卡真能干呀！”

“是你女儿吗，卡西扬？”我问道。（安努什卡的脸稍稍有些泛红。）

“不，是亲戚，”卡西扬作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说。“嗨，安努什卡，你去吧，”他立刻又加上一句，“走好了。当心点……”

“为什么让她走着回去呢？”我没等他说完，就马上说，“她可以坐我们的车子去……”

安努什卡的脸蓦地红了，像一朵盛开的罂粟花，她两只手抓起篮子上的带子，惊惶地看了看卡西扬。

“不必了，她自己可以走，”他继续用很无所谓的声调答道，“这不算什么……她自己可以走着回去……去吧。”

安努什卡很利索地走进树林。卡西扬一直注视着她，随后微笑着低下头。他这长长的微笑里，他对安努什卡说过的话里，以及他对她说话的语调中充溢着一种浓浓的难言的关怀之情。他向着那边看一看，又微微地笑着，摸了摸他的脸，微微地点头。

“为什么这么快就让她走了？”我说，“我还想买点蘑菇……”

“如果您要买，去我家照样能买啊。”他第一次开始用“您”来称呼我。

“这小姑娘非常惹人疼啊。”

“不……什么话……这个……”他似乎不乐意继续这个话题，于是又像刚才一样沉默了。

我千方百计想让他再滔滔不绝地开口讲话，但是我知道我的努力无济于事了，所以我又回迹地那边。这时天气不像刚才那么热了；不过仍是没得到多少野味，正如平常所说，我仍是手气不好，就只有这样拖着一只秧鸡、一根新的车轴回村里。在车子

快到达院子之前，卡西扬忽然转过身来对着我。

“老爷，老爷，”他说道，“我很抱歉；因为我通知所有的野物远远离开你。”

“为什么这么说？”

“我会这样的巫术。你有一只很伶俐的狗，不过它也帮不上忙。你大概想人是最能干的，对不对？不过对于动物，人们还是拿它们没法子吧？”

我知道给他解释“巫术”这种事不可靠，他是不会相信的，所以我干脆不说什么，此时车子已进到门里了。

安努什卡出去了；她在我们之前就回来了，房子里有一篮蘑菇。叶罗费伊横看竖看那新车轴都不顺眼，在大大贬低一番之后，把它安在了车上。一个小时后我们要走了，卡西扬起先怎么也不肯拿我给他的钱，最后思索了一会儿，把钱捏在手心里，过了一会儿就收进去了。这一段时间内，他差不多一言未发；他还是那样靠着门，对车夫的唠叨充耳不闻，非常冷漠地和我告别了。

一回来，我就看出我亲爱的叶罗费伊情绪极为低落……本来也是，他在那边没找到食物，饮马的水又那么令他不满意。我们开始走了。他坐在驾驶座上，后脑勺上都写满了牢骚，他非常想对我唠叨几句，然而他又希望我先问他他再说，所以他就小声地絮絮叨叨，挑马的不是，话说得很尖刻。“村子！”他嘟囔着，“这也算是人住的地方！想找点吃的——他妈的连克瓦斯的影儿都瞧不见……呸，活见鬼！那水，真叫人想吐！（他使劲吐了口唾沫。）没有黄瓜，也没有克瓦斯——屁都没有一个。哼，你这畜生，”他高声对右边的拉梢马吼叫，“我早知道你这个奸滑的家伙！你挺会偷懒是吧……（他给了它一鞭子。）如今这马真会耍滑头，起先它多乖……咳，咳，你还敢来瞧我！……”

“叶罗费伊，我想知道，”我说，“这个卡西扬到底是怎样的人？”

叶罗费伊并没有马上回答我，他一直习惯于思索和不慌不忙；我马上就知道，这样的问题令他极为得意，他乐于作对。

“跳蚤啊，”他拉了拉缰绳，开始对卡西扬评头品足，“是个挺怪的家伙，或者可以说像个疯子，这种怪人，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打个比方，有点像咱们这头懒惰的黄褐马，不听话……也可以说，好吃懒做。他呀，根本不可能干活，他的身体太差了——可是，总应该……他自小就这副模样。起先他和他的叔叔们一起拉脚——他们也是赶车的——最后他可能有点烦，就不干这行了。他本来该呆在家里，可他就是呆不住，他总是不安分守己——像只跳蚤。他总算运气，碰上了心地善良的东家，并不对他强求，让他什么都做。从那时开始，他就像个没笼头的山羊，四处晃荡。他实在是怪得出格，天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么像个树桩一样成天不讲一句话，要么唠叨起来不停——鬼才知道他讲的话。您见过这样的人吗？肯定没有吧。他这种人实在不像样。不过话说回来，他倒挺会唱歌。而且唱得有模有样，挺好听，真的好听。”

“你说他真懂得医术吗？”

“医个鬼吧！……哼，他怎么可能！他顶多就知道自吹自擂。不过，他倒真的治好了我的瘰疬……”他停下来一会儿，继续说，“他根本不会治病！他是个大傻蛋。”

“你认得他很久了吗？”

“挺早就认识他了。在瑟乔夫卡村时，我们是邻居，就在那迷人的梅洽河畔。”

“哦，我们在林子里看见了一个叫安努什卡的小姑娘，是他家里人吗？”

叶罗费伊转过身子看一看我，张大嘴巴笑了。

“咳！……对，是他家里人。她是个没娘的孤儿，也不知道她娘是谁。哼，大概是他的亲人，跟他长得那么相像……她跟着他住。那是个聪明讨人爱的姑娘，没什么可挑剔的；她是个好姑娘，老头待她好得不得了，这姑娘的确听话。您听了可能不相信，他

要教他的安努什卡认字。他倒会真这么做的，他本来就和平常人不一样啊。这种人可说不准，谁知道他会怎么想……吁——吁——吁！”车夫忽然关上话匣子，喝住了马，朝一边弯下腰，用鼻子嗅了嗅。“怎么像有什么烤焦了似的？就是！我讨厌用新车轴……顶好要上点油就行了……刚好有个小池塘在这，我去打点水过来吧。”

他慢腾腾地挪下驾驶座，取了水桶，去池塘边打水，他回来给轮毂淋了水后，听见那里面发出一阵吱吱的响声，大概是吸饱水了，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回家十多俄里的路上，他就给热得发烫的车轴淋了六七回水。等我们回到家里时，暮色已完全降临了。

管　家

距离我的田庄十五六俄里的地方，有一位我的故交，他年纪轻轻，是个地主，曾担任过近卫军军官，如今赋闲在家，他就是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佩诺奇金。他的土地上有很多很多的野味。他家中的房子是由法国建筑师规划设计建成的，仆人们则一律是英国式打扮。他对食物很挑剔，也很有研究，对人和蔼可亲。即使这样，你却不大会想去拜访他。他是个挺讲道理的好人儿，和很多人一样受过很好的教育，任过公职，曾在上流社会里打过滚儿，如今照顾着家里的事情，挺有成就。拿他自己的话讲，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待人严格，但处理事情极为公正，关心群众生活，即使处罚哪些人，也是为了帮助他们。"和这些人相处就要把他们当小孩看，"要是出了这样的事，他常说这些话，"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亲爱的，这样的事情要尽量谨慎[①]。"一旦发生那些不可避免的令人心情不好的事情时，他常常尽量不出现一些出格的恼火行为，也很少大声嚷嚷，大多是拿手点着那个犯错的人，心平气和地说："我早就对你这样说过，朋友？"要么就说，"怎么回事，伙计，仔细想想吧，"通常这时他都会微微地咬一咬牙，嘴巴稍稍动一动。他个子一般，看上去身体舒展，长得也算仪表堂堂，手和指甲都非常清洁。他嘴唇红润，红光满面，看得出身体十分健康。他笑起来声音洪亮，十分豪爽，一双闪闪发亮的褐色眼睛经常亲切地眯着。他穿衣服很有品味，十分高雅。他还订购了法国的杂志、画册以及报纸，然而他不大喜欢看书：一本《流浪不止的犹太人》[②] 读了好久才算结束。但他却是玩牌的行家。总而言

① 原文为法文。——原注。
② 法国作家欧仁苏（1804—1857）的长篇小说。

之，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是我们省里教养极好的贵族，也是叫人最眼红的择婿队伍中的一个；女人们因他而意乱神迷，特别是爱慕他的优雅的风度。他举手投足都一板一眼，像一只小心翼翼的猫，从来不会无事生非，然而遇上机会，他还是会让人家知道他也很厉害，还乐意开一些怯懦的人的玩笑。与他交往的人都是一些有身份、很正派的人，因为他决不肯让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一旦心情好的时候，他就自我标榜崇拜伊壁鸠鲁[1]，然而他向来反感哲学，以为那是德国哲学家们模糊的精神食粮，或者索性说哲学是信口雌黄。他还喜欢音乐，常常充满感情地边唱边玩牌；他仍旧记着《卢契亚》和《梦游者》[2] 中的一些唱段，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总是用高调子去唱。年年冬季他都会去彼得堡。他的家里总是整理得有条有理；甚至连马车夫们，也受到他的熏陶，不仅每天都擦马轭、刷上衣，而且自己主动地洗脸。他们家的仆人看上去总是皱着眉头、哭丧着脸，不过在我们俄国，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愁眉苦脸，什么是刚刚睡醒的。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的嗓音甜美柔和，抑扬顿挫，仿佛炫耀似地从他那喷满香水的漂亮小胡子里蹦出每个字；他还常说一些法国词，例如："好玩"[3]，"可不是！"[4] 等等。因为这许多缘由，反正最少我是不大喜欢去他那走动的，要不是他那里的松鸡和山鹑，我可能根本就不和他交往。呆在他家里，你会产生一种奇怪的紧张不安的想法；就连那安逸的环境也不能使人高兴起来。晚上，当一个鬈着头发的侍仆，身穿带花纹扣子的浅蓝号衣出现在你面前，毕恭毕敬地服侍你脱靴时，你就会觉得，如果把这个面色苍白、身体消瘦的人突

---

①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270）：古希腊哲学家。他主张人应有合理的享乐，以求保持精神的愉快和安适。十九世纪的俄国贵族地主们往往利用他的主张为自己的享乐思想找依据。

② 《卢契亚》意大利作曲家多尼采蒂（1797—1848）的歌剧作品；《梦游者》：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1820—1835）的歌剧作品。

③ 原文为法文。——原注。

④ 原文为法文。——原注。

然换作另一个，一个有着极宽的颧骨、很扁的鼻子的年轻的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主人刚把他从田地唤回来，前几天送给他的土布衣服已有十来处被撕破了），那你可能会暗自窃喜，就是他很可能会把你的整条小腿连那靴子一起扯下来，你也高兴这样……

虽然我并不喜欢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有一次我却被迫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翌日清晨我就叫人套好我的车，可是主人不愿让我没见识到他的英式早餐就走了，他带我去他的办事室。我们喝过茶后，又有人不断送来了肉饼、夹生的鸡蛋、奶油、蜂蜜等许多东西。两个侍仆，戴着清洁的白色手套，悄无声息地按照我们的心思，手脚麻利地服侍着。我们坐在波斯式的长沙发上。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穿一条很宽大的绸质灯笼裤，黑丝绒上衣，头上一顶带有蓝穗的好看的菲斯卡帽，脚上是一双中国式的平底黄色便鞋。他品着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仔细地观察自己的手指甲，偶尔吸一口烟，腰里垫着一个靠枕，总而言之，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好好地享受过一顿早餐后，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志得意满地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已经送到唇边了，忽然眉头皱起来了。

“怎么不把酒烫一烫？”他问其中的一个奴仆，声音又尖又细。

那个侍仆愣住了，非常窘迫，脸色“唰”地白了。

“伙计，我问你话呢。”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语调平静，一直拿眼盯着那个侍仆。

那倒霉的侍仆站在那儿，手足无措，一言不发地抚弄着餐巾。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低下头去思忖着，偶尔皱起眉看一看那侍仆。

“对不起，朋友。[1]”他脸上一副愉快的神色，很亲热地拍拍我的膝，又盯着那侍仆看。“算了，你去吧，”一阵沉默之后，他补

---

① 原文为法文。——原注。

充道。接着仰起头,打响了铃。

一个人走了进来,他肥胖而黝黑,一头黑黑的头发,脑门很低,眼睛鼓了出来。

“关于费多尔……你就看着办吧。”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以一种非常自我克制的神情低声吩咐道。

“好的。”那个胖子答应了一声,马上就退了出去。

“你看,朋友,这就是乡下生活的不愉快之处。①”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笑嘻嘻地对我说,“您想上哪儿去蹓跶？不要着急就走呀,在这多呆一会儿吧。”

“算啦,”我说,“我必须得走了。”

“又要去打猎！咳,你们这些狂热于打猎的人真叫人没有法子！现在您是打算去哪？”

“去离此地四十多俄里远的里亚博沃。”

“要上里亚博沃？嗨,真凑巧,如此说来,我可以和您搭个伴。从里亚博沃到我的土地希皮洛夫村才五俄里远,我又总抽不出时间,所以很久没去过希皮沃夫村了。这次真是太巧了:今天您就去里亚博沃打猎吧,晚上可以去我的希皮洛夫卡村。这妙极了。② 我们一起进晚餐——可以让厨子也去——您去我那儿住一晚。好极了！好极了！”没等我开口,他就这样布置起来。“一切都会安排好的。③ ……喂,那边是谁？让人马上套好车,利索点。您未曾光临过希皮洛夫卡吗？真抱歉我得让您在我的管家家里住上一宿,可是我想,您是不会不高兴的,要是在里亚博沃您大概还得随便找个草棚猫上一晚呢……我们这就走,走吧！”

接着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哼起一支法国的抒情歌曲。

“您可能并不知道,”他轻轻地摇着两条腿,接着说,“希皮洛夫卡村的农民都是交代役租。宪法这样规定了——能有什么办

① 原文为法文。——原注。
② 原文为法文。——原注。
③ 原文为法文。——原注。

法？不过他们交租金给我时却是一清二楚。老实说，我早有叫他们改交劳役租的想法，可只有这么点地！虽然这样我还是觉得奇怪，他们是如何度日的呀。话说回来了，这是他们的事。[①]。我在那边的管家倒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一个聪明人。[②]，是块治理事务的材料哇。您能看到他……的确呀，真的难得这么巧！”

真是没有办法可想。原来我打算早晨九点就出发，然而一直磨蹭到下午两点还没有走。喜欢打猎者肯定可以理解我着急的心情。就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总能找到各种法子自娱自乐，所以他带了不计其数的内衣、外套、食物、香水、枕头套和式样齐全的化妆品，这些东西够一个勤俭而有自我约束力的德国人整整用上一年。每一回马车从坡上往下行驶时，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总是小心谨慎又很正式地吩咐一次，所以我十分肯定地认为：我的这个朋友的确是个真正的胆小鬼。然而，事实上旅途一帆风顺；只是到了一座刚刚竣工的小桥上时，载着厨子的那辆车子翻倒了，车子后轮压在了厨子的肚子上。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看见自己家里的厨子被摔倒在地，的确吓了一跳，马上派人去查看：有没有碰伤厨子的手？侍仆回来报告说厨子的手毫发未损，他马上就安心了。发生了这许多事，我们花在路上的时间可真不少。我同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共乘一车，在快到达目的地时，我又困又闷，再说，经过这几个小时的旅行，我的旅伴早已累得筋疲力尽，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最后我们终于到了，然而并不是去里亚博沃，而是一直到了希皮沃夫卡，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总之这天我是没指望去打猎了，就只有听天由命。

厨子在我们到达之前几分钟就到了，显然，他已安排好一切，也把主人到达的消息传达了出去，所以我们刚刚来到村口的

---

① 原文为法文。——原注。
② 原文为法文。——原注。

栅栏处，村长（管家的儿子）早就在那等候着了。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一头棕黄的头发，光着脑袋，骑着一匹马，新的外衣未扣扣子。“索夫龙呢？”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朝着他问。村长身手敏捷地从马上跳下来，朝着主人深深地弯下腰去，答道：“您好，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老爷。”接着仰起脑袋，抖擞一下精神，汇报说，索夫龙去了彼罗夫，已经让人去叫他了。“那么，你随我们过来吧，”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说。村长为了表示对主人的尊敬，把马牵到边上，上了马后，小跑着跟在车后，手里拿着帽子。马车朝村子里继续前行。好些个庄稼汉从对面坐着空马车驶过来；他们从打谷场上过来，唱着歌，脚悬在空中，上下晃荡着；看到我们的车子与村长，马上全都停了唱歌，取下头上的冬帽（此时正是夏日），弓着身，似乎在等别人下命令。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对着他们平易近人地晃晃脑袋。村庄里弥漫着一种惶惑不已的气息。一些穿着格子裙的农妇，扔着柴禾追赶那些看不清形势和古道热肠的狗，一个满脸胡子的跛腿老头从井边牵走一匹正喝在兴头上的马儿，不知为什么在马肚皮上打了一拳，最后才朝我们行了个礼。几个穿着长衬衫的娃娃边往房子里跑，还边哭叫着，爬在很高的门槛上，垂下头，往上跷着脚，非常利索地滚进门里，从那黑不见底的门道里爬进去后就再没有看见他们了。就连一只母鸡，也忐忑不安地钻过门底，没了踪影。只有一只像穿着绸子坎肩的黑胸的大公鸡，红红的尾巴几乎翘到自己脑袋上，仍旧不可一世地停留在大路上，可能原想清清嗓子高歌一曲，此刻也突然间觉得害臊了，拍拍翅膀溜走了。管家的房子离群索居，建在那没有其他人家的大麻地上，那儿的大麻长势极好，绿绿的叶子几乎渗得出油来。在大门前我们的马车停住了。佩诺奇金老爷站起来，以极为潇洒的姿势脱下披风，下了车子，朝四周和蔼地看了看。管家的老婆在那边等待着迎接我们，朝我们恭恭敬敬地弯腰行礼，然后过来亲吻主人高贵的手。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一直等她吻够了，才走上石阶。黑暗的过道角落里站着个女的，她是

村长的女人，她同样地弯腰行礼，不过没有胆量来吻那只手。过道右边的凉屋里有两个女人在手忙脚乱地整理着什么；她们把各种各样的杂货、空瓶子、穿得发硬的皮衣、油钵、摇篮全都清理了出去，那摇篮里放着一大堆烂布头以及一个穿着花衣裳的小婴儿，又拿洗澡间的扫帚扫灰尘。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叫她们出去了，自己则在圣像旁的一条板凳上坐下。车夫们开始七手八脚地把车上所有带来的箱子、各种杂物搬进房子，还小心着不让沉重的皮靴发出大的响动。

此时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已从村长那里查问了收成、耕种和其他田事的大致情况。村长的答案基本上叫人听了还是满心欢喜的，不过他看上去不知怎么回事有些精神不济，有些拖泥带水，就像是冬天被冻僵的时候，要拿发僵的手去扣衣服上的扣子一样。他站在门边上，很谨慎地东看一下，西瞅一下，为一个身手敏捷的仆人让开道儿。从他宽厚的肩膀后，我看见门道里管家的老婆正悄无声息地殴打另一个女人。顷刻间响起了马车的声音，马车在台阶前停住，随后管家走了进来。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对我讲述过的这位有治理大小事务能力的人物，个子不高，肩膀宽阔，头发灰白，体格结实，鼻头发红，眼睛很小，微微发蓝，一把胡子排成扇形。顺便说说，我们发现，打我们俄国建国以来，每个有钱又有福气的人可都长着一大把宽厚浓密的胡子，就像个光环，也不知道这些毛发来自何方！这位管家可能在彼罗夫多喝了酒，面色发肿，满身酒味。

“天哪，您来了，我们的好主人，咱们的大恩人哪，”他拖长调子，看上去激动万分，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您大驾光临委实难得呀！……伸手吧，老爷，伸手吧。”他继续说，预先把嘴唇凑了过去。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答应了他的请求，伸出手去。

“嗨，索夫龙老兄呀，你这里情况如何？”他声音平和地问道。

“呀，您呀，咱们的好老爷，好东家！”索夫龙声如洪钟地答

道，“怎么坏得了呢！您呀，我们的好东家，我们的大恩人，您大驾光临，敝村大有光彩，这是咱们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上帝降福于您，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上帝降给您福祉！有您的庇佑，此地一切都顺当。”

这会儿索夫龙停下来静默了一会儿，看了看主人，好像情感又激动起来了（大概是酒性又发作了），请求再一次亲吻老爷的手，说起话来比先前更有腔有调了。

“哎呀，您呀，咱们的好主人，大恩人……天哪，真是的！我都快乐疯了……看见了我还不敢当真呢……哎哟，您呀，我们的好老爷呀！……”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用眼看着我笑了笑，说道：“这多么感人，不是吗？”①

“啊，老爷，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老爷，”管家不歇声地说，“您是怎么了？真叫我着急呀。您大老远来，要事先告诉我一声，我好帮您准备哪。您会在哪儿住？瞧这多脏多乱，尽是些灰……”

“没事的，索夫龙，不碍事，”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笑着说道，“这里挺不错的。”

“天哪，我们的好东家——哪儿不错呀？我们泥巴腿子住这儿是挺不错的；可您是……哎呀，我的好老爷、大恩人，您呀，我的好主人！……您要原谅我这样的白痴啊，我是乐傻了，全是傻了。”

谈笑了一会儿，晚饭就已上桌了；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开始进餐。老头子叫他的儿子出去了，他说人太多了空气不好。

“老汉呀，怎么，地界都划清楚了吧？”佩诺奇金老爷发问道，很明显他学着庄稼人讲话的口气，向我挤一挤眼。

“清了，老爷，都是托您的洪福。前天在单子上画过签了。赫

---

① 原文为法文。——原注。

雷诺夫的那一伙人开始不愿意……是的，不很情愿，老爷。他们要这样，还要那样……鬼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那些人全是笨蛋，老爷，他们是些蠢驴。我们呀，老爷，按照您的吩咐给中间人米科莱·米科拉伊奇送些东西，以示谢意；这都是听您的命令行事的，老爷，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叶戈尔·德米特里奇清楚我们的一举一动。

“叶戈尔同我讲过这些了。”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严肃地说道。

“这是自然，老爷，叶戈尔·德米特里奇应该会报告给您。”

“嗨，现在大家伙可都高兴了吧？”

索夫龙就在等他这样说。

“哎哟，您哟，我们的好老爷，我们的大恩人！”他唱歌似地又唱起赞美诗……“多亏了您哪……咱们的好东家，我们每分每秒都在为您祈福哪……不过说起地来，似乎是少了点……”

佩诺奇金打断了他的絮叨，说：

“嗯，行啦，行啦，索夫龙，你是全心全意跟我干的，我自然很清楚……不过，今年的收成到底怎样？”

索夫龙叹了一口气。

“唉，咱们的好主人哪，收成是有点差啰。事情是这样的，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老爷，让我告诉给您吧，这儿发生了一件案子（此刻他伸开两手走到佩诺奇金老爷身旁，弯下腰，眯缝着一只眼）。我们在自己地里发现一具尸首。”

“怎么搞的？”

“我也不明白，老爷，我们的好东家，我想，那是咱们的对头在捣鬼。幸好，那尸首停在和别人的地快交界的地方；不过，老实说，还是在咱们的地上。我就趁着别人还不知道，马上带人把那尸首拖到别人的地上，又叫人去一旁看着，我告诉咱们自己的人：千万不能声张，以防万一。我去向警察局澄清了一下，把发生过的事对他讲了，又请他去喝了点茶，请他笑纳一点小小的礼物

……老爷，您想结果怎样？这件事就成了别人的麻烦了；如果不是这样，就为这具尸首，还得花上两百卢布，那可真不值得。”

佩诺奇金先生闻听管家这种高明的手段，笑个不停，几次用指头指着他，问我说：“多么能干的人呀，是吧？”[1]

此时天已完全黑了；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吩咐把桌子上的东西收走了，并让人拿干草过来。仆人们帮我们收拾好床，放好枕头；我们就睡了。索夫龙听完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就退出去了。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睡前还就俄国农民的优良传统发表了一通议论，还告诉我说，自打索夫龙管理事情之后，希皮洛夫卡村的庄稼人连一分钱的田租都不拖欠……更夫敲响了梆子，某个屋子里一个还没有任何自律习惯的小孩尖声哭叫着……我们进入了梦乡。

翌日，我们起得特别早。原先我打算去里亚博沃，可是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希望我先留下来，去参观他的农庄。我倒的确很想亲自见识一下那位有治理大小事务能力的优秀人物索夫龙到底品质如何，就只有留下来了。管家过来了。他身上穿了一件蓝色外套，腰间系着一条红色的带子。比起昨天来，他今日的话少多了，很伶俐而专心地对老爷察颜观色，对答如流。我们同他一道去了打谷场。索夫龙的儿子，那身材粗笨的村长，综合各个方面看来，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他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另外还有个地保，名叫费多谢伊奇，也来陪着同行，他是个退役军人，脸上生着浓密的小胡子，一副古怪的神情，似乎像还没从噩梦中醒过来。我们看了打谷场、干燥处、库房、磨坊、牲口圈、幼苗、大麻园等等，的确是布置得有条有理。然而周围农民不快的神色却令我多少有点不敢相信。索夫龙不但是个实干家，还有几分艺术的天赋：在每一道水渠旁都种有一行整齐的爆竹柳；打谷场上也井井有条，谷堆和谷堆之间隔有一条条小径，还铺上一层细沙；磨坊

---

[1] 原文为法文。——原注。

的风车上配有一个测风仪，看上去特别像一只狗熊张着大嘴伸出一条红红的舌头；用砖块砌成的牲口圈的墙上又砌了一面希腊风格的三边的墙，其下有一行字，是用白粉写就的："这里是生（牲）口圆（院）。一干（千）八白（百）四十年健（建）于希波（皮）洛夫卡村。"[①]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看上去极受感动，他用法语对我讲述了代役租制的各种优点，不过随后又讲道，劳役租制对地主而言有更多的好处——却也管不了那么多！……他又对管家开始进行教育：怎么种马铃薯，怎么把牲口的口粮储存起来。索夫龙专心致志地聆听东家的教诲，偶尔也发表一些另外的意见，不再以好老爷、大恩人之类的称呼叫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而是一再表示希望有更多的耕地，最好再买一些。"没什么，你想买就去吧，"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说，"就买在我名下，我支持你。"索夫龙并未有任何回答，仅仅拿手摸一摸胡子。"不过此刻最好还是去树林里瞧瞧吧，"佩诺奇金说。很快就有人牵过我们要骑的马；于是我们就骑着马去林子里，换种说法，也就是来到了"禁伐区"。在这一片林子里，一眼看去，是一种极为荒凉、原始的风景，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拍了拍索夫龙的肩膀，以示对他的工作的嘉奖。在植树造林方面，佩诺奇金老爷比较赞成俄国人的保守看法，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自己觉得它十分可笑，他说，有个爱恶作剧的地主为了教育他的护林人，就把护林人的胡子几乎拔掉了一半，以此开导他树木并非砍得越多就长得越好……然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不管是索夫龙还是阿尔卡季·帕夫雷奇，两个人都不是保守派。回到村子里，管家领着我们去参观他刚从莫斯科购回的脱谷机。这台机器的确看上去相当好用，然而，如果索夫龙能知道这最后一段行程中有多么不愉快的事情在前面等待着他和主人，恐怕他会更愿意陪我们呆在家里而不出去。

---

① 此处引文有多处拼写错误，说明写字的人水平不高。故译文中亦用错字代替。

发生了这么一桩事。我们离开库房，眼前是这样一副情景。在离门口仅几步之遥的地方，有一个污秽的池塘，三只鸭子正在水里天真无邪地嬉耍，有两个农民打扮的人站在池塘边上：一个大约六旬的老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这两人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麻布衣服，赤着脚，腰间绑着绳子。费多谢伊奇站在他们旁边拼命地阻止他们过来，如果我们呆在库房的时间稍微更长些，他可能就能哄走他们，然而一发现我们一行人，他就马上垂下胳膊，笔直地站在那里。村长也张大嘴巴，握紧了手，不解地看着他们。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的眉头拧成了疙瘩，咬住嘴唇，径直来到那一老一少身旁。两个人没说什么，只是向他跪下去。

“你们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愿望吗？”他的声音极为严厉，稍稍有些鼻音。（那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没有讲话，眯缝着眼睛，犹如受不了强烈的阳光，有些气喘。）

“说话呀，这是怎么啦？”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追问了一声，马上转身看着索夫龙：“是谁的人？”

“是托博列叶夫家里的。”管家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

“嗨，你们怎么回事呀？”佩诺奇金先生再次问道，“怎么回事，你们有没有舌头？说说看，您想要什么东西？”他冲着老头儿点点下巴，又说道，“别怕，笨蛋。”

老头仰起他晒得黑黑的、皱皱巴巴的脖子，歪着发青的嘴唇，声音带着几许沙哑：“要帮我们讨个公道呀，老爷！”他磕了一个头。那个年轻些的后生也行了个礼。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威风凛凛地看着他们的后脑勺，头朝上仰起，两脚分开站着。

“有什么事呢？你要告谁呀？”

“做做善事吧，老爷！给我们个活命的路吧……我们实在受不了啦。”（老头费了老大力气才讲出来。）

“有谁不叫你活命呀？”

“就是索夫龙·亚科夫利奇，老爷。”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你叫什么名字？”

“安季普，老爷。”

“这又是谁？”

“我的小儿子，老爷。”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又半天一声不吭，只抖了抖胡子。

“他怎么不叫你活命啦？”他问道，在胡子后面看了看老头儿。

“老爷，他害了我的全家。我的两个孩子，老爷，还没有到年龄就被拉去当兵了，现在又要带走我这个最小的。老爷，他昨天又拉走了我最后的一头母牛，又狠劲地打我的老婆——这都是他做的好事。”（他朝村长站的地方指了指。）

“哼！”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很不屑地哼了一声。

“您得让我们全家有条活路呀，恩人哪。”

佩诺奇金先生皱一皱眉。

“到底是什么事情？”他以一种极为不满的神情问管家，声音压得很低。

“他是个醉鬼，尊敬的老爷，”管家第一次用这样恭敬的称谓回话，“他从不做事。五年了还没交租，尊敬的主人。”

“老爷，索夫龙·亚科夫利奇是替我交了五年来欠的租，”老头不断絮叨着，“可交过了五年的租后，他就把我当做他的奴隶使唤，老爷，他还……”

“你为什么会欠租不交呢，嗯？”佩诺奇金先生声色俱厉地呵问。（老头低下头去。）“一定是你贪喝酒，总在酒店里鬼混吧？（老头想开口分辩。）我可清楚你们这种人，”阿尔卡季·帕夫雷奇怒气冲天地继续道，“你们除了喝酒一无所知，成天赖床不起，害别的老实庄稼汉跟你们也受牵连。”

“他还是个无耻的家伙。”东家发表演讲的时候，管家插嘴道。

“这根本不用说。一般都是这样，我见得多了。平常的时候

无所事事，无事生非，现在就低下头来老实了。”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老爷，”老头儿失望不已，说：“您行行好，指一条生路给我吧——我哪里会无事生非？老天哪，我们还能活下去吗。索夫龙·亚科夫利奇瞧不惯我，怎么看不惯我——叫上帝去问他吧！他害了我全家，老爷……只剩下这个小儿子……如今连他也要……（老头子眯缝着的黄色眼睛里有泪花在闪动。）做做善事吧，老爷，给我主持公道吧……”

“除我们家还有别的呢。”那年轻些的也想讲几句话……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突地大发雷霆，大声吼道：

“谁允许你开口的，嗯？没跟你说，你就闭紧嘴巴……这算怎么回事？不许你讲话！闭上嘴巴！……天哪！真是反了天了！这可不行，伙计，我决不能听任这种事情发生……我……（阿尔卡季·帕夫雷奇往前走了一大步，可能顾虑到我在一边，又转回身，手塞进裤兜。）原谅我朋友。[①]”他勉强一笑，有意放低声音。“这是糟糕的一面。[②] ……咳，算了，算了，”他又说下去，看都没看那两个人一眼，“我一定会叫人办好的……算了，你们走吧。（那两个农民还在那跪着。）咳，我已经说过了呀……算了，走吧，我答应了，会叫人办好的。”

阿尔卡季·帕夫雷奇转过身背对他们。“就是不知好歹，”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然后就大踏步回去了。索夫龙跟在他身后。地保大睁着眼睛，好像要蹦到最远的地方去。村长把鸭子从脏水塘里赶出来。两个告状的人站在那地方，对视了一眼，也毫不留恋、步伐沉重地回家了。

两个多小时后，我已来到了里亚博沃，而且打算和安帕季斯特，一个我认识的农民，一块去打猎。在我离开希皮洛夫卡村的时候，佩诺雷奇还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耿耿于怀。我向我的朋友说

---

① 原文为法文。——原注。
② 原文为法文。——原注。

起了希皮洛夫卡村的那家可怜的人，说起佩诺奇金先生，并询问安帕季斯特是否认识那儿的管家索夫龙。

“您问的是索夫龙·亚科夫利奇吧？……那个东西呀！”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只狗，他不是人；这种狗，到库尔斯克还找不到第二条呢。”

“什么意思？”

“希皮洛夫村名义上属于——那个名叫什么的——皮金[1]，事实上是索夫龙管辖着那地方，他是个摆设罢了。”

“真是这样？”

“他觉得那个村子是他自己的东西。附近的农民都朝他借钱，他把他们当奴隶一样使唤：让这个赶车，叫那个做这做那……他们快给他整死了。”

“他家里的地并不多吧？”

“还少？只赫雷诺夫就有八十俄亩的租地，我们这里也还有一百二十俄亩租地；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块的一百五十俄亩。除了经营租地外，他还贩卖牲口、柏油、奶酪、大麻，什么东西他都敢拿去贩卖……这家伙脑子好用，的确很聪明，他是发了财，这个该死的东西！最可恶的事情是，他实在是个不讲任何道理的混账！他是只动物，怎么会是人；对，他是一只狗，一只恶狗，的的确确是只恶狗。”

“可是那些庄稼人怎么就不知道去告他呢？”

“咳！哪儿会有人管这事！老爷只要按时收到租，还管别的什么，”他半天再没开口说什么，随后又说，“嗐，你去告他试试看。怎么可能呀，他能叫你……”

我又想起安季普的遭遇，我告诉他整个事件的起始经过。

“哼，”安帕季斯特道，“这一来他非吃了他不可，把他整个吞

① 佩诺奇金错误的拼法。

下去。现在可能已经快打死他了。真是不幸啊，倒霉的人！他怎么会遇上这碴子事呢……他在村上开会时和那个人，和村长犟嘴啦，顶了他两句，自然是没法装傻了……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偏就要和他过不去，要整死他。如今就要把他吞进肚里啦。他本来就是条狗，一条凶恶的狗——上帝饶恕我说这样的话。他就会欺软怕硬。家里有钱又有人的老头，他这恶鬼从不会去惹，可是像安季普这种贫苦无依的他就想怎样就怎样。安季普的儿子还没到当兵的年龄就给拉走了，他是个最无耻的无赖，一条疯狗，上帝饶恕我这样说吧。”

我们就一起去打猎了。

一八四七年七月于萨尔茨勃伦西列济亚

阿纳尼耶夫庄园办事处

故事发生在一个秋天，那天，我背着一杆猎枪在郊外闲游了好几个钟头，要不是因为天上飘着这冰冷的雨丝，或许在黄昏前我还不会想返回位于库尔斯克大路边的那间旅店，我的马车正停靠在那里等我。从清晨起，雨就稀稀落落下个不停，就像个啰哩啰嗦没完没了的老姑娘，毫无同情心地缠着我，无奈，最终我只能在这附近寻觅一块落脚地，可以让我临时躲躲雨。我还在考虑看该向哪里走的时候，一个小窝棚忽然出现在我眼前，立在豌豆地旁边，低矮且破败不堪。我朝那个窝棚走了过去。看见棚檐下有一个年迈衰朽的老头，他那副样子突然使我想起了在枯岛的一个山洞里，鲁滨逊见到的那只将死的山羊。老头蹲在那里，张着一双昏浊不堪的小眼睛，兔子一样紧张又仔细地嚼着已不再柔软的豌豆，让它在没牙的嘴里不停地翻动着。他聚精会神地嚼着东西，竟然没有发现我已走到他身边。

“老爷子，嘿！老爷子！”我说。

他的咀嚼终于停了下来，高高昂起头，努力地睁着自己的眼睛。

“有啥事吗？”他不清不楚地说，声音有些喑哑。

“什么地方能有村子，在这一带？”我问。

老头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继续嚼起来。我只得又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村子？你有啥事吗？”

“想到村子里躲躲雨。”

“你说什么？”

“躲雨！”

“噢！”他摸摸后脑勺，“你呀，应该这么走，”他的手乱七八糟

地摆起来,突然说起来。“就这样……沿着林子边儿走,走到那边后,就会看到一条路,但你不要走那条,还应该再向右,一直向右、向右……然后就是阿纳涅沃村,或者,就是西托夫卡村。”

弄懂这老头的话,可费了我好大劲儿。他的胡子和他的舌头都在和他作对,妨碍他讲话。

“那你是哪个村子的呀?”我问。

“你说什么?”

“我问你是哪个村的?”

“阿纳涅沃村”。

“你蹲在这里做什么呢?”

“你说什么?”

“你蹲在这儿,干嘛?”

“做看守!”

“看什么?”

“看豌豆。”

我憋不住大笑起来。

“你? 行了,你有多大岁数了?”

“天知道,管它呢!”

“我看你眼睛也不太好使了吧?”

“看不清楚。耳朵有时候也听不清。”

“那怎么能让你来看守呢?”

“谁知道上边的人怎么想的。”

“上边?”我想着这个问题,同时看着这个令人同情的老头。他在怀里掏了掏,摸出一块硬得不行的面包,孩子一样地吃了起来,拼命皱着那个已经陷进去的脸颊。

我向那个林子走了过去,然后右拐,按他说的路,一直走啊、走啊,最后,一个很大的村子出现在我面前。这村子里立着一间新式的,即有圆柱的石头砌成的教堂,还有另一个带圆柱的建筑,是很宽阔的地主的房子。透过濛濛的细雨,从很远的地方就

能看见一所很高的房子，木制的屋顶上立着两个烟囱，应该就是村长的房子了。我朝那个房子走了过去，心想，那里也许有茶、茶炊、糖，甚至新鲜的不太酸的奶油。我的狗颤抖了一下，跟着我走上台阶。穿过门廊，拉开门往里一看，里面的陈设与普通人家的不同，而是摆着几张放满文件的桌子、两只深红色柜子、涂满墨水的墨水瓶、粗笨的锡制吸水沙盒、修长的羽毛笔，等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他有一张不太健康的臃肿的脸，一双不大的眼睛，额头宽阔，鬓角头发浓厚。他身上是一件灰色土布外套，穿得很整齐，只是衣领和衣襟上都磨得油亮。

"您有事吗？"他突然扬起脑袋对我说，就像是一匹马被无意中拉住了鼻子似的。

"是管家住在这儿……还是……"

"这里是主人的总办事处，"他截住我的话说。"我在这儿当值班员……您难道没见到牌子吗？有牌子的。"

"能在这里找个地方把我的衣服烘干吗？村子里什么地方有茶炊吗？"

"瞧您说的，茶炊，当然有。"这个穿着灰外套的小伙子神气地回答，"季莫费神甫那儿一定会有，或者是仆人的房子，还有那扎尔·塔拉瑟奇那儿，要不也可以到阿杉拉费娜那个饲养家禽的女人那儿。"

"你在跟谁说话，你这个蠢货？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笨蛋！"一个人在隔壁房间嚷了起来。

"是一位先生，他问有没有能烘干衣服的地方。"

"怎么样的先生？"

"我不认识，带着一条狗和一枝枪的。"

一阵嘎吱吱的床响之后，隔壁的门打开了，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人走了出来，粗脖子，眼珠向外凸出来，那一张脸圆得出奇，满面红光。

"你有什么事吗？"他对我说。

“我想把我的衣服烘干。”

“这里不管烘衣服。”

“我没有看到门口的牌子，不过，我可以付钱……”

他立刻说：“这里大概也可以烘一下衣服吧，那么你跟我到这儿来。”他带我走进了另一间屋子，但不是他休息的那一间，“在这儿烘吧，行吗？”

“行，您是不是能再给我点儿茶和奶油？”

“好，您把衣服脱下来，先在这儿休息一下，茶马上就会送过来。”

“谁是这个田庄的主人呀？”

“叶列娜·尼古拉耶夫娜·洛斯尼亚科娃是我们这里的女主人。”他出了房门，我开始环顾四周。

其实这个小房间是从办公室用一道板壁间隔出来的，朝马路的方向开了一个小窗子，而窗子两旁各放了一只皮面的高背靠椅。墙上糊的是绿色的壁纸，上面还有一些粉红色的花纹，在与办公室相隔的板壁前摆着一张很大的皮面沙发。墙上挂了三幅油画，显示出不同的风格。第一幅画的主角应该是一条戴蓝脖套的猎狗，从它的嘴里吐出一行字：“这就是我的快乐”。在狗的面前有一条河，而河对岸则有一只大得出奇的兔子蹲在一颗松树下，长长的耳朵直立着。第二幅画的是在一个希腊式柱廊前不远的地方，两个老头在饶有兴味地吃西瓜，那个柱廊上题有“娱乐宫”三个字。第三幅画上，是一个卧着的女人，半裸着身子，粉红的膝盖和肥厚的脚后跟显得那样突出。我的狗似乎对这个新地方很感兴趣，他正在努力地往沙发底下钻，但是显然他吃了不少苦头——那里积的灰尘让它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这样，它才算老实了一会儿。我走到窗前，向外望去：通往办公室的一条路上斜铺着木板，显然是为了预防雨天的泥泞；一些穿着褪色花布衫的小姑娘们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前前后后地张罗事情；仆人们，在泥地里跋涉着，每一步都写满了沉重与心事重重；甲长的

马懒散地站在那里甩着尾巴，不时抬起头啃一下篱笆；母鸡“咕咕”地叫个不停，而火鸡好像得了肺病一样，互相大声地叫唤……在一个黑漆漆的像浴室一样的破房子前面，坐着一个壮实的小伙子，他在弹着吉他，并且很动情地唱着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情歌：

唉，我即将远离这迷人的地方，
前往未知的远方……

我正被这歌声深深陶醉着，门“吱呀”一声响了，胖子带着微笑走进了我的房间。

“您的茶来了。”他谄媚地对我笑着。

那个穿灰外套的值班员跟在他身后走了进来。胖子看着他把茶炊、茶壶、带茶碟的茶杯（虽说茶碟已经破败不堪）以及一小罐奶油和一串又冷又硬的波尔霍夫面包圈放在桌上后，便出了门。

我问那个小伙子：“他是干什么的，是这里的管家吗？”

“不，他以前是这儿的出纳主任，前几天刚当上办事处主任。”

“那你们这里没有管家吗？”

“不，我们有总管，是米哈拉·维库洛夫。”

“那么，有负责人——就是主管吗？”

“肯定有了，是一个德国人，叫做卡洛·卡雷奇·林达曼多尔，但是他说的不算。”

“那你们这里归谁管？”

“女主人总是自己处理事情。”

“噢，我明白了。那你们这个办事处有几个人？”

“有六个。”小伙子想了一会儿，对我说。

“都是干什么的呀？”

“是这样的：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是这里的主任出纳，彼得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办事员，他的兄弟伊万也在这儿做办事员。这里还有两个办事员，一个是科斯肯金·纳尔基佐夫，另一个也是叫伊万，当然，不是指彼得的兄弟，而是另外一个。再加上我，不过，全加上还不止这些呢。”

“这么大的庄园，女主人家里一定有很多仆人吧？”

“不，也不是太多……”

“那么你估计有多少人呢？”

“我想，总共应该有一百五十个左右吧！”

我们两个人都有半天没说话。

“你的字很漂亮，对吧？”我突然开口问他。

小伙子显然很高兴，咧开嘴笑了起来，他向我点了点头，然后到办公室取来一张纸，上面写满了字——递给我看。

“您看看吧，这是我写的。”他微笑着轻声对我说。

我接过那张纸，仔细看了起来。这是一张浅灰色的四开纸，上面用粗大而工整漂亮的笔迹写满了字，写的是这样一些内容：

命　令

阿纳尼耶夫地主庄园总办事处

告总管米海拉·维库洛夫命令

（总第 209 号）

接到此命令后务必尽快查清，昨日夜里何人在醉酒后闯入英国式花园，并高声唱下流小调骚扰尊贵的法籍女教师恩热尼夫人，使之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守夜者系何人、是否明了自己所担负之职责、竟让此等不规之事发生在我庄园？责你对此事进行详细调查，尽快查明事情原尾并报本处。

办事处主任：

尼古拉·赫沃斯托夫

×年×月×日

纸上盖着刻有“阿纳尼耶夫村地主庄园总办事处印”字样的大印章，在命令下方的一角还有一行相比之下显得很娟秀的批示：“切实执行。叶列娜·洛斯尼亚科娃。”

“这是女主人自己亲手写的吗？”我指着那行字问值班员。

“当然，如果没有她的亲笔批示，命令是不能生效的。”

“这么说，是由你们将命令送交给总管了？”

“不，他会自己到这儿来拿，不过，不是他自己看，要由别人读给他听，他一个字也不认得。”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笑着对我说：“您觉得我写得怎么样，还不错吧？”

“不错，写得不赖。”

“可惜不是我起草的，这活儿一向是科斯肯金干，他这方面很在行。”

“难道说，你们写命令也要先打草稿吗？”

“当然要先打草稿了，否则怎么能写得这么整齐、干净呢？”

“你一个月拿多少钱？”我想了想，接着问他。

“三十五卢布，还有五卢布的补助，算是跑腿钱。”

“你觉得这些够吗？”

“为什么不够？我对这里很满意。要知道，办事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做事的，不瞒您说，就是因为我叔叔是个领班，我才能来这儿，我是靠关系进来的。”

“你过得还不错？”

“当然不错，不过说句实话，”他感叹了一声，“干我们这样的活儿，要是在商人那里就没话说了，那会过得更好，起码比现在自在，商人那里，随便多了。昨天晚上，有个韦尼奥夫的商人到我们这儿办事，他的一个伙计跟我挺投缘，就这么劝我来着，那日

子，不用说，好着呢！”

“是商人给的钱多一些的原因吗？”

“这你可说错了！到商人那里不用要钱，你要是总跟着他问给多少薪水，他会一脚把你踢出去，再也不要你了。不是这样。在商人那儿，你要诚实可靠，对主人要有忠心，还要敢担责任，总之，在那儿你得表现得特别像一个人，商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背着他偷偷摸摸，最不喜欢有人背叛他，如果那样，你就完了。在商人那里，他会给你吃的、给你穿的，让你吃穿不愁、衣食无忧，他供应你一切，只要他高兴。如果你能合他的心思，他给的还会更多，他可不在乎这些。你说说，这么好的生活，还要薪水有什么用？根本用不着……再说，商人可不讲什么排场，生活很简单，而且是俄罗斯式的，人家讲平等，比如，如果你跟他出去，他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他喝茶的时候你也能喝茶。商人，……那些地主怎么能和人家比呢？商人可不像那些臭老爷，从不乱来，即使你真的把他惹生气了，顶多揍你几下也就没事儿了。人家不会为难别人，不欺辱别人。……跟着地主可就不好过了，不论是什么都要挑三拣四：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白了，你就是不对他的心思。比如你要是端一杯水给他喝，他会对你说：‘哟，水里有臭味！哎，这吃的也有怪味！’你就只得拿出去，哪怕只是端着水在门外站一会儿，再送进去，他就会说：‘哦，现在好了，哦，不臭了！’服侍女主人更难……小姐就不用说了，更麻烦！……”

“费久什卡！”小伙子的谈兴正浓，却没想到那胖子喊他。

值班的小伙子答应了一声，迅速地站起来向外走去。

我喝了一杯茶，便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等我再睁开眼睛时，大约有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虽然已经睡醒了，但身子还是懒得很，一点也不想动，我便依然闭着眼睛，躺在沙发上，希望能再次睡着，可好半天也没有再睡。这时，与我只有一壁之隔的办公室里，传来一阵低低的交谈声，我立刻侧过身去，仔细听了起来。

“对呀,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一个陌生的声音说,“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考虑,的确不能……咳!”陌生人咳嗽了一声。

“请您无论如何相信我,加夫里拉·安托内奇,我能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嘛!您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是那个胖子的声音。

“您怎么能不知道呢?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在这儿还不是您说了算?您可是这里的头号人物了,有什么规矩,您还能不知道?”那个陌生人的声音顿了顿,又接着说,“可是咱们必须有个决定才好,应该怎么办呢?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您一定得帮我拿拿主意。”

“加夫里拉·安托内奇,您可不能这样说,我怎么能替您做主呢?一切还是全在您,看您是不是乐意,我当然希望这事儿能成,不过,您好像不怎么情愿。”

“您想到哪儿去了,尼古拉·叶尔梅伊奇?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是在一起做生意嘛!如果没诚心,我怎么会来找您呢?谁不想多赚一点儿钱呢?我们就是靠这个的,您说是吧,尼古拉·叶尔梅伊奇?”

“那么,八卢布。”胖子的声音冷冷的,带着不容商量的口气。

“唉!”陌生人叹息了一声之后,说,“您要的价钱实在太高了,尼古拉·叶尔梅伊奇。”

“加夫里拉·安托内奇,请您也替我想想,真的不能再让了,看在老天爷的份儿上,您可别再让我为难了。”

交谈的声音一下子消失了,屋子里安静起来。

我悄悄地仰起脖子,透过墙角的板缝向里面张望。

屋里只有两个人,胖子背朝着我坐在那里,隔着桌子,坐着一个我没见过的商人模样的人。四十多岁,精瘦的身材,脸上泛着一种病态的苍白,但是不难看出他眼角眉梢里藏着的精明。显然他现在的日子不太好过,眼睛紧张地眨着,手不停地摸着胡子,嘴唇时不时地颤抖着。

那商人又说起来：“尼古拉·叶尔梅伊奇，今年的庄稼长得可是不错呀！尤其是沃龙涅日那边的幼苗，长势棒极了，您应该是知道的。”

“这我是知道的，今年的苗长得确实不错，”办公室主任慢条斯理地回答说，“但是现在长得好，并不代表明年就能丰收呀！[1]您也应该知道的，这个冬天不知道会有什么变故呢！”

“我知道，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您说的没错，这事儿得老天爷说了算，”商人顿了顿，向我的房间的方向看了看，说，“您的客人是不是已经醒了？”

胖子转身走到门口，侧着身子听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说：“没呢，还没醒，可是也不一定，”说完，他又不放心地听了听，才放心地往回走，边走边说：“没醒，还睡着呢！”他又重复了一遍，那商人才放心下来。

“那咱们继续谈吧，尼古拉·叶列梅伊奇，”那商人继续说道，“无论怎么说，这生意还是要做的，您说是吧？那就这样吧，”他挪了挪身子，用手指着主人的房子说，“就六个半，您点一下头，我有两张灰的，一张白的[2]给您，您还满意吧？”

“四张灰的。”胖子说。

“那就三张吧！”

“不，就四张灰的，白的不要。”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三张吧。”

“三张半，不能再往下降了。”

“不，就三张。”

“咱们不必谈了，加夫里拉·安托内奇。”

“您可真不讲情面，要知道这样，我就去跟女主人自己谈去了。”商人自言自语地说。

---

① 指秋播春收的庄稼。

② 灰的，指五十卢布的钞票；白的，指五卢布的钞票。

“那您就去吧，”胖子回答说，“早这样多好。您干嘛自己找麻烦呢？……那么做要方便得多！”

“嗨，行啦，行啦，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我只不过随便说说，您怎么就生气了呢？别当真吗！”

“不，事实上……”

“好了，开玩笑嘛，真拿您没办法，就给您三个半灰的，行吧？”

“其实应该是四张的，就怨我，太着急了。”胖子抱怨说。

“那么，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女主人那边的粮食，就给六个半卢布了，就六个半卢布，可以了吧？”

“就六个半，已经谈妥了嘛！”

“好了，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商人伸出手，张开手指，“咱们击掌为定。上帝保佑你，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我现在就去找女主人，告诉她，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先生已经和我商量好了，就六个半卢布成交。”

“加夫里拉·安托内奇，这样说就行了。”

“那这些就请您先收着。”

商人把几张钞票递给了主任，然后又鞠了一躬，用手指灵巧地拿起帽子，摇摇头，耸了一下肩膀，很潇洒地扭着腰转过身去，绅士般踩着咯吱声不断的靴子离开了办公室。尼古拉·叶列梅伊奇走到墙边，仔细地数着商人交给他的一叠票据。这时，一个有着棕黄色头发及浓密的络腮胡子的人从门口探进头来。

“事情怎么样？”那个人问胖子，“都商量好了吗？”

“都说定了。”

“多少钱？”

胖子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向我的房间指了指。

“啊，好吧！”那人回答完，就消失不见了。

胖子回到桌旁，坐在椅子上，然后把账本打开，拿起算盘，他很得体地用中指，而不是用食指去拨算盘，开始算起账来。

值班的那个年轻人推门走了进来。

“有什么事吗？”胖子头也不抬地问。

“西多尔从戈洛普尔卡过来了。”

“啊，让他进来。不，还是先等等，等等，你去看看，那位先生醒没醒，是不是还在睡着。”

小伙子走到我的房间，我连忙把头靠在猎袋上，把眼睛闭上。

“还在睡。”值班的小伙子走到胖子身边，悄悄地说。

胖子小声嘀咕了几句，像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一样。

“现在把西多尔叫进来吧！”停了一会儿，他终于说。

我又抬起身子。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农民，三十岁左右，身体粗壮，红脸膛，一头淡褐色的头发，短而精神的髭胡子。他先向圣像祷告了一番，然后给胖主任鞠了一躬，两手拿着帽子，挺直着身子站在一边。

“你好吗，西多尔？”胖子还在拨着算盘，头也不抬地招呼说。

“您好，尼古拉·叶列梅伊奇。”

“路上还好走吧？”

“还行，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只是还有点泥泞。”庄稼汉缓慢而轻声地说。

“你老婆身体还可以吧？”

“她能怎么样呢？”

庄稼汉叹了口气，把一条腿稍微挪了一下。尼古拉·叶列梅伊奇随手把笔夹在耳朵后，擤了一把鼻涕。

“你这次来有什么事吗？”胖子把方格子手帕装进口袋里，又接着说。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听说，要向我们要几个木匠。”

“怎么，难道你们没有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我们那儿怎么会没有呢？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大家都知道，那儿可是个林场呀！但是，现在正是最忙的时候，尼古拉·叶

列梅伊奇。”

“忙的时候！你们都这么喜欢给别人干活，至于女主人，就是干不干都可以了……，都一样嘛！”

“当然干的活儿是一样的，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但是……”

“什么意思？”

“工钱……也太那个了……”

“这有什么，我看你们是给惯坏了。你行了吧！”

“话虽是这样说，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如果是一个星期就能干完的活，非得拖到一个月才行。一会儿是没有木料了，一会儿又让我们去花园里扫地。”

“那有什么！女主人亲自安排下来的，你我还能说什么呀！”

西多尔沉默了，两条腿晃来晃去。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一边专心地拨着算盘，一边歪着头等着他的回答。

“我们那儿的……庄稼人……尼古拉·叶列梅伊奇，”西多尔最后还是吞吞吐吐地说了起来，“这儿有……一点儿小意思，他们……让我来向大人您……表表心意……”说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带着红花纹的手巾包，用手捧着。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你不是疯了吧？”胖子立刻打断他的话，然后又继续说：“去吧，到我家去，你可以先和我老婆说说，她会给你茶喝，我一会儿就回去。你快去吧，别害怕，快去。”

西多尔离开了办公室。

“这个……笨蛋！”办公室主任冲着他的背影嘀咕了一句，摇了摇头，又继续打算盘。

这时忽然从屋子外面的台阶上传来一阵喊声：“库普里亚！库普里亚！库普里亚惹不起啦！”没过多久，一个小个子走进了办事处，他不仅身材矮小，而且还像是得了痨病，鼻子出奇的长，眼

睛虽然很大但目光呆滞，而表情很是傲慢。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破旧的衣服，有一个棉绒的衣领，扣子很小。在他的肩上扛着一捆干柴，有几个仆人跟在他的周围，不停地嚷着："库普里亚！库普里亚惹不起啦！库普里亚现在成了火头军啦，成了火头军啦！"但是这个穿着带棉领大衣的小个子对大家的叫喊毫不在意，并且镇定自若。他迈着稳稳的步子走到炉子前面，放下肩上的干柴，然后直起腰来，在身后的袋子里拿出鼻烟盒，睁圆着眼睛，把那些混杂着灰的草木樨末填进鼻子里。

这一群人吵吵闹闹地拥了进来，那胖子皱了皱眉，站了起来。但是当他看到事情的究竟后，便笑了起来，只是告诉他们，另一个房间有个外面的猎人在休息，让他们别吵闹了。

"什么样的人？"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像是个地主。"

"啊！"

"让他们折腾去吧，"那个穿着棉领上衣的人很无辜地摊开自己的双手说，"和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他们不来惹我。我现在确实是火头军了……"

"当火头军啦！当火头军啦！"那群同伴打断他，愉快地叫嚷着，跟着他的话音说。

"这是女主人的吩咐，"他耸了耸肩，接着说，"你们等着吧……过不了多久，还会叫你们去放猪呢。我可是个不错的裁缝，我的手艺是跟莫斯科最出色的师傅学的，曾经给一些将军做过衣服。这套本事可是我自己的，你们谁也抢不去，你们有什么好高兴的？……凭什么呀？啊？难道你们已经逃出老爷们的掌握了吗？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吃闲饭的，都是些懒鬼。要是给了我自由的身份，我是绝对不会挨饿的，我不会因此没命。要是我能有身份证，我一定会好好干，按时交代役租，老爷们一定会对我满意的，而你们呢？我敢保证你们会完蛋，会像苍蝇一样一下子就完蛋！"

“你瞎说，”一个满脸麻子的小伙子截住了他的话。他长着一头淡黄的头发，衣服的肘弯都已经破了，却扎着一条红领带。“谁都知道，你曾经拿着身份证出去了，可是你连半个子儿都没挣回来，也没给老爷交过一分钱的代役租，只不过算是还凑凑合合拖着两条腿回来了，从那儿以后，就只能穿一套破衣衫，勉勉强强过日子。”

“那是没办法的，孔斯塔京·纳尔基济奇！”库普里扬[1]说，“人如果陷进爱河，就一切都给毁了，什么都完了，等你像我这么大岁数的时候，再来教训我吧！”

“可你那个爱人究竟是怎么样的呀！一副丑八怪的模样！”

“不，孔斯塔京·纳尔基济奇，我不许你这样说。”

“你还想让谁相信你吗？我去年在莫斯科，可是亲眼见过她的。”

“确实，她去年长得是不太好看。”库普里扬说。

“先生们，大家都听我说，”一个人满不在乎地说，带着蔑视的口气。这个人长得瘦高，一头油亮的鬈发，一望便知是抹过发油的，长了一脸的粉刺，看样子大概是个侍仆。“让库普里扬·阿法纳西亚给咱们唱个小曲吧，就唱那支他经常唱的。来吧，快唱吧，库普里扬·阿法纳西亚！”

“对，对呀！”旁边的人都哄了起来，“亚历山德拉可真厉害呀！他可把库普里亚给逮住了，没得说，快唱吧，库普里亚！……亚历山德拉，干得真不错！[2] 快点唱吧！”

“这里可是不能唱歌的，”库普里扬硬梆梆地说，“这里是女主人的办事处。”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想到这里来当办事员呀！”孔斯塔京粗声大气地笑着说。

---

① 即库普里亚的正式称呼。

② 仆人们为了表示相互的亲昵，在称呼男人时词尾常常用阴性。如这里把亚历山大称为亚历山德拉，把库普里扬称为库普里亚。

“这事都是听女主人安排。”这个不幸的人还在说。

“看，看，看他打算得多好！哈，真是太有趣啦！哈！哈！哈！”

大家都笑开了，有的人抑制不住还跳了起来。其中笑得最放肆的是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小男孩，他显然是一个贵族的孩子，混在仆人群里玩，穿着一件有铜扣的坎肩，小肚子已经吃得滚圆滚圆的了，一条雪青色的领带飘在他滚圆的肚皮上。

“喂，库普里扬，听我讲两句，你必须承认，”尼古拉·叶列梅伊奇现在也跟着高兴起来，变得和蔼了，得意地冲着他说，“怎么样，当伙夫的滋味不太好吧？大概也不怎么有趣吧？”

“没什么，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库普里扬说，“是的，你现在是我们的办事处主任了，是啊，这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你别忘了，你也曾倒霉过，也在咱庄稼汉的破茅草屋里住过。”

“别给脸不要，你可给我小心着点，”胖子恼火地接过他的话，说，“人家都在拿你这个笨蛋逗着乐，你这个蠢货，有人肯搭理你，你得说谢谢才对。”

“对不起，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我只是随便说说……”

“我也一样！”

门开了，一个小佣人跑了进来。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女主人叫你去一趟她那儿。”

“女主人那儿还有谁？”胖子问小佣人。

“阿克西尼娅·尼基季什娜在那儿，还有一个韦尼奥夫的商人。”

“我这就过去，伙计们，你们，”他恳切地对这些人说，“最好带着这位新上任的伙夫离开这里，说不准一会儿那个德国人跑过来，正好去告一状呢！”

胖子用手理了理头发，衣袖长得足以把他的手完全遮住，他又用手捂着嘴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把纽扣扣好，就出发去女主人那里了。没过多久，这群人拥着库普里扬也离开了这里。

最后，只剩下那个值班的小伙子留在这里，他现在也算得上是我的老朋友了。本来他是准备要削羽毛笔的，谁知坐着坐着竟也睡着了。乘着这个非常时机，几只苍蝇马上围住了他的嘴巴。一只蚊子把落脚点选在了他的脑门上，张开几只细腿稳稳地站在上面，头深深低下，贪婪地把嘴缓缓扎进他那软乎乎的肉里。这时，刚才那个有一头棕黄头发的络腮胡子又把头探进门来，他四处张望了一下，便跨进屋，把自己丑陋的身子也展示在我面前。

“费久什卡！费久什卡！怎么总是睡觉！”那个人说。

小伙子连忙睁开眼睛，从椅子上站起来。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是去女主人那儿了吗？”那个人问。

“是的，女主人叫他去的，瓦西利·尼古拉伊奇。”

“噢！”我心里想，“原来他就是那个主任出纳员呀！”

主任出纳就开始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但是，与其说他在来回踱步，不如说他是在来来回回地蹓，他那副样子，真的像极了一只狗。一件黑色的，后襟窄窄的旧燕尾服，肩部显得空空荡荡、晃来晃去。他把一只手举在胸前，一只手又在他那根马尾做的又细又短的领带上抓来抓去，头也跟着心神不宁地来回转着。而且他穿的是一双羊皮靴子，走起路来轻轻的，几乎没有任何声音。

“今天一位从雅古什金来的地主到这儿来找过您。”值班的年轻人又补充了一句。

“哦，来找我？他都说些什么？”

“他让我告诉您，晚上他会在秋秋列夫家等您。他说：‘我要跟瓦西里·尼古拉伊奇谈一件事。’但是，究竟是什么事，他却没说，他说，一提您就知道。”

“哦！”主任出纳答应了一声，便踱到了窗旁边。

“喂，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在这儿吗？”一个很嘹亮的声音在门廊那边响起，随后走进一个身材高高的人。看他的样子，显得异常愤怒，一张脸虽长得不太谐调，但面部表情丰富，看起来十

分勇敢，穿着也很整齐干净。

“他不在？”他迅速扫了一遍屋子，问道。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去女主人那儿了，”主任出纳说，“您找他有什么事吗？我或许能帮帮您，帕韦尔·安德列伊奇，您可以告诉我，您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您想知道我要干什么？”帕韦尔·安德列伊奇瞪着主任出纳说（主任出纳很勉强地点了点头），他又接着说：“我要好好修理一下这个大肚子的坏蛋，这个搬弄是非的可耻小人！我倒看他再挑拨一下！”

帕韦尔一下子狠狠地坐到了椅子上。

“您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帕韦尔·安德列伊奇？别生气……您怎么就好意思呢？您知道您这是在说谁吗？帕韦尔·安德列伊奇！”主任出纳含糊不清地说。

“说谁？他不就当上办事处主任了吗，跟我有什么关系！真够可以的，用这样的人！无异于把一头羊关进了菜园子！”

“行啦，行啦，帕韦尔·安德列伊奇，别说了，这些小事说它有什么用呢？”

“哼，真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又去摇尾讨好去了！……不行，我就在这儿等他回来，”帕韦尔越说越气，便用手拍了一下桌子。“瞧瞧，他先生可是大驾光临了，”他朝外边看了一眼，继续说，“说谁谁就到呀，我们可恭候您多时了！”（说着，他站起身来）

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喜滋滋地迈进办事处，但一看见帕韦尔，满脸的喜色便换成了一点不安。

“您好哇，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帕韦尔缓缓地走近他，别有用心地说，“您好。”

办事处主任望着他，什么也没说，这时，一个商人的脸出现在门口。

“您怎么不回答我呢？”帕韦尔接着说，“但是，不行……不行，可不能总是这样，老是吵来吵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好吧，你最

好先告诉我，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为什么你总是和我作对？为什么总想误我的事呢？你倒是说呀，说呀。”

“这儿可不是和您谈这件事的地方，”办事处主任神色不安地说，“而且现在也不是时候。但是，有些事，我很想不通：为什么您一直说我和您作对，或者要毁了您呢？还有，我又怎么能经常和您作对呢？您又不在我这里工作。”

“那就不用说了，”帕韦尔接过来说，“如果那样就更惨了。可是您为什么不认账呢，尼古拉·叶列梅伊奇？……您应该能理解我指的是什么，我想。”

“不，我不理解。”

“不，您理解。”

“不，我可以向上帝发誓，我不理解。”

“还向上帝发誓呢！既然您这样说，那我是否可以问问，您究竟是不是敬畏上帝呢？您怎么就不能给那可怜的姑娘一个出路呢？您想把她怎样呢？”

“您在说谁，帕韦尔·安德列伊奇？”胖子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问道。

“这可怪啦！您不知道？我说的就是塔季雅娜。您对上帝还有点儿恐惧吧——为什么报复呢？您得有点儿顾忌：您可是个有家有业的人，您那孩子也长得挺高了吧？请您想想，我也是一个人呀……，我有权利结婚，我的所作所为是正大光明的。”

“这事你怎么能怪我呢，帕韦尔·安德列伊奇？这可是女主人的主意，是她不同意你们两个结婚的！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跟您没关系？您不是跟那个老妖精、那个女管家关系很不一般吗？您没有在她那儿嚼舌头吗？啊？您得告诉我，您真的没有毫无依据地诬陷那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吗？她难道不是借您的‘关照’，才从洗衣的工作换成了涮盘子的吗？不是因为您的‘关照’，她才遭受虐待，穿上粗布衣服的吗？……照顾点儿您的脸面吧，有点儿羞耻心吧，您这个老东西！说不定您会中风死的，……

至少，您还得对上帝有个交代吧。”

“您骂吧，帕韦尔·安德列伊奇，要骂就骂吧……我倒想看看，您能骂多长时间。”

帕韦尔一下子发起火来。

“什么？要威胁我？”他怒气冲冲地说，“你以为我怕你呀？伙计，这回你可想错了！我有什么可怕的？……走到哪儿，我都能混口饭吃。你呢？对你来说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除了在这儿偷偷摸摸、搬弄是非、混混日子，你还能去哪儿……”

“瞧你倒厉害上了，”办公室主任也忍不住了，截住他的话，“你只是一个庸医，一个庸医而已，有什么能耐！看你说的话，好像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呢！狗屁！”

“呸，庸医？要是真没有我这么一个庸医，恐怕先生您早臭在坟墓里了……我真不该给你这样的人治病。”他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

“你把我的病治好的？……不，你一直想毒死我，你还给我吃了芦荟。”办公室主任继续说。

“但是除了芦荟，如果别的药都不能治好你的病，我该怎样做呢？”

“医药管理部门禁止用这种药，”尼古拉接着说，“我还要去告你呢。你要谋杀我——你就是这么想的，只是上帝没让你得逞而已。”

“行啦，行啦，你们两个人……”主任出纳走出来说。

“你别说话！”办事处主任嚷道，“他就是要谋杀我！你难道不清楚这一点吗？”

“我又为什么呢……听我说，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帕韦尔无力地说，“我最后再求你一次了，……你这样对我，让我忍不下去了。你就别折腾我了，可以吗？否则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中，有一个人会倒霉的！”

胖子听完怒火中烧。

“你吓不倒我，”他喊着，“给我听着，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你老子也跟我斗过，但我赢了，——这就是我给你的警告，小心点儿吧！”

“不许说我父亲，尼古拉·叶列梅伊奇，不许提！”

“去你的吧！你凭什么限制我？”

“听着，我说不能提！”

“你也听着，别太过分了……你以为你对女主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呢，如果我们俩中只能让她留一个的话——那你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伙计！谁也不能在这儿放肆，你当心点儿吧！”（帕韦尔因为愤怒而浑身颤抖。）“塔季雅娜是自讨苦吃……瞧着吧，还有她的好戏看呢！”

帕韦尔伸出两手，一下子扑了上来，办事处主任被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把他抓住，快抓住。”尼古拉·叶列梅伊奇哼着……

我不想继续描述这出闹剧是怎么收场的了，即使这样我还是有些过意不去，我所叙述的是否已使朋友们不好受。

当天我就回家了。一个星期以后，我听说，女主人洛斯尼亚科娃还是把尼古拉和帕韦尔都留了下来，而塔季雅娜那个丫头被打发走了，显然她已经没用了。

护 林 员

那天傍晚，打完猎后，我一个人驾着马车赶回家。这里距离我家大约有七八俄里的路。今天驾车的是一匹好马，蹄力矫健，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撒着欢儿地往前奔跑，不时打个响鼻，摇晃一下耳朵。那只累坏了的猎狗紧跟在车后边跑着，像是有根绳子牵着它似的。大雷雨马上就要来了。前方，从树林后面缓缓涌起一大块浅紫色的云；而我的头顶上方，一条条窄长的灰色云带飞一般掠过；路边的柳树惊恐地不停晃动，发出簌簌响声，刚刚让人喘不过气的闷热突然间变得阴冷无比，暗影以不寻常的速度加深着。我使劲抽打着我的母马，车子飞快地奔下溪谷，越过一条已经干涸、长满植物的溪流，爬上坡，来到一片树林。密密的榛树丛里已经昏黑下来，但依稀可以看出有一条歪歪斜斜的小路伸向远方，我的马车艰难地行进着。在这里生活了一百多年的橡树和椴树，把自己坚硬的根伸得四处都是，深深的旧车辙与这些老树根纵横交错，我的马车因此而颠簸不止，我的马也在这树根之间歪歪斜斜地前进。突然，狂风凶猛地在上空呼啸起来，紧接着，树木也随之一阵紧过一阵地怒号着，大粒的雨点疯狂地落下来，打在树叶上。一道闪电过后，轰隆隆的雷声响成一片——这场大雨倾盆而下。马车小心地向前走着，但没过多久便不得不停了下来：驾车的马儿陷在了泥里，而周围又漆黑无比。我随便找了一个宽阔的树丛躲了起来。我尽量蜷缩着身子，用手蒙着脸，强忍着在那儿等雨早些停。忽然，借着一道闪电的光，我看见大路上有一个很高的身影。我仔细地向那个方向望去，发现那个人仿佛刚从我的马车旁边过来。

“谁呀？”一个很响的声音问。

“你是谁呀？”

“护林员，这儿的护林员。”

听了他的回答，我便把我的姓名告诉给了他。

“哦，是您呀！您这是要回家吧？”

“是呀，可你看，这雨下得太大啦……”

“唉，雨太大啦。”那声音接着说。

一道白亮的闪电射了下来，把这个护林员照得亮极了，随之，急促而狂烈的炸雷在远处响了起来。雨下得更加凶猛起来。

“这雨可能要下一会儿了。”护林员说。

“有什么办法呢！”

“要不，您跟我去我家里吧。”他断断续续地说。

“那就打扰你了。”

“请您上车吧。”

他来到马的旁边，一拉马笼头，将马从泥地里拽了出来。马车又缓缓向前行进，我的车子走得晃晃悠悠，就像大海中漂泊的一叶小舟，我紧紧挟住车坐垫，还要招呼着我的狗。那匹不幸的母马在烂泥地上吃力地走着，不时地四肢打滑，跌跌绊绊地前进，护林员在马车前边东倒西歪地走着，像一个鬼在晃动。走了好一会儿，领路人才停了下来。“我家到了，老爷。”他毫无表情地说。篱笆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一群小狗一起狂叫起来。抬起头，在一道闪电的照耀下，我看到，一个小房子连同一个宽阔的院子围在篱笆中间，昏暗的灯光从一扇窗子里射了出来。护林员牵着马走到台阶旁，开始敲门。“来了，来了！”一个细细的嗓音答应着，这时，一阵光脚丫踩在地上的声音渐渐近了，随之，门拴被拨开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拿着一个提灯，站在门口，穿着小衬衫，腰上系了根布带子。

“替老爷看着点儿路，”他对小女孩说，“我去把您的马车送到棚子那儿。”

小女孩偷看了我一眼，便径直向屋里走去。随着她，我也走了进来。

护林员的房子只有一间，没有隔板，也没有垫得高高的床，屋里空空的，四壁被熏得漆黑，屋子也很低矮。一件旧皮袄挂在墙上。靠墙的长凳上放着一支单筒猎枪，屋子的角落堆着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两只大瓦罐摆在炉子的一侧。桌子上点着松明，闪烁着充满哀愁的昏暗的光，忽而又会突然亮一下，继而又缓缓地继续着这种昏暗。屋子中央吊着一根长竿，在长竿的另一端挂着一个摇篮。小姑娘吹灭提灯后，在一个小板凳上坐下了，一只手又摇起摇篮，另一只手调了调松明。望着周围的摆设，我心里涌起一阵惭愧：在夜晚来到一个农民的家，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摇篮里，那个婴儿急促而又烦躁地呼吸着。

“家里就你一个人在吗？”我问小姑娘。

“就我一个。”她小声地回答道。

“你是护林员的女儿吗？”

“唉，是的。”她再次轻声地说。

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护林员低着头走了进来。他从地上拾起提灯，拿到桌旁，重新给提灯点上了火。

“您可能不习惯烧松明吧？”抖了抖满头鬈发，他对我说。

我看了看他。这是一个少见的十分帅气的男人，他体格强壮，肩宽背圆，健美无比，硬梆梆的肌肉在湿透了的麻布衬衫下若隐若现。乌黑而又鬈曲的大胡子挡在他那张深刻而坚毅的脸上，两道紧紧相依的浓眉下是一双勇敢的、不大的褐色眼睛。他用两只手轻轻地叉在腰上，在我眼前站着。

我先是向他表示了我的谢意，然后询问了他的姓名。

“我叫福马，”他说，“而他们都叫我孤狼[①]。”

“你就是孤狼？”

我好奇地上下打量着他，以前，我多次听叶尔莫莱和一些别的人说起护林员孤狼的事，这周围的农民都像怕火一样怕他。他

① 奥廖尔省的人把孤独而忧伤的人称为孤狼。——作者原注。

们都说，这世界上恐怕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如此负责的护林员，“即使一捆干树枝也不让人扛走，要是你想拿走林子里的什么东西，那么不管是什么时候，即使是半夜三更，他也会像下雪一样从天而降，一下子就站在你面前。你也不要费力去抵抗，他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力士，又像魔鬼一样矫健。更不要幻想能收买他，无论是什么都不能打动他，他不接受任何贿赂。也曾有人想过干掉他，但都没有成功。”

这周围的农民都是这样评论孤狼这个人的。

“原来你就是孤狼，”我又说了一遍，“朋友，我听说过你。别人都说，你是什么人的情面都不给的。”

“我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他冷冷地回答，“总不能干吃饭不做事呀！”

他从腰后拿过一把斧子，蹲在那里，开始削松明。

“怎么，你没个在屋里照应的人？”我问。

“没有。”他用力地挥着斧子，答道。

“该不是已经过世了吧？”

“不，……是，是的，……过世了。”他说着，一边把脸扭向一边。

“随着一个路过这儿的城里人跑了，”他苦笑着回答说。小姑娘深深地低下了头，这时，孩子醒了，哭闹起来，小姑娘连忙走了过去。“给，拿去让他吃点儿吧，”孤狼说，把一只不太干净的奶瓶递给了小姑娘，“撇下他不管了。”他用手指了指那孩子，轻声地说。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又转身问我：

“老爷，恐怕您，吃不惯我们这儿的面包吧，但是我家里除了面包……”

“我不想吃。”

“啊，那就算了。按理说我还应该给您烧上茶炊，但是我却没有茶叶，……要不，我先去看看您的马吧。”

他走了出去，随后“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重新观察了一下

这间屋子。这屋子在我的感觉中比刚才更加令人难受了。熄灭了的烟在屋里发出一种难闻的苦味，使我喘起气来很不舒服。小姑娘还坐在那里动也不动，连眼睛也没有抬一下。有时，她晃了几下摇篮，继而会很害羞地把掉下的衬衫往上拉一把，她光着的两条腿垂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叫什么？”我问她。

“乌莉塔。”她低声回答我，把一张楚楚可怜的小脸深深地低下了。

护林员走了回来，坐在板凳上。

“雷雨就要停了，”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如果您着急回去，我可以送您出林子。”

我站起身，准备走。孤狼一把拿起枪，仔细检查了一下火药池。

“拿枪干什么？”我问。

“林子里有人在折腾——母马山沟那边有人在伐树。”他补充了一句，来回答我眼中的疑问。

“在这儿就听见了？”

“院子里，能听见。”

我们一起走出屋子。雨已经完全停了，虽然远处还有大团的乌云纠结着，时而还会亮一道闪电，但我们头顶上，深蓝色的天空已露了出来，几片飞驰而过的淡云也掩不住星星闪烁的亮光。黑暗中，那沾满雨水，在风的侵袭下东摇西晃的树木，渐渐呈现出来，我们静静地听起来。护林员把帽子拿下来，低下头。“看……看，”他忽然说，用手指着一个方向，“看，专挑这种时候来偷。”我却什么也没听出来，除了树叶的沙沙作响。这时，孤狼从棚子里把马牵了出来。“我这么过去，”他低低地说，“他们或者会跑掉的。”“我们一起过去看看……行吗？”“一起吧，”他说，把马又牵回棚子，“咱们快点把这些人逮住，过一会儿我再送你出去。走吧。”

孤狼在前面引着，我随在后边，就这样走了。真不清楚他是如何找到路的，虽然有时他会突然站住，但那是为了辨别一下斧子砍树的声音传来的方向。“喏，”他小声说，“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在哪儿？”孤狼耸了耸肩膀。我们走下山沟，风稍稍安静了一会儿，斧子一下下的砍树声十分清楚地传到我的耳朵里。孤狼看了我一眼，又摇了摇头，踩在湿漉漉的野草和荨麻上，我们继续往前走。突然，一阵低沉而持久的轰响声传了进来。

“放倒了……”孤狼咕哝着说。

天空在这时候渐渐澄明，林子里也有了点光亮了。最后，我们又爬出了山沟。“请在这里等我。”护林员低声对我说，他弯着腰，握起枪，跑入丛林之中。我认真地听着，在嘈杂不已的风声中，我模糊不清地听到远处有轻微的声响传过来：斧子小心翼翼地砍在树枝上，车轱辘轧轧地行驶，马儿打着响鼻……“往哪里跑？站住！”突然，孤狼钢铁一样的喊声响了起来。接着，一种像受伤的兔子一样的哀叫声响起，继而是打斗声。“胡说，胡说，”孤狼喘着粗气，大声地喊，“你逃不了……”我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跌跌绊绊地来到了那个争斗的地方。在被砍倒的树旁的空地上，护林员不停地动着，他已经抓住了那个偷树的人，并且拿皮带绑住了那人的两只手。我走了过去。孤狼站起身，拉起那个人。这是一个农民，身上都被淋湿了，穿着陈旧破烂的衣服，蓬乱的长胡子。旁边有一匹单薄弱小的马站在那里，马旁边还停着一辆小型货车。护林员一句话也不说，那个庄稼人也一直沉默着，只是不停地摆着头。

“把他放了吧，”我低声在孤狼的耳边说，“我来赔这棵树的钱。”

孤狼没有理我，默默用左手握住马鬃，而拿右手拎着那个贼的腰带。“嗨，利索点儿，狡猾的东西！”他呵斥道。“斧子扔在那儿，您去拿吧，”那农民咕哝着说。“为什么扔了斧子？”护林员一边拾起那把斧子，一边问。于是，我们开始返回，我跟在他们后边

走着……雨又开始淅淅沥沥下了起来，刚开始还很小，不久就成了倾盆大雨。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我们才走到那座小屋。孤狼把那人的马牵到院子中央，又把那农民领进屋子，将绑着他的皮带放松了一些，在屋角指了个位置，让他坐。那时候小姑娘已经在火炉旁边睡着了，听到声音后，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充满恐惧，慌乱地望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我到板凳边坐下了。

“啊，好猛的雨呀，”护林员说，“只得再等一会儿了。您是不是先躺一下？”

“多谢。”

“由于您在这儿，我应该把他放在贮藏室的，”他指着那个农民，接着说，“但那屋子的门拴……”

“把他留在这儿吧，不要折磨他了。”没容他说完，我就把话接了过来。

那农民皱着眉，打量了一下我。我暗暗做了决定，不管多困难，也得找机会把这个倒霉蛋放走。我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借着灯光，我看见他布满皱纹的干巴巴的脸，倒长的黄眉毛，写满不安与惊惶的眼睛，还有瘦弱不堪的身体……小姑娘趴在地板上，就在他脚边，又沉沉睡过去了。孤狼坐在桌子旁边，两只手支撑着头。屋角有几只蝈蝈鸣叫着……雨滴落在房顶上，又沿着窗户流了下去，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福马・库济米奇，”突然，那农民用疲累不堪的声音低声说，“喂，福马・库济米奇。”

“你有什么事？”

“饶了我吧。”

孤狼没有理他。

“饶了我吧……要不是实在饿得不行……让我回去吧。”

“对你们这些人我可清楚得很，”护林员阴沉着脸对他说，“你们全村人都是贼，那是个贼窝。”

“饶了我吧，”庄稼人继续恳求着他，“管家……我家都没了，

发发善心……饶了我吧！”

“没了？……无论是谁都不能去偷！”

“饶了我吧，福马·库济米奇……给我条出路。你知道，东家不会放过我的。”

孤狼扭过头去。那农民浑身颤抖起来，像是热病发作一样。他的头摇摆着，时快时慢地喘着气。

“饶了我吧，”他绝望而又丧气地一句接一句地恳求着，“饶了我吧，你发发善心，就放我这一次！我会把钱赔上的，一定。真的是因为太饿了……你可以想想，那些孩子哭着喊着要吃的，都是没办法了。”

“那你也不应该去偷呀。”

“把那匹马留下，”那农民接着说，“就让它押在这里吧……只有这畜牲还是我的了，放过我吧。”

“我说过不行！东家会找我的麻烦，我担不了这个责任。话又说回来，不能总由着你胡来。”

“饶了我吧！我是走投无路啊，福马·库济米奇，真是走投无路啊！”

“我可清楚你们这些人！”

“您就饶了我吧！”

“哼，跟你可没什么好说的，好好在这儿待着，否则我会……看见了吗？不知道有位老爷在这儿坐着吗？”

这个不幸的人低下了头……孤狼张嘴打了个哈欠，然后把头躺在桌上。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我等着事情的最终处理结果。

那农民突然站了起来，那双眼睛仿佛要喷出火来，脸也涨得通红。“你就把我吃了吧，把我杀了算啦，”他微闭上眼睛，嘴撇了一下，继续说，“你这个天杀的刽子手，你就尝尝基督徒的血吧，尝吧……”

护林员把身子扭向一边。

“我跟你说话呢，你这无耻的东西，你这个恶魔，我说的是

你！”

“你是不是醉了，还是出了什么事？你怎么这么说话？”护林员诧异地说，“你一定是疯了，是不是？”

“醉了！……那都是用的你的钱吗？你这个天杀的刽子手、畜牲，畜牲，畜牲！”

“你这东西……我饶不了你！……”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左右也是一个死。马都没了，我还怎么活下去！你杀死我，是死，没东西吃，还是死。所有的一切都得玩完：妻子、孩子，他们全得没命……可你呢，等着看吧，会有惩罚你的一天的！”

孤狼突然站起来。

“来呀，来呀，”那农民充满愤怒地狂喊着，“来呀，打吧，上来打呀……来，上吧！上吧！”

小姑娘慌忙从地板上跳了起来，呆呆地看着他们。

“住嘴！”护林员高喊了一声，向前跨了两步。

“行了，行了，福马，”我也喊着说，“放了他，……让他说去吧。”

“我就不闭嘴，”这个可怜的人仍然说着，“左右我也是一个死。你这个刽子手、畜牲，你怎么就不怕报应呀……瞧着吧，你威风不了几天了，会有人来结果你的，你就瞧着吧！”

孤狼走过去扳住他的肩膀……我连忙扑上前去，打算救下那农民……

“您别过来，老爷！”护林员冲着我，喊了一句。

他的威胁丝毫吓不倒我，我的手仍然伸了过去。但是让我非常吃惊的是，我看到，孤狼突然把绑在那农民胳膊上的皮带拉了下来，扯着他的领子，用另一只手把他的帽子按在他的头上，然后推开门，同时把他也一起推了出去。

“滚吧，把你的马也带走！”他冲着那农民的背影喊着，“你可小心着点儿，下一次，我可饶不了你！……”

孤狼走回屋后，便在屋角翻捡起什么东西来。

“哎，孤狼，”我忍不住说，“我真为你而吃惊呀，我觉得你真是个好人。”

“咳，行了吧，老爷。”没等我说完，他就烦躁而忧虑地说，“只盼望您别对其他人说。我看，现在最好还是让我把您送回去，”他又说，“一时半会儿这雨还不会停……”

车轮滚动的声音响了起来。

“看，他走了！”他喃喃地说，“下次，我决不放过他！……”

过了半个小时，他就和我在林边告别了。

两个地主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在前面的章节我曾经给你们讲述了我邻近的几位地主的故事，现在，我想顺带着再和你们谈谈另外两个地主，当然，我们这些干作家的人，说什么都是顺便来两句的。认识这两个地主，是因为我常常在他们的属地打猎。他们都是非常仁慈、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人，在邻近的几个县里口碑相当不错。

我就先给大家讲讲这个已经离职的陆军少将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赫瓦伦斯基。他的长相嘛，身材高大，年轻时身子笔直，现在皮肤稍微有些松弛，可是决不显老，甚至可以说他还年轻，还成熟健壮着呢，或者说，他还风华正茂呢。确实，曾经庄重的，到今天仍还漂亮的脸，已经有了改变，脸皮有些往下耷拉着，密密麻麻的皱纹已爬上了他的眼角，特别是他的牙齿，有一部分已经没有了，就像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引述萨迪的话来表现的那个样子[①]。一头浅褐色的头发，虽然已经掉得差不多了，但还保存的由于用了一种护发素而成了淡紫色，那种护发素是一个在罗姆内马市上，装扮成亚美尼亚人的犹太人卖给他的。然而尽管如此，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依然步伐稳健，声音响亮，走路时踢马刺踢得叮当作响。他总是摸自己的小胡子，还称自己是老骑士，但谁都明白，真正的老年人可是从不承认自己老的。往常他总是穿一件双排扣的上装，连最上面的纽扣也会扣得紧紧的，领带结得很高，衣领被浆洗得很

① 萨迪，十三世纪波斯诗人。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第五十一节)中，普希金曾援引他的诗话："有些还漂泊天涯，有些已远离人间"。原意指友人的别离，此处借指牙齿脱落。

硬挺，下身是一条有花点的灰色军裤，帽子几乎都扣到了额头上，而把整个后脑勺都留给外面。他是一个好心人，但是也有一些十分离奇的看法和行为。打个比方，贵族中那些既没钱又没势的人找他，他就从不会平等地同这些人谈话，他总把头歪在硬挺挺的衣领上，斜着眼盯着人家，或者会突然用明澈但是没有任何感情的眼睛，看他们一眼，一声也不吭，只是让头发下的头皮活动一下。就连说话的方式都变了，比方说，他不会说："多谢您啦，帕韦尔·瓦西利伊奇"，以及"请到这边来一下，米海洛·伊瓦内奇"，而会说："谢了，帕尔·阿西利奇"，以及"到这儿来，米哈尔·瓦内奇。"对待那些社会下层、地位低下的人，他那样子就更离奇了：对他们连看也不看，在说完自己的想法或命令之前，先带着点苦恼和思虑的表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问："你的名字是什么呀？……你的名字是什么呀？"他念"什么"时总是咬得特别重，而别的词却说得很快，如此一来，就使他说的话，听起来像一只雄鹌鹑叫一样。他每天都在忙来忙去，并且小气得厉害，但尽管如此他也不是一个出色的主人：竟然用一个愚蠢透顶的小俄罗斯人当管家，此人过去还曾是个骑兵司务长。但是，在经营自己的财产方面，我们这儿的人还没有一个可以与彼得堡的一个显贵人物相比，他在自己的管家的报告中了解到，庄园里的烤禾房经常起火，损失了很多粮食，他就下达了一条非常严酷的命令：从现在起，必须等火完全熄灭以后，禾捆才可以搬进烤禾房。这位达官贵人还曾幻想把自己的全部土地都种上罂粟，很明显，这是依据着一个非常简单的考虑：都知道黑麦没有罂粟贵，所以种植罂粟最划算。他还下令给自己庄园的女农奴们，只准她们佩戴从彼得堡流行过来的样式的头饰。于是，到现在他庄园里的女人们还只戴着这种饰品……不过位置已转移到帽子上边了……现在我们再回到前边，说说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是一个出了名的大色鬼，只要是看见了一个姿色不错的女子，哪怕是在县城的林间小路上，他也会

立即跟上人家，这时候他走起路来就成了深一脚，浅一脚，瘸瘸拐拐了，那种情景可真是有趣极了。他非常爱好玩牌，但是只和那些出身卑微的人玩；他们会毕恭毕敬地叫他"大人"，他可以随便训他们一顿。若是他和省长及其他别的什么官儿玩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就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会满脸微笑，频频点头，小心地对这些人物察颜观色——表现出一副喜滋滋的模样……即使是输钱了，也从不抱怨。时而，他也会去翻翻《评论报》[1]，当然是有客人的时候，他脸上的这种跳跃式的变化便显得尤其突出。在选举中，他的地位一向非常重要，只是由于吝惜他的钱包，所以他只能拒绝贵族长这个令人尊敬的头衔。"各位，"他经常这样对那些支持他的贵族们说，并且总是带着一种对下属倍加爱护，及其心中另有主意的语气说，"对诸位的好意我表示感谢，但是我已经做出决定了，我希望自由自在地安度晚年，舒舒服服地享受几天。"说完之后，就会左右转一下头，然后非常郑重地把自己的下巴及脸颊都贴在领带上。年轻时他还当过一位政要的副官，对那人他非常尊敬，提起时只说名字和父称。听说，他好像不只是一个副官那样简单，比方说，他甚至有一次穿着整齐的制服，连扣子都扣得很齐整地在浴池里用浴帚协助上司洗澡——但是，也并不是每一个消息都是可靠的。不过，即使赫瓦伦斯基将军也对自己过去的军旅生活避而不谈，这就显得很怪了：他好像就从没打过仗。赫瓦伦斯基将军有一个不太宽敞的房子，独身生活；他这一辈子也没体会过那种男女合欢的乐趣，所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未婚者，甚至能算得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黄金单身汉。但是，他家里有位女管家，三十五六岁年纪，乌黑的眼珠，漆黑的眉毛，身材丰满，皮肤白嫩，只是有些小髭须，每天都穿着浆洗得笔挺的衣裙，到星期天就会套上薄纱套袖。在地主们宴请省长或其他显著人物的大型酒席上，维亚切

---

① 原文为法文。

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总是表现得很出色，他在这种场合里真的是八面玲珑、挥洒自如。在这样的酒席上，他即使得不到省长旁边的位置，也是出现在离省长不远的地方。在酒席刚开始时，他表现得很是尊贵，身体向后仰着，只是头不动，斜着眼睛向下盯着其他人滚圆的后脑勺和笔挺的衣领；不过，到了宴会将散的时候，他就活跃起来了，开始向所有人微笑，而这种礼遇，是在酒席刚开始时就对省长开始实施了。有时他还会提议为小姐们，他自己称其为“我们世界的点缀”干杯。赫瓦伦斯基将军在各种盛大的与公开的欢庆仪式、考试现场、宗教典礼、集会和展览上都表现得尤为杰出，得到祝福时，表现也很符合身份。将军家里的仆人们在十字路口、码头以及诸如此类的场所从不大喊大叫，而且，在要求路人躲开及让车辆避让的时候，都会用好听的带点儿喉音的男中音说：“借光，借光，麻烦让赫瓦伦斯基将军先行，”或者还会说：“赫瓦伦斯基的车马……”赫瓦伦斯基将军的马车其实已经旧得可以了，仆人们身上的号衣也已破烂不堪（不须说，那号衣都是灰色镶红边的）；那些马也都已衰老不已，跑了一辈子了，而这位将军向来都不慕华贵，更认为对华贵的追逐会损害他的好声誉。他的口才并不是十分好，大概是由于缺少机会表现自己的口才才会如此；他不光是厌恶争论，而且就打心眼里讨厌争辩，每次都会设法避开无论何种形式的复杂的交谈，尤其是同青年人间的交谈。这样做的确是很有道理的，否则怎么能对付现在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会反对他，会失去对他的起码尊敬。在那些出身高贵的人跟前，赫瓦伦斯基常常都是沉默不语，但是对于那些出身卑微、显然就低他一等但还是有点关系的人，他说起话来就会既刻薄又紧凑，频繁地用以下这样的句子：“但是，您讲的，都没用，”或者：“先生，最后我，不能不，对您，提出警告，”或者：“但是，您最终一定要明白，您是在和谁谈话，”等等。邮政局长、专职陪审员、驿站管事们对他都敬畏得不得了。他家里从没宴请过任何人，就像我们听说的那样，他是个十足的小气鬼。但

虽然有这许多的不足，却仍算得上一个不错的地主。邻居们都夸他是个“老军人、宽厚的人、老实人、啰里啰嗦的人。[1]”。当大家一起谈论赫瓦伦斯基将军杰出而朴实的作派时，只有一位省检查官不予赞同——嫉妒真是让人变得可怕！……

现在我们还是说说另一位地主吧。

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斯捷古诺夫和赫瓦伦斯基之间简直有天壤之别：他似乎没有在任何地方工作过，也从来不是人们口中的英俊小生，又矮又胖的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是个小老头，秃脑门、双下巴，大肚子挺挺的，一双手细腻柔软。他很喜欢热闹，幽默风趣，应该说，日子过得舒坦自在。无论冬夏，身上总是那么一件条纹棉大衣。但是有一点他和赫瓦伦斯基将军是一模一样的：他也还是独身一人。他的庄园有五百个农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很重视自己庄园的形象，为了不与时代脱轨，早在十年前他就在莫斯科的布捷诺普公司买了一台脱粒机，为了不至于为这台脱粒机操心，直接就把它送到仓库收起来了。夏天，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那辆跑马车才会载着他去郊外看看庄稼，顺便摘一些矢车菊回去。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生活，完全还守着过去的传统。他的房子呈现出一派古色古香的风格：前厅里依然弥漫着克瓦斯、蜡烛油以及皮革的味道，一个餐具柜放在右边，摆着烟斗和毛巾；饭厅里挂着前辈先人的画像，还有苍蝇、一盆不小的天竺葵和一架破旧的钢琴；客厅里放着三张长沙发、三张茶几、两面镜子，以及一个响声凄惨的自鸣钟，钟盘上是镂花的青铜指针，钟面上的珐琅早已磨黑了；一张堆满文件的书桌摆放在书房里，书房里还有一个淡蓝色的屏风，装饰着上个世纪的图画，显然是从书上剪下来的，有几个书柜，胡乱放着一些已经霉变的书籍，还有蜘蛛及黑色的尘网，一个庞大的安乐椅，一扇意大利风格的窗户以及被封住了的、通向花园的门……

---

① 原文为法文。——原注。

总之,什么都有。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家奴仆众多,统一穿着仿古的制服:蓝色的高领长外套、深色长裤,还有一件淡黄色短马夹。他们一律管客人叫“老爷”。他家的全部财产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管家帮他照应,他有皮袄那么长的一把大胡子;而家里的一应事务则是一个裹着黑灰色头巾的老婆婆负责,她皱纹满面,为人刻薄。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马房里有三十匹各色各样的马,他有一辆一百五十普特重的自制四轮马车,在外出时供他使用。他招待客人极其周到,食物尤其充足丰富,也可以认为,他是利用了俄式的美酒佳肴使人迷醉的传统,让客人在傍晚前除了玩牌什么也不知道。他本人就从没做过什么事情,即使《释梦》也没能读完。不过,和他差不多的地主在我们俄国还是并不少见的。读者会问:我为什么要说他呢?目的是什么?……那么,我就用我对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一次拜访的记录,来回答你们的疑问。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大概在七点多钟的时候,我来到他的家。当时他刚做完晚祷,一位看起来很害羞的神甫,坐在客厅门口的椅子上,只占了一个椅子边儿,年纪不大,像是刚从宗教学校毕业不久。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按他的习惯,极其热情地接待我:每一个客人都会受到他的真挚的欢迎,应该说,他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神甫站了起来,拿着自己的帽子。

“等等,等等,神甫,”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对着他说,虽然他还紧握着我的手,“先别走……我已经叫人给你倒酒了。”

“多谢了,可我不会喝酒。”神甫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他不好意思地小声嘀咕着。

“快别胡说了!像你们这样的怎么会不喝酒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嚷道,“尤什卡! 尤什卡! 把酒给神甫送来!”

尤什卡大概有八十岁了,长得高高瘦瘦,捧着一个满是肉色污点的托盘走了进来,托盘上摆着一瓶伏特加酒。

神甫左推右推地拒绝着。

“快喝吧，神甫，别推三推四的，那可不太好。”地主的话里显然带了点儿责备的口气。

这个让人同情的年轻人只得听话了。

“好了，神甫，这回你可以回去了。”

神甫行礼，向主人告别。

“好的，好的，回去吧！……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远远地望着他的背影，说，“我是挺欣赏他的，不过有一点不好：太嫩了，总是想着教规，连口酒都不敢喝。您呢，我的朋友？……您感觉如何？还好吧？我们上露台上去吧——看，多好的夜色。”

我们登上露台，便坐下来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向院子里看了看，马上便变得不安起来。

“那是哪家的鸡？哪家的鸡？”他嚷了起来，“哪家的鸡在花园里胡闹？……尤什卡！尤什卡！快过去瞧瞧，是谁家的鸡跑到花园里来了？……这到底是谁家的鸡呀？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下过多少次命令啦？”

尤什卡跑了出去。

“太不成体统了！”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嘟哝着，“真是乱了套了！”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几只倒霉的母鸡，两只芦花鸡一只白凤头鸡还悠哉悠哉地在苹果树下散步，时而还咯咯地抒发一下感情，但是，拿着棒子，没戴帽子的尤什卡和其他三个成年男仆在此时却已配合默契地向它们跑了过来。这下子可有热闹看了。三只母鸡咕咕咯咯地叫个不停，呼扇着翅膀，在院子里跳来跳去；仆人们跑着，跌跌绊绊，不时会摔个跟头；主人在露台上疯了一样地大喊大叫：“逮住，逮住！逮住它，逮住！逮住、逮住，逮住它！……是哪一家的鸡？哪一家的？”终于，一个仆人逮住了一只凤头鸡，把它制服在那里。这时候，一个约摸有十一二岁，披头散发的小姑娘提着一根棍子，从篱笆外边跳了进来。

“哦，原来鸡是她家的呀！”地主兴奋地嚷道，“鸡是马车夫叶尔米尔家的！他的娜塔尔卡来这儿抓鸡来了……为什么不让帕拉莎过来呢？”地主小声地补充了一句，一边若有所思地笑了一笑。“喂，尤什卡！别去管那些鸡了，快把娜塔尔卡给我带进来！”

还没等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的尤什卡跑到那个已经被吓傻了的小姑娘旁边，女管家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她一把拉住小姑娘的胳膊还啪啪地在她后背上打了好几下……

“就这么干，就这么干，”地主看着说，“揍她，揍她，揍她！给我好好打！……把鸡先关起来，阿夫多季娅，”他又高声补充了一句，并且喜滋滋地对我说：“兄弟，你看，这次打猎干得不错吧？看看我可是出汗了。”

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高兴地大笑起来。

我们还是坐在露台上，这个夜晚的确是十分不错的。

仆人们给我们倒上茶。

“您是否可以告诉我，”我对他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您是不是有几个佃户搬到了山谷那边的公路旁了？”

“是有这么回事……怎么了？”

“您怎么能这样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这可不对呀。分给那些人住的房子实在是太坏了，而且很小；附近连棵树都没有，更别说有小鱼塘之类的东西了。井倒是有一个，但是又是不能用的。莫非您没有其他的地方能给他们了吗？……有人还说，他们过去种的大麻田，也被您收回去了。”

“地就是这么安排的，我能有什么主意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答道，“这样安排我也是觉得不太满意，（他指着自己的脑袋。）我是没法看出这样安排有什么可取之处。至于他们的大麻田，我是收回来了，也没在他们那儿挖个小鱼池之类的东西——对于这些情况，我还是有我自己的解释。我是个规矩人，是按过去的原则办事的。在我看来，老爷就是老爷，庄稼人吗，不管怎么说也只是庄稼人……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对于他的清楚的不容反驳的解释，我显然是不能和他继续谈这件事了。

“而且，”他继续说道，“那些个庄稼人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讨人烦着呢。特别是住在那边的两家。家父——愿他已入天堂——活着的时候就很为他们操心，也很为他们头疼。就这么跟您说吧，我是明白了这么一句话了：若他的老爸是个贼，那儿子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什么办法呀。……唉，没法说了，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我也不瞒您了，实话说吧，他们两家还没排上号的人，我都送他们进部队了，让他们四面八方地离得远一点儿，可是即使这样，也去不了这个根儿，还能怎么办呢？他们还生得快着呢，这群可恨的东西。”

这时候附近都肃静了下来，只是时不时会吹过一阵阵微风。但是每当一阵风吹过我们的身边，就会送来从马房那边传过来的啪啪的鞭打声。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此时正把已斟满茶水的碟子[1]送到嘴边，并且早已大张了鼻孔——谁都知道，正宗的俄罗斯人都是先把鼻子张开，然后再喝茶的——但是他却停了下来，没有喝茶，而是专注地听了一会儿，微微点点头，然后才喝了一小口，把碟子放回到桌上，脸上露出无比慈爱的笑容，像是情不自禁地跟着那阵阵飘来的鞭打声，发出“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

“出什么事了？”我吃惊地问他。

“这是我的主意，在那里教训一个捣蛋鬼，……就是刚刚在饭厅里服务的瓦夏，您知道他吧？”

“哪一个瓦夏？”

“就是前些时候服侍我们吃饭的那个，一脸大胡子。”

不管心里有多少愤怒，也无法抗拒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

[1] 传统的俄罗斯人的饮茶方式是，首先，把杯子里的茶倒在碟子里，然后，再从碟子里喝茶。

那双亮闪闪的、温柔的眼睛。

“您这是怎么啦，我的兄弟，这是怎么了？”他摇了摇头，对我说，“您怎么能这样看着我呢，莫非我也是个恶棍吗？严惩是为了更好的爱护吗，您是应该知道这一点的。”

又坐了一会儿，我就向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道别了。在我的马车路过村子时，我看见了那个饭厅里的小工瓦夏。他一边走着，一边在吃着核桃。我让车夫把马车停下，把他叫了过来。

“喂，瓦夏，今天你被打了吧？”我问。

“您怎么也知道？”瓦夏反过来问我说。

“你们老爷告诉我的。”

“是老爷亲口告诉的？”

“他怎么能叫人打你呢？”

“是我该受的，先生，我是该挨打的。在我们庄园是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就打人的，我们那儿是从来不会的——的确不会。我们老爷可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家老爷……哪儿都没有能比他再好的老爷。”

“赶车吧！”我朝车夫说，“真是落后的俄罗斯呀！”一路上，我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列别江

尊敬的朋友们,打猎最大的优点,莫过于能驾着马车经常出去跑一跑了,东一地西一处的游逛一番,对于一个总是无所事事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不过,某些时候(例如说阴雨天),就会让人扫兴得很。举个例子来说,就像你在农村的小路上找不到归处,或是在树林里失去了方向时,如果能碰巧遇上一个农民,你也只能喊住他讨教:“喂,老乡!怎么去莫尔多夫卡?”而当你到莫尔多夫卡之后,还得找一个也许土头土脸的乡下女人(男人们都还在地里忙着)问问:建在路旁的旅店不远了吧?如何赶过去?等到马车在行驶了十几俄里之后,还没有一家旅店,但是,一个地主住的残破不堪的丁点儿大的霍多布勃诺夫小村子却出现在眼前,一群在路中间一人深的乌黑的臭泥里打滚儿的猪被突然出现的马车吓得乱窜,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有人还会到这儿来扰他们的好梦。其实从那些晃来晃去、颇让人担心的小桥上走过,再一路驶下山谷,趟过泥水混杂的小溪,也不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事;让你不痛快的事可没有就此结束,连续几个日夜都在一片绿色之中的大路上赶路,或许——上帝保佑,千万别碰上——为了仔细看看那块被涂得乱七八糟,一面写着二十二,另一面又刻着二十三的里程碑,而不幸地陷在碑前的沼泽里几个时辰;几个星期以来的食物都是鸡蛋、奶油以及被人称赞的黑麦面包,也能把你折磨得够受的;……但是,这一切的不幸和疲累,会给你带来一种别样的幸福与愉快。不过,我们就首先说说咱们的主要内容吧。

因为在上面我已经介绍了许多情况,所以,我就不必再细致地讲述在几年前我是如何来到列别江,来到那儿最乱糟糟的集市的过程了。像我们这样的猎人,经常都是在一个早上驾车从一

个无论怎么说也会和自己祖先挂上点儿边的属地出发，而计划会在次日黄昏前赶回来，但是出去后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兴致很高地不停地打猎鹬鸟，于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风景秀美异常的伯绍拉河的河边；而且，对于那些忠爱猎枪、喜好猎狗的人来说，那些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马对他们的诱惑是谁也抵抗不了的。因此，在我到达列别江，在一家客店安顿下来之后，换了身衣服，我就急匆匆地赶往集市去了。（在这家客店干活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概二十多岁，长得又瘦又高，说话时带着好听的鼻音。他对我说，一个公爵大人，就是在一个部队担任马匹采买员，也住在他们这家店里。其他的还有不少贵族子弟，一到晚上就能听到茨冈人的歌声，剧院里正在上演《特瓦尔多夫斯基老爷》；他还告诉我，这里的马虽然价钱贵一些，但都是些百里挑一的好马。）

集市的空地上停靠着几排大车，多得不知有多少辆，每辆大车后面都站着形态各异、用途各异的马：跑马、马场喂的马、比秋格马、拉车送货的马、驿站用的马，以及平常农民家养的马。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毛色油亮、膘肥体壮的好马，依据毛色划分成几类，各披着颜色不一的马衣，很牢靠地拴在结实的高柱子上，怯生生地小心偷看着贩马的主人手中的那支鞭子，他们对鞭子已经相当熟悉了；草原上的绅士们也赶着一二百俄里的路送来精心饲养的马，让一个老眼昏花的车夫和两个看着痴痴笨笨的马夫代为照管，这些马都晃着自己的长脖子，踢着马蹄，无聊透顶地咬着木桩取乐；几匹黄褐色的维亚特卡马互相依偎着、靠在一起；几匹尾巴呈波浪形弯曲、蹄肘长满细毛、有着肥厚的屁股的跑马威武地站在那里，像一头雄狮，这些马有灰色中杂有圆斑的，有暗黑色的，也有栗红色的。在马儿们面前立着那些小心谨慎的马伯乐们。在被一排排大车划分出的过道上，聚满了身分各异、年龄不等，以及不同模样的人。长得眼凸发鬈的茨冈人跑前跑后地忙个不停，观察马的牙齿，审视马腿，掀起马尾巴，吐着脏

字、大喊大叫，做着中间人的生意，苦心钻营，有时还会拽住一个头戴军帽、身穿海狸皮领的军式大衣的马匹采买员，不顾廉耻地和人家纠缠；那些穿着蓝衣衫、头戴长帽子的马贩子们冷静地小心观望着、等待着，狡诈地计算生意。一个身材魁梧的哥萨克骑在一匹瘦弱不堪的长脖子骟马上，坐得笔直坚挺，想把他的马及其身上的马鞍和笼头一起卖出去。那些农民们，身穿着胳膊肘那儿露着洞的皮袄，一伙伙地拼命往前拥着，争着抢着挤到那辆在试马的大车左右，看个热闹；也可能，是在诡诈的茨冈人的撺掇下，在不远的地方喷着唾沫星子地争论价钱，相互之间已不知出了多少次掌后，突然发现各人还坚持着各人的价钱；而这时候，那匹作为他们争论的焦点的披着张烂草席的劣种马，却在一边无辜地看着，完全是“与我无关”的样子……其实，这也该算他的“正常表现”，谁来养它，谁来每天抽它，对它来说真的是没什么不一样的。有几位高贵的地主老爷，阔额头、上了色的胡子，脸上充斥着尊贵的不容侵犯的神情，戴着波兰式的四角礼帽，穿着厚实的毛呢大衣，只伸了一个袖子，不冷不热地跟几个挺着大肚子的商人交谈，商人都头戴羽绒帽、手上套着绿手套。不同部队的许多军官也挤在这里看热闹；一个德国血统、瘦长的胸甲骑兵生气地盘问着一个跛脚马贩子：“那匹栗色马打算卖什么价钱？”一个十九岁的金发的青年轻骑兵正在挑选拉梢马，以配合他的精壮的溜蹄马；一个驿马车的车夫，戴着矮矮的、四周绕着孔雀毛的帽子，穿一件棕色外套，在窄细的绿腰带上，塞着一副皮手套，他正在搜寻一匹辕马。驿站的马车夫在给自己的马编着马尾，还有的在把鬃毛打湿，更有一些人在殷勤地向自己的老爷提着建议。那些成交了一笔生意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地位，忙着跑向大饭店或者是小酒馆……人群在移动、喊叫、思考、吵闹、讲和，一边在赌咒发誓，一边又喜笑颜开——只是这进行的场地就是一个深及膝盖的泥潭，弄得大家都两腿泥浆。我打算给我的马车买一套三匹不错的马，现在跑着的那三匹已经快垮了，我已经选好

了两匹，可是第三匹一直都没挑好。我在饭店里吃了一顿饭，我自己也鼓不起勇气把我那一顿饭再说一遍，（连埃涅阿斯[1]都早就发现了，重温过去的痛苦记忆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我到了一家所谓的咖啡馆里，那儿是那些马匹采买员、养马场主人和其他一些人晚上消遣的场所。在那个弥漫着烟草浓雾的台球室里，差不多装了二十个人。这里有举止潇洒的年轻的地主们，穿着骑兵式短上衣和灰色的长裤，长长的鬈发和稍微涂了点儿油的胡须，带着点儿绅士的傲慢，很随便地四处打量；还有几个贵族身穿哥萨克的衣服，脖子短得出奇，眼睛给一层层肿起的脂肪簇拥着，正在烦恼地喘粗气；商人们则躲在角落里坐着，好像处在一个"特殊席位"；军官们彼此自由地交换着意见。站在台球桌旁的是一位公爵，大约二十二三岁的样子，生气勃勃的脸上却充满了傲慢，不可一世的表情，身穿长礼服，上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红绸衬衫，下身穿的是一件宽松的天鹅绒灯笼裤，和他对弈的是前陆军中尉维克托·赫洛帕科夫。

那位前陆军中尉维克托·赫洛帕科夫，年约三十岁，是个皮肤黑黑、身材瘦瘦的小个子，黑头发，棕色眼珠，扁扁的狮子鼻。是选举与集市最热心的支持者与参加者。他走起路来蹦蹦跳跳，十分逍遥自在地挥舞着他那两只圆滚滚的胳膊，帽子歪戴在一边，卷起了旧军装的袖子，露出里面蓝黑色的布衬里。赫洛帕科夫先生十分懂得如何赢得那些彼得堡的有钱的小少爷的欢心，陪他们一起抽烟、喝酒、打牌，亲热地和他们称兄道弟。他什么地方值得他们欣赏，那是颇难了解的一件事。他不那么聪慧，也不怎么幽默风趣；他甚至连笑话也不说、小丑也不会当。事实上，他们也只是凭着一时高兴把他看做是一个善良却无事可做的人，马马虎虎地和他来往一段时间；他们跟他要好了两三个礼拜后，会突然间即使在街上碰到也不理睬了，而他呢，也一样不去搭理

---

① 埃涅阿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的勇士之一。

他们。赫洛帕科夫中尉主要的特点在于：他在一年之中——有时甚至是两年，不管是不是合适，都会经常使用同一句话，虽然这句话或许一点儿也不幽默，但是也许是某些特别的原因，让每一个听到的人笑个不停。就在七八年前，不管到了什么场合，他都会说："向尊家您致敬，致以最深的谢意。"在那个时候，庇佑他的人每当听到此话时都捧腹大笑不已，而且让他将"向尊家您致敬"这句话重复数次。这之后，他又开始采用一种更为麻烦的说法："不，那可太那个点儿了，克斯克塞[①]——最终还是如此嘛。"这句话为他赢得了同样辉煌的成功；两三年后，他又发明了一句新的说法："您可别急，上帝的孩子，也披上了羊皮"等等。这对他来说有什么坏处呢？这些，您看，并不算怎么了不起的一句句妙语，却让他有了吃喝，衣服穿着暖暖的（他早就把自己的家产糟踏光了，如今只靠朋友帮忙生活了。）。任谁都可以看到，除此以外他一无是处，没有养活自己的本事。是的，他一天能消费掉一百多烟斗的茹可夫烟草，打台球的时候，他的右脚抬得比头还高，瞄准的时候，总是装模作样地不停地转着自己手中的球杆——可惜的是这种技巧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他还十分能喝酒……不过，在俄罗斯想通过喝酒来出人头地可不是很容易的事……简单说吧，他所获得的成功，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他为人小心谨慎，从不提及自己的家事，也决不说任何人的坏话……

"嗯，"只要一见到赫洛帕科夫我便会在心里嘀咕："他现在的口头语换成什么了呢？"

公爵击中了白色的球。

"三十对零。"那个害肺病的记分员喊了一声，他脸色发黑，眼睛下面有块青疤。

公爵又一杆子把黄球送到最远的一个球袋里。

---

① 为法语译音，即"这是什么"。

“真棒！”坐在墙角一个摇摇欲坠的单腿小桌旁的肥胖商人，用自己所有的气力发出赞赏的喝彩声，可是喊过之后又忽然惊觉自己似乎有失体统。好在谁也没有注意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三十六对零！”记分员用带着鼻音的声音喊道。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老家伙？”公爵对着赫洛帕科夫说。

“什么？当然是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1]，确实是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

公爵忍不住笑了起来。

“什么，什么？重说一次！”

“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我们的前陆军中尉洋洋自得地又说了一遍。

“这一定是他现在的口头语了！”我想。

公爵又把一个红色的球异常平稳地送到了球袋里。

“哎！不是这样打的，公爵，这样打不行，”一个金头发红眼睛的青年军官小心地嘀咕着，他有一只小鼻子，以及孩子似的含着睡意的一张脸。“您不应该那样打……您应该……反正不是那样！”

“那要怎么打呢？”公爵偏过头来，问了他一声。

“我想，您该……这样……试着用用双回球的方法。”

“哦，真的？”公爵从牙齿里蹦出这几个字，声音低低的。

“您看，公爵，今儿晚上我们去茨冈人那里好吗？”那个年轻人不知所措地急忙又说，“斯捷什卡会在那儿唱歌的……伊留什卡也去……”

公爵什么也没说。

“勒勒勒拉卡利奥奥翁，小兄弟。”赫洛帕科夫说，左眼狡猾地眨了眨。

---

① 俄语 ракалия（坏蛋，无赖，流氓）的讹音，原文中为 ррраяалиооон。

公爵大笑起来。

“三十九对零。”记分员继续报告着分数。

“鸭蛋就鸭蛋……看着吧，看我怎么对付这个黄球……”

赫洛帕科夫转了一会儿手中的球杆，瞄准，可惜没打上。

“呃，勒拉卡利奥翁。”他懊恼地大喊了这么一句。

公爵又笑了起来。

“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赫洛帕科夫这里没有再说他的那句妙语了，还要矜持一下。

“阁下这一杆又空了，”记分员说，“我给您在杆上涂点儿白粉……四十对零！”

“喂，先生们，”公爵面向全体在场的人说，而不是专指向某一个人；“你们都听我说，今天晚上一定得把韦尔任姆比茨卡娅叫出来。”

“一定的，一定的，那是当然的啦，”好几个声音争着抢着回答道，他们显然把回答公爵的问话，看成一件无限光荣的事儿了，“韦尔任姆比茨卡娅要出来，那是自然的了！”

“韦尔任姆比茨卡娅是个了不起的女演员，比索普尼亚科娃可高明多了。”一个人在墙角怪声怪气地说，他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长相可怜。这个不幸的家伙！他本来是极喜欢索普尼科娃的，为了公爵才说出违心的话。不过，看来他的奉承没用上，公爵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茶房，把烟斗递过来！”一个个子高高的绅士冲着自己的领带喊了一声，这人长相端正，气度不凡。但是种种特征表明，他极像一个赌徒。

一个茶房连忙跑过去拿来烟斗，跑回来时，禀告公爵大人说，驿站车夫巴克拉加正在那一边等他。

“啊！好吧，告诉他稍等一会儿，再给他送点儿酒。”

“是，老爷。”

巴克拉加，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个年纪轻轻、相貌英俊、备受宠爱的驿站马车夫；公爵很欣赏他，还送过马匹给他，偶尔会和他赛马，或者两个人一夜一夜地在一起玩乐……这位公爵曾经是个坏坯子，总是纵情享乐，现在从他身上你可看不出来了……看看他如今装束多么挺括，又多么的神气十足、目空一切呀，他身上的香水浓得很远就能闻见！他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多么的审慎和贤明呀！

然而烟草的浓雾开始让我的眼睛感到辣辣的了。我最后又听了一次赫洛帕科夫的叫喊以及公爵的大笑以后，就返回了我自己的房间。在我的房间里，有一张狭长的、已经有好几处陷了下去的、带着一个高高的弯曲靠背的沙发，沙发垫是鬃制的；茶房已经在上面为我铺好了床。

第二天，我就到各家的马厩里去看马。最先看的是首屈一指的马贩子西特尼科夫家的。迈过一扇栅栏门，我走进了一个铺着沙土的院子。主人已经站在了敞开的马房门口，他是一个高大壮实的人，已不再年轻了，身穿一件高翻领的兔皮上衣。一看见我，他就缓慢地迎了过来，双手高高地举着他的帽子，唱歌似地对我说：

“啊，您好。您是来看马的吧？”

“是的，我来看看。”

“那么，您要什么样的马呢？”

“那先让我看一下，您这儿都有什么样的马，行吧？”

“当然可以。”

我们到马厩里去。从干草堆上跳起来几只白色哈巴狗，晃着尾巴朝我们跑过来，一头胡子长长的老山羊不太高兴地走到一边去了；三个马夫沉默着，给我们鞠了个躬，他们身上都穿着结实、但泛着油光的旧皮袄。房子的左右，都是比地面搭得稍高的马房，马栏很高，里面圈着大约三十匹马，身上都干干净净，养护得很好。几只鸽子在屋子里飞来飞去，不时咕咕地叫着。

“您要挑派什么用场的马，是就当坐骑，还是想当种马？”西特尼科夫问我。

“两样都有。”

“那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马贩子，铿锵有力地说，“彼佳，把那匹银鼠牵过来让这位先生看看。”

我们又走到院子里。

“是不是给您从里面搬个凳子出来坐一会儿？……您不想坐？……那您随意。”

传来了马蹄在木板上踏着的“哒哒”声，紧接着一声鞭子响，那个彼佳，——一个脸上黑黑、长满麻子的四十多岁的伙计，拉着一匹膘肥体壮的灰色种马从马厩里走了出来。他先让马只凭着后腿站了一会儿，然后又领它绕着院子跑了两圈，最后又熟练地停住马，让客人再细看。银鼠使劲伸了伸自己的身子，又哼了哼鼻子，扬起了尾巴，扭过头来，瞥了我们一眼。

“这可真是个聪明的畜牲！”我想。

“让它自己再走走，自己再到处遛遛。”西特尼科夫说，一边向我望着。

“您瞧，它还行吧？”他终于问了。

“这匹马不错，只是前腿是不是不太结实？”

“它的腿没问题，”西特尼科夫回答我说，语气很坚定，“你看它那屁股……看看……有多宽，躺个人都没问题！”

“它的骨头长了些。”

“那也算长！您看您说的！让它再走两步，彼佳，让它跑起来，大点儿步子、大点儿步子、再大点儿……别让它跳。”

彼佳又拉着银鼠在院子里跑了起来。我们什么也没说。

“行了，把它领回去吧，”西特尼科夫说，“再把鹰领出来瞧瞧。”

鹰，是一匹瘦削健壮的、后臀微垂的荷兰种公马，黑得像只甲虫，看着似乎比银鼠还要强一些。它是那种猎人口中的“可劈、

可砍、可控”类型的马，也就是说，它跑起来的时候，前边的两条腿不是朝左边或右边摆动，前进的幅度不是很大。这样的马很得中年商人的赏识，因为它们的动作，能使人联想起一个伶俐的仆人走起路来的那副装腔作势的神气；饭后，套上这样的马出去逛逛也是一件挺惬意的事；它们拉着笨重粗糙的“轻便”马车，车上装着一个肚子要胀破了的车夫，加上忧郁的、犯着胃病的、喘着粗气的商人，和他的披着蓝绸披风、头上系着紫色头巾的浮胖的商人太太，一路转动着脖子，摇摇晃晃，好像极卖力气。我也没有要鹰。西特尼科夫又牵了好几匹马让我看……最终，一匹灰色的、带圆斑的伏叶科夫种马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不能掩饰自己的兴奋，满意地拍着他的脖子。西特尼科夫马上表现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它套车还不错吗？”我问他。（谈到这种拉车马，都是不问他跑得如何。）

“当然不错。”马贩子很有把握地对我说。

“那我能瞧瞧吗？……”

“没问题。嗨，库济亚，把追风马牵过去，套上车。”

马夫库济亚真是个驯马的好手，他赶着马车，沿着马路在我们眼前绕了好几个来回。这马真的很善跑，跑起来很稳，步伐齐整，也不高高地蹶着屁股、翘着尾巴，脚步很沉稳。

“您看这马多少钱能卖？”

西特尼科夫马上给了我一个要价。于是，我们就价钱问题在大路上讨论起来。这时，路口拐弯处出现了一辆配套得当的三匹马拉的驿车，向我们奔来。驶到西特尼科夫的门口，便平稳地停住了。这辆用于打猎的华贵马车上载着的就是那位公爵，赫洛帕科夫站在一边。那个车夫就是巴克拉加……他的技术可真不错！相信即使是一个耳环，他也能赶着马车钻过去，真是好样的！两旁的副马长得轻巧精干，漆一样的黑眼睛、漆一样的黑腿，跑起来像带着风一样迅速；号令一下，转瞬间就会跑得无影无踪！中

间的栗色辕马，天鹅般骄傲地高昂着头，挺着胸脯，每条腿都站得笔直，间或晃一下头，颇有些盛气凌人地微睁着眼睛……真是太漂亮了！我敢说，就连伊万·瓦西里耶维奇[①]圣诞节巡游的马车，也不会比它好到哪儿去的！

“贵客临门呀！真是热烈欢迎！”西特尼科夫远远地冲着马车喊到。

公爵从车上跳下来。赫洛帕科夫则从另一侧慢慢地下了车。

“早安，朋友……你这儿有什么马吗？”

“那不成问题，既然是您开口要的，怎么没有呢？请您先进来……彼佳，去把孔雀牵过来！同时让他们把那匹宝贝儿也预备着。先生，至于您的这笔交易吗，”他又回头对我说，“下回咱们再约个时间商量……福姆卡，给公爵殿下搬把椅子来。”

从一个单独的马厩里，孔雀被牵了出来，这马厩在开始的时候并没引起我的注意。这匹深栗色的强壮的马一离开马厩，就跳了起来，简直是四脚都不沾地。西特尼科夫扭过头，眨了眨眼睛。

“嗨，勒拉卡利翁！”赫洛帕科夫兴奋地喊了起来，“热姆萨（我喜欢那个）。”

公爵也笑了。

好不容易才让孔雀安稳下来；它在院子里一直拖着那个马夫跑来跑去；终于把它挤到了墙角。它哼着鼻子，身上直发抖，被吓得战战兢兢，可是西特尼科夫还在朝它挥着鞭子，逗它。

“你往哪儿看呢？看我怎么收拾你！唉！”马贩子亲热地向他吆喝着，完全掩饰不了自己对这马的喜爱，不由自主地欣赏着。

“要多少？”公爵问。

“既然是您要，那就五千好了。”

“三千。”

“那可不行，大人，抱歉的是……”

① 即指伊万雷帝。

“我跟你说，就三千，勒拉卡利翁！”赫洛帕科夫插进来说。

没等他们谈好价钱，我便离开了。在街尽头的拐弯处，在一座灰色的小房子的门上，我看见有一大张纸。纸张上端用钢笔画着一匹马，马尾巴直直地竖着，像一根烟囱，脖子长得要命，在马蹄下用甲古体写着：

> 该处现有各种毛色之良马待售，马匹均系自唐波夫地主阿纳斯塔塞·伊万内奇·车尔诺巴依之优良草原养马场运至列别江，参加马市活动的。此批骏马皆属良种，体格强健、驯饲有方，绝无劣性。如有意者请与阿纳斯塔塞·伊万内奇本人联系；若阿纳斯塔赛·伊万内奇外出，可与马夫纳扎尔·库贝什全接洽。各位顾客朋友，请多多照顾老汉生意。

我停了下来。心想，那就进去看看，瞧瞧这有名的草原养马场场主车尔诺巴依先生的马究竟怎么样。

我本想从侧门进去，却发现门出人意料地上了锁。我敲了门。

“谁呀？……是要买马吗？”一个细细的女声问。

“是顾客。”

“就来，先生，就过来了。”

侧门被打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农妇出现在我面前，她光着头没系头巾，穿着长靴，披着件敞怀的皮袄。

“快进来吧，先生，我这就过去叫阿纳斯塔塞·伊万内奇……纳扎尔，哎，纳扎尔！”

“怎么了？”一个大约有七十岁的老头在马厩里含混不清地应着。

“赶快备好一匹马，有客人光顾了。”

老妇人跑进屋去。

“客人，客人，”纳扎尔抱怨地在嘴里咕噜着说，“马尾巴我还没洗完呢！”

“唉，真是一个不错的休养地呀！”我在心里想。

“您好，先生，幸会幸会。”我听见身后，有人用一种爽朗而又愉快的声音说着。我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中等身材的老头站在我身后，他穿一件蓝色长襟大衣，一头银发，脸上挂着友善的笑容，一双漂亮的蓝眼睛。

“您想要匹马吗？不成问题，先生，不成问题……您是不是先跟我到屋里去喝杯茶？”

我辞谢了他。

“好，随您的便。首先，您得原谅我，我是个老派头的人，规矩还是老的。（车尔诺巴伊先生不紧不慢地说着，很清晰地吐着 ó 音。[①]）我这人是很爽快的，您知道，我喜欢简单随便……纳扎尔，嘿，纳扎尔。”他又喊了一句，只是并没有抬高声音，不过是拖长了每一个音节。

纳扎尔，一个一脸皱纹，有一只鹰钩鼻子以及楔形胡须的老头儿，从马厩里走了出来。

“先生，您要哪一类的马呢？”车尔诺巴伊继续说。

“别太贵了，拉我那辆马车用。”

“没问题，肯定有合您心意的马，不成问题……纳扎尔，纳扎尔，把那匹灰骟马牵过来让老爷瞧瞧，您看看，站在最里面那匹，还有那匹头上有块白斑的栗色马，要不然，就看看那匹牵美娘生的枣红马，您知道吧？”

纳扎尔又回到马厩里去了。

“就连着笼头把它们一起拉出来吧，”车尔诺巴伊在他后面嚷道，“在我这里，我的先生，”他用一双澄亮的眼睛温柔地望着

① 此处指他的方言发音，在俄语中，如果 o 不在重音上，则读作 a，而他按方言发音习惯，把非重音 o 都读成了重音的 o。

我，接下去说，“您可看不到别的马贩子常耍的花样，他们只会骗人！他们会给马吃各式各样的姜，还喂酒糟和盐[1]，真是乱搞！……可是我这里，一切都放在台面上，您自己去看，绝不会有藏一手的事儿发生。”

马牵出来两匹，但我都没看上。

“唉，那把它们牵回马厩去吧。”阿纳斯塔塞·伊万内奇说，“再去牵其他的马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接着又牵出了几匹马。最后，我挑中了一匹不太贵的马。于是我们开始讨价还价。车尔诺伊夫显得不紧不慢，说起话来条理清楚，于情于理都挑不出毛病，而且还十分严肃地向上帝保证，逼得我只能不再和这位老先生计较，并且预付了定金。

“行了，那么现在，”阿纳斯塔塞·伊万内奇对我说，“咱们就按着过去的规矩，从我的衣裾里，你把马缰绳拿走，放在你的衣裾里……这匹马一定会让你一辈子都记得我的……多帅气的马呀！身体壮得像头牛……从没受过伤……最地道的草原马！无论是什么样的马具都能配得上。”

他在胸前比划了一个十字形，然后揪住自己衣襟下摆，放在手上，然后衬着它，拉过马笼头，再把马递给了我。

“现在这马归您啦……来杯茶怎么样？”

“不用了，非常感谢，我想到我该回去的时候了。”

“那您自便吧！……您这就要走吗？是不是让马夫跟您一起把马送过去？”

“是的，如果可以，我想这就回去啦。”

“好吧，先生，好吧……瓦西利，嗨，瓦西利，送老爷一程，把马牵去，顺便把钱收回来。再会，先生，主会赐给您幸福。”

“再会，阿纳斯塔塞·伊万内奇。”

瓦西利跟着我，把马送到了我住的地方。但第二天就发现，

---

① 喂酒糟和盐，马会很快发胖。——作者原注。

这匹马竟然是患着肺气肿病的，并且腿也是一瘸一拐。本来，我想用它套车，但是这马一见车就不停向后退。我用鞭子赶它，它却耍起疯来，到处乱踢乱踹，最后竟然躺在那儿罢工了。没有办法，我只能跑到了车尔诺巴伊先生家，讨个说法。我问：

“有人在家吗？”

“有人。”

“您怎么能这样办事呢，”我对他说，“那匹马身上有肺气肿病，您还把它推销给我。”

“肺气肿？……不会，这绝不可能！”

“但的确是这样，而且它还是一个跛子，同时又倔得可以。”

“跛子？这我可是一点也不清楚，肯定是你的马车夫做了手脚……看在上帝的份上，我——”

“你看，阿纳斯塔塞·伊万内奇先生，我要求您收回这匹马。”

“不，我的先生，您可不能生气，这生意有一个规矩：马一走出这院子，咱们的交易就算了结了。买的时候您是得挑仔细的，先生。”

我终于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只有自认倒霉，笑了笑，便离开了他的家。不过还算幸运的是，我并没为这个教训付太多的学费。

两三天后，我离开了那里。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在回家的途中又经过了列别江。在咖啡馆里消遣的，差不多还是过去那几个人。在那里，我又看见了公爵在打台球。可是在这段日子里，赫洛帕科夫显然又遭遇了他常遇到的倒霉事：一个金发的年轻军官取代了他的位置，享受着公爵的宠幸。我们同情的前陆军中尉起初试图在我面前再试试他的口头语，幻想能够获得和过去一样的成功，但是，很显然，他失败了，不但没有人笑，公爵还紧皱着眉头，很不懈地耸了耸肩膀。赫洛帕科夫沮丧地低下了头，缩到一个角落里，开始偷偷地装起烟斗来。……

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及其侄儿

让我们手牵着手，一起坐车出去玩玩吧，我亲爱的朋友。天气实在是太棒了！五月已经到了，天空显得格外的蓝；爆竹柳嫩绿的叶子闪着亮光，就像刚刚被雨水冲刷过一样滑溜；绵羊最爱吃的东西——一种带红茎的小草，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宽阔的大路；在它两边的山冈上，是长长的缓坡，郁郁葱葱的黑麦摇曳在其间；黑麦上稀稀拉拉地点缀着一个又一个云彩投下的影子。远远地看过去，有一望无边的树林，有耀眼的池塘，还有一座座明亮的村落。许许多多的云雀唱着歌从地上飞起来，又使劲探着脑袋拼命地冲下来，昂首挺立在小土堆上面；在大路上，停歇着一些白嘴鸦，它们的身子紧紧地靠着地面，眼睛却看着我们，等我们的车子过去以后，它们便很不甘心地扑腾了几下，又飞了起来；有一块田地，坐落在峡谷对面的山头上，一个庄稼汉正忙着耕作；一匹小马驹正一巅一巅地跟在它的母亲后面，一边跑一边小声地嘶鸣，它的尾巴短短的，鬃毛柔软而蓬松，身上点缀着花斑。我们的车子刚进一片白桦林，新鲜清爽的气息便迎面扑来。转眼之间已经到了一处坐落在村口的栅栏旁。车夫下车去了，马儿们开始打响鼻，拉车的马东看看西看看，旁边的马的尾巴一甩一甩的，头就倚在车轭上……随着“轧轧”的声响栅栏的门开了。车夫又上了车……出发吧！村庄就在前面了。我们大约经过了五六户人家后便开始右拐，接着又跑过了一块凹地，来到了堤坝上。在一个小池塘的另一头，是一片苹果树和丁香树，透过那些杂乱的树枝可以看见两根烟囱，还有一幢木房子的木板房顶，可以看出它以前是红色的；我们的车子是顺着外边的围墙向左走的，车子就在三只衰老的长毛狗嘶叫的欢迎声中急驰进了大开着的门，并顺便在宽大的院子里很是得意地遛了一个弯儿。在路

过马厩和库房时，车夫向那个储存室门口的老管家婆很优雅地弯了一下腰，她当时正斜着身子要跨过那道高高的门槛。车子终于在一间小房子的台阶前停了下来，那座房子表面上很脏，窗子却异常干净……我们总算到了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的家了。看哪，她已经打开了窗子，冲着我们打招呼欢迎我们了……噢，大娘，您好！

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大约五十岁左右，她是一个有着一双大大的凸出的眼睛，扁平的鼻子，鲜红的脸蛋以及两个下巴的女人。她的脸带着一种和蔼的平易近人的神态。她嫁人后没多长时间就成了年轻的寡妇。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是一个很不普通的女人。她很少出门，平日里总呆在自己的田庄上，她喜欢和一些年轻人来往，却很少理睬邻家。出身于贫穷的地主家庭的她，从没读过什么书，也可以说，她不会讲法语；就连莫斯科，她也没有去过——当然啦，这一切不足都无所谓，因为她真诚朴实，思想开放，感情丰富，更令人惊奇的是，她几乎没有那些小地主婆们惯有的毛病……这可不能不让人惊叹！她常常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上边有淡紫色的飘带，她还喜欢穿一种塔夫绸做的连衣裙；她很喜欢吃东西，但又很有节制能力；蜜饯、干果以及腌菜一类的东西都是由女管家去做的。也许您很想知道，那她整天忙着干什么呢？……读书吗？噢，她不喜欢看书；可以说，书的诞生根本不是为了她……要是没有朋友来拜访，我们的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在冬天的时候就编织袜子，就在那个窗子下边；夏天的时候，她就在花园里干一些种花、浇水的活儿，有时她就跟猫儿玩上好几个小时，或者让鸽子啄食……她不经常做家务活。可是假如一有朋友来，有她所爱慕的那些邻里的青年来，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的精神也就为之一振了；她自己不怎么说话，却也欢天喜地地请他坐下，给他上茶，微笑着倾听他天南海北的瞎侃，偶尔还会轻轻地抚摸一下他的脸蛋；当别人遭遇不幸或者有了什么伤心事儿时，她会抚慰人的心灵，并且提出很好的建议。

向她吐诉内心难言的隐私以及从未对别人讲起过的悄悄话、并曾趴在她的怀里痛哭过的人有多少啊！她时常带着和蔼的笑容托着下巴，就坐在人家的对面，很关心地望着他的眼睛，就让人不得不这么想："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呀，您真是个诚心诚意的女人！我巴不得把所有的话都讲给您听。"她有几个小小的但却精致舒适的房间，让人们觉得特别的温暖和安适；我们可以这样来描绘，她家里的气氛永远都是欢快的。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是一个让人为之惊叹的好女人，关于这一点谁都不会提出异议。她有着冷静的思维，坚韧不拔、豁达开朗的精神，以及关心别人喜怒哀乐的热情，可以说，她诸如此类的美好品质是毫不费力就拥有的，就像是天生的一样……根本不用对她说"谢谢"，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了，不会再改变。她很爱看年轻人来来往往追逐打闹的场面；她昂首挺胸，把两只手叠在一起安静地坐着，由于微笑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偶尔会长叹一声道："啊，我的孩子们，你们呀！……"这个时候，人们不由自主地来到她的身边，和她握手倾诉："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听我说，你还没意识到您是多么的好，虽然您没受过教育，思想纯洁，但您真的很不一般呀！"只要听到她的名字人们就会感到亲切，就会绽开友好的笑容，因此谁都愿意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曾经有许多回我向半路碰上的庄稼汉问道："朋友，我怎么走才能到格拉乔夫呢？"他准说："噢，您到了维亚佐沃耶之后，到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那边去吧。她那儿无论是谁都会告诉您如何走的。"一听到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的名字，那些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特殊的神情，发自内心地点头称赞。产业不是很大的她，没有几个仆人。女管家阿加菲娅管理着住的地方、洗衣间、储存室以及厨房。这个女管家待人和善，曾是她的奶妈，她是一个喜欢哭泣的老掉了牙的女人。有两个强壮的女仆供她使唤，她们的脸蛋，硬梆梆红通通的，就像苹果一样。做仆人和管事的波利卡尔普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兼职管理餐厅的杂事。这个博学多知又精明古怪的老头，

曾经拉过小提琴，是维奥第[1]的仰慕者和拿破仑的仇恨者（管他叫波拿巴季什卡[2]），他还非常喜欢夜莺。他自己就喂养了好几只夜莺；初春，他常常一连几天呆坐在鸟笼旁，等到黄莺的第一声哀鸣后，便两只手遮住面孔开始号叫："真可怜！真可怜！"接着就大哭起来，泪水流个不停。波利卡尔普的孙子瓦夏，一个大约十一二岁，有着一头鬈发和一双明亮的眼睛的孩子，是他的帮手；波利卡尔普整天和他的这个宝贝啰里啰嗦地说个不停。他同时负责孙子的学习。他说："瓦夏，你说一句：波拿巴季什卡是个坏蛋。""给我什么好处呀，爷爷？""你要什么……什么也不行……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你还是俄国人吗？""爷爷，我是在阿姆琴斯克[3]出生的阿姆琴人。""你这蠢货，阿姆琴斯克属于哪儿？""我可不知道呀？""蠢货，阿姆琴斯克属于俄国。""那又怎么样？""怎么样？正是米海洛·伊拉里奥诺维奇·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那逝世的斯摩棱斯克公爵大人，从俄国赶走了波拿巴季什卡。有人为此还作了一着歌：'波拿巴再也不能跳舞了，他的长袜带不见了……'你要知道，是公爵拯救了你的祖国。""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噢，这个蠢货，真蠢！如果波拿巴季什卡没有被米海洛·伊拉里奥诺维奇公爵赶走，你现在正受着法国佬的欺压呢。他会跟你说：'科曼·武·波尔捷·武？[4]'然后用棍子奖赏奖赏你。""我会拿拳头打他的肚子。""他可能说：'彭茹，彭茹，维涅·伊西[5]'——接着把你的头发揪紧。""我就使劲踢他的腿，踢他那疙疙瘩瘩的腿。""正是，他们的腿确实如此……如果他绑了你的手，你有办法吗？""我要让马车夫米海依助我一把，说什么也不让他绑。""孩子，你应该知道，你们打不过法国佬的。有什

① 维奥第（1753—1824）：意大利的一位小提琴家。

② 波拿巴是拿破仑的名字，波拿巴季什卡是一种蔑称。

③ 当时管姆岑斯克叫阿姆琴斯克，当地的居民被称为阿姆琴人。由于阿姆琴人天生英勇，所以大家常常这样警告仇家："阿姆琴人就要拜访了。"——作者原注。

④ 法文的俄译音。喂，你好？

⑤ 法文的俄译音。好，好，过来一下。

么办法吗?”“我们会使劲打他的脊梁骨。”“那他可能叫道:‘帕东,帕东,塞武普莱[1]!’”“我们会说:‘法国佬,不塞武普莱你,就不……”“干得好,孩子! ……你大声说:‘波拿巴季什卡是个坏蛋!’”“给糖我就喊!”“你这个家伙! ……”

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与女地主们没什么交往;她们不想拜访她,她也懒得应付她们,她们吵吵闹闹的胡侃,只会让她犯困,好容易勉强睁了一下眼,不一会儿又睡过去了。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反感女人。她有一位诚实可靠的年轻朋友,他的姐姐将近三十九岁了,心地善良,但虚伪做作,盲目冲动,心理不正常。她的弟弟时时对她讲述这个女人的一切。这个大龄姑娘便在某个早上二话没说,吩咐下人备好马匹,就直冲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家而来。瓦夏把穿着长连衣裙、戴着帽子、蒙着面纱并且披头散发的她看成人鱼而吓晕了,她却横冲直撞闯到了客厅。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也吓得两腿发软,直不起身来。“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女客人诚恳地说,“原谅我的鲁莽。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克×××,你的朋友是我的弟弟,我之所以来拜见您是因为他讲了许多跟您有关的事。”“真是荣幸。”女主人低声嘀咕了一句。来人取下帽子,拨弄了一下头发,便拉起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的手,坐在她身旁……“这么说,就是她了,”她开始了慷慨陈词,“她真是个和蔼、豁达、崇高、伟大的人!是个纯洁而又成熟的女人! 我这么幸福,我都快幸福死了! 我们肯定会互敬互爱的! 我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下来了……跟我想像得是一模一样,”她看着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的眼睛继续小声说,“好心人,您不会生我的气吧?”“哪儿能呀,我很愉快……您想喝茶吗?”客人做作地笑了一下。“多么诚心诚意,多么豁达爽朗。[2],”她像跟自己讲话一样低语,“朋友,让我拥抱您吧。”

---

① 法文的俄译音。放过我吧,放过我吧。
② 原文为德文。

已经三个小时过去了，老姑娘的嘴巴还不曾休息过片刻。她尽其所能地向新朋友说明她的价值所在。倒霉的女主人送走了这不邀而至的客人后赶快去洗澡，又喝了许多椴树花茶，就上床了。这位老姑娘第二天又来呆了四个小时，走前还交待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她以后每天必到。谁能想到，她是为了让这个她认为是天才的女人受到一些教育，来弥补缺陷。要这样的话，女主人肯定会被虐待致死，走运的是事情有了转机：第一，这个老姑娘在几个星期以后，对于弟弟的这位女朋友完全丧失了信心；第二，她陷入了对一个过路的年轻大学生的爱情之中，马上和他频繁通信；她表示哪怕是牺牲“完全的自己”，只要他能幸福，只希望能做他的姐姐；她尽情地描绘自然，滔滔不绝地谈论歌德、席勒、培堤那以及德国哲学——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终于绝望了。但青春是难以阻挡的：在对这位姐姐加朋友的老姑娘的怨恨中醒来的某一个早上，他窝火地几乎想狠揍一顿侍从来消气；从这以后，谁也不敢在他跟前提那美丽无私的爱情，生怕被他吃掉……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从此更厌恶同女邻居们打交道了。

噢！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我说的这些都是这位善良的女人过去的一些日常生活；过去她家中那安静的氛围已经没有了。一个来自彼得堡的画家，她的侄儿，已在她家住了一年之久。是这么一回事。

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家在七八年前曾收留过一个叫安德留沙的孤儿，他大约十一二岁，父母双亡，是她死去的哥哥的孩子。安德留沙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嘴巴小巧，鼻子高挺，额头宽阔。他的声音优美动听，穿着干净，举手投足大大方方，对人礼貌得体，常带着一种依恋的情感亲吻姑母的手。通常客人刚到，他已经把座位准备好了。他总是那么安静，从不捣乱；他总是安分守己的样子，就连在某个角落里读读写写时也从不靠在椅背上。安德留沙总是带着微笑去迎接客人，脸色由于羞涩而变红；送走客人后，他便开始梳理自己的头发，刷子是带小镜子的，就

装在口袋里。画画是他从小就喜欢做的。哪怕只有一小块纸，他也会马上让女管家阿格菲娅取来剪刀，把它弄成一个正四边形，然后就描边开始画起来：他会画一只高挺的鼻子，或者放大瞳孔的眼睛、有时画一栋炊烟袅袅的房子，有时画一只又长又扁的“正面的”[1] 狗，有时画一棵小树，上边有两只鸽子，下边的题字是：“安德列[2] ·别洛夫佐罗夫于×年×月×日画于小布雷基村。”他还为了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的命名日专门用了两三个星期来画画。庆祝的那一天，他带了一卷用鲜红色带子系好的画首先跑了过去。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吻了吻他的额头，打开了画：姑妈首先看到的是一座有着廊柱的殿堂，它是圆形的，生动而形象，中央的祭坛上有一颗正在燃烧的心和一个花冠；它那扭曲的飘带上，排列着整齐的文字：“谨以最真挚热烈的感情送给姑妈和恩人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鲍格达诺娃。敬仰和深爱您的侄儿上。”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给了他一个银卢布，并多次亲吻他。可是她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侄儿：她讨厌安德留沙拍马屁的行为。安德留沙开始慢慢长大了；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不得不为他计划将来。但她很偶然地有了解决的办法……

是这么一回事，她家在七八年前的某一天曾来过一位贵客，就是彼得·米海雷奇·别涅沃连斯基先生，六品文官和勋章的获得者。在邻近的县城里做事时，别涅沃连斯基先生曾不时地拜访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他搬到彼得堡以后，设法进入内阁并得到了显要的职位。经常出差办事的他有一次在半路上想起了这个老朋友，就来看她，顺便在这“乡村宁静的生活环境”中忘却一下公事的烦恼。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仍旧像以前一样热情，别涅沃连斯基先生便……但是，亲爱的朋友，让我先介绍一下这位大人物再接着讲下去吧。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他正式的名字叫安德列，安德留沙是安德列的小名或昵称。

别涅沃连斯基先生中等个子，身材肥胖，是一个看上去和善的、有着两条短腿和两只胖手的人；他的假发是淡黄色的，燕尾服非常的干净，宽宽的领带高系着，雪白的衬衣一尘不染，一根金链附在绸制的坎肩上，还有一个漂亮的宝石戒指戴在食指上；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说话时和善而诚恳，走路时不声不响的，他欢快地把眼睛转来转去，高兴得低头时下巴和领带合为一体，即便是一个微笑也总是发自内心的。他还从上天那里得到一副热心肠：他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而且，他热爱艺术，对艺术充满热情，没有半点私心，因为，事实上，别涅沃连斯基先生一点儿也不懂艺术。不由让人怀疑，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热情呢？难道是一些我们根本看不见也无法把握的东西造成的吗？他看起来也是一个很现实的、很一般的人呀……不过，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这种人还真不少呢。

这些人的一种难以言状的甜腻来自于对美术和美术家的热爱；跟他们打交道，或者是谈话，那简直就是在受罪；他们就像蜜蜂离不开花粉一样让人厌烦。举个例子吧，他们如同不知道拉斐尔叫拉斐尔、科累佐叫科累佐[1] 一样，他们喜欢说“伟大的桑齐奥，独一无二的德·阿莱格里斯”，而且所有的 o 音一出口全变成了 ó 音。他们常常把那些自以为是、为人圆滑实则平庸无能的画家捧上了天，进一步说，称他们为天才或“铁才”；“意大利蓝蓝的天”、“长于南国的柠檬”、“布伦塔河畔飘着的芳香”是他们常常挂在口头上的话语。他们总是这么有感情地对彼此说：“唉，瓦尼亚，瓦尼亚（有时则是‘唉，萨沙，萨沙，’），到南国去，那是我们应该去的地方……从灵魂上讲我们可都是希腊人，古希腊人！”从他们在展览会上在某些俄国画家的作品前流露的那种神情可以看出来。（需要说明一点，这些先生都是真的热爱这个国家。）

① 拉斐尔·桑齐奥（1483—1520），科累佐·德·阿莱格里斯（1494—1534）俩人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

他们有时离画面特别近，有时又向后走几步抬起头来看；他们那潮湿的眼睛总是闪着亮光……“哦，我的上帝，”他们总算说话了，虽然那声音由于激动而发颤：“有神，真神呀！噢，灵魂呀，灵魂呀！多么有生气呀！到处生机勃勃……多妙的构思！想法真不错！”是什么样的画挂满了他们自家的客厅呀！是什么样的美术家才是他们每晚喝茶闲聊胡侃时的对象呀！而这些个美术家看到的他们给自个儿的房间设计的透视图景又是什么样子呀：刷子放在右边，一堆垃圾与干净的地板形成鲜明的对比，茶炊是黄色的，就放在靠窗的桌子上，身穿便服的主人自己也在里边，头上有顶小帽，亮光映在脸上，斑斑点点。那些缪斯的后代留着长发，猖狂地笑着来拜访他们，那是些什么人呀！那些在钢琴旁边的小姐由于惊叫而脸色苍白，那是些什么人呀！这种风气早就在我们这个国度形成了：一个人什么都应该享受，而不是只热衷于一门艺术。那么这些沉迷于艺术的先生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俄国文学特别是戏剧，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有一种作品如《贾科贝·萨纳扎尔》就是专门写给这些先生们的。这种被千万次描写过的不被社会所承认的天才同俗人以及世俗社会的斗争触及到他们内心深处，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别涅沃连斯基到来后，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便在第二天饮茶的空闲，让他欣赏她的侄儿作的画。“他在您这儿是为了画画？”别涅沃连斯基一边带着惊奇的神情问道，一边转过身去关切地望着安德留沙。“那可不，他的确在画画，”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赶紧说道，“他特别爱画画，从来都没有老师教，全部是他自己画的。”“噢，快拿来我看看，让我看看。”别涅沃连斯基连忙说。安德留沙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去把画册拿给客人。别涅沃连斯基摆出一副专家的模样开始翻看。“干得不错，孩子，”他又说，“棒极了，真的很棒！”安德留沙的头荣幸地被他抚摸了一下。于是安德留沙马上开始亲吻他的手。“看看吧，他真是一个天才！……祝贺您，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祝贺您。”“但是，我们在这

个地方根本无法为他请个老师，彼得·米海雷奇。城里的又请不起。听说有一位很不错的画家就在附近的阿尔塔莫夫家教课，但是他不能随便再教别人，因为女主人不乐意。她认为这样会影响自己的兴趣。”“噢，”别涅沃连斯基先生答应了一句，很烦恼地看了安德留沙一眼，便开始冥思苦想。“这样吧，我们过一会儿再研究这件事。”突然间，他两只手互相揉搓着冒出了这么一句话。于是他让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和他两个人商量一下，就在那一天。他们的谈话是关着门进行的。安德留沙在半个钟头之后被叫了进来。别涅沃连斯基先生闪着明亮的眼睛，脸色微红地挨着窗子。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在一边直掉眼泪。“噢，安德留沙，”她最后说道，“诚心诚意地谢谢彼得·米海雷奇吧：你将被带到彼得堡去，他会负责你所有的一切。”安德留沙惊呆了，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您跟我实话实说吧，”别涅沃连斯基用一种至高无上但又不无体贴的口气问道，“您想做一个艺术家吗？孩子，您是不是对艺术特别神往并觉得自己有着伟大的理想？”“彼得·米海雷奇先生，我连做梦都想当艺术家，”安德留沙的回答声特别小。“你的想法真让我高兴，那是肯定的，”别涅沃连斯基先生接着说道，“要是与你亲爱的姑妈分开，你心里会不好受；因为你对她既尊敬又感激。”“我的确太爱我的姑妈了，”安德留沙挤了挤眼睛，插入了一句。“那是应该的，那是应该的，我非常非常理解你，你理所应当得到夸奖；但是，如果在将来某一天你能够出人头地……那才是令人兴奋……”“安德留沙，抱一抱我吧。”我们和善的女主人不由自主地低语道。安德留沙冲了过去，激动地紧紧抱住她。“行了，行了，该对你的恩人表示你深深的谢意了……”安德留沙脚跟离地，双手向上使劲地抱着别涅沃连斯基先生的腰，好不容易能碰到一点点他的手，那位先生似乎想把手拿开，但又好像并不着急拿开……他觉得，这样做孩子可以很高兴，他也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这个孩子在两三天以后被别涅沃连斯基先生收作养子带走了。

安德留沙在刚刚离开的前三年中，不断地往回写信，偶尔夹几张画放在信里。有的时候别涅沃连斯基先生也会在信中加上一些夸奖安德留沙的话，没过多久，信就不多了，愈来愈少直至没有。有一整年这个侄儿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本来就很担心，有一天，她突然收到一封这样的短信：

最最亲爱的姑妈！

三天前，我的监护人，彼得·米海洛维奇[1]由于生病离开了这个世界。无情的中风带走了他，我没有了最后的依靠。有一点可以肯定，我马上就满二十岁了；我曾经在以前的七年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我有足够的自信，我能靠自己的才能谋生；我并不消沉，但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希望您在短期内给我寄二百五十卢布。亲吻您的手，有什么别的事以后再谈吧。

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寄了二百五十卢布给她的侄儿。两个月以后，他再次来信，还是说需要钱；她给他寄去了身上所有的钱，也就勉强够那个数。寄钱后没有多久，还不到一个半月呢，他第三次来信了，说是需要一些钱去买颜料，因为捷尔捷列舍涅娃公爵夫人要他画一张肖像画。但是，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却无钱可寄了。“如果情况如此的话，”他在来信中写道，“我不得不回到您那儿休养了。”安德留沙在当年五月还真的再次来到了小布雷基村。

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一开始根本不认识他。他在信中完全是一副体弱多病的样子，她却看到了一个高大结实的家伙，脸色鲜红，头发有光泽，完全超出她的想像。强壮的安德列·伊万

---

[1] 这是米海雷奇的正式名字。

诺夫[①]·别洛夫佐罗夫已经不是当年身体弱小、脸色苍白的小安德留沙了。他的变化不单单只表现在外观上。他没有了以前的安静、怕羞、小心与干净，与之代换的是粗心、蛮不讲理以及让人恶心的肮脏；他总是左一摇右一晃地走来走去，很随便地坐在椅子里，向前一靠，趴在桌子上，四肢舒展地一躺，连呵欠声都响亮无比；姑妈和仆人都受到了非常无礼的待遇。他常常说自己是不受拘束的哥萨克，是一个艺术家！你们应该明白我们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经常好几天写不出一个字；要是"灵感"一来，就作出架势，像醉汉一样，吵吵闹闹，又悲哀，又蠢笨；脸蛋绯红，醉眼迷蒙；对于自己所谓的才能、所谓的成绩，对于自己怎么努力奋斗、怎么取得进步吹捧了一次又一次……说实在的，提到能力，他也就只不过能画一些最普通的肖像画而已。他对什么都一无所知，并且从不读书，艺术家还用得着再读书吗？他所谓的灵感来源于：大自然、自由以及诗歌。仅仅需要晃头晃脑，跟着夜莺叫上几声，或者抽几口茹可夫烟就足够了！俄罗斯人的豁达是很好的，可对多数人没有用处；而第二流的毫无才华可言的波列扎耶夫[②]之类真让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安德列·伊万诺维奇是死皮赖脸跟定姑妈了，明摆着的，他喜欢这白来的一切。他一在，那些客人就觉得没事可干。他时常呆在钢琴前（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自己家就有钢琴），摸来摸去用一根指头弹奏《勇敢的三套马车》；一边敲击键钮，一边配上谐音；好几个小时不间歇地很不舒服地吟唱瓦尔拉莫夫的情歌《孤独的松树》或者《不，医生，你不要来》，眼泪稀里哗啦地流，脸蛋鼓鼓囊囊、油光闪闪的……有的时候，突然大吼一声："停下来吧，汹涌的波浪"……听了以后，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觉得浑身颤抖。

"越来越奇怪了，"有一回，她这么说道，"现在所作的歌为什

① 此处可能有笔误，应为伊万诺维奇。
② 波列扎耶夫（1804—1838）：俄国诗人。

么都跟哭丧一样低调，从前我们所处的年代写的歌就不同，也曾有过悲伤的歌曲，但唱起来没有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举个例子吧：

来吧，到野地上来，来找我，
我白白地等待你，一直在这里；
来吧，到野地上来，来找我，
我天天都掉眼泪，一直在这里；
啊，我一直在这里，等你真的来找我，
朋友啊，只怕人已去！

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笑了笑，一副调皮捣蛋的模样。

“我难受呀，真的难——受呀。”在相邻的屋子里，侄儿在大喊大叫。

“够了，够了，安德留沙。”

“心凄惨呀在分别的时候。”我们的歌手似乎一会儿都不肯停歇，接着又唱起来。

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啊，这类艺术家，真让人受不了……”

一年都已经过去了。别洛夫佐罗夫还没有离开姑妈家半步，虽然他时时刻刻都想到彼得堡去。呆在乡下的日子里，他又发福了。谁也猜想不到，姑妈对他是多么多么的疼爱，附近的姑娘们对他是多么多么的着迷……

昔日的许许多多朋友，再也不会来拜访我们的塔季雅娜·鲍里索夫娜了。

死　亡

有一个地主，年纪轻轻，喜欢游猎，与我做了邻居。七月的天总是阳光灿烂，某一天早上，我乘马去拜访他，想邀请他一起去捕捉松鸡。他说他愿意去。“但是，”他加了一句，“让我们先到祖沙吧，过了我们家的那一片树林就到了；我想顺道去看望一下恰普雷吉诺；我有片橡树林，您不会不知道吧？我已派了人去，他们正在砍伐树木呢。”“好啊，我们走吧。”他让人去准备马匹。他身着一件绿色的外套，纽扣是铜制的，上边还有野猎头的像，带着只用粗毛线织成的装猎物的袋子以及一个银制的水壶，肩上放着支崭新的法国猎枪，在镜子前照来照去，折腾完了便开始呼唤那只名叫埃斯佩兰斯的猎狗，这是一位脱光了头发但生性善良的大龄姑娘，是他的表姐送给他的。我们终于出发了。另外有两个随从跟着我的邻居，一个是又矮又胖的甲长阿尔希普，他是一个颧骨高耸，脸形方正的庄稼汉；另外一个是快满二十岁的年轻人戈特利勃·丰—德尔—科克先生，他是刚刚从波罗的海沿岸城镇聘来的管家，身材高瘦，头发淡黄，眼镜像啤酒瓶底，肩膀斜溜，脖子细长。这片土地是我的邻居刚刚接管的。这是他的某个伯母去世后留给他的。她叫卡尔东·卡塔耶娃，是个五品文官的妻子，身体胖得不能再胖了，就是再舒服的床，她也会翻来覆去哼哼个不停。我们策马来到了小树林里。“你们俩就在这儿等着，对，在那块空地上。”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我的邻居是这样吩咐那两个人的。那年轻人弯腰下马，在口袋中取出一本好像是约翰·叔本华写的小说，紧挨着灌木丛坐下了；阿尔希普却一动不动地在太阳光的照射下等了一个小时。我们在灌木丛中转悠了半天，连根野鸡毛都没发现。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说他愿意到更大的林子里撞撞运气。我相信不会有结果，但还是不情愿地去

了。我们又来到空地上。那个德国人在书中作了记号，装了回去，站起来去骑他那令人头疼的母马，这匹一受惊吓就会发疯的马，尾巴特别短，是“激流勇退”的老马；阿尔希普也来神了，缰绳一拉，两腿一夹，总算让那匹快要被压死的小马驹跑开了。我们就这样再次出发了。

从小时候起，我就对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的那片树林了如指掌。当时，我那心地善良的法国家庭教师德齐雷·费勒利先生（他每晚都善意地让我喝列鲁阿药水，这几乎断送了我的生命）常带着我在恰普雷吉诺那片林子里逛来逛去。在那片树林中，大概有二三百棵橡树和梣树，全都粗憨、高大的。那巍然矗立在榛树和花楸树的明亮、晶莹而灿烂的绿叶中的高挺粗大的枝干，看上去美丽极了；那直挺着的树干，枝枝节节地向四周蔓延舒展着它的筋骨，像一把大伞撑开在高远的天空下；鹞鹰、青鹰以及红隼不停地叫着在林子里翻飞，美丽多姿的啄木鸟正在辛勤地工作；在黄鹂动听的叫声中，蓦地加入了林子深处黑鸫的嘹亮的和声；知更鸟、黄雀，还有柳莺在低矮的灌木丛中啾啾地鸣唱；小路上，身材敏捷的燕雀正在窜来窜去；林子边上，小心翼翼的雪兔正“一步一挪地”往前走；红褐色的松鼠跳来跳去，猛地停歇在某一棵树上，长长的尾巴高翘过头顶。紫罗兰和铃兰正在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红菇、乳菇、卷边乳菇、橡菇和红色蛤蟆菇到处都是，草丛中，蚁蛭旁，还有那蕨类植物精美的叶子的投影下；鲜红的草莓在草地和繁茂的灌木丛中随处可见……多么安适呀，在这丛林深处，在这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这儿即便是在炎热的晌午，也像在夜里一样：安宁、爽朗、清香……以前我在恰普雷吉诺时，曾有过一段愉快的日子，直到现在，当我再次看到这些亲切的景物，仍会感慨万分。一八四〇年的冬天，那是一个灾难性的冬天，没有下雪，而橡树和梣树，我的老朋友居然无法躲过这一劫；它们渐渐地干枯，变得十分难看，残破的绿叶勉强地附在几根枝干上，它们艰难地挺立在那些“想要代替它们却始终无

法代替”[1] 的小树上方……另外还有些树木，只有下面满是叶子，它们好像充满哀怨又好像彻底失望一般高高地挺立着，伸展着毫无生机、濒临死亡的枝丫；还有一些树，叶子没有以前茂密，却也还算可以，一些粗壮、枯死的枝干不时地从这些茂密的叶子中探出身来；而有些树，树皮都快掉光了；还有一些树如同死尸般躺在地上，正在发生着质变。谁也不会想得到，恰普雷吉诺竟然没有一块地方可以遮阳！看着那些垂死挣扎的树，我不禁想到，你们或许会感到悲哀与无奈吧……柯尔卓夫[2] 的诗涌上了脑海：

到哪里去了呀，
那些优雅的风度，
那些高傲的姿态，
那些皇家的气派？
现在在哪里呀，
那一片片的绿色？……

“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究竟是怎么回事呀，”我不禁问道，“这些树干嘛不在去年就伐倒呢？它们现在连以前十分之一的价值都不到啦。”

他耸了下肩，并不以为然。

“这全归功于我的伯母；有多少商人带钱上门，软缠硬磨只为了买它。”

---

① 一八四〇年的冬天，寒风刺骨，到年底都没看见雪花的影子；树苗都被冻死了，这个没有人情味的冬天带走了无数橡树林的生命。土地的生产能力明显下降，不容易恢复原状；“禁伐区”（以前举着圣像环绕过的）空地，只有随机生长着的白桦和白杨，先头那些高大树木全部不见了。可以这么说，我们还没有学会植树造林。——作者原注。

② 柯尔卓夫（1809—1842）：俄国诗人。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1]丰—德尔—科克边走边感叹，“太调皮了[2]！太调皮了！”

“怎么个调皮法？”我的邻居忍不住笑了。

“我本来要梭（说），太可希（惜）了，”（大家都知道，德国人把我们的字母“JI”的发音学会后，总是特意把它读得很重[3]。）

尤其是那一棵棵已经倒下的橡树让他心痛不已——这倒是真的，因为它们原本有很多肯出高价的买主。但是阿尔希普，我们的甲长，就像事情根本没发生过一样，没有一点反应；反倒一边用鞭子抽打那些躺着的树木，一边在上面转来转去，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砍伐树木的地方渐渐地走近了，突然一棵树猛地“轰隆”一声倒了下来，紧接着说话声和喊叫声混成了一片，没过多久，林子里出来一个庄稼汉，跑向我们这一边，那是一个有着惨白的脸孔和乱蓬蓬的头发的青年。

“出什么事儿啦？你要去哪里？”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向他问道。

他马上停了下来。

“老爷，大树把马克西姆给砸了。”

“怎么搞的呀？……马克西姆就是那个承包人吗？”

“是的，老爷。当时，我们正忙着砍伐一棵梣树，他就在一边看着……过了一会儿，他可能口渴了，就去井边打水。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时候梣树突然发出声音，冲着他在的方向压了过去。我们拼命地对着他喊叫：快闪开，快闪开，快闪开……如果他往边上一躲就不会有事了，他偏偏朝前边跑……他一定是被吓坏了。于是梣树的树枝砸在了他身上。鬼才知道这棵树为什么会倒得这么快……树心大概烂光了吧。”

---

① 原文为德文。

② 这个人误把 жJIость“可惜”说成 щаJIость“调皮”，让人觉得特别好笑。

③ 那个德国人总犯这样的错误，如上句中就把 хотел 读成了 хотеJIн。

“你的意思是马克西姆被砸了？”

“是的，老爷。”

“他死了吗？”

“不，老爷，还没有——但是，把他的胳膊和腿给压断了。我这就是要去请谢利韦斯特奇大夫过来看看的。”

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让甲长回村去了，去请谢利韦斯特奇，他自个儿骑着马向伐木的地方飞奔……我也赶快跟在他身后。

我们到那儿之后，看见马克西姆在地上躺着。他的四周围了十几个庄稼汉。我们赶紧跳下马。他可以说是没有知觉地呻吟着，有的时候眼睛会突然瞪得大大的，仿佛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嘴唇被牙齿咬得发青……他的头发紧贴在额上，下巴不停地抖动，胸部也在剧烈地波动着，一切都说明：他马上要离开了。在他的脸上晃来晃去的是一棵小椴树那清淡至极的影子。

我们低下身子去看他。他终于记起了阿达尔利翁·米海雷奇。

“老爷，”他的声音模模糊糊的，“您还是叫人……去请一下……牧师吧……这是上帝……在责罚我……大树把我的胳膊、腿全都给砸断了……今天……应该是星期天吧……但我……但是我……我却无法叫大伙儿休息。”

他停了几分钟。因为他憋得都快上气不接下气了。

“麻烦大家把我的钱……拿给我妻子……我的妻子……请把我欠的债除去……这个问一下奥尼西姆就行了……他知道我欠了……哪个人的钱……”

“马克西姆，我们已经叫人喊大夫去了，”我的邻居说道，“没准上帝现在不让你去呢。”

他用力地扬了一下眉毛，抖了一下睫毛，努力想要睁开双眼。

“不，我马上就要死了。看……死神降临了，她终于来了，看

……伙计们，以前假如我有哪一点对不起大家伙儿的话，就请你们原谅我吧……”

“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上帝一定会谅解你的，”那些庄稼汉摘下了帽子齐声说道，声音低低的，“也请你原谅大家吧。”

突然间，他彻底失望了，拼命地摇头，满脸悲哀地挺了挺胸，很快又塌了下去。

“我们不会任凭他在这个地方死去吧，”阿尔达利翁·米海雷奇激动地说道，“伙计们，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就用那辆车子上的席子吧，赶快拿过来。”

立刻，有几个人冲向了那辆车。

“昨儿……瑟乔夫村的……叶菲姆會……”这个快要离开的人口齿已不大伶俐了，“卖给我一匹马……定金我已经付过了……那匹马已经属于我了……麻烦大家伙儿把它……也交给我的妻子吧……”

他被几个庄稼汉抬起来放到那张刚拿来的席子上……他仿佛被箭射中一般，全身开始抽筋，跟着就挺直了……

“他去了。”大家说道，声音低低的。

我们默不作声地骑马走了。

我不禁开始思考，因为可怜的马克西姆的去世。多么让人惊奇呀，这个俄罗斯庄稼汉的死亡！在死神降临的时候，他们既不能毫无知觉的麻木，也无法释怀一切地坦诚面对；他们的死仿佛是某种仪式的必然举行：不复杂，也不激烈。

在与我们相邻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庄稼汉在几年前在他那放柴禾的屋子里被火烧伤了，烧得不轻。（当时他差点儿被烧死在那个屋子里，一个途经此处的城里人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那个人是自己先在水里浸过身才跑去弄开那正着火的门的。）我去他家里看望他。房间里黑咕隆咚、烟雾弥漫，让人喘不过气来。“烧伤的病人在哪里？”我问道。“老爷，在那边的炕上。”一个婆娘用悲哀的声音答道。走过去以后，我看见那个盖着

皮袄躺着的庄稼汉，他连呼吸都有点困难。“你觉得好点了吗？”炕上的病人拼命地挣扎，想坐起来，可是他到处是伤，已濒临死亡。“你别动，别动，别动……感觉如何？好一点了吗？”“怎么会好呢，”他说道。“疼得厉害吗？”他不说话了。“有什么需要的吗？”还是不作声。“想要点茶吗？”“不想。”我离远了点，在凳子上坐下。十五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过去了——屋子里静得可怕。一个角落里，有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藏在神像下的桌子旁吃着面包。母亲偶尔会吓她一跳。走廊里，有人走来走去，声响很大，另一些人则在说话；他的弟媳在忙着切菜煮饭。“噢，阿克西尼娅，”他总算开口了。“要点什么？”“一点克瓦斯。”阿克西妮娅取来了克瓦斯。又是死一般的静寂。我小声问：“他吃过圣餐了吗？”“吃过了。”这么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单单等着他闭眼。我实在无法忍受，就走了出去……

接着，另一件事又涌现在我眼前，有一回我路过红山医院，就去拜访一个旧相识，他叫卡皮东，喜爱打猎，是那儿的医生。

这医院本来是一个地主家的厢房；女地主一手建造了这个医院，可以这么说，是她让人把“红山医院”这四个白色的字写在一块蓝牌子上，然后再把它挂到门的上边，还亲手给了卡皮东一个装帧漂亮的本儿，让他用来登记病人的名字。这位和善的女地主的一个阿谀奉承的仆人在扉页这样写道：

> 在这充满欢乐的美丽的地方，
> 有一位美女一手创办了这神圣的殿宇；
> 赞美这位主人的乐善好施吧，
> 我们真诚的红山村民们[1]——
> 我也深深地爱着大自然！

---

[1] 原文为法文。

伊万·科贝科亚科尼科夫。[1]

另一位绅士在下面加了一句附言：

我也深深地爱着大自然！

伊万·科贝利亚特尼科夫。[2]

六张床铺是医生自己花钱置办的，他在祝福的仪式执行完以后，便开始给那些上帝的信奉者看病了。另外，还有两个人也在医院里：一个是雕刻工人帕韦尔，他有疯病；一个是梅利基特里莎，她曾做过厨师，现在有只手已不管用了。他们俩负责一些药物的配制以及某些草药的烘干、晾晒和浸润；还有一些得了热病的人也归他们照管。得了疯病的雕刻工很少说话，总是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美丽的维纳斯》是他每晚必唱的歌，每当有人路过，他都会走上前要人家答应让他和一个名叫马拉尼娅的姑娘结婚，那姑娘早已离开了人世。他经常挨那个有只手麻痹了而不管用的女人的揍，还被迫去看管火鸡。有一回，我去拜访卡皮东医生，我们正坐着闲聊。就在我们谈到上一次打猎的事的时候，院子里突然闯进来一辆大车，拉车的马是淡淡的紫灰色的，长得膘悍强壮，通常情况下，那些磨坊主才可能有这样的马。有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坐在车上，他穿着崭新的大衣，胡子又多又密。“喂，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卡皮东冲着窗口大声地打着招呼，“欢迎您的大驾光临……”他小声对我说：“这就是雷博夫希诺的磨坊主。”那个男人气喘吁吁地离开了车子，来到了医生的房间，先搜寻着神像，并随手画了一个十字。“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您不是生病了吧，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看起来您的脸色不太好。”“不错，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我确实有些不舒服。”“您有什么感觉吗？”“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是这么一回事儿。前一段时间，我到城里去了一趟，买了几个磨盘弄回家，没想到我把磨盘从车子上卸下来的时候，可能力气用过了头，肚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弄断了一样‘咔噔’地响了一下，声音很大……我从那个时候起，就一直觉得不对劲。今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真是的，”卡皮东小声嘀咕了一句，闻了一下鼻烟，“或许得了疝气吧。您像这个样子多长时间了？”“都有九天了。”“都有九天了？（医生倒吸一口凉气，开始摇头。）我还是先帮您做一下检查吧……可怜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结束时他又说，“你好像情况不妙呀；你的病可不是开玩笑的；先在我这儿住着吧；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是会竭尽全力的，但我不能保证您能治好。”“竟然糟到了这一步吗？”磨坊主特别惊奇，很小声地问了一句。“确实如此，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情况很不妙；如果您是两三天之前来的，就没什么大问题，不用多长时间就能痊愈；如今您的身体里出现了炎症，很不好治，马上就会坏疮的。”“不可能吧，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我不是都跟您讲过了嘛。”“根本不可能的！（医生不以为然地耸了一下肩膀。）我难道会因为这么一丁点儿小病而送命吗？”“我可没有说会死人……我只是说让您住下来。”那个男人想了半天，看看地上，看看我们，又摸了一下后脑勺，最后拿起了他的帽子。“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你要到哪里去呀？”“到哪儿去呀？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呀，当然是回家啦，如果说我都病到了这种程度，那我不得不去做一些准备了。”“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你快点算了吧，你这不是作践你自己吗；你是如何来到这里的，直到现在我都觉得疑惑，你还是住下来吧。”“不行啊，卡皮东·季莫费伊奇，就是死也得死在家里呀；我要是死在这儿算怎么一回事呀——鬼才知道家里头会发生什么事呢。”“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你的病情会向哪一步发展还没有弄明白……但是，毫不含糊地说，你病得很厉害，真

的很厉害……你住下来才是对的。”(那男人只是摇了一下头。)“不会的,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我是不会住下来的……您不如给我开点药吧。”“光凭药救不了你。”“我都说了我不会住下。”“随便你……过后可不要怪我。”

医生把本子上的一页纸扯下来,一边开药方,一方对他说需要做什么。那男人付了半卢布,就拿着药方出门坐车去了。“再会吧,卡皮东·季莫费伊奇,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您的话,请见谅。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孩子们就劳您费心啦!”“瓦西里,你还是住下吧!”那男人摇了一下头,拉了一下马的缰绳就坐车出院了。在外面的大路上,我望着他的背影远去。道路凹凸不平,非常泥泞;磨坊主小心地驾着车,一副不慌不忙、潇洒自在的样子,点头向路上碰到的人打着招呼……他在第四天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俄罗斯人的死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时我想起了很多死去的人。也包括你,阿韦尼尔·索罗科莫夫,我的旧相识,大学没有念完但很有才能很崇高的人。你得肺病的模样又闪现在我眼前:脸色青紫,淡褐色的头发稀稀拉拉,笑容亲切可人,眼神激动不已,四肢细细长长;而你那微弱却熟悉的声音也回响在我耳边。当时你在一个名叫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的俄罗斯大地主家里住着,教福法和焦济亚,他的两个小孩学习俄文、地理和历史,主人古尔的让人难受的玩笑,管家的粗俗不堪的阿谀、调皮的男孩们的无礼取闹,都是你不得不忍受的;空虚的女主人毫无道理的要求,你也无奈地笑着毫无怨言地照办;但是,每次吃过晚饭,你就会快乐无比,你无需再做各种杂事,不必履行什么责任,你可以靠着窗子吸着烟思考,可以满怀兴趣地去看那本残缺不全的、沾满油渍的厚杂志,那还是一个跟你一样没有家也不走运的土地测量员从县城带来的!那时,你喜欢各种各样的诗和小说,你哭得痛快、笑得开心,你有着童孩般的纯净的心灵,你对人们有着真诚的爱,对善和美满怀同情!坦诚地说,你并不聪明;你

生来笨头笨脑，又不肯用功，念大学时被看做学习最差生之一；你老是上课打瞌睡，考试直瞪眼，但谁会为同学成绩取得进步时高兴得眼睛发亮，激动得喘不过气来？——阿韦尼尔……谁会相信自己的朋友天生聪明，谁会为他们自豪，吹嘘并偏向他们？谁会不嫉妒、不虚荣，谁会无代价地牺牲自己，谁会愿意听那些没有资格给他系鞋带的人所讲的话？……你会，只有你会，善良的阿韦尼尔！我还记得：你伤心地离开大家去找工作；不好的兆头让你受尽了折磨……当真，你过得并不痛快，乡下那地方，没有值得你真心求教的人，没有值得你赞叹的人，没有你可以敬慕的人……你被乡下人和读过书的一些地主当做了教书的：有的无礼待你，有的对你不敬。再加上，你相貌平平，胆小，口齿不清，又易脸红出汗……农村的空气都不能让你健康起来：可怜的人，你越来越瘦了！你的房间正冲着花园；稠李树、苹果树以及椴树的花瓣常常会遍及你的写字台、墨水瓶和书本；有一个蓝绸做的时钟垫挂在墙上，那是一位和蔼多情的德国女孩——黄头发绿眼睛的家庭教师——走时送给你的；当莫斯科的老朋友们来看望你时，读别人或你自己写的诗都会让你快乐无比；可是，寂寞，叫人不能接受的奴隶般的教师身份、没有希望的自由、走不完的秋天和冬天、折磨人的病情……阿韦尼尔，你真令人同情呀！

阿韦尼尔离开人世之前我还去探望过他。当时，他快走不了路了。他没有被地主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赶出去，但也没了薪水，焦济亚有了新的教师……福法也到武备中学去了。阿韦尼尔正坐在窗边的椅子里，那是一张破旧的伏尔泰式的舒适椅。天气实在太棒了。快变秃的一排褐色椴树上方是秋日蔚蓝高远的天空；树上没落下的黄叶在风中摇摆，发出声响。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开始解冻，冒出水汽；干枯的草地享受着太阳斜照的温暖；好像有很小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园丁们清脆的声音从花园里传了过来。一件破烂的布哈拉长袍裹住了阿韦尼尔；在他那骇人的瘦脸上，是绿围巾投下的阴影。看见我，他十分高兴，伸手那一刻

就开始说话，但很快又咳嗽起来。我紧挨着他坐下，劝他先歇口气……有一本笔迹整洁的柯尔卓夫诗集抄写本放在阿韦尼尔的膝上；他笑着拍打了一下诗集。“这才是真正的诗人，”他用力抑制住咳嗽，小声嘀咕着，接着用模糊不清的声音开始朗诵：

难道说
鹰的翅膀被缚住了？
难道说
鹰的道路被堵塞了？

我阻止了他继续念下去，医生不允许他讲太多的话。我明白怎样投合他的意愿。事情是这样的，索罗科乌莫夫从未“探索”过科学，可他很想了解如今的伟大的思想家们已做出了怎样的成绩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会随便地撞到一个同学，向他仔细打听一切，他一边聆听一边惊叹，他盲目地相信别人所讲的话，然后把它们鹦鹉学舌般地说给别人。他更感兴趣的是德国哲学。我对他讲黑格尔（要明白，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阿韦尼尔信服地点头附和，不时地扬眉微笑，小声道：“我知道，我知道……噢，真妙，真妙……”我感动得都要哭了，为了这位贫穷青年的孩童一样的求知欲望，要知道他是一个濒临死亡、没有依靠、遭人遗弃了的人啊。有一点必须说出来，阿韦尼尔与一般的肺病患者并不相同，他对一切都很明白，从不欺骗自己……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抱怨不叹气，可半点儿都不谈他的状况……

莫斯科、同窗好友、普希金、戏剧、俄国文学，都是他打起精神所谈到的；他也回想起了我们的聚餐、我们自己小组的激烈讨论，并且很难过地说出了两三个已经过世的朋友的名字……

“你能想起达莎吗？”他最后说道，“有着金子般的心灵！有着一颗真诚的心！她爱我多深呀……如今她情况怎么样？是不是

变瘦了？精神也不如以前了？这姑娘多令人同情呀！”

我实在不想让病人难过——没必要告诉他，他的达莎现在胖得像只圆筒，而且正和商人孔达奇科夫兄弟来往密切，她浓妆艳抹，爱撒娇，也爱像泼妇一样骂街。

我望着他那日益消瘦的脸庞，不禁想着有什么法子让他离开这个地方呢？没准儿还能治好他的病……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阿韦尼尔给打断了。

“不用啦，谢谢你了，老朋友，”他说，“在哪儿死还不一样。怎么说我也熬不到冬天了……为什么还要去叨扰别人呢？我早已习惯了这个地方。说句实话吧，这家主人们……”

“太过分了，是吧？”我忍不住插了一句。

“不，不是过分！而是太麻木了。我不会怪他们的。这儿有别的邻居：地主卡萨特金的女儿，就是一个活泼可爱，温柔善良的姑娘，她很有修养……从不自大……”

索科乌莫夫又开始咳嗽。

“做什么都失去意义了，”他停了一会儿又说道，“我要是被允许能吸口烟该有多好……我可不愿白白地离开人世，我吸烟还没吸够呢！”他的眼睛骨碌一转，又加了句：“多谢上帝，我结识了许多善良的人，也算活到头了……”

“你至少应该写封信给亲戚们吧。”我插了一句。

“给他们写信干嘛？乞求帮助吗，他们不可能帮我；如果我死了，他们自然有办法得到消息。真是的，我们说这些干嘛呀？……还不如你给我讲讲，你在外国有何见闻？”

我便滔滔不绝起来。他听得特别认真。我是在黄昏时离开的，十几天后，克鲁皮亚尼科夫先生给我寄来这样一封信：

> 尊敬的先生，我不得不告诉您一件不幸的事儿，住在我家的那个大学生，也就是您的朋友阿韦尼尔·索罗科马莫夫先生，在三天前的下午两点因病去世了，现在我已花钱把

他安葬在本区的第一教堂。他留下一些书和本子要我转交给您，现在随信一同寄去。他还剩下二十二个半卢布以及一些别的东西，都给了他的亲戚。您的朋友在离开人间时头脑清醒、神色镇定，心地坦诚，我们全家人跟他告别时，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的妻子克列奥帕特拉·亚历山大罗夫娜也向您表示慰问。您的朋友的逝世，也让她伤心不已；提到我，多亏上帝照顾，身体还算可以。向您致以深切的慰问。

古尔·克鲁皮亚尼科夫

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也一股脑儿涌了出来，我也没办法一件一件细细明说。就再举一个例子吧。

我曾经在一个女地主快要离开人世时呆在她的身边。神甫已经开始给她做祷告了。突然他看见病人马上要断气了，连忙把十字架拿给她。女地主满脸不高兴地移动了一下身体。"你着哪门子急呀，我的神父，"她的舌头都变硬了，"你有机会的……"她吻了十字架，刚想把手塞到枕头下去取东西，就离开了人世。有一个卢布准备好了放在枕头下面：那是她要送给为自己做临终祷告的神甫的报酬……

噢，多么令人惊奇呀，这些俄罗斯人的死亡！

擅长唱歌的人

科洛托夫卡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原先属于一个地主婆（人们不知道她的真名字，因为她的刁钻泼辣，就给她起了个“刁婆子”的绰号），现在，一个住在彼得堡的德国人是它的主人。这个村子建在一个荒凉的小山坡上，那座山被一条骇人的山沟上下断开了，这无底的山沟是由于湍流的猛烈冲击造成的，它曲曲折折地延伸在马路中央，它比河流更恶毒地——河上最不济也能架座桥——把这个贫穷的村子分成了两半。有几根干枯的爆竹柳小心翼翼地长在两边的砂土坡上；沟底呈古铜色，早已干涸，只有几块粘土质的大石板。毫无疑问，这样的景色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但是在这个地方的人没有不知道科洛托夫卡的；他们很高兴常常到这边来。

在山沟的尽头，有一幢方方的木房子，就坐落在离它的缝隙不远的地方，它没有邻居，独占一片天地。麦秸秆做的屋顶上有一根烟囱；有一扇擦得干干净净的窗子面对着山沟，冬天的夜里，屋里总不关灯，灯光闪烁着穿透了层层迷雾，成为遥远的行人前进的航标。有一块蓝牌子挂在房门上；这个小房子是一个名叫“颐和居”[①]的酒馆。这里的酒钱并不少于常价，但到这里的顾客却多于相邻的那些铺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酒馆的主人尼古拉·伊万内奇。

尼古拉·伊万内奇年轻时也是一个身材魁伟、脸蛋鲜红、有着鬈发的英俊人物，现在他已经胖过了头，头发花白；满脸横肉，目光温和而机灵，一条条皱纹爬满了额头——二十多年来，他一

① “颐和居”：让人们休闲游乐的场所，是人们都愿意聚集的地方。——作者原注。

直住在科洛托夫卡。尼古拉·伊万内奇也跟别的酒馆主人一样，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从不特意奉承别人，也不是说起来没完，对于如何招徕顾客他另有一套。他的目光尖锐但又不乏和蔼安宁，每一位呆在他柜前的顾客都觉得轻松舒适。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了解地主、农民以及市民、商人们的生活。每当别人身陷困境，他都乐意出谋划策，但他处事小心，利字当先，常常远离是非，顶多稍稍地有意无意地提醒一下，作为对他的顾客的帮助——并且那顾客为他所喜欢——分析缘由，点到为止。牛马和牲畜、森林、砖瓦、器皿、毛布皮革以及歌曲舞蹈等诸如此类的俄国人所重视或者使其感兴趣的事儿，他无一不精。没有顾客光临时，他就把两条腿盘起来，往门前的空地一坐，活像一个袋子，热情地招呼着每一个过路人，跟人搭话。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常常上门买酒的那几十个小贵族的先后去世他是亲眼看到的，周围一百俄里以内没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但他口风很紧，从不显示，不夸耀；甚至有些事连精明机灵的警察局长都不曾有什么疑问，他却知根知底。他很少说话，爱耍笑，爱喝酒。乡民们都很尊重他；就连县里身份最高的地主以及高级文官谢列彼坚科只要途经他家门口，都少不了要向他谦虚地点头招呼。尼古拉·伊万内奇特别具有影响力：他朋友的马曾被一个著名偷马贼弄走了，是他设法让那人把马送了回来；邻村的庄稼汉不肯接受他们的新主管，是他说服了他们，像这样的事儿还多着呢。但你千万别以为他是出于某种正义感、出于对邻居朋友的热心才去做这些事的，那样想就错了！他不过是怕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会影响到他的安宁。尼古拉·伊万内奇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他的妻子出身于小市民家庭，是一个眼疾手快、干净利索的女人，最近，她也跟她丈夫一样，胖了起来。他的一切包括钱都交给了他的妻子。她让那些爱借酒撒疯的人感到害怕；她讨厌这些人，因为他们花钱不多却吵吵闹闹令人心烦；那些不多说话、郁郁寡欢的人很合她的口味。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孩子们年纪幼小；头几胎都没能

存活下来，而幸存的几个跟父母特别相像；这些孩子们健康的脸蛋无疑让人感到快乐。

七月的某一天，天气热得让人不能忍受，我带着我的狗，慢慢地沿着科罗托夫卡往上朝“颐和居”酒馆的方向行走。红红的太阳悬在高空，如同发疯一样蒸烤着一切；游荡在空气中的尘土让人透不过气来。白嘴鸦和乌鸦的羽毛明亮而有光泽，但却张着嘴满脸苦相地看着过往行人，像在乞求得到同情。只有麻雀们不知忧愁，展翅飞翔，比以前更爱叫个不停，一会儿在栅栏上打闹，一会儿从遍地尘土的大路上齐飞，像云彩一样在绿色的大麻地上方飞翔。我都快渴死了。附近也没有可以喝的水：科洛托夫卡，跟许多偏远山村一样，都没有井水和泉水，大家只能喝池塘里的脏水……但谁会管这种让人恶心得呕吐的池水叫饮用水呢？我很想到尼古拉·伊万内奇的酒馆去喝一杯啤酒或者克瓦斯。

说实在话，科洛托夫卡一年十二个月没有什么怡人的风景；曝晒在酷热不堪的七月强烈阳光下的一幕幕景象尤其让人厌烦：褐色的房顶破破烂烂，山谷深不见底，寸草不生的牧场上尘土飞扬，有几只几乎绝望的老母鸡在上面逛来逛去；屋架还是原来的主人留下的灰色白杨木做的，窗子上遍布着一个个窟窿；到处是鹅毛的脏兮兮的池塘被晒得发烫，在它的四周，荨麻、苦艾和杂草随处可见；池塘边的污泥还未完全干涸，堤坝也塌向了一边；堤坝旁几乎被塌得粉碎的土地上，绵羊不停地打着喷嚏，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它们悲哀地挤在一起，头都要贴着地了，流露出不知苦难何时结束的失望以及不忍放弃的执着的神色。疲劳不堪的我终于来到了尼古拉·伊万内奇的酒馆门口，孩子们依旧对此表示惊奇，他们几乎是下意识地瞪大了双眼看着我；狗也因为我的到来而狂吠不已，这是它们表达愤怒的方式，它们凶恶地歇斯底里地叫着，五脏六腑好像都要破了，到后来它们不得不停下来咳嗽、喘气——就在这当口，酒馆前来了一个高个子男人，头上没戴帽子，裹着件厚厚的呢子大衣，那根淡蓝色的腰带

系得特别低。他看上去跟一个仆人没什么差别;他的头发又多又密,脸蛋干干巴巴的。他像是正在喊谁,两只手不停地挥舞着,那动作的幅度之大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很明显,他醉得不成样子了。

“快过来,快过来!”他把眉毛一扬,开始嘀咕起来,“快来呀,眨巴眼,快点!看你那副慢腾腾的样子,伙计,怎么搞的嘛。这样做可不行,伙计。让那么多人等着你,你自己却慢腾腾的……快来呀。”

“哎,马上就来,马上,”随着一个有点发抖的声音,一个矮胖的瘸子从房子右侧闪身出来。他的呢子大衣干干净净的,却只有一只套袖;他那胖乎乎的圆脸因为尖顶高帽低压到眉毛而多了几分玩世不恭的神情。他的眼睛又黄又小,老是骨碌碌地打转,舒展不开的微笑总挂在那如同刀片儿一样薄的嘴唇边,鼻子尖尖长长的,像个舵一样向前突兀,异常难看。“就来,伙计,”他一边艰难地走向酒馆,一边说:“这么叫我干嘛呀?……是什么人在等我?”

“叫你干嘛?”穿厚呢子衣的人有点生气了,“我真是没法说你,眨巴眼,你太奇怪了,伙计,叫你去酒馆还会做什么呀!土耳其人雅什卡、怪老爷,还有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头,大家都在特意等你。雅什卡已经和包工头下了赌注:一大瓶啤酒——来瞧瞧谁能赢,我的意思是,哪一个唱的歌比较好……知道了吗?”

“雅什卡竟然要唱歌了?”被称为眨巴眼的人顿时来了兴趣,“木瓜,你不是在骗我吧?”

“我没骗你,”木瓜一脸严肃,“你才喜欢瞎说。赌注都下了,肯定会唱的,眨巴眼,你这个笨蛋加滑头!”

“好了,木瓜,我们走。”眨巴眼连忙说。

“我说,宝贝,说什么你也应该吻我一下吧。”木瓜一边伸开两臂,一边小声嘀咕。

“看你这副娇生惯养的模样，完全是个伊索。[1]”眨巴眼不屑地说道，并顺势用胳膊肘阻止了他，于是俩人都弯腰进入了那扇又低又矮的门里。

听完了这段对话，我实在无法克制自己的好奇心。无数次听人讲起过，土耳其人雅什卡是这个地方最杰出的歌手，没想到我竟有机会看到他跟其他歌手的较量。我很快也跟着进了酒馆。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到乡村的酒馆里去看一看；但作为猎人的我们无处不去。乡村的酒馆构造简单明了。一般都包括阴暗的前厅和房顶有烟囱的正屋两部分。正屋用木板作墙壁分成了里外间，里间是禁止顾客入内的。在宽大的橡木制成的桌子上面的板壁上，有一个大洞，呈长方形。这类桌子，也可说柜台，是专供卖酒用的。一排货架与这个大洞面面相向，上面放着各式各样的密封的酒瓶。正屋的外间主要用来招待顾客，长板凳摆了几条，空酒桶也有两三个，还有一张桌子放在拐弯的地方。一多半儿乡村的酒馆光线都不太好，它们那圆木构造的墙壁上，根本不像普通农屋一样贴满了花里胡哨的流行壁画。

我进入“颐和居”酒馆时，那儿已经有很多人了。

尼古拉·伊万内奇依然立在柜台后，他胖胖的身体差不多可以堵严那个壁洞。身穿印花布衬衣，胖乎乎的脸上堆满了懒洋洋的笑容，又白又胖的手正忙着为刚进门的木瓜和眨巴眼斟酒。他那目光尖锐的老婆，就呆在他身后靠窗的角落里。土耳其人雅什卡站在正中间，他二十三四岁的样子，高高瘦瘦的，身着一件蓝色的长襟土布衫。他的身体壮得无法形容，很像一个性格爽朗的工人。他的面部削瘦，灰色的眼睛流露出不自然的神色，鼻子端端正正，鼻孔动个不停，额头发白并且略微倾斜，浅黄的鬈发一律向后梳，大嘴唇，但他很英俊，很善于表达——从脸上可以

---

[1] 伊索本是古希腊的著名寓言作家。旧时俄国常用他的名字来讥讽那些言语让人难以理解的人。

看出他是一个感觉敏锐、富有激情的人。他特别紧张：眼睛骨碌碌地转，呼吸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两只手抖个不停，就跟得了热病一样——事实上他真的患了热病，是一种从天而降的令人心烦的热病，只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和唱歌的人，一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他旁边，肩膀宽宽的，颧骨高高的，额头低低的，眼睛小得像瓦剌人，鼻子又短又扁，下巴呈方形，头发像鬃毛一样坚硬，又黑又亮。他的脸上阴云密布。尤其是他那苍白的嘴角，他要不是在沉思静想的话，那真是凶恶至极了。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就像被套住的公牛一样仔仔细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发旧的外套上有着光亮的铜纽扣；一条旧的黑绸围巾裹住了他那粗粗的脖子。别人管他叫怪老爷。雅什卡的较量对手——那个来自日兹德拉的包工头坐在圣像下面的长凳上，在怪老爷对面。这个男人三十岁左右，低矮强壮，脸上有麻子，一头鬈发，鼻子扁平，褐色的眼睛骨碌骨碌地转，下巴的胡子稀稀拉拉的。他两只手垫在屁股下，很得意地看着四周，双脚悠哉悠哉地晃着，那镶着滚边儿的好看靴子不时地撞击出声响。他那簇新的灰色呢子薄外衣的领子是棉绒的，以这个领子作背景，把他的脖子围得严实的红衬衣看上去分外耀眼。还有一个庄稼汉坐在门右侧一张桌子的角落里，与包工头遥遥相对，他的旧长袍都快不合身了，肩膀处还开了一个大窟窿。金灿灿的阳光穿过满是灰尘的两扇玻璃窗照进了屋里，但那久驻在此的昏暗无论如何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地盘：各式各样的器物上只是增添了一点点亮色。可是房里却异常凉快，所有炎热烦闷刚一进门都烟消云散了，顿时轻松了不少。

很明显，刚开始尼古拉·伊万内奇的顾客们因为我的光临而颇为不安；当他们见他就像对待旧相识一样跟我亲切寒暄时，就放心地不再管我了。要了啤酒以后，我就挨着那个身着破旧长袍的庄稼汉坐到了角落里。

“喂，怎么回事！”木瓜猛地一口气喝得见了杯底，开始大声

喊叫，随着声声喊叫，双手莫名其妙地舞动着，好像没有这些动作他就无法讲话一样。“为什么还要拖延呢？说干就干嘛。是吧？雅沙[1]？……”

“可以开始啦。”尼古拉·伊万内奇也赞成地说道。

“那好，我们开始吧，”包工头充满自信而又不失沉着地说，“我已准备完毕。”

“我也没什么可准备的了。”雅科夫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行了，开始吧，弟兄们，开始吧。”眨巴眼的声音又细又尖。

虽然一再说要开始，却无人肯开头先唱；包工头动都没动——大伙儿都在沉默静待。

“开始吧！”怪老爷黑着脸很坚决地下令。

雅科夫抖了一下。包工头也站起来、束束腰带，清了一下嗓子。

“谁先唱呢？”他询问怪老爷的声音都变调了。怪老爷两条胖腿大叉着，两只有力的手都塞进了灯笼裤的兜儿里，连胳膊肘都快伸进去了，他站在正中央没有任何反应。

“包工头，你先来吧。”木瓜小声嘀咕着，“伙计，你先来。”

怪老爷皱着眉头瞅了他一眼。木瓜感到难堪，小声哼了一下，晃了晃身子，抬头看着顶棚，再也不说话了。

“撞运气吧，”怪老爷挤牙膏般吐着字句，“取出酒来，摆在柜台上。”

尼古拉·伊万内奇低下身子，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一瓶酒从地上挪到了柜台上。

怪老爷看着雅科夫说：“过来！”

雅科夫用手从衣兜里摸出一个铜币，用牙咬了记号。包工头则慢腾腾地解开刚从身上拿出来的新钱包的带子，一下子倒出许多小硬币放在手里，然后挑了一个新铜币。木瓜递上了他那帽

[1] 雅沙、雅什卡，都是我们下文将要提到的雅科夫的小名或爱称。

檐已经破掉的旧帽子，雅科夫把铜板掷了进去，包工头也跟着做了。

“你来取出一个。”怪老爷转向了眨巴眼。

眨巴眼很神气地笑着，两只手把帽子摇来摇去。

屋子里安静极了，两个铜币轻轻撞击的叮当声清晰入耳。我的眼睛向四周浏览了一圈：每一个人都异常激动；连怪老爷两只眼睛也眯成了一条缝；我身旁那个穿着破旧长袍的庄稼汉脖子伸得老长。眨巴眼终于从帽子里摸出了一个铜币，是包工头的；大伙也长长地吐了口气。雅科夫变成了红脸，包工头用手拨弄着头发。

“我不是说了嘛，要你先唱，”木瓜忍不住喊了起来，“我不是说了嘛。”

“够了，够了，别吵了，”怪老爷不屑一顾地说道。接着他朝包工头点头示意，“开始吧。”

“我唱什么好呢？”包工头激动地问道。

“随便，”眨巴眼答道，“爱唱什么唱什么。”

“唱什么由你定好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慢慢地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赞同地说，“这我们也没法定。唱你所想唱吧；但一定要用心去唱；我们不会偏向任何一方的。”

“毋庸置疑，我们是不会偏心的。”木瓜一边舔着空酒杯的边，一边说道。

“弟兄们，让我先清清嗓子吧。”包工头说着用手摸了一下上衣领。

“行了，行了，不要再拖了，开始吧！”怪老爷一边低头一边很坚决地说道。

包工头稍作思考，就摇头晃脑地摆好了姿势。雅科夫的两只眼睛没有离开过他的身体……

我想，我先大概介绍一下故事中每一个在场的人，再来说说这次比赛，不会多余吧。这里边有些人的情况我在和他们在这个

酒馆里碰到之前就有所了解了；后来，别人又给我讲述了另几个人的生平来历。

先说木瓜吧。他的原名叫叶夫格拉夫·伊万诺夫，但大家只叫他的绰号木瓜，连他自己也管自己叫木瓜，这个绰号便流传开来。说实话，这个绰号跟他那普普通通的、一副着急样的相貌很是相配。他原先是一个不成体统的无聊放荡的单身仆人，先后被几家主人辞退，因为没事可干，也就无钱可拿，但他却总有法子让别人请他吃喝。总有朋友愿意请他喝酒饮茶，尽管他们自己也不知是为了什么，这个人不但不会陪大伙解解闷、助助兴，正好相反，他爱贫嘴，爱耍赖皮，举止粗鲁而令人费解，笑声不断却不是发自内心，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不堪忍受。他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没有一句哲理的话是出自他口，也没有一句管用的话出自他口，他总是胡诌八扯——一个百分之百的木瓜。周围四十俄里以内的酒会上，没有一次少了他，大伙也习惯了去容忍因为他的存在而难以避免的种种后果。坦率地说，大伙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可是只有怪老爷才能使他安静下来，不再乱来。

眨巴眼跟木瓜完全不一样。他跟他的绰号也很般配，尽管他不是常常眨眼；俄罗斯人善于给别人取绰号，这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对于这个人更细一些的经历我曾下功夫去询问过，但他生平中的某些地方对于我或者更多的别的人来说仍是漆黑一片，用书面语来讲，淹没在了茫茫迷雾之中。听人讲，早先年他给一个没有子女的老太太做马车夫时，带着由他照看的三匹马逃走了，一走就是一年，后来可能受尽了游荡生活的折磨，于是主动跑了回来，已经变成瘸子的他给女主人跪下苦苦哀求，后来几年中因为他努力工作，弥补过失，逐渐赢得女主人的欢心，最后她完全相信了他，让他做了管家；女主人去世以后，不知道他如何成了自由人，并做起买卖来，开始是租地给老乡们种瓜，后来就有钱了，小日子过得挺美。这个人见多识广，头脑机灵，为人不好不坏、精打细算的；他精通人情世故，善于跟人打交道。他为人谨

慎，处事精明；他很爱唠叨，口风却很严密，反倒是能套出别人的心里话；但是，他无法像别的家伙一样假装糊涂，他不会掩饰；他那聪慧的小眼睛之敏锐、机灵更是异于常人。他的眼睛从不是无意识地打量，而是在认真观察或者小心偷看。眨巴眼会很长时间一直在思考一个好像是特别简单的事，也会很突然去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有时候看上去他非栽了不可……但结果，一点儿事没有，他成功了。幸运之神很照顾他，他也相信命运，相信预感。可以说他非常迷信。他对人很冷淡，这一点大伙很讨厌他，可是大伙又很尊敬他。他只有一个宝贝儿子，对他那是疼爱有加。孩子要是由这种爸爸来教育，前途应是不可限量吧。"小眨巴眼跟他爸太像了，"他已经被那些夏天夜里聚集墙根土台子上闲聊的老头子们偷偷下了结论，大伙也都心知肚明，不再多言。

至于土耳其人雅科夫和包工头，没有办法讲得更细了。土耳其人是雅科夫的绰号，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被俘虏的土耳其人。凭心而言，他是个正儿八经的艺术家，虽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私人造纸厂的汲水工。对于包工头的生平，说实在的，我无从可知，我觉得他是那种很精明的城市小市民。倒是怪老爷，我们应该仔细地谈一谈。

第一次遇见他的人都会觉得他沉默寡言、粗俗不堪却又魅力无穷。他身体强壮，跟我们常提的"硬汉"很类似，他身上有一种永不动摇的坚定。令人惊奇的是，他体形粗壮却又不失风度，也许是他对于自己那健壮身体的充分自信造就了这种风度。第一次瞻仰他的风貌，就能说出这位赫拉克勒斯① 是哪个层次的人实在不容易；与别人相比，他自成一家，他跟一般的仆人不一样，跟普通的小市民不一样，跟已经退休的穷文书不一样，跟家道中落、没剩多少财产的贵族——他们是只知道养狗打架的人也不一样。他是怎么来到这个县的没有人知道。听人讲他来自

① 赫刺克勒斯：大力士，是古希腊神话人物。

一个特别有钱的家庭，好像还曾经在什么地方做过事。但具体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也无从得知——从他那里是什么都得不到的，他真是一个口风严密、阴险毒辣的人。大伙都不明白他是如何谋生的。他有钱可花，但他从来没干过手工活，也从未到别家串过门，他甚至很少跟人打交道；也许钱并不是很多，但足够开销了。他一点儿也不谦逊——当然他也没有这个资格——他身上却透出一股柔和的气质；他活得自由自在，仿佛对周围的人漠不关心，也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伸出援助之手。在周围这一片，怪老爷（彼列夫列索才是他的真名字，怪老爷是其绰号）非常具有影响力；尽管他没有向谁下达命令的资格，也没有要那些初次和他来往的人服从于他的想法，但是只要是他说的话，没有人不听。他很有权威性，许多人都愿意听他的话。他不喜欢喝酒，也不喜欢勾搭女人，他最喜欢的是唱歌。他的身上隐藏了数不清的秘密；仿佛有一种可怕而神奇的东西附在了他的体内，而那种东西又好像明白只要它精神焕发，只要它暴露自我，所有的一切包括它自己都将遭到毁灭；要是这个人见多识广，能不时地约束自己，那他的一生中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也会逃过这一劫，如果不像这样想那可错得太远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好像生来就兼备粗野和优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我压根儿没遇见过这种事。

我们该回到正题了，包工头站在那里，眼睛微闭，兴奋激昂的假声飞扬在空中。那甜美的声音虽然有些嘶哑但却异常美妙。他的声音忽高忽低地不停变化着，就好似陀螺的旋转，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回到原来的高音，扯着嗓子唱上一会儿，渐渐地把声音低下去，接着突然一下子激越昂扬起来，与先前的调子相呼应。他那声音的变化颇为大胆，又让人觉得万分可笑，若是专家听了或许可以享受一番，但要是德国人听了，非把他气死不可①。这

① 德国人普遍不喜欢这种花里呼哨的演唱，他们喜欢的是古典高雅的音乐。

根本就是俄罗斯式的反映情男高音[1]。他正在唱一首舞曲，节奏异常欢快。在那永无止尽的假声以及加以配合的谐音和扬声中，我只是模模糊糊地听到了这样几句：

年纪轻轻的我哟，
耕耘在这块小小的田地里；
年纪轻轻的我哟，
让美丽的鲜花铺满这土地。

大家专心致志地聆听着他的歌声。他已经拿出了看家本领，因为他觉得这是在为专家们演唱。说实话，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精通音乐，奥廖尔大道上的谢尔盖耶夫村就是因为它美妙动听的歌声而在俄国出了名的。包工头已经唱了很长时间，大家都还没有特别的反应；他没有和声；最后，他很好地唱完一个变音时，怪老爷、木瓜都乐疯了，大伙也振作了起来。随后木瓜和眨巴眼开始小声和唱，还大喊着："太好了……伙计，加油啊……哥们，加把劲吧！一定要努力！再加把劲儿，你这个兔崽子，大傻冒……去你的吧！"喊声不断。柜台上的尼古拉·伊万内奇则一边观赏一边把脑袋晃来晃去。木瓜忍不住伴随着音乐扭肩踏步，雅科夫没有名堂地笑着，笑得"花枝乱颤"，眼睛都快冒出火来了。只有怪老爷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神色自然，在那儿动都不动一下；他虽然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但那凝望包工头的目光毕竟柔和了许多。包工头看到大伙高兴就更用力了，坠入了云里雾里，音调不停地变换，舌头如弹簧般灵活，声音如擂鼓般响亮，嗓门都要扯破了，他脸色苍白，满头大汗，都快累疯了，便把头一仰，最后的一个慢慢低下去的高音脱口而出，热烈的喝彩声随之响了起来。包工头都快透不过气来了，他的脖子被冲过来的木瓜那瘦

① 这分别是意大利文和法文，意思是抒情男高音。——作者原注。

得跟棍儿一样的胳膊给搂住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满脸通红，年轻了许多；雅科夫也发疯了："太好了！太好了！"——呆在我身边的身着旧长袍的庄稼汉也情不自禁地捶了一下桌子，大喊道："啊！太好了，真他妈的棒极了！"随着一口唾沫飞溅在旁边。

"啊，哥们，太过瘾了！"木瓜还是没有放开已经累得不行的包工头，"太过瘾了！真的！你胜定了，哥们，你胜定了！祝贺你——你喝酒吧！雅科夫根本比不上你……我可以告诉你，他根本不行……你一定要相信我！"（包工头又被他搂向怀中。）

"赶快把他放开，快点，不要总是搂着……"眨巴眼都快气疯了，说："你看，他快累死了，快让他在凳子上歇会儿……你真是个傻瓜，伙计，蠢到了极点！为什么老搂着人家？"

"好，我马上请他坐下，为他的健康干上一杯，"木瓜一边说，一边走向柜台，"哥们，记在你账上了，"他又冲着包工头加了一句。

包工头答应着，坐到了板凳上，拿出放在帽子里的毛巾，开始擦脸；木瓜喝酒的动作着急而又贪婪，像个酒鬼一样，喉咙里咕噜作响，表面上还故作忧郁状。

"唱得不错，哥们，唱得真不错，"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声音很亲切，"雅沙①，轮到你了：不要害怕，但切记小心。让我们看看到底谁厉害，让我们看看……包工头唱得好极了，真的是棒极了。"

"的确棒极了。"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妻子一边微笑地看着雅科夫，一边说道。

"确实是很好！"我旁边那个庄稼汉也小声赞同道。

"噢，犹豫鬼波列哈！②"木瓜突然大喊一声，来到衣衫褴褛

---

① 它和雅什卡都是雅科夫的爱称。

② 博格霍夫县和日兹德拉县搭界的长条状林区地带也就是波列谢南部的居民被称为波列哈。他们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性格、语言都别具一格，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被称为犹豫鬼是因为他们性格上的犹豫和迟疑不决。——作者原注。

的庄稼汉面前，跳来跳去地用手指戳他，并笑得浑身直抖。“波列哈！波列哈！格，巴杰[1]，早点滚吧，犹豫的家伙！犹豫鬼，你来这儿想做什么？”他又叫喊又大笑。

令人同情的庄稼汉难堪至极，他正想起身逃走时，怪老爷洪亮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你这个家伙真讨厌，你到底想干嘛？”他恨恨地说道。

“没什么事，”木瓜小声嘀咕着，“真的没什么，我只不过……”

“那就把你的臭嘴闭上！”怪老爷说道，“雅科夫，你可以开始了！”

雅科夫的手在喉咙处摸个不停。

“怎么搞的，哥们，我有点……噢……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又确实是有点……”

“行了，行了，不要害怕。丢不丢人哪！……这样羞羞答答的像什么呀？……快点唱吧，用心去唱。”

说完以后，怪老爷开始低头等待。

雅科夫停了一会儿，看看四周，用一只手遮住了脸。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他，包工头的表现尤为明显，他那充满自信以及得到夸赞后神气十足的脸上，隐隐透出些许的不自然。倚壁而立的他，两手塞在屁股底下，但两条脚已经停止了晃悠。终于，雅科夫的脸展现在大家面前——它异常苍白，低垂的睫毛下，眼睛明亮极了。他作了一个深呼吸的动作，开始演唱……刚开始，声音很低，略有颤音，就像不是由他口中唱出，就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很偶然地被这个房子里的人听到。这清脆悦耳，稍有些颤抖的歌声在我们这些人体内发生了神奇的反应。我们彼此呆望着，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妻子身子站得直直的。紧接着第一声的是一个又长又稳的声音，但仍免不了有些颤音，就好比一根弦

[1] 波列哈在讲每一句话时都少不了“格！”“巴杰”的惊叹声。——作者原注。

突然被使劲拨响以后，要继续颤抖几下才会最后停下来一样。第三声过后，沉闷的调子转向激越昂扬，响彻周围。他唱了句：“一条条的小路哟，纵横在田野。”歌声美妙惊人。坦率地说，这样的声音我几乎从未听过：有点颤音，还有点东西被弄碎的声音；刚开始有些痛苦的意味，同时也有着真诚感人的激情，有着年轻的气息，年轻的力量，年轻的甜美，其中也不乏恬淡的动人的哀愁。一个俄罗斯的正直热情的灵魂正在歌声中挣扎不息，它揪人肺腑、动人心弦。歌声响彻四空，渐渐飘远。雅科夫自己也着迷了：没有丝毫胆怯，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声音里已没有颤抖的调子——虽然有些颤音，但那是内部激昂感情的爆发，它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人的心灵。歌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有力了。我突然想起在一个黄昏，海水正在落潮，远远望去波涛汹涌，有一只大白鸥停歇在宽阔的海岸边，懒洋洋地伫立着，鲜艳的晚霞映红了它光滑的胸脯，有时它也会对亲切的大海、西下的红日展示一下自己美丽的翅膀。那只大白鸥随着雅科夫的歌声又闯入了我的记忆。他全身心地投入着，似乎忘记了我们这些人甚至包括他的对手包工头，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默默的热烈的关心和鼓励对于他就像荡漾的波浪对于一个游泳的人一样，让他大为振作。他还在不停地唱，听他的歌是一种美妙无比的享受，那亲切舒适的感觉让你想起熟悉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我的内心波涛汹涌，泪水早已打湿了双眼。突然我被一阵沉郁的哭声吓了一跳……我看看四周——原来是掌柜的妻子趴在窗台上在抽泣。雅科夫很快看了她一眼，声音更响亮，更美妙了。尼古拉·伊万内奇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眨巴眼忍不住把身子背了过去；木瓜傻乎乎地张嘴站着，也被深深地打动了；呆在角落里的穿着旧长袍的庄稼汉一边嘀嘀咕咕地晃着脑瓜，一边小声地呜咽着；包工头一动不动的，额头靠在了紧紧握着的拳头上……唱到一个又尖又细的高音时，雅科夫猛地收住了口，声音如同断线的风筝了无踪影，也幸亏如此，要不然这凄惨悲凉的场面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

收拾。大家都沉默无言，静静地呆着；大伙都仿佛在猜测他是不是还要接着唱，一动不动地静候着；但是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因为四周的反应而流露出惊奇的神色，他询问似的看着一个个人，最后，他终于弄清楚了，他就是胜利者……

“雅沙，”怪老爷叫了他一声，顺便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接着什么话也没有讲出来。

我们都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包工头慢慢地离开了位置，来到了雅科夫面前。“哥们……你是……最终的获胜者，”费力地挤出这句话以后，他便跑出了房间……

静呆的场面被他这果断的行为给打破了，大家一下子变得眉飞色舞起来，开始了热烈的讨论。木瓜跳了起来，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还如同车轮般舞动着两只手；眨巴眼一拐一拐地来到雅科夫面前，与他亲吻；尼古拉·伊万内奇直起腰，向大家宣称，他自己给大家赠送一瓶啤酒；怪老爷笑容可掬，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脸上会绽开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笑容；呆在角落里的穿旧长袍的庄稼汉一边用两手摩挲着眼睛、脸蛋、鼻子还有胡子，一边不停地唠叨：“棒极了，真是棒极了，就是骂我是狗崽子，我也会大喊棒极了！”尼古拉·伊万内奇的妻子脸上泛起了红晕，连忙起身离开了。雅科夫高兴极了，像孩子一样感受着这份快乐；他的脸已不同于平常，特别是他的眼睛洋溢着幸福。大家围着他来到柜台前；那个身着长袍哭个不停的庄稼汉也被他叫了过来，他还让掌柜的儿子去找包工头回来，可是一无所获，大家便开始喝酒。“你继续唱下去吧，给我们大家唱歌吧，一直唱到天黑吧。”木瓜把两只手举得高高的，啰里啰嗦地唠叨个不停。

我又看了一眼雅科夫便离开了。我真的不想呆在那儿——我害怕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有所损坏。但外边还是酷热不堪。大地好像被盖上了一层又重又厚的东西；在那细细的、接近黑色的尘灰中，隐约可见蓝蓝的天空中有一些闪亮的小火花在跳跃游荡。四周一片寂静；有一种彻底失望的、受尽压抑的东西

潜藏在这疲劳不堪的大自然的静默中。我渐渐地走进了干草棚里，割下没多长时间的草早已干透了，我便躺在上面。我怎么也睡不着；雅科夫那动听的歌声久久地飘荡在我的耳边……最终，疲倦和闷热获得了胜利，我沉沉入睡。我睁开双眼时，天都变黑了；散堆在一起的草变得潮湿了，浓郁的香气遍布四周；破顶棚的细木条之间，能望见遥远的星星在微弱地一闪一闪。我离开了棚子。晚霞已没有了踪影，天边却还在微微泛白；一阵阵的热风在这凉爽的夜里迎面扑来，心中期盼着吹来清凉的风。不见一点风，也不见乌云；数也数不清的微亮的星星安静地闪耀在那一清如洗的、明亮而又有些昏暗的天空中。村子里的人家都点上了灯；一阵乱七八糟的喧哗声由不远的闪着亮光的酒馆里传来，雅科夫的声音也夹杂在中间。哄堂大笑的声音不时由那里传出。我来到窗前，脸和玻璃紧贴在一起：一个热闹非凡但又让人很不舒服的场面出现在我眼前：所有人都醉得不行了——所有人都醉了，包括雅科夫。在凳子上坐着的雅科夫胸膛袒露，一边低沉地吟唱某首庸俗不堪的舞曲，一边拨弄着吉他的琴弦，一副懒洋洋的样子。他那苍白骇人的脸上，低低地垂下一绺一绺汗水浸湿了的头发。在酒馆的正中间，木瓜早已忘乎所以地脱去了上衣，在身着长袍的庄稼汉面前乱蹦乱跳；庄稼汉两腿发软，却也使劲地跺脚挪步，没有名堂的笑容藏在那乱糟糟的胡子下面，有时挥动一下手臂，仿佛要说："棒极了！"他的脸能让人笑破肚皮；他的眉毛飞扬，眼皮却低沉着抬不起来，一直遮着那双很难看见的没有神采却又醉醺醺的眼睛。像所有醉得都快不行了的人一样，他也有趣极了，无论谁见了他那张脸，都忍不住会说："真是太有意思了，哥们，真是太有意思了！"眨巴眼呆在角落里，脸涨得通红，鼻孔张得大大的，嘴角挂着嘲讽的微笑；尼古拉·伊万内奇是惟一还保持着冷静头脑的人，他真不愧为这酒馆的掌柜。还有许多生面孔聚集在里面；但我没有在其中找到怪老爷。

我转过了身，大步离开了科洛托夫卡这个小山岗。辽阔无边

的平地在小山岗的底部伸展;淹没有茫茫夜雾中的平地似乎没有边际,与那渐暗的天空互相融合,成为一体。我快步地顺着山沟旁边的路向下走去,突然间一个男孩子的响亮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安特罗普卡! 安特罗普卡! ……”他哭喊着,失望之极,最后一个音被他拉得老长老长。

停了没多久,他又开始叫喊。他那响亮的声音飘荡在这寂静安宁的、昏沉欲睡的夜空里。安特罗普卡这个名字被他喊了不下三十次,平地的那一边猛然间传来了模模糊糊的回答声,这声音像来自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干什么……?”

男孩又欢喜又生气,马上又喊:

“你这坏蛋,竟然到这儿来! ……”

“到……底……有……什……么……事……呀?”另一个声音过了很长时间才答话。

“你要挨……阿爸的……揍……了。”第一个声音的喊声急急忙忙的。

第二个声音再没作声,安特普罗卡这个名字再次被男孩喊了起来。当天空完全变黑,我都绕过了那片环绕着我们村子的、距离科洛托夫卡四俄里的林子时,那渐渐变得低沉、变得微弱的声音还不时传入我的耳中……

“安托罗普卡!”在茫茫的夜空中,这声音仿佛依旧荡漾着,久久不能散去。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叶夫其人

那是五年以前的秋天，我从莫斯科出发，打算到图拉去，在路上我不得不在驿站的客房无聊地度过了一天，因为没有马匹可供使唤。刚从外边游猎归来，我一时疏忽竟把自己仅有的三匹马全弄走了。驿站长已经上了年纪，脸上总是阴云密布，头发都碰到了鼻尖，眼睛像是没有睡醒一样，黯淡无光。我向他苦苦地哀求就差跪下了，他却一副气呼呼的样子，爱理不理地应答着，门被他摔得乒乓直响，好像对自己的职业极不满意，就连台阶上的车夫也被他教训了一通，但他们好像对这个上司的愤怒咆哮满不在乎，有些人拿着沉沉的马轭缓缓地走在污泥中，有些人则在凳子上歇着，打几个呵欠，搔几下痒痒。喝过了几杯茶，看完了写在墙壁上和窗户上的所有的字，我还是无法入睡：一切都太没有意思了。望着自己那高高翘起的马车杆，我失望到了极点，突然随着清脆的铃铛声一辆小马车停到了台阶上面，套在上面的三匹马都快累死了。来的那人一离开车就嚷嚷道："马上换一下马！"说完就进了屋。当他因为驿站长说无马可用而像一般人一样表示惊奇时，无事可做的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把这个新来的同伴仔细看了个够。他看上去快三十了。他脸色枯黄，天花遗留的顽固的麻斑布满脸孔，那种颜色让人很不舒服；头发很长但并不是很黑，鬓角处是鬈发，脑后一绺一绺地垂到了领子上面；眼睛红肿而呆板，鼻子下面，几撇小胡子高高地翘着。他着衣随便，打扮得跟要到马市赶集的地主一样：花色上衣污渍处处可见，领带因褪色变成了浅浅的紫色，马甲上有铜制的纽扣，灰色的裤子裤口处呈喇叭状，有点脏了的靴尖钻出了裤角外面。刺鼻的烟酒味遍布他的全身；几个银戒指和图拉戒指戴在他那快要缩进袖口里的可爱的胖手上。在俄国，这样的人哪里只有几十个，就是

几百个、几千个也可以找得到。说句实在话，如果跟这种类型的人去交朋友，那真是一件无聊透顶、毫无意义的事。虽然，我是带着某种偏见去看待新来的客人的，可他脸上流露出的发自内心的善良和热情的表情却让人无法不注意。

“您可以看一下，这位先生也呆在这个地方，他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驿站长指着我对他说道。

“一个小时都多了！”我不禁气愤地想，这老家伙真会捉弄人。

“那可能是因为他并不急着需要。”客人这么说道。

“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驿站长的脸黑了下去。

“我们不能想想别的法子吗？马是真的没有了吗？”

“法子没有。马也一样。”

“那好，让人弄点茶来好吗。既然没有别的办法，我也只好等了。”

客人坐到了板凳上，摘下帽子扔到了桌子上，随手拔弄了一下头发。

“您喝过茶了吗？”他向我问道。

“喝过了。”

“那我们再一起喝上几杯，好吗？”

我答应了。棕色的大茶炊又被送到了桌子上，这已经是第四次了。一瓶罗姆酒被我取了出来。我没有看走眼，这位客人在我眼中是一个有些地产的贵族。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叶夫是他的名字。

我们谈得很开心。他进门还没有三十分钟，就推心置腹地向我讲起了他的生平经历。

“莫斯科是我现在打算去的地方，”喝第四杯的时候，他这么对我说，“眼下我在乡村真的是没什么可做的了。”

“这是为什么呢？”

“确实没什么可做的。我弄垮了自己的家业，而且说心里话，

庄稼人也被我害得倾家荡产了；这几年以来光景都不好，没什么收成，还有意外的灾难……”他很悲哀地看了一下旁边，“话又说回来了，我这是当的什么家呀！”

“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无才无能呀，”他插了一句，“世界上哪个当家的像我一样呀！”他转向另一个方向，不断地吸着烟，又说道：“当您看到我时，没准会觉得我是一个……但我跟您讲心里话，我只有中等教育的水平；家业也不是很大。您必须谅解我，我心里藏不住话，有什么就讲什么，可最后却总是……”

话未讲完，手就先甩了一下。我竭力改变他的想法，并且说能结识他我很愉快，等等，我还加了一句，管理家业好像用不着太高的教育程度。

“我很赞成，”他说道，“对于您的这种想法我很赞成。但说什么也得有一种不一般的解决方法……某些人残酷地剥削庄稼人使他们破产，可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我却……顺便问一下，您来自彼得堡还是莫斯科？”

“彼得堡。”

一缕长烟从他的鼻孔冒了出来。

“我打算到莫斯科去找份工作。”

“您想做什么呢？”

“这个很难说，到了那儿先看一下情形再说吧。说句实话吧，我不敢去当差：那需要担负责任。我一直住在乡村里，您也明白，我养成习惯了……但毫无办法……没有钱哪！我现在都穷怕了！”

“但从今往后您可就呆在京城里了。”

“呆在京城……唉，京城里也不知道怎么样呢。到那儿看看吧，没准还挺好的……我感觉比起乡村来也强不了多少。”

“您打算不再回乡村了吗？

他叹了叹气。

“不回去了。那村子已经不属于我了。”

“为什么呢?”

“现在它由一个好心人——一个老乡来管理……只不过一张票据……”

令人同情的彼得·彼得罗维奇摸了一下脸,琢磨了一会儿,又开始摇头。

“唉,没办法呀……”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但不瞒您说,我只怨自己,谁都不怪。我总爱瞎忙乎……真见了鬼了,爱瞎忙乎。”

“在乡村时,您的日子很快乐吗?”我向他问道。

“我的先生,”他看着我的双眼,一个字一个字地讲道,“以前我喂养了二十四只猎狗,我跟您讲,那种类型的猎狗的确很难得。(接下来他的声音拉得老长说了这些话。)对付野兔很有两下子,能跟蛇一样灵活地猎捕那些珍奇动物,本事大得很哪。那些猎狗确实受得起我的赞美。一切都已成为往事,我也没有胡说的必要。那时我经常带枪狩猎。我有一只狗名叫孔捷斯卡,它不但猎捕的姿势美妙,嗅觉也极为敏锐。如果我偶尔走近沼泽地,下令道:马上去找!如果它不出马,您就是来时带了十几条狗,也没什么用处,最终将一无所获!只要它出动了——那十有八九一定能找到……呆在家里时,它也知道礼节。左手喂它面包时说:这是给犹太人吃的,它不会去吃,如果拿右手喂它,并且说道:这是给小姐吃的,它马上抢到手就吃。它还生了一只小狗,也特别厉害,我原打算带去莫斯科的,但有个朋友把我的猎枪和小狗全给要走了;他这么说,伙计,你到莫斯科去,这些东西根本派不上用场;伙计,那儿简直是另一个世界。于是,我的小狗和猎枪,都成了他的;就这样,它们全留在那儿了。”

“在莫斯科,您也能打猎呀。”

“早不打了,还有什么可打的?以前没有管好自己,现在必须学会忍耐。我正打算问您一下,在俄罗斯的花费是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不很高吗？……那么我再问一下，有茨冈人呆在莫斯科吗？"

"哪种茨冈人？"

"他们常常奔波在集市上。"

"那有，在莫斯科……"

"真是太好了。我特别喜欢茨冈人，真混蛋，我偏偏喜欢……"

彼得·彼得罗维奇的眼睛流露出特别快乐的神色。但转眼间呆在凳子上的他便燥动起来，接着开始认真思考，低着头把空杯子递到了我跟前。

"把您的罗姆酒给我盛点儿。"他说道。

"但是已经没有茶了。"

"没关系，随便喝点，用什么茶呀……唉，没办法！"

卡拉塔叶夫把胳膊放到桌子上，两只手扶着脑袋。我看着他，一言不发，就像在等候喝醉的人所独有的叹息以及那副泪流满面的样子，但是当他把头抬起来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郁。

"您没什么事儿吧？"

"没事儿……一点往事勾起了我的心思。那是令人怀念的一件事……我真的很想把它讲给您，但如果占您太多时间，我真的很过意不去。"

"咱俩谁跟谁呀！"

"那好，"他先叹了一口气，才说道，"有一些事很具有偶然性，……例如，我所碰到的一件事。你要是喜欢听的话，我就给您说说。但是，我实在无法知道……"

"您就说吧，我的彼得·彼得罗维奇。"

"真要讲起来这件事还真难说……是这么一回事儿，"他说了起来，"但我实在不知道……"

“够了，可以开始了，我的彼得·彼得罗维奇。”

“那好，我开始说了。这真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巧合。我原来住在乡村……有那么一回一个姑娘突然间闯入了我的视线，啊，她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女孩呀……她心地善良，并且聪慧美丽！马特廖娜是她的名字。但她的身份仅仅是个一般丫头，您应该知道，也就是个农奴丫头，简而言之她是个女奴。况且她是别人家里的，不是我家的——问题就出在这儿。我对她的爱是真心的——也许这种事很可笑吧——同时她也陷入了对我的爱情之中。马特廖娜就一次又一次地哀求我为她赎身；这件事我不是没有想过……然而，她的主人，那个老太婆是一个很有钱又很吓人的女人，她住的地方距离我家大概十五六俄里吧。终于在某一天，我让人去准备一辆三匹马拉的车——我的马蹄光溜的亚细亚特种马来驾辕，它的名字是拉姆普尔多斯——我打扮妥当，乘车到马特廖娜的女主人家前去拜访。到了目的地一眼望去：大大的房子以及厢房、花园……在大路的拐角处，马特廖娜已经守候在那里了，一副要跟我说话的样子，最终却只吻吻我的手就离开了。接着我来到前厅，问道：‘有人吗？’有个个子较高的仆人问我说：‘请问您贵姓，我该如何向主人通报。’我说：‘哥们，你就说：卡拉塔叶夫地主有事跟她商量。’那仆人到里边去了；我一边等一边想：结果会如何呢？尽管她很富有，但也没准儿她要胡乱开价。也许五六百卢布是少不了的。那个人才算回来了，说道：‘请您进去。’他领我进了客厅。有个老太婆坐在安乐椅上，她又瘦又矮，脸色枯黄，眼睛一眨一眨的。‘您有什么事儿？’您也明白，起初我觉得应该说几句例如‘很高兴认识您’之类的客套话。她说：‘您弄错了吧，我不是这儿的主人，只是她的亲戚……您有什么事儿？’我马上对她说我必须跟女主人谈谈。‘马丽娅·伊利尼奇娜今天不舒服，不想见客人……您有什么事儿？’我一想，反正也没别的法子，不如跟她讲了吧。听完了以后她问道：‘马特廖娜？是哪一个人？’‘她是库利克的女儿，全名马特廖娜·费多罗娃。’

‘费多尔·库利克的女儿……您跟她怎么认识的？’‘很偶然地认识的。’‘您的想法她知道吗？’‘知道。’老太婆停了几分钟，突然开口：‘这个小贱人，我饶不了她……不瞒您说，我被吓了一跳。‘为什么呢？算了吧……您出个钱让我为她赎身吧。’这个老家伙恨恨地小声嘀咕。‘想用钱收买人心呀，谁没见过那点钱……我一定饶不了她，我要让她尝尝……她的妄想必须打消。’老太婆由于生气都咳嗽开了。‘为什么，她嫌弃我们了吗？……哼，这个贱女人，请上帝原谅？’老太婆随手画了一个十字。‘噢，上帝，耶稣基督！自己的仆人我难道不该管教吗？’‘她不属于您呀！’‘哼，这件事马丽娅·伊利奇尼娜会处理的；先生，这根本不关您的事；我一定会让马特廖娜知道，谁是她的主人。’不瞒您说，我几乎朝着这个老家伙冲过去，但想到了马特廖娜我的手就软了。我突然感到害怕，怕得无法形容；我便苦苦哀求这个老太婆，说：‘您开个价吧，多少都行。’‘她有什么用呀？’‘我爱她，好心的大娘；您也为我着想着想吧……允许我吻一下您的手吧。’我还真吻了她的手！‘行了，’老太婆嘀咕着说，‘我一定讲给马丽娅·伊利尼奇娜听；两三天后您来听听回信吧。’回家的路上我一片茫然。我一下子想到，我没弄好这件事，我的想法不应让她了解，等我明白时大事已晚。两三天以后，我又去了那儿。有人领我到了办事的房间。那儿有许许多多的鲜花，摆设相当讲究，女主人头枕垫子躺在一把很别致的安乐椅里；上回见过的女亲戚也在场，另有一个小姐头发浅黄色，连衣裙是绿色的，嘴巴有点歪，或许是做陪伴的吧。老太婆的鼻子哼哼着：‘坐下吧。’我便坐下了。她问了我的年龄，职业，来这儿的目的，她是那么的得意忘形、目空一切。我逐一作答。老太婆随手拿起一块桌上的手绢，给自己扇风……她说：‘卡捷林娜·卡尔波夫娜对我讲过了您的想法，都说过了，我有这么一条家规：仆人不能放出去再做别人的仆人。这是很不体面的事，简直毫无体统，我们这样的人家不能做。您不必挂念了，我早已把这事安排妥了。’‘行了行了，什么挂念

……是您自己离不开马特廖娜·费多罗娃吧？’‘当然不是，’她说，‘我离得开她。’‘那为何不让我为她赎身呢？’‘我不乐意；我就是不乐意。我都安排好了：草原村庄便是她的归宿。’“我一下子就蒙了。那身着绿衣的小姐在老太婆用法语吩咐完毕后就离开了。老太婆又开口了：‘我是个很严格的女人，身体也不是很好，是受不住惊扰的。我年岁已大而你还年轻，我有向您提些建议的资格。您应该找份工作，如果有更合适的姑娘可以成亲不比这好吗；虽然未婚女子中有钱的不是很多，但没钱却有美德的女子还是有的。’望着老太婆，我压根不知道她瞎说了些什么，偶尔倒听见了成亲什么的，但我耳边翻来覆去只有草原村庄四个字。成什么亲！……去他妈的吧……”

他突然看着我，停止了讲故事。

“您结婚了吗？”

“还没有。”

“当然啦，这是明摆着的。我再也忍不下去了，说道：‘够了，大娘，你在瞎说什么呀？还成什么亲？您只需说一句话，您答不答应放了马特廖娜姑娘？’老太婆开始哼哼叽叽。‘唉，这人烦死了！哎，让他走！哎哟……”女亲戚马上来到她跟前，开始责骂我。老太婆的哼哼声还没有停：‘我无端地受什么气？……在我的家里还不是由我做主吗？哎哟妈哟！’我一把拿起了帽子，猛冲了出去。”

“或许，”他又讲下去，“你认为我爱上这样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孩太不成样子了。我根本不想多说……但事实如此……您相信吗，我日日夜夜都于心不安……痛苦得要死！我一直都在想，这个不幸的姑娘被我害惨了！她必须穿粗布衣裳去放鹅，听别人使唤受别人虐待，还得忍受脚蹬柏油靴子的种地人村长的各种侮辱斥责，一想到这些，我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我无法忍受，知道了她被遣送的那个村子，就赶快乘马前往。到那儿时已是第二天黄昏了。很显然谁也没想到我会跑这么远去救她，都没做什么

防备。我以邻村人的身份径直去见村长。来到院里却看见马特廖娜两只手扶着脑袋歇在台阶上。她正想喊，我用手势阻止了她，又指了一下后院和田野。进了屋子，开始跟村长闲聊，胡扯八道了一番以后，就抽空去找马特廖娜。她一下子搂紧了我的脖子。我心爱的姑娘变瘦了，憔悴了。我跟她说：‘没事的，马特廖娜，没事儿，不要哭啊。’但我却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最后我有点难堪了，就说：‘马特廖娜，光哭是不行的，必须采取行动，即采取彻底的行动，你跟我逃走吧，你只能这样做。’马特廖娜都惊呆了……‘根本不可能？这会毁了我的，我会被她们整个吞下去的！’‘笨蛋，谁能发现你？’‘有人会的，肯定有人会。我很感激您，彼得·彼得罗维奇，您对我的爱我永生难忘，现在，您不用再管我了；也许我命该如此。’‘哎呀，马特廖娜呀马特廖娜，在我眼里你一直都挺坚强的。’真的，她有着坚强的性格……她的心灵如同金子般美丽！‘你还呆在这儿做什么？离开也不至于有更坏的结果。你告诉我，村长有没有打过你，有没有？’马特廖娜满脸通红，上下嘴皮子直抖。‘我们一家人的生活都指望我了。’‘这么说，你们家的人……都会被遣送吗？’‘会的；特别是我哥哥，他们一定会遣送他的。’‘那你父亲呢？’‘他是我们那地方独一无二的出色缝纫手，他们倒不会把他怎么样的。’‘还成；你的哥哥不会因此而遭到毁灭的。’您无法想像，我怎样才把她劝服；她还担忧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前程……我说，‘你不用考虑这么多了……’最后，她跟着我走了……当然这一回并没走，是另一次离开的：她在一个晚上坐上我驾来的马车离开了。”

“就这样走了？”

“是的……于是，她住在了我家里。我家地方比较小，几乎没几个仆人。但说实话，他们很尊敬我；他们不会因为任何诱惑而背叛我。我过上了快乐的生活。马特列努什卡[1] 经过休养也渐

---

[1] 这是马特廖娜的爱称。

渐好了起来；我简直爱死她了……她是多么优秀啊！她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弹吉他等等，真不知她什么时候学会的……为了不让多事的人瞎说，我尽量避免她在乡亲们跟前露面。但我有一个名叫戈尔诺斯塔叶夫·潘捷莱的很不错的朋友，您可能不认识吧？他倾心于她到了极点；他吻她的手就像在吻某位太太的手，这是真的。我跟您讲，戈尔诺斯塔叶夫可不同于我：他很有学问，读完了普希金所有的书；他跟我们谈天时，我们都入迷了。他竟然教她学会了写字，真奇怪！我让她比省长夫人穿得都好；我给她缝的外套是深红色丝绒质的，还有毛皮镶边呢……她穿上这衣服时多洋气啊！这衣服还有卡腰呢，它是莫斯科的一位时装店女老板照着流行式样做的。马特廖娜也很奇怪啊！有时她会好几个小时坐着思考，眼睛都不眨一下，一直盯着地上；我呢，就坐着看她，就像从未见过一样无论如何都看不够……她笑时我就像有人在搔我的痒痒一样心里颤抖。她会突然大笑，逗我乐，乐得屁颠屁颠的；她热情地紧抱住我，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了。一天到晚常常只有一件事占据我的大脑：她如何才能快乐起来？您相信吗，我送她什么东西只不过是为了看看她，看看我的宝贝，是如何地快乐，乐得脸都红了，不过是为了看看她怎样穿上我送的新衣，走上前来亲吻我。后来，她的父亲库利克不知如何听说了这件事，他来探望我们，还哭个不停……这是快乐的泪水，您认为呢？我又送了许多东西给他。最后，我的宝贝送了他五卢布——他竟然给她跪下了——这老头真怪！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五个多月，我多么愿意和她永远在一起，但我没那命！”

彼得·彼得罗维奇停了下来。

“后来怎么了？”我出于关心问了问。

他只是把手摆了摆。

“一切都结束了。她就这么毁在了我的手里。马特列诺什卡，我的宝贝，最最爱做的事便是玩雪橇，尤其喜欢自己掌舵；罩在外套里的她戴的是托尔若克式的手套，在路上不停地欢呼叫喊。

为了避免撞见人，我们一般都在晚上出去。有那么一次我们倒是挑了很不错的一个日子；天有点冷，没有一丝风，……我们又坐着雪橇出发了。还是由马特廖娜来驾驶。我想知道她究竟要去什么地方？莫非她想去她的女主人所在的库库叶夫卡去吗？噢，她去的正是这个方向。我说：'你神经病呀，你去哪儿？'她只是扭过头朝着我笑笑。她答道：'我真想胡来一次。'我一想，'算了，随她去吧……'难道驾车经过主人家门口是闹着玩的吗？您倒评个理，这是开玩笑吗？可我们这样做了。那匹溜蹄马跑得特别稳，旁边的两匹马飞驰如风——库库叶夫村的教堂没过多久就出现在眼前；接着迎面驶来一辆发旧的绿色雪地轿车，速度很慢，车后镫子上站了一个仆人……那是她的女主人驱车而来！我怕得要死，马特廖娜却疯了一样抽打着马冲向轿车！当轿车司机看到直冲过来的雪橇时，由于转弯太急，来不及躲避便翻倒了。车窗的玻璃全被弄碎了，女主人尖叫道：'哎哟！怎么搞的！哎哟！'陪同的女伴也喊了起来：'快点停下来！'我们却偷偷溜了。雪橇仍在飞驰，我不由得想：'完蛋了，我应该阻止她到库库卡叶夫来的。'您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吗？那个女主人认出了马特廖娜和我，事后她告发了我们，说道：'我那个逃跑了的女仆人现在在贵族卡拉塔叶夫家里。'她给管事的送了好多钱。县警察局长在我的意料中登门拜访了；我原来就认识他，他名叫斯捷潘·谢尔盖伊奇·库佐夫金，是一个外表善良，内心奸诈的人。他先是客套地提出了这件事，又说：'彼得·彼得罗维奇，这事儿怎么是您这种人所能做的？……不容忽视呀，法律对此有条可依。'我就说：'是是是，我们必须细谈一番，但您一路受累，是不是先要点东西吃？'他也愿意吃，但他又说：'我们一定公事公办，彼得·彼得罗维奇，您必须好好想想。'我就说，'那是自然，我们当然应该公事公办，事情必须……噢，有人告诉我您养了匹黑色的小马。愿意换我的拉姆普尔多斯吗？……但是，我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叫马特廖娜·费多罗娃的姑娘。'他说：'唉，彼得·彼得罗维奇，我

们也不傻，那姑娘明明就住在这儿……我的小马和您的拉姆普尔多斯交换倒也不错；要不，让我带走这匹马也可以。'好说歹说我才算送走了他。但老太婆不肯罢休，闹得更起劲儿了；她甚至说即使花几万元钱她也不会放在心上。您可能没想到，她第一眼看见我时，就一时兴起，想把她那身着绿衣的女陪伴嫁给我——我是事后才得知的，所以她才会被气成那样。这些地主婆们什么歪点子没有啊！……可能是太空虚了吧。反正是我触了霉头；钱我是不放在心上的，马特廖娜被我藏了起来——这也不是个办法！她们老缠着我，我都快烦死了。我到处借钱，健康状况也愈来愈坏了……有一个夜晚，我在床上躺着胡思乱想：'老天呀，为何让我如此痛苦？我又无法放弃她，我到底该怎么办？……唉，我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呀！'突然马特廖娜不知怎么出现在我的房间里。当时她被藏在一个村子里，那村子距离我家大概两三俄里。我都快吓死了。'出什么事啦？有人看见你了？''没有，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说，'藏在布勃诺沃根本不会有人发现我，但是这种情形要持续多久？我心痛如刀绞，彼得·彼得罗维奇；亲爱的，我很怜悯您；您对我的爱我永世难忘，彼得·彼得罗维奇，但我现在不得不和您说再见。''到底怎么啦？你没事吧，头脑发热了吗？……为什么要离开呢？说什么再见呀！''事情是这样的……我想投案自首。''你有毛病啊，你会被我关进阁楼的……你想毁了我的一生吗？想让我去死吗？'她望着地板，一言不发。'咳，你倒是说话呀，说呀！''彼得·彼得罗维奇，我真的不想再麻烦您了。'唉，我还有什么话对她说呢……'但你明白吗，笨蛋，你明白吗，傻……傻姑娘……'"

彼得·彼得罗维奇开始大哭。

"您知道后来怎么了？"他捶了一下桌子，一边说，一边皱着眉头，他那发热的脸颊上眼泪流个不停，"她真的投案自首了，真的这么做了……"

"先生，马匹弄好了。"驿站长到屋里严肃地向我们宣布。

我们都离开了位置。

“马特廖娜呢，她后来怎么了？”我又问。

卡拉塔叶夫只是摆摆手。

我和卡拉塔叶夫偶然见面后的第二年，我有点事到了莫斯科。有那么一次我在午餐前来到了一家坐落于猎人市场后面的咖啡馆——在莫斯科，那家咖啡馆独有特色。台球房里烟雾弥漫，一些发红的脸蛋、短撇胡子、乱蓬蓬的头发、老式的匈牙利外衣以及时髦的斯拉夫外衣在其间不断出现。一群瘦老头穿着简单朴素的礼服翻阅着俄罗斯报纸。店里的伙计手捧托盘在绿色的地毯上奔波，动作轻盈灵活。商人们正在喝茶，神情紧张，看上去很烦恼。突然一个头发零乱、步履蹒跚的人走出了台球房。两只手揣在兜里的他，一脸茫然地向四周张望着。

“哎约，哎哟，哎哟！彼得·彼得罗维奇啊！……最近好吗？”

彼得·彼得罗维奇热情地搂住我，身子颤悠悠的，把我拖进了一个小单间。

“坐下吧，”他一边说，一边把我拉到了安乐椅上，特别热情，“这个地方坐起来感觉挺不错的。伙计，来点啤酒！噢，不，要香槟！哎，说心里话，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会想到……来很长时间了？是要住很长一段时间吗？我们实在是有缘……”

“真的，你还能想起吗？”

“如何能忘记呢，如何能忘记呢，”他急急忙忙地打断了我的话“以前的那些事呀……以前的那些事呀……”

“彼得·彼得罗维奇，亲爱的，您现在在做些什么呀？”

“您也看到了，就是这样子生活。呆在这个地方，日子过得不错，这地方的人待人也很好。我心里挺舒服的。”

他长叹一声，仰头望天。

“有工作吗？”

“没有，暂时没有，但我想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有工作了。其实

工作又怎么样呢？……只有人——永远占第一位。在这里，我又结交了许多好人……”

有个小伙计送来了酒，那香槟酒是放在黑色托盘上的。

“看，他就是个好人……对不对，瓦夏，你是好人！干杯吧，祝你健康！”

过了一会儿，这个小伙计摇头笑笑，很有礼貌地离开了。

“真的，这个地方的人挺好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又说道，“他们有血有肉……您想认识一下吗？这些朋友都是极有面子的人……他们会愿意结识您的。我跟您讲……博布罗夫他不幸去世了。”

“博布罗夫是谁？”

“是谢尔盖·博布罗夫。他为人不错；对我这样没见识的乡巴佬也很照顾。还有戈尔诺斯塔叶夫·潘捷莱也离开了人世。很多人离开了人世，都离开了！”

“您这么长时间都呆在莫斯科吗？你没有回村里呀？”

“回村子里呀……它早被人买走了。”

“被人买走了？”

“在拍卖会上被人买走的……只可惜它没有落在您手里？”

“彼得·彼得罗维奇，您以后怎么活下去呀？”

“有老天爷照顾，我会有饭吃的！虽然没钱，但有朋友。钱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一堆垃圾！金子亦如粪土！”

他双眼微闭，伸手从口袋中摸出两个十五戈比和一个十戈比来，搁在手里展示给我。

“看，这是啥？这就是垃圾！（随手抛出了那些钱币。）您说说看，波列扎耶夫[1]的诗您是否读过？”

“读了一些。”

---

[1] 阿·伊·波列扎耶夫（1804—1838）：一个俄罗斯诗人。

“莫恰洛夫[①] 演的汉姆莱特您曾看过吗？”

“不，没看过。”

“没看，没看……（卡拉塔叶夫面孔苍白，眼珠子骨碌碌地转来转去；他把脸扭向了一边；嘴唇在轻轻地颤抖。）哦，莫恰洛夫呀莫恰洛夫！‘结束生命——从此沉沉入睡’。”他说话的声音特别低。

一切都已结束；结果在这沉睡中，
我们心中所有的伤，还有无数人
都必须去承受的挫折，都能变得没有踪影，
这样的结局是我们所渴求的。从此离开人世，沉沉入睡……[②]

“沉沉入睡，沉沉入睡！”他反复低吟。

“您还是讲一讲吧。”我正打算问他几句，他却又感情热烈地念了下去：

人世间无情的鞭笞和嘲讽，
剥削者所施加的侮辱，高傲的人平白无故的冷眼，
以及悲惨的爱情遭遇，法律的不停更改，官吏们的蛮横粗暴，
和地位低下的人辛苦一场所得到的鄙视，
所有这一切，谁愿意去忍受？
如果只需一柄小刀，
就能让他的一生得以解脱……那么请您祈祷时，
我的那些罪恶，切记替我忏悔[③]。

---

① 帕·斯·莫恰洛夫（1800—1848）：一名俄罗斯演员。
② 请参照《汉姆莱特》（朱生豪译，下同）一书的第三幕第一场。
③ 请参照《汉姆莱特》（朱生豪译，下同）一书的第三幕第一场。

他两手抱着脑袋伏到了桌上。接着又口齿不清地开始瞎编乱造。

三十天又这么溜走了！

他又鼓足勇气继续念了下去：

还在三十天以前的时候，
在我那可怜的父亲的葬礼上，
她泪如泉涌；
就在送葬时，她穿的那双鞋子仍然还是那么崭新，
她却，她却……仁慈的主啊！即便是一只毫无头脑的牲口
伤悲也不会短暂……①

他的嘴凑到了盛着香槟酒的杯子边，却没喝一点，又接着念了下去：

说是为了赫丘琶！
赫丘琶与他何干，他又与赫丘琶何干，
而为了她，他流出了男儿泪？……
而我，不过是一个笨到底的傻冒……
我这个人，胆小而懦弱吗？我又被谁骂为坏人？……
当着我的面，谁又斥责我说我是在胡说八道？……
即便是这样的凌辱，我也只有默默忍受，
因为我没心没肺，

① 请参见《汉姆莱特》的第一幕第二场。

是一个怯懦的男人……①

酒杯从卡拉塔叶夫的手中摔到了地上，他无奈地抓抓头皮。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能理解这个人了。

“唉，算了吧，”他下定决心说，“过去的事就别再说了……好吗？（他终于笑了。）为了您的健康，来，我们干杯！”

“您还要继续呆在莫斯科吗？”我向他问道。

“我会呆在莫斯科，直到老死！”

“卡拉塔叶夫！”突然有呼唤声从旁边的房间里传出来，“卡拉塔叶夫，您现在在什么地方？我的好朋友，快到这边儿来！”

“他们在叫我，”他一边艰难地离开了座位，一边说，“再见了；什么时候有时间，到我家咱们好好谈谈，×××是我住的地方。”

但第二天我因为事情有所变化而不得不离开莫斯科，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叶夫。

① 请参见《汉姆莱特》的第二幕第二场。

秘密的约会

秋天来了，现在已是九月的中旬，我正休息在一片小小的白桦林子中。淅淅沥沥的小雨一大早便从天而降，下午温暖的阳光时不时地出来照射着大地；这种天气真是难以捉摸。有的时候，淡淡的白云会铺满天空，有的时候有几个地方会豁然明朗起来，蓝蓝的天空从云层的缝隙中透出来，清新而爽朗，像一只让人着迷的眼睛。我就这么坐着，看着四周的一切，聆听着各种声音。在头顶上，树叶在微风中轻轻嬉戏；它们的声音就是季节的标志。春天那激动人心的欢声笑语不是这样的，夏天那轻细柔和的温言软语不是这样的，深秋那怕羞而严峻的嘟囔声也不是这样的，这声音难以听清而且让人昏昏沉沉，是无聊的闲谈声。风儿轻轻地吹过林子。雨后的树林千变万化，一会儿云开日出，一会儿迷雾濛濛；有时四处充满光亮，好像世间万物都在欢笑：白桦树细细的枝干上铺满了柔滑的光，地上的落叶色彩绚丽，熠熠有光，羊齿植物细长而柔软，已被秋霜浸染，它们美丽的体形无边无际、杂乱无章地互相纠缠着展现在你的眼前；有时候周围会突然泛起淡淡的蓝色：绚烂的色彩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桦树林白茫茫一片，却毫无光泽，那种白像寒冬刚刚落下还没被阳光普照的雪一样白；林子里下起了毛毛细雨。白桦树的叶子虽已有些泛白，但仍是青翠欲滴；有一个地方长着一棵通身是红色或黄色的小白桦树，当七彩的阳光照射下来，透过那刚刚被大雨洗过一番的繁茂枝干，这棵小小的白桦是多么地耀眼，多么地引人注目啊。这里没有鸟儿的鸣叫声：它们已回窝休息去了，四周一片寂静；有时会蓦地响起山雀那如同清脆的铃声一般的带点讥讽的鸣叫声。我是带着我的狗穿越了一片高高的白杨树林子以后才停歇在白桦林里的。说句心里话，这种白杨树、它那浅紫色的树

干以及暗绿的硬硬的树叶，我不是很喜欢，这些叶子高高地挂在枝梢上，就像扇子在随风飘荡；这些乱七八糟的圆形的叶子在高枝上滑稽地晃来晃去的景象，我不是很喜欢。这类树也有可爱的时候，那是夏天的一些晚上，在低矮的灌木丛中它直挺挺地站着，在夕阳的余辉中闪着光泽，通身被染上了橘黄色；有时在空气爽朗、微风轻拂的日子里，在蓝蓝的天空下面，它或摇摆嬉戏，或小声低语，好像每一片叶子都想摆脱树枝的束缚，自由飞翔，那是一种让人特别喜欢的景象。但是从总体上看，我还是无法喜欢这种树，要不然我也不会穿过白杨树林来到小白桦树林里来歇息了，先找到了一棵低垂着树枝、能挡风遮雨的树作为藏身之地，然后观赏浏览了一下四周的风景，接着又美美地、安适地睡了个觉，也仅仅只有猎人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样的一种享受。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当我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洒满了整个林子，那摇摆嬉戏的树叶的缝隙间，能看见淡蓝淡蓝的天空在闪着光亮；风儿把云彩卷得无影无踪；好一个晴朗的日子，一种很特别的爽朗清新的气息遍布四周，它让你深深迷醉、精神振作，它像是一种征兆，迎接这一整天绵绵细雨的会是一个多么安宁多么清新的夜晚。我正准备出发，打算再看看运气如何，一个呆呆地一动不动的身影突然闯入了我的眼帘。我再一看，原来是一位年纪不大的农村少女。她坐的那个地方到我这儿有二十步的距离，她双手放在膝盖上，正在低头想着什么事；一束繁密的无名小花躺在一只没有完全伸开的手掌上，伴随着她的呼吸，花儿轻飘飘地飞落到她的方格裙上，她那雪白的衬衫的领口和袖口都是紧扣着的，衬衫形成的短而柔顺的褶纹，围住了她的身体；黄色的大颗珠串被盘成两行，从脖上垂到了胸前。她长得挺不错的。红红的窄发带把有点发灰的又浓又密的漂亮黄发扎成了两个半圆形，那发带都快垂到跟象牙一样白的额头上了；脸上别的地方被太阳晒得黑红，只有细皮嫩肉的人才会被晒成这个样子。她的眼皮没有抬起来，所以我无法看清那双眸子；

但她那高挑的细眉毛以及又长又密的眼睫毛却是清晰可见，睫毛已被泪水浸湿；她有一边脸上留下了泪流的痕迹，一直延伸到有些发白的嘴唇上，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她的脸整体上看起来挺惹人喜爱的；鼻子是有点又胖又圆了一些，却也不至于有碍观瞻。我最最喜欢的是她脸上所流露的神情：那是一种纯洁、柔和而又充满忧伤的神情，而这忧伤又包含了多少幼稚的疑问。很明显，她正在等一个什么人；只要林子里稍有一点动静，她马上就会到处张望；在明朗的阴影中，她那如同扁角鹿一样怕羞的胆小的却又是水灵灵的大眼睛飞快地掠过了我的视线。听了一会儿以后，她两眼望着发生动静的地方，叹了叹气，便把头轻轻地扭了过去，她把身子垂得更低了，不紧不慢地摘起花儿来了。她的眼睛通红，嘴唇充满痛苦地抽动着，泪水从那又浓又密的睫毛里流了出来，流到了脸颊上，闪着亮光。这种情形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可怜的姑娘还是呆呆地不动，有时会很偶然地动动手排除一下心中的愁苦和烦闷，她在聆听着，自始至终在聆听着……林子里似乎又有了动静，她颤抖了一下。这种声音并没有停止，反倒是越来越听得更加清楚了，也越来越近了，最后变成了急匆匆的而又不乏坚定的脚步声。她直了直腰，好像有点害怕。她那正在凝望的目光开始颤抖，并且因为等待而闪闪发亮。一个男人的身影飞快地穿过茂密的丛林出现在眼前。她看清楚时，便马上红着脸，绽开了快乐而满足的笑容，她正想要站了起来，却又马上低下了头，面孔发白，略带羞涩，待到来人停在她的身边时，她才抬起头，用一种发抖的、哀求的目光向他望去。

　　出于好奇心，我在自己的藏身之地细细地观察着他。说句心里话，他没有留给我什么好印象。他的举手投足，表明了他的身份——一个被有钱的青年地主娇纵了的仆人。而他的穿着打扮则显示出他的爱赶时髦以及夸耀帅气潇洒：他穿着一件很可能是主人不穿了送给他的古铜色的短大衣，所有扣子都扣上了，打着一条两头都是雪青色的粉红的领带，头上的帽子是丝绒制成

的，黑颜色，还镶有金边，一直低垂到眉毛上。他雪白的衬衫那圆圆的领子使劲抵着他的耳垂，面颊被它顶得生硬，整个手差不多都缩进了那浆刷得硬梆梆的袖口，只有那细细弯弯、鲜红润泽的指头露在外边，上面戴了金银戒指，毋忘我花状的绿宝石镶嵌其间。他气色不错、皮肤细嫩，一副赖皮模样，根据我的经验，这种脸蛋最容易惹男人们生气，很可惜的是，女人们见了却是欢喜得要死。很显然，他特意使自己略微鲁莽的外表流露出一种玩世不恭的神色。他时不时地把那双小得过分的浅灰色眼睛眯起来，眉头紧皱，嘴角下撇，不太自在地打打呵欠，竭力做出一副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但掩饰得并不高明的潇洒的样子，一会儿用手拨弄拨弄鬓角那漂亮的棕黄色的鬈发，一会儿又拽一拽那又肥又厚的上嘴唇上面的短短的黄色胡子——一句话，无人能忍受他的装模做作。他一见到正在等着他的那位农村少女便装模作样起来；他慢慢腾腾地、大大咧咧地来到她面前，往那儿一站，耸了耸肩，两只手往大衣口袋里一塞，飞快地瞥了这可怜的少女一眼，目光冷漠，接着坐了下来。

“这么说，”他终于开口了，眼睛却依然望着别的地方，一条腿还在不停地晃悠，呵欠连天，“你到这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吧？”

姑娘无法马上答话。

“来了很长时间啦，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最后，她才算低低地说出了这么一句。

“别提了！（他把帽子取了下来，帅气十足地用手整理着那快要长到眉毛边的弯曲浓密的鬈发，很威风地向四周看了看，接着又小心翼翼地把自己那珍贵的脑袋藏到了帽子下面。）我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再加上，老天还下着雨。（他又是一个呵欠。）要做的事实在是多得不得了：不可能每一件都顾及得了，有时也会挨老爷的骂。明天我们便要出发了……”

“明天？”姑娘很吃惊地望着他问道。

“是明天……够了，够了，不要伤心了，”看到她全身开始发抖，头也渐渐地低了下去，他气急败坏地说道，“阿库利娜，你不要哭了。你明明知道我无法忍受你的眼泪。（他那扁扁的鼻子皱了起来。）你要再哭，我立刻离开这儿……哭个不停，多么愚蠢！”

“好好好，我不哭了，再也不哭了，”阿库利娜急忙说道，同时又把泪水咽了下去。“照这个意思你明天必须离开？”停了片刻以后她接着问，“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我们何时才能再相见呢？”

“总会相见的，会相见的。明年见不了，以后也会再见到。看起来老爷打算在彼得堡找一份工作了，”他心不在焉地用鼻子哼哼着说，“没准儿会出国的。”

“你一定会把我给忘了，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阿库利娜不无伤感地说道。

“噢，不，这怎么可能呢？我会永远记住你的，但是你也要聪明起来，不要老那么傻，要照你爹的话去做……我不会把你给忘了，真的不会。”（他舒舒服服地伸了伸懒腰，又是一个呵欠。）

“你不要把我给忘了，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她几乎是在哀求着说，“我对您的爱是真心的，我爱您，为了您我什么事都肯做……但您刚才说，让我照我爹说的去做，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我怎么可以照着我爹说的话去做呢？……”

“为什么不呢？”他面朝上平躺着，把两手当做枕头放在脑袋下，好像是挖空心思才挤出了这么一句。

“怎么可以呢，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您不是不明白……”

她说不下去了。维克托只顾着玩他的钢表链子。

“阿库利娜，你并不是一个愚笨的姑娘，”他总算开口了，“你就不要再瞎说了。我真的希望你能好好生活，你能明白吗？我说实话，你并不笨，完全可以这样讲，你不像一般的农村姑娘；你母亲也不总是农村婆娘的模样。但不管怎么说，你没有接受教育，因此，你应该多听听别人怎么说。”

“太恐怖了,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

“你在胡扯什么呀,我的心肝,这有什么恐怖的!你拿的是什么?”他往她身边挪了一点儿,接着说,“是花儿。”

“是花儿,”阿库利娜一脸哀愁地答道,“都是我摘的,这个是艾菊,”她似乎活泼了一点儿,接着说,“小牛很喜欢吃的东西。这是鬼针草,可以治疗瘰疬病。您看,多怪的花呀;这些怪花,我从小到大从未见过。还有,这是毋忘我,这是香堇菜……这是我要送给您的,”她一边说,一边把一小束早就用小草系好的淡蓝的矢车菊从黄艾菊下取了出来,“您喜欢吗?”

维克托懒散地用手接了过来,随便地闻了闻香味,就用手指把它转来转去地把玩着,仰望天空的脸上带着思考的严肃的神情。阿库利娜一直在看着他……她那忧伤的目光中充满了温柔、忠诚、敬慕、顺从以及爱心。她好像怕他,不敢再哭,又想与他道别,又想看他最后一眼。他跟土耳其皇帝一样四肢舒展地躺着,以一种宽宏大量的忍耐与谅解接受着她的倾慕。说心里话,他那红润的脸颊让我很生气:这张虚伪冷漠的脸孔上透露出惹人厌恶的骄傲自大。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阿库利娜真是可爱到了极点:她把自己的整颗心坦诚、信任而热情地展现给他,爱慕着他,和他亲近,他却……矢车菊被他扔到了一边,他还从一个衣袋中摸出一个镶有铜镜框的圆形镜片,装到了一只眼睛上;但他皱眉也好,抬抬脸皮也好,就是用鼻子尽力去托也好,都无法阻止镜片掉落在他手上。

“这是什么东西?”阿库利娜很吃惊地开口问道。

“独眼镜。”他答话时很是得意。

“能用来干嘛?”

“有了它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让我瞧一瞧。”

维克托的眉头皱了起来,可最终还是把镜片递给了她。

“你要当心点,别弄破了。”

“你不用害怕，我不会弄碎的。（她小心翼翼地拿起镜片按到了一只眼睛上。）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呀。”她的声音天真无邪。

“你必须先眯上一只眼睛才行，”他宛若一位指导很不满意地说，（她把正对着镜片的眼睛眯上了。）“不对，不是这只，真笨！应该眯另一只！”维克托大声喊道，她还来不及改正错误，独眼镜就被从手中夺走了。

阿库利娜满脸通红，微笑着把脸扭到了一边。

“看起来这东西不是我们用得了的。”她讪讪地说。

“那是自然！”

可怜的姑娘好久没有作声，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唉，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要是您离开了，我该怎么活下去呀！”她蓦地冒出了这么一句。

维克托把镜片在衣服上擦了几下，装回了口袋。

“真的，真的，”他总算开口了，“刚开始你可能真的会伤心。（他善解人意地在她的肩上拍了拍；她从肩上轻轻地拉过他的手，有点害羞地亲吻了它。）真的，真的，你确实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他很神气地笑了笑，接着说，“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倒是说出来！我和老爷反正是要离开这儿的；再说，冬天也快来临了，农村的冬天——你又不是不知道——真是糟到了极点。彼得堡却与此大不相同！那儿真的很美，像你这么笨的姑娘是做梦也想像不到的。房子和街道都很美丽，还有社交、教育——很让人惊奇……（阿库利娜跟个小孩一样张着小嘴，听得津津有味。）但是，”他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又加上几句，“我对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对于这些，你又不明白。”

“怎么这么说呢，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我知道的，我都能明白。”

“看看你那副模样！”

阿库利娜把头低了下去。

“以前你跟我讲话不是这个样子的，维克托·亚历山大雷

奇。”她眼皮没敢抬起来，小声说道。

“以前？……以前！你看看你！……以前！”他气呼呼地说。

他们俩都不再作声。

“我必须离开了。”维克托一边说，一边已用胳膊肘支撑起了身体……

“再留一会儿吧。”阿库利娜哀求道。

“留下来做什么呢？……我都和你道别过了。”

“再留一会儿吧。”阿库利娜又说道。

维克托终于躺下了，口哨也响了起来。阿库利娜一直在看他。我能看见，开始有些激动了：嘴唇微颤，惨白的脸孔开始慢慢地泛起了红色……

“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她不太流利地说道，“您的心太狠了……您的心太狠了，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您真狠心！”

“为什么这么讲？”他眉头紧皱，头有点抬高了些，面对着她。

“您真狠心，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离别时您就是对我讲一句好话也行啊，哪怕仅仅只有一句也行啊，说给我这个孤单可怜的苦命人……”

“你想让我说些什么呀？”

“我也不清楚；或许您更明白，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您马上就要离开了，就是只讲一句也行啊……为什么让我受到这种待遇？”

“你真怪！我有什么可做的？”

“就是只讲一句也行……”

“哼，怎么说来说去总是这样。”他一边说一边生气地站了起来。

“你别生气呀，维克托·亚历山大雷奇。”她急忙说道，眼泪打了几个转没敢流出来。

“我并不是生气，但你那蠢样……你究竟想得到什么？总不会是要我娶你吧？不会吧？那好，你还想得到别的什么呢？还要

再要什么?”(他把脸探了过去,就像在等候答复,五个指头撑得大大的。)

“我什么……什么都不想要,”她口齿不清地答道,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把颤抖的双手伸了过去,“在这离别之际,就是讲一句话……”

她终于泪流成河。

“唉,你怎么又哭了,这可真是的。”维克托的语气特别冷淡,把帽子拉了过来,几乎要遮住眼睛了。

“我什么都不要,”她一边用手捂着脸哭泣着,一边说道,“但从今往后我怎么呆在家里?我该怎么做?我会有什么遭遇呢,不幸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会让孤苦伶仃的我去嫁一个我并不爱的人……我的命太苦了!”

“总是这一套,总是这一套。”维克托把两只脚换来换去,小声嘟哝着。

“你就是只讲一句,只讲一句……你说,阿库利娜,我……”

突然爆发的号啕大哭使她来不及说完那些话——她一头扑倒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哭得凄凄惨惨……她浑身抽搐,后脑勺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压抑了很久的悲伤总算得以发泄一空。维克托停了片刻,耸耸肩,扭转身子,大踏步地离开了。

没过多久……她不再哭了,抬起头站了起来,看了看周围,吃惊地拍了几下手;她很想跑去追赶他,但她却两腿无力,一下子跪到了地上……我忍不下去了,冲她跑过去;她一看见我,力气就不知从何而来——低喊一声,马上跳起来跑进了林子,地上只剩又散又乱的野花。

我停了片刻,把那一小束矢车菊拾了起来。从林子走到了田野。低挂在明亮的天空下的太阳,光线也好像变得更加冷淡了:它们并不耀眼,只洒下安宁的、几乎没有颜色的光辉。再有半个多小时就是黄昏了,天空才刚刚有了晚霞。枯黄的麦茬地里不时迎面扑来阵阵凉风;麦茬在前面,卷曲的小树叶飞快地腾空而

起，从旁边穿越道路，顺着林子边的空地越飞越远；林子面向田野的繁茂的一面颤动着、闪烁着，并不刺眼却清楚可见；秋蜘蛛的丝线晃动在各个地方，略微有点红的草上，草的茎秆上，麦秆上，无处不见。我停止了前进……我不禁开始悲伤：凋零的大自然带着清爽却并不快乐的微笑，这微笑的背后，快要到来的冬天的悲凉骇人的景象仿佛正在悄悄地走近。一只乌鸦小心翼翼地飞快而吃力地展翅飞翔，途经我头顶的高空，扭头斜着看了我一眼，又继续高飞了，断断续续地鸣叫着，飞到林子后面便没有了踪影；打谷场那边急匆匆地飞来一群鸽子，它们忽然盘旋飞翔成为柱形，又急匆匆地分散停歇在田野上——这才是真正的秋天！在贫瘠的小山岗的后面，有人正驱车前行，一阵空马车的响声从那边传过来……

我终于回家了；而那个可怜的阿库利娜的身影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家中，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她的那束早已凋零的野花——矢车菊……

希格雷县城的哈姆莱特

有一次，我在郊外打猎时，碰见一位喜好打猎的地主，名叫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格×××，他热情邀我到他家参加宴会。我所在的村子距他的家庄约五六俄里远。第二天，我五点钟就来到了他家，提前一小时，比我早到的人很多，他们都身着各式各样的礼服，有的款式相当新颖，我都叫不上名。当然了，我也是装饰一新，笔挺的燕尾服穿在身上，很是精神（只要出门，我都会穿戴整洁，哪怕是外出狩猎也如此）。主人对我的到来很是热情，他上前跟我打招呼，不过转眼之间，他就躲到厨房管理员的住所去了。据说，他即将接待一位显赫的人物，而且表现得相当激动，这跟他平时的作风大相径庭，因为在众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对权贵和声名鹊起的官僚从不趋炎附势的人。另外，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是一个不近女色的人，到现在还是单身，鉴于此，他所结交的朋友也大都是单身贵族。他每年都要从莫斯科买入价值一万五千卢布的陈年老酿，生活很惬意，祖先留下的庄院也被他改建得焕然一新。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颇有威望的人。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早就告老还乡了，也没有人为他颁发什么荣誉奖章……让人值得怀疑的是，这位显赫的神秘人物有什么样的神奇力量，竟然使相当清高的米海雷奇如此大动声势，在一大早便激奋异常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引用法官的一句话：当有人冒昧地问他是否接受自愿的贿赂，答案是只有上帝知道！

东道主离开客厅后，我闲着无聊，便到每个房间随便转转。这里的客人，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在一个大房间里，二十几个人围在一起玩牌。他们玩的是普列费兰斯牌，在这些牌迷中，有两位军人，稍显衰老，但气宇轩昂；有几名官员，领带结打得有角有棱，修饰一新的染色胡须显得文质彬彬，只有那些办事果断而

细心老到的文官才会蓄这样的胡须(这些书卷气的官员一本正经地打牌,只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一下附近走动的人);有几位身躯肥胖的当地官员,坐在那里,挺着圆圆的肚子,肉乎乎地双手满是汗,双腿很规矩地摆放着(他们的声音轻柔温和,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副和蔼的笑脸,纸牌紧紧地握在双手里。贴在胸前,即使出王牌时,也是轻手轻脚的,手臂在空中划一个弧形,把牌摊放在桌面上,在吃牌时,也仅是略显歉疚的发出微弱的声音)。还有一些贵族成双结对地凑在大门旁边或窗户底下,有的干脆大模大样地坐在沙发上;有一位女人模样的地主,一脸的稚气,龟缩在一个无人理睬的墙角里,脸涨得通红,嘴唇不停地颤抖着,很不自在地玩弄着挂在腰间的印章;另外的贵族身着伟大的莫斯科服装设计师——菲尔斯·克柳欣先生——亲手制作的礼服,精致的上衣和笔挺的裤子,他们那油光可鉴的大脑袋在脖子上灵活地转动着,为一个新潮的话题而高谈阔论;有一位戴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留着淡黄发的头发,穿一件肃穆的黑礼服,大约有二十多岁,站在那里,脸上带着嘲弄的笑容……

我独自一个,感到乏味得紧,就在这时,有一名叫沃伊尼岑的家伙来到我跟前,成了我的同伙。他在学业上是一无所成的人,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收留了他,应该怎么说他呢……确实难下定语,因为他的身份很特别。他的枪法百发百中,对驯狗也很有一套。我在莫斯科时就跟他熟悉了。应该说,他归类于考试中的"沉默无语者",因为在考试时,无论教授问什么问题,他的态度永远是沉默。为了让人听起来好听,这类学生被赋予了这样一个雅号:"胡须保留者[①]"(每个人都清楚,这件事是很有渊源的)。这种情况是经常遇到的:众位考生坐在考场里,等候发试卷,我们的沃伊尼岑如临大敌,端坐在那里心慌意乱,眼睛不住

① 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时,于一八三九年下令,禁止文官留胡须。这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深刻的,此时的大学生,对留胡须是嗤之以鼻的。

地四处扫视，手心汗津津的，一听到自己的名字，像听到了最后判决，整理好衣衫，忐忑不安地踱到前面，身子缩成一团。“请拿一张试卷。”教授和颜悦色地说。沃伊尼岑伸出颤抖的手，在一大堆试卷里摸来摸去。此时，一位脾气暴躁的外系教授，对这位傻里傻气的学生，突然产生了反感，用炸雷般的声音吼道：“有什么可挑选的？”沃伊尼岑便绝望地拿了一份试卷，让主考大人记下号码后，便灰溜溜地返回自己的座位，一脸恐惧地等候着最后的通牒令。他双眼呆视着考题，很少向四处张望，身体绷得笔直。在他前面的考生，都会听到教授们这样的话，“好了！不错！”，“可以，好好休息去吧。”这是对他们的学习情况一个很大的安慰。终于，该我们的沃伊尼岑上场了，他从座位上猛地站起，一步一步向前面迈去。“请把你的试题读一下。”教授们吩咐道。沃伊尼岑双手托着试题，一直抬到脸上，然后小声地读着，双手像虚脱一样渐渐下滑。“好吧，请回答试题！”主考大人一脸疲惫地把身子向后一靠，心不在焉地看着他，双手习惯性地抱在胸前。但是，等待他的是死一样的寂静。“您没事吧？”沃伊尼岑像木头一样僵在那里。那位外系来的教授顿时发了脾气。“好歹要说几句吧！”我们的沃伊尼岑仍然毫无反应，怔在当场。他那光滑的后脑勺上汇集了所有惊愕不已的眼神，他像一尊雕像，对众人的反应恍若不见。那位火爆性子的外系老头被气得要死，眼珠子差点蹦出来。“真是太怪了，”另外的一位监考老师说，“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如果回答不了，就痛快地承认好了，何必像个木头人似的。”“给我再拿一张考签可以吗？”这位运气不好的呆子低声下气地请求道。在座的教授互相询视了一眼。“没问题，您可以再拿一张。”主考官挥了挥手说道。可怜的沃伊尼岑忙不迭地又拿了一份考签，再次回到窗户前面，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又呆若木鸡，变成了哑巴。他的这种傻相，招惹得外系来的一位老教授对他愤愤不平。结果是，沃伊尼岑被赶出了考场，得分是零。那么，我们这位呆子会离开考场吗？那样想就大错而特错了。他沉着

脸，又转到自己的位置上，一直呆坐到考试结束；考试结束时，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太让人气愤了！考如此之难的题目！”随后，就像神经失常的精神病人，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四处乱逛，有时还会痛苦地抱着脑袋，诅咒时运的不济。足足折腾了一天。毫无疑问，他是永远不会到书本中去寻找快乐的，第二天一大早，他还会上演同一场闹剧。

现在跟我聊天的人，就是这位有光辉历史的沃伊尼岑先生。我们谈论的话题要么是莫斯科的街景，要么是打猎的乐趣。

“想不想知道今天来这里的人中，最让人感到有兴趣的那位？”他突然神秘兮兮地跟我耳语道。

“可以，请带我去吧。”

在沃伊尼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一位个子较矮的宾客面前。这位先生从里到外流露着一股乖巧和机智；留着长长的头发，嘴角蓄着两撇胡须，身着燕尾服，是深棕色的，脖子上套着一条花领带。他的脸上带着一副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似乎对任何事物都不屑一顾，嘴巴在整个面部显得有些走形，在眼眶里不停转动的那双小眼睛，给人一种坚毅的感觉。在他身边的是位肥胖的地主，看他一眼，肯定会产生一种油腻的感觉，他那油光发亮的肉眼泡，使你感到像碰到了一块口香糖。小个子先生话还没出口，这位胖先生就忍俊不禁了，好像捡到了两百卢布，幸福得都要熔化了。沃伊尼岑上前把我介绍给了这个让人感兴趣的小个子先生，他的名字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卢皮欣。这下我们就算朋友了，免不了要寒暄一番，毕竟是首次见面，客套几句是必要的。

“这位是我要好的朋友，请允许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卢皮欣用一种让人耳朵受损的声音说，并随手抓住了这位地主胖乎乎的手。“基里拉·谢利法内奇，别不好意思，”他补充说，“大家在一块儿不分彼此，你这样畏缩，好像怕别人咬你一口似的。”他滔滔不绝地开始了演讲，握在他手中的基里拉·谢利法内奇脸臊得通红，手忙脚乱地四处行礼，他那高耸的肚子突然缩回了许

多。“朋友们，我身旁的这位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贵族。在五十岁以前，他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可忽然突发奇想，竟莫名其妙地要医治自己的双眼，结果闹了个独眼龙的下场。那件事发生后，他在给下人治病的时候，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当然，应该说明的是，这帮下人都是善良诚实的……”

“您的这张嘴真让人受不了。”基里拉·谢利法内奇一副得意的样子，咧着嘴笑起来。

“亲爱的朋友，别打住！请继续往下讲，”卢皮欣大叫道。“您今后一定会当上法官的，我敢保证这一点。但是您不能总让陪审官替您说话吧，尽管陪审官会帮助你的。您总不至于一句话也不说吧，就算您能把别人的话再复述一下也行啊！假如有一天省长大人驾到，肯定会问：‘这位法官怎么如此吞吞吐吐？’其他人会告诉省长大人：‘他天生就得了麻痹症。’省长会毫不犹豫地说：‘那就放血吧，这样会受益无穷的。’您应该明白，如果发生了这等事，您这位法官还有脸见人吗？”

这位肥胖的地主被逗得哈哈大笑。

“看他那副傻相，”卢皮欣不怀好意的眼光审视着基里拉·谢利法内奇那特大号的肚子，恶狠狠地说，“如果没有这副傻相那才怪呢？”他转过头对我说，“他营养过剩保养得又很好，也没有孩子让他操心，就是佃户他也没有抵押出去——还辛辛苦苦地为他们治病——而且自己的太太又有智力缺陷（基里拉·谢利法内奇赶忙把脸背向了一侧，当做什么也没有听到，继续装作高兴的样子）。我也很可笑，自己的老婆跟别人私奔了，据说是一个土地测量员（卢皮欣此时有些不自然地咧了咧嘴）。这件事你还没有听说吧？是这样的，我老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离开了我，有趣的是，她还留下了一封信，上写：‘我最最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请原谅我吧；我已经被爱情的绳索彻底套住了，我不得不随着意中人远走天涯……’，这个土地测量员之所以能勾引走我的老婆，主要是因为他留有长长的指甲，穿着紧包身体的

服装。您可能会不解，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直来直去的人？噢！上帝啊！请您理解我们，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就是这样的。好了，咱们到其他地方转一转吧……总在这位将要做法官的人跟前呆着干什么呢？”

他拉着我的手走到了窗前。

“这里的人都认为我善于讲俏皮话。”他告诉我说，“不过，您不要被他们蒙骗。我绝不是这种人，我只不过爱发牢骚，对看不惯的事会打抱不平，经常做一些出格的事而已。说句良心话，我故作斯文正经状给谁看呢？其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在我眼中都不名一文，我也从来不追求什么；说我是个坏蛋，坏蛋又怎么啦？坏蛋的生活是很轻松自在的，他们活得潇潇洒洒，也许您不同意我这样的观点……哦，随便举一个例子，就说咱们今天的主人吧，您看他那忙忙碌碌的样子，心慌意乱的举止，不时地笑一笑，摆出一副很庄重的架势，却让我们在这里忍饥挨饿地傻等一个人，这公平吗？他不就是一位权贵吗？——难道是绝世珍品？看，快看，他又来回跑动了，那一瘸一拐的样子真是辛苦啊！……唉！”

卢皮欣纵声大笑起来。

“惟一遗憾的是，今天没有太太小姐们来助兴，”他沮丧地叹了一口气，继续讲道，“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光棍大集会——否则，我们肯定会显一下身手。噢，快看！”他惊呼道，“科泽利斯基公爵大驾光临了——看到了吗？就是那位身材魁梧的汉子，满脸大胡子，戴一副黄手套。看他的神态，您马上就可以断定，他在国外住过……他的爱好就是迟到。事实上，这个家伙一点儿也不高明，笨得要死，就跟一匹不懂号的马差不多。您看，他对我们这帮男宾客是多么傲慢，多么咄咄逼人，可是对太太小姐的态度就不同了，他总是一副亲切和蔼，满脸笑容的殷勤样……他也不时地开几句玩笑，尽管他在这里只逗留几天；说起他的那些俏皮话，真是不敢恭维，就好比用生锈的镰刀去割芦苇，简直是一种折磨。他对我是不感冒的……不行，我还得跟他客套几句。”

说话间，卢皮欣就向公爵那里跑去了。

“我的死对头也来了，”他像风一样又转了回来，对我嘀咕道，“就是那脸皮深褐色。长着一头硬如鬃毛头发的家伙，您看到那个胖子了吗？噢，他还手里拿着一只帽子，也不戴在头上，走路时，四处张望，就像一只怕受到袭击的老狼，永远有戒备之心。我跟他做过一笔交易，卖给他一匹马，价值一千卢布，他真够狠的，神不知鬼不觉地只付给我四百卢布，同时反咬我一口，说我如何如何品质败坏，让他从心里感到恶心。说句不好听的话，他比我更令人恶心，对任何事物都一知半解，缺乏领悟力，在早晨早茶前或饭后，如果有人向他说‘早上好’，他会摸不着头脑地说：‘什么意思？’……噢，进来的是位文官，”卢皮欣的目光又转到了别处，向我介绍道，“这位文官已经退休了，而且刚刚遭到破产的打击。他只有一个女儿，是个甜甜的小姐，还经营着一座破破烂烂的厂房……抱歉，我弄颠倒了……不过。我想您不会误会的。天啊！建筑师也到了，这个德国佬，对业务狗屁不通，竟然能负责日常业务，真是可笑之极，对！就是留小胡子的那个家伙……可是如果细想一下，他为什么非得精通业务呢？只要会收受贿赂就行了，我们的这些柱子贵族[①]就需要这种人为我们竖柱子，他还是我们的功臣呢！”

卢皮欣再次大笑起来……刹那间，整个客厅里充斥着一种让人激奋的情绪。不用说，那位权贵人物到了。主人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到前厅。在他身后，有几位忠心耿耿的仆人和善于吹嘘拍马的宾客跟着……所有的吵闹声眨眼间都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欢快流畅的窃窃私语，就仿佛春天突然降临，所有的蜜蜂都在自己的蜂巢里安分守己地交谈和劳动。此时，特别显眼的有两个人：一人是卢皮欣，像一只永远难以安宁的大黄蜂；另一个人是科泽利斯基，跟一只四处乱窜的雄蜂一样，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在

---

① 这是一种俏皮话，柱子贵族即世袭贵族，“柱子”是“世袭”一词的词根。

意，两个人仍在高谈阔论……，蜂王最终来临了——显贵人物出现在众人面前。每个人的心都飞向了他，大伙站起来以示敬意。那位曾跟卢皮欣做过交易的地主，站在那里，耷拉着头，下巴紧顶着胸脯，像一只企鹅。在众人的赞许和恭敬的目光中，这位蜂王频繁地晃动着脑袋，以示他的彬彬有礼，有时还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客气话，而且习惯性地先要“啊”一声，表明正文开始，那种长长的语调让人感到说不出的难受，当他看到科泽利斯基公爵的大胡子时，十分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走到那位破产的文官和他的女儿跟前时，他极其优雅地伸了一下食指，好像很高兴。随后的几分钟，这位显贵人物为自己的准时赴宴感到自豪，并特意向众宾客解释了一下。最后一项就是吃饭了，大家走在前面，向餐厅奔去，这位显贵人物走在后面，以表明自己平易近人。

在此，有些细节问题就不一一向读者描述了，以免啰嗦。举例子来说，在请这位显贵人物坐在大文官和省贵族长之间费了那些周折（这位省贵族长是个装饰特别讲究的人，那笔挺的上衣，宽松的坎肩和法国牌子的烟盒，使他给人一种高贵而风度极佳的形象）；不知疲倦的主人在怎样地忙碌、敬酒、在显贵的身后流露出一种赞许，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像一个调皮的学生，偷偷地喝几口汤，吞一块牛肉；领班在端上一条长达一俄尺半的鱼时，众仆人如何毕恭毕敬，神情肃穆地给每个贵族不失时机地添酒，马拉加酒和马德拉酒随叫随到；每一位贵族，尤其是年纪稍大的，他们像冲锋陷阵的战士，酒量不减当年；一瓶瓶的香槟被砰然打开，倒进酒杯，然后为健康而干杯，为长寿而祝贺——这一切读者都不会陌生。值得人注意的是，那位显贵人物在如此庄严肃静的场合里的一段演讲倒很有趣，有必要向读者交待一下。不知是哪一位，偶尔谈到了新文学，可能是那位退休又破产的文官吧，说新文学知识他很有研究，这种文学作品在妇女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对年轻人的影响更甚。“不错！是这样的。”那位显贵接过话题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对年轻人要有所约

束才行，否则的话，在那些穿裙子的妇女前面，他们会丑态百出的。”（所有的宾客听到此话都表示赞同，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有一位地主甚至有点儿感激涕零了。）“年轻人是很愚蠢的。”（显贵人物也许是为了迎合这种庄重的场所。不时地对某个词进行重音[1] 改造，以示强调。“我的儿子伊万就是这样的家伙，”他接下去说道，“还不满二十岁，这傻小子有一次对我搞了个突然袭击，对我说：‘爸，我想结婚。’我对他训斥道，‘胡说！服完兵役才能谈结婚……’，听到此话，我那傻儿子失望极了，甚至痛哭不止……可我铁了心……根本不予理睬……”（显贵在说到“不予理睬”时，声音的底气很足，好像这句话是从肚子里憋出来的。他顿了一顿，趾高气扬地向四周环视了一眼，最后目光落在了身旁的文官身上，眉毛简直竖了起来，文官受宠若惊，把那小脑袋向旁边一侧，注视着显贵，眼睛不停地眨动，似乎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真理。）“最后结果如何呢？”这位显贵故作神秘地问，“我那傻儿子现在在给我的信上说：‘亲爱的爸爸，您对我的教导使我终生受益无穷……’这就是事情的结果。”显而易见，这位显贵的阔论在宾客中得到了极大的反响，众人一致称赞见识高明，由于得到了这种推心置腹的身教而激动不已……宴会结束后，众人离开饭桌，以一种较为冲动的，但仍不失礼节的举止，向客厅奔涌而去……因为接下来的项目是打牌。

我在极度疲劳中熬到了夜晚，把我的车夫叫到跟前，命令他在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来接我，然后就去睡觉了。也许是命中注定，在这个晚上，我结识了一位特殊的人物。

被邀请的宾客人满为患，客房里只能两个人睡一个房间。在亚历山大·米海雷奇的仆人带领下，我来到了一个潮气逼人的小房间，有一位客人已经睡下了，他连衣服都脱了。他一看见我，就像一只泥鳅一样钻进了被窝，而且把被子一直拉到鼻梁上，四

① 在这里，ибо́（因为）被显贵读成 ибо́

肢在柔软的羽绒被褥里折腾了好大一会儿才安静下来，我敏感地注意到，他正通过帽缘下的空隙在仔细地打量我。我平静地走到另一张床铺（房间里安置了两个床位）前，麻利地脱去了衣服，躺在了潮乎乎的被窝里。这位客人在他的床铺上不时地转过来转过去……我向他问了句晚上好。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尽管很累，但不知怎么回事，就是难以入眠；浮现在眼前的，尽是些不可名状的东西，一串串、一排排地向我涌来，即挥之不去，又触摸不到，好比一只奇怪的水车，在莫名其妙地转动着。

“看来您还没有入睡吧？”躺在我对面床铺的客人问。

“就是，”我答道，“您也同样没睡着吧？”

“我对睡觉向来充满敌意。”

“怎么能这么说呢？”

“事实确实如此。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会这样，躺啊！躺啊！最后在不知不觉中睡过去。”

“如果一点睡意也没有，那为什么要上床呢？”

“如果不上床，该干什么呢？”

对他的回答，我没有立即响应。

“是否很奇怪！”他顿了一会儿说道，“这里连跳蚤都没有，真是怪异啊！这些跳蚤会躲到哪里去呢？”

“您是不是对跳蚤情有独钟啊！”我不解地问。

“不！您误会了。对合乎情理的事物我一向如此。”

“哟！有趣。”我暗自想到，“真不敢想像他会讲出如此一番道理。”

他躺在那里，好大一会儿没说话。

“您想跟我打赌吗？”他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声音很是洪亮，让我吃了一惊。

“为什么要打赌呢？”

这位老兄反常的举止吸引了我。

“别蒙我了，为什么事？那还需要重复吗？就是为此：您把我当做了一个大傻瓜，我敢肯定。”

“这不是开玩笑吗？”我疑惑不解地问。

“您一定把我当做了粗俗的乡下人，没有教养的农夫……希望您老实地承认……”

“我们还没有认识呢，您怎么就如此判断？”我问他，“您有什么理由吗？”

“理由？从您跟我说话的口气就一目了然了，看您那副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样子，不是才怪呢……事实上您看走眼了……我绝不是您想像的那种人……”

“请您听我解释一下……”

“不！完全没有必要，我想说的是：首先，我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一点儿都不比您差，德语更是娴熟，您也许要甘拜下风，其次，我在国外生活了三年，在柏林一住就是八个月。对黑格尔的著作颇有研究，歌德的作品也可信手拈来；此外，我曾经跟一位德国的教授的女儿打得火热，遗憾的是我们分手了。回国后，我娶了一位性格温和的小姐，尽管她由于肺病而掉光了头发，可我还是很喜欢她。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和您都处于同一个层次，我绝不是您想像的那种让人鄙视的农夫……当然了，我也时常扪心自问，我根本就算不上爽直。”

我被他的话打动了，抬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这位奇怪的人。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基本上看清了他的相貌。

“您肯定在观察我，”这位怪人晃动着自己的睡帽说，“您也许很纳闷：‘在今天的宴会上怎么就没注意到他呢？’看来，我只好向您解释一下了，否则，您会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实是：我一直站在别人的身后，站在门外边的屋檐下，独自一人，懒得跟人交谈；因为那位领班早就把我看扁了，他端着盘子在我身边走过时，那高昂的胳膊恨不能把我压在地下……所有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呢？不外乎两个因素：一是我穷困潦倒，二是我不合群

……您凭良心说话，您难道注意到我的存在了吗？”

“很抱歉！确实没有……”

“这就对了，”他插口说，“事实也就是如此。”

这位怪人从床上直起身子，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他那顶睡帽在灯光的映射下，在天花板上留下一个长长的影子。

“请不必隐瞒，”他看了我一眼，突然对我说，“在您的眼中，我一定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说得难听些，就好比一个糟糕透顶的家伙，我的这种举止，您甚至要怀疑是有意的矫揉造作，我的这番推测不错吧？”

“我再声明一下，到现在为止，我还对您陌生得很……”

他顿时低头不语了，好像陷入了沉思。

“真奇怪？跟您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怎么会谈这么多呢？也许鬼才知道为什么！（他轻声地叹口气）难道我们俩心有灵犀吗？我们两个人，说到底，都是正经人，同时也是自我中心主义者，我们在一块，其实毫无联系，谁也不干涉谁，难道不是吗？您应该同意，我们两个确实都难以入睡……在一块儿聊聊天又会伤什么大雅呢？我是很少像今天这样精神抖擞的，这一点您早就发现了。不过我必须告诉您，我是很自卑的人，我的自卑源于我极强的自尊心，而不是由于我的贫穷，由于我没有任何官职。然而，在某个偶然的时机，我的自卑心理会一扫而光的，也许上帝在帮助我，现在的时刻就是这样，我豪情万丈，胆气陡生。就是达赖喇嘛站在我的面前，我也会面色从容地跟他聊聊天，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毫无顾忌地向他要根烟抽。不过现在，您想要睡觉吗？

“不！我高兴极了。”我抢上前说，“对您的话我很感兴趣。”

“您的意思是，我给您带来了欢乐……那太感人了……为了表示我的真诚，我不得不提前跟您说一声，我在这里被看做是一文不值的怪物，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我不受欢迎。他们在闲聊中，碰巧提到我的姓名时，会用一句让我难以接受的诗句形容

我，‘很少有人关心我的命运[1]。’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我受伤的心灵上撒一把盐……上帝啊！他们真是太不了解我了……我变成现在这副样子，难道是我的古怪造成的吗？我绝不是让人难以接近的怪物，我除了有时会冲动一下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事，况且，冲动是原始的最低级的一种表现。离古怪还差得远呢？难道我现在跟您谈话显得很古怪吗？”

他转过了身体，并用双手向我摇了两下。

“阁下！”他大叫道，“我现在相信，那些古怪的人是很有生命力的，他们应该拥有更多的生存权利。曾有人这样说：我的茶杯很小，但我使用的是属于自己的茶杯。[2]。怎么样？”他补充了一句，“我的法语讲得相当流畅吧。我认为，一个人整天只知道学习，学了许多知识，无所不知，紧紧追赶时代的步伐，但是，如果没有一点儿与众不同的地方，没有独特的个人专有品，那么，说到底，他仍然是什么也不曾拥有。这样的人，只不过是世界上众多的一个储藏物品的仓库，毫无意义可言。在这里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新收获的。也就是说，你要显示出特殊点，即使你很笨，也要把那特别的笨法展现出来。记住要有个性，天然的个性才行。说到此，如果您认为我对个性特别崇尚的话，那就错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类型的人随处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生存的个体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当然了，我是一个例外。”

“实际上，”他稍微缓了一口气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曾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我当时多么目中无人啊！我出国前的风光，回国后的荣誉，都给我套了一圈光环。在国外生活期间，我小心谨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不与人交往，整天沉湎于钻研和苦思中，可是到了最后，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呢？一无所获！”

“真是怪呀！太怪了！”他脸上流露出一种自责的神色，又继

---

① 源自莱蒙托夫的诗《遗嘱》。

② 原文为法文。——原注。（此话出自法国著名诗人谬塞的作品《杯和嘴》）

续讲道,“……别人都说我古怪……事实上恰恰相反,我是世上最不古怪的人。我的天性注定了我要去仿效别人……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生活中的我,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仿效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为那些伟大的作家而吸引,弄得疲惫不堪。看一下我走过的路,先学习,然后去恋爱,最后去成家,难道这出于我的意愿吗?绝对不是,我感到我在尽一项自己也说不清的义务,就跟稀里糊涂地学习各门功课一样——根本就分不清什么东西!”

他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摔在了床上。

“这样吧,我想把我不平凡的一生向您倾述一下,不知您是否愿听?”他用一种结结巴巴的语气询问我,“要不这样,把我生活中最精彩的片段摘下来让您听听,这样会更有趣,您不反对吧?”

“请你说吧。”

“这样好了,对您讲述一下我的婚姻状况算了。结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通过婚姻,可以折射出许多人生的真谛……噢!这个比方太乏味了,我要抽根烟,提提神。”

他手脚利落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一盒烟,在鼻子上嗅了嗅,一副满足的神态,然后一边讲话,一边摇动着烟盒。

“朋友,如果您处在我这种情况,该如何去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您发表一下意见,从黑格尔的所谓包罗万象的著作中,能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新东西,哦!换句话说,有什么价值呢?您再评价一下,黑格尔的著作跟俄罗斯社会的生活有必然联系吗?能够找到共同点吗?我怎样才能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呢?当然,除了黑格尔的著作,还有德国其他方面的哲学著作,甚至德国整个的科学体系,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地去应用呢?

讲到这里,他气愤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咬牙切齿地低吼道:

“真是的!真是的,唉……怎么非要到国外去学习呢?如果静下心来,研究一下本国的实际情况,不是更好吗?如果意识到

了这一点，对生活的认识就会更深入些，对未来的生活也不至于如此迷茫，而且对自己应该担负的职责也会保持清醒的头脑……算了吧，没什么意思，”他以一种自嘲的语气说，既有点儿为自己过去的行为作掩饰，又流露出自卑的情绪，“说实话，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一个人把这些东西记录在书本里，聪明人也不例外，对我们而言，根本就没办法对此进行研究。从内心讲，我是很希望学习——理解俄罗斯的生活内涵——从现实中把握它，可遗憾的，我的天啊！它却无动于衷，冷冰冰地向我们显示：就这样来面对我好了。您想想，我有着超人的理解力吗？我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结果，给我提供真实的断言——即实实在在的答案……答案？他们无不嘲讽地说，答案不是明摆着吗？通过莫斯科人的言谈举止就可以明白了。难道他们的谈话不像鸟儿在歌唱？而我尤其接受不了的是：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说话跟鸟儿的鸣叫一样悦耳，这还算是人的语言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自己得到的结论是：科学知识是不分地域的，就像真理不受任何人的限制一样，于是，我毅然去了国外。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这是迫于无奈的措施！谁让我是年轻人呢？就有一股倔劲儿。有人宣称，肥胖是健康的表现，对此我不置可否，但我是反对自己过早发福的。当然了，天生瘦弱的人，永远也难以胖肥起来。”

“然而，”他顿了一下，略作沉思，接着讲道，“我刚才似乎要谈我的婚姻状况。那您听一听：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的妻子已去世了；其次，……其次嘛？我想讲一下我年轻时的情况，这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您会搞得一塌糊涂。……您是否有了睡意？”

“不！我没有。”

“那就好。您确实应该听听……呀！隔壁的坎塔格留欣先生太不像话了，打呼噜这么响。噢！我的父母都是贫穷家庭的人——为什么是父母呢？原因是我有一位母亲，还曾经有一位不知名的父亲，他在我的记忆中是很模糊的。听人说，他没有什么值

得炫耀的地方，尖耸的鼻子，脸上斑斑点点，满头棕色的毛发，吸烟时只用一个鼻孔。他的遗像挂在我母亲的卧室里。装束很不雅观，一身红色的礼服，衣服的领子不恰当地竖了起来，紧挨着耳朵，说真的，在父亲的遗像前，我曾经多次被母亲鞭打，母亲此时对我的训斥常常是：‘如果你父亲还在世上的话，他肯定会支持我这样做的。’您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这种教导是多么的震撼心灵啊！我是一个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的照料，说得更具体一点，我在很多年前有过一位弟弟，可惜他体质太差，天生患有软骨病，没有成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很想知道，这种流行于英国的疾病为什么会侵入到这偏远的库尔斯克省希格县呢？然而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此。我的母亲，身为一名乡村女地主，对我的前途寄予了厚望，在我刚刚懂事时起，就对我进行了正规的启蒙教育，一直到我长到十六岁……先生！您是否在听我讲？……”

“是的，我希望您继续讲下去。”

“那太好了。在我十六岁时，做事果断的母亲毅然给我找了一名德国教师，而那名法国教师只好知趣地走开了。这样，我就名副其实地成了这名从希腊人居住区来的德国人的学生，他的名字叫菲利波维奇。此后，我就从乡下来到了莫斯科，在一所大学里学习，我的灵魂就停泊在了上帝怀里，而我的亲叔叔则成了我的监护人，这是在我母亲的极力撮合下实现的。我的叔叔是一名声望很高的检察官，主要负责司法方面的事务，他叫科尔通—巴布拉。可是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检察官，把我搞得一贫如洗，敲诈走了我所有的财产——然而事情的关键也不在此。我应该为一片苦心的母亲讲一句负责的话——尤其在入大学后——我已经从各方面进步了许多；但让人遗憾的是，在我的身上缺少了应有的个性。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真的，我的童年就是在与其他人相似的环境下长大的，没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就跟在风雨遮蔽下的一朵花儿一样，毫无生机、羞答答地成长着，幼小的大

脑里每天装载的都是似懂非懂的诗词，在这种畸形的氛围影响下，我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每天就喜欢傻傻地苦思冥想……想些什么玩意儿呢？——唉，肯定是美啦……。然而可悲的是，进入大学后仍然没有迷途知返，继续空想下去，竟然加入了什么小组。当然了，那时确实有许多与今天不一样的东西……也许您对小组没有什么印象吧？我记住一首席勒的诗：

> 唤醒沉睡的狮子是危险之至的，
> 老虎那锋利的牙齿也让人恐怖，
> 但世上最为恐怖的是——神经失常的人。[①]

我可以保证，在这首诗里，席勒的真正意思不是讲什么恐怖，而是讲 Das ist ein ‘小组’……即莫斯科市的小组。[②]

“对小组有什么恐怖的，您能讲一下理由吗？”我请教他。

闻听此言，他把帽子套在头上，并用手使劲地往下拉了拉帽檐。

“这种可恨的小组难道不恐怖吗？”他大叫起来，“小组的可怕作用在于：对任何独立发展个性的否定和排斥；换句话说，它最丑陋无比了，就是娱乐、女人、生活的替代品，它还是……好了！我太激愤了，我应该心平气和地让您明白：所谓的小组，都是些肮脏淫荡的东西，它把社会中最低级、最乏味的东西给联结起来了，使整个生活变得冠冕堂皇，而生活的真正含义却被埋没了。您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它使人沉湎于幻想和空谈之中，失去对自由个体的追求，让人在碌碌无为中悲惨地死去。说到底，以关切友谊为幌子，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以和平团结为理由，搞一些阴谋颠覆活动，这是小组的基本

---

① 原文为德文。
② 原文为德文。

特征。在这个没有人情味的组织里，每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像狼与狼一样，互相把对方作为吞食的对象，任何人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自私、贪婪、残暴的丑恶本性，在这个小圈子里，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大肆吹嘘的宣传家、八面玲珑的投机者、老谋深算的阴险家，而被众人捧在天上的是那些无病呻吟的诗人和哗众取宠的文人。在这里，一些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谈起女人和爱情来头头是道，可是如果让他去面对一个女人，却是唯唯喏喏，惶恐不安，最惯用的伎俩是套用书本上的话，肉麻地来一番自编自导，真是臭不可言！在这个组织里，谁能说大话，谁能骗人，谁就有发言权；而且人与人之间虎视眈眈，一有个风吹草动，马上会满城风雨……啊！小组，你真他妈的怪！我恨透了你，有多少善良而真诚的心灵被你给毒害得不成样子了呀！”

“朋友，我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您这样做未免夸大其辞了！”我有点儿不解地问他。

他对我不置可否地瞥了一眼。

“我承认，我有些夸大，也许是这样。可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夸大可能是我们惟一感兴趣的东西了。(在莫斯科的四年，我都是这样过的。朋友，您真是难以想像，这种生活是如何地迅捷，真是太迅捷了。每当我想起这段时光，便从心底里感到难过和懊悔。就好比早晨坐在滑板上，迅速地向远处滑去……等睁开眼时，已经到了黄昏，白天已经悄然逝去；在悠闲的晚上，你的忠诚的仆人帮你熟练地穿上礼服，他已经困得不行了，而你——你像一只迷茫的羔羊，向对你没有益处的朋友堆走去，在那里，你放肆地抽烟喝酒，互相卖弄，聊哲学、爱情和友谊，这些人类永远不可回避的话题，从中感到莫大的满足，完全沉睡在一片虚无之中。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毫无个性，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物也是有的，这些人在任何诱惑和威逼下，却不改初衷，保持着一份与众不同的特质，而我就不行。被别人像一块面团一样揉来揉去，而没有丝毫的抵抗精神，那真是悲哀之至啊！我那时已经二十一

岁了啊！按照遗嘱，我得到了一部分遗产。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获得了家产中那部分保护人认为应该属于我的一部分家产，而我无心经营家业，就把它全部托付给了一名叫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的仆人去掌管，自己却溜到了德国的柏林去求学。在国外的三年，正如我刚才跟您所讲的，有什么收获呢？只有鬼知道！因为，在异国他乡，我并没有多少改变，仍然没有自己的个性。这主要在于：我对欧洲是很陌生的，对它们的生活习俗一点儿也不了解，说是在德国学习，其实就是听德国的老先生讲讲课，读几本德文书罢了，对德国的生活却知之甚少……这是一个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由于这种差异，我的生活极其单调乏味，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其中，有几个退伍老兵倒愿意跟我结交，他们像我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迷惑，但苦于找不到答案，为此而唉声叹气，说实话，他们的智商很低，口头表达能力也很差劲；我还认识了几户农民，他们来自德国的产粮地区——平扎省，他们也没有过人的智慧，看上去笨头笨脑的；我为了打发闲暇时光，就到咖啡馆或剧院去。寻求一种心灵寄托，当然，我还养成了看杂志的习惯。在这里，我很少跟当地人打交道，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我会莫名其妙地胆怯，这就断送了进一步交往的可能性，因此，当地人中很少有人来拜访我，让我不得不声明一下的是，有三个心怀叵测的犹太后裔，经常光顾我的房屋，每次来的目的都是为了借钱，按他们的说法，我这名俄国佬[1] 慷慨大方。上天不负有心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迈进了教授家的门槛。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到教授那里报名，准备听他的课，不知什么原因，这位教授竟然盛情邀我到他家去参加一个宴会。在这个宴会上，我知道教授有两个女儿，都二十七八岁了，还没有出嫁，我永远难以忘记这两位小姐矮胖的身材，她们有高挺的鼻子，卷曲的长发，蓝汪汪的眼睛，光洁的双手，修长的手指，一位是林亨姑娘，

[1] 原文为德文。

一位是明亨姑娘。从此以后，我经常到教授家里做客，说句真心话，这位教授也许在精神上受到了某种刺激，但他的智力并不低；他的课讲得头头是道，极有条理性，但一回到家里，就口齿不利落起来，总是习惯于把老花镜架在额头上……但他那高深的学问是不会受人怀疑的……最后的结果如何呢？我对林亨产生了感情，并且这种爱的感觉扰得我半年时间里心烦意乱。我们之间的交谈较少，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是痴情地望着她；有许多时间，我会动情地给她朗读各种迷人的诗词，轻轻地把她的手握住，在星光闪烁的夜晚，我们经常在一块数星星，或者陷入不可名状的幻想之中……。噢！她对煮咖啡很在行……我对此应该知足了，难道有什么不妥吗？事实上，我在这里犯了一个致命的毛病：即跟她在一起时，我常常会不知所措，那种让人眩晕的幸福感经常撞得我胸口隐隐生痛，胃里会翻江倒海地难受不已。我终于接受不了这样的幸福，就临阵逃脱了。此后，我又在国外游荡了两年：我到过迷人的意大利，坐在罗马的大剧院观看了《基督变容》，在佛罗佛萨的维纳斯雕像前驻足留步；我一下子好像获得了彻底的解放，整个人情绪高涨起来；我在每个晚上，都会奋笔疾书，把各种感受详细地记在日记上；一句话，我跟每个普通人一样，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您别见笑，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其实也是很容易的。举例来说，我对绘画和雕塑艺术是门外汉……我从来不忌讳谈论自己在这方面的无知……这样不行，我要上进，我要填补空缺，导游会帮助我的，我要去重新领略一下艺术品的魅力……”。

　　他低下了头，把睡帽又拿在手中。

　　“我回到了向往已久的祖国，”他有气无力地往下讲道，“莫斯科是我归国后的第一站，在这里，我发生了让人难以想像的变化。在国外生活期间，我是经常默默无声的，而在莫斯科，我成了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在众人追随的目光中，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看人的眼光也高傲起来。在那些卑微粗俗的人看来，我简直

就是无所不知的全才，围在我身边的女士和小姐，对我的谈话显露出崇拜的神色；但是，我对这种高高在上的声誉很不会维护。在一天清晨，一种对我恶意造谣的言论传播开了（我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编造的，但我敢断定，一定是有些变态的女性化的男人干的，因为这种流里流气的男人在莫斯科随处可见），这种中伤马上像捅了马蜂窝，轰地一声四处散开了。我感到周身都被蔑视的眼神包围着，既扯不断，也脱不了身，真是无可奈何啊——我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逃之夭夭了。在处理这件事上，我表现得很冲动，这一点您也不会否认的；事实上，我当时应该泰然处之，对这种毫无根据的造谣视若无物，就好比得了天花病，过一段时间就会烟消云散的，那时，我又会重新焕发出迷人的光彩，那些低劣的人肯定又对我视若神明，而那些太太小姐们会向我再次露出甜甜的微笑的。让人气恼的是，我当时慌了手脚，一点儿也不会展示自己的个性。我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良知被完全挖掘出来：我这样东拉西扯，啰啰嗦嗦地到处骗人，于心何忍呢？在阿尔巴特街，在特鲁巴街，在西夫采夫—弗拉日街，都是重复那老一套，我都烦透了……如果有人对这种论调大加赞赏呢？那么您很快就会看到，在这种舞台上真的猛士：这种人对这些陈词滥调一点也不反感；有趣的是，他们所追求的正是这个效果；别忘了，他们正是靠重复这些毫无意义的言论来生存的，而且一混就是几十年，从来没感到过腻烦……这充分表明了坚强不屈的信心和极强的尊严充斥在他们内心深处。当然了，自尊心每个人都有，我的自尊心至今还保留在心灵深处……我想自我鞭策的是，我没有一点儿个性，这造成了我不好也不坏的中性状态。造物主也真怪，既然给了我自尊心，却没有给我如何维护自尊心的能力，还不如不给呢！在刚开始的时间里，我真是忧心忡忡！在国外的三年，我的全部财产都挥霍掉了，此时，一位商人的女儿向我求婚，而她那柔如柳条的腰肢真让我接受不了，没办法，我只好一个人移居到了乡下。”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继续说，“刚到乡

村的那种新鲜感，那种返璞归真的感受、一个人独居时的自在等，我在这里就不费口舌了……”

“好吧，好吧。”我答道。

“此外，”他补充说，“这些话没有一点儿价值，我是一直这样认为的。在乡下的生活确实让人感到乏味，尽管从良心上讲，在第一次回家时，迎着春风，踏着熟悉的脚步在白桦林前走过，我的心都醉了，如此亲切的情景竟勾引得我热血沸腾，大脑中被一股暖流冲刷得迷迷糊糊。您应该预料得到，产生于幻想中的希望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与您的意志相反的是，你所不愿见到的事情却找上门来，诸如传染病啦、收缴租税啦、进行招标啦等等一类让人心烦意乱的事。在我的总管雅科夫的帮助下，我勉强地维持着生计；其实，雅科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比前任总管并没有好到哪里。我敢肯定，他捞入囊中的财物一点儿也不少，我最难忍受的是，他那臭气熏天的靴子对我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我闲瑕时，我回忆起在邻村有一户相识的人家——即退伍老兵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我立即备车去拜访。那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从那天起以后的半年，我就成了那个老兵的二女婿……”

他讲到这里时，把头深深地埋在胸前，双手又插进了头发里。

“应该说，”他动情地说，“这位已经去世的姑娘是世上心地善良的人，您不应该对她有什么看法，我从未看到过如此甘于奉献、关心人的女人，在我的眼中，她是纯洁的化身。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她还活在世上的话，我绝对不会躺在这里跟您瞎聊的，她的早逝，给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为此我动了几次轻生的念头，地点就是我家后院的仓库，那是上吊的好场所！”

“就像梨子，”他若有所思地说，“只有在地窖里储藏一个时期，您才能领悟它真正的滋味。我死去的妻子就属于这类人，她的善良和正直，直到现在才获得人们的认可。我要为她说一句负

责任的话，因为她离开我后，我才体会到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当我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时，她留给我的只是深深的思念，我每次都会热泪盈眶。说实话，她的家境很一般，家里的房屋也破旧不堪了，而且全是木质构造的，但它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她们家依山傍水，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显得荒凉的山坡上，点缀着一户人家，山腰下是淙淙流淌的小溪。花园在院子的后部，通过大凉台可以到达，凉台前的圆形花坛里盛开着鲜艳欲滴的蔷薇花。在花坛两侧，两棵金合欢被已故的主人盘成环状，当然，那是花在幼小的时候才能做的工作。向不远处望去，在野生的马林果树丛里，建造了一个醒人耳目的亭子，虽然它的外观让人不敢恭维，但内部却被装饰得整洁大方。从凉台的玻璃门，可以走到客厅。在客厅里，许多充满好奇的人可以观看到：在客厅的四个墙角都安有炉子，是瓷砖筑成的，一架不成样子的钢琴摆在右侧，一大堆手抄乐谱摆放在上面；沙发的外面套了一个布罩，是洗得掉了色的白花布，沙发上能坐五六个人；圆桌放在客厅中部；有一个放物品的架子，上面摆着两件叶卡捷琳娜女皇时期的瓷器和招人喜欢的琉璃球；在墙壁上挂了一幅人物肖像，是一个纯情少女抱着鲜花，在深情地仰望天空；圆桌上摆着一个花瓶，瓶里插了一束蔷薇花……您瞧瞧，我的描述是多么的详细啊！我最最难忘的爱情就诞生在这里，在这里，曾经演出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我的丈母娘是个难对付的角色，她就喜欢挑别人的毛病，有时候蛮不讲理，说话的声音又极其刺耳；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叫薇拉，穿着打扮得跟县城小姐没有什么两样，另一个叫索菲娅，就是我钟情的那位。这两位姑娘住在另一间房里，两张单人床被整齐地放开，屋里放着一个纪念册，淡黄色封皮，里面画着一些不很规范的肖像，大多是她们的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有位容光焕发的先生，很突出地夹在里面，他的签名更是神采飞扬，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被认为会有所作为，可最终的结果是——他跟平常人一样），此外，还有诗人歌德和席勒的半身像、德文书

籍、枯萎的花朵和一些叫不上名来的纪念品。这个房间我并不喜欢，因而很少进去，我在屋里总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而更让我不解的是，当索菲娅不在我的身边，亦或我在黄昏时分坐在凉台上，对她进行仔细思量时，我对她的依恋更真切，她的笑脸会生动地浮现在眼前。此时此刻，我常常是静坐在某个角落，凝视着如火的晚霞，欣赏着在落日余辉照耀下的充满活力的树林；索菲娅端坐在客厅的钢琴前，动情地弹着贝多芬那热烈奔放的作品；她的母亲已经酣睡在沙发里，打着讨厌人的鼾声；在餐厅里，红彤彤的夕阳照进来，薇拉在兴趣盎然地沏茶；茶壶在炉子上轻微地振动着，似乎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了；勺子碰在茶杯上，发出悦耳的声音，小甜饼用手一掰，发出轻脆的断裂声；不知疲倦的金丝雀叫了整整一天后，似乎突然累倒了，只是象征性地不时鸣几声，好像是向谁诉说着什么；在潮湿的空气中，不时地滴下几丝凉凉的水珠……我坐在那里，恍如梦境，侧耳谛听，好比仙乐，思绪不自觉地飘到了遥远的太空，心胸也顿时开阔了许多，对索菲娅的感情，陡然增加了很多。我就是在这种幸福的氛围下，向老太太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娶索菲娅为妻，两个月后，我就成了索菲娅的丈夫。我在内心深处是深爱她的，这似乎不值得怀疑……但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又变得逐渐模糊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爱索菲娅了。她确实是一个纯真善良的姑娘，有一颗火热的心，处处替他人着想；可是不知为什么，难道是在乡村住久的缘故？或者是其他难以启齿的原因？总而言之，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让人无法触摸，无法治疗的创伤，而且任何人对此都无能为力。这种创伤，我在婚后愈发感到它的严重性，我千方百计地努力去抚平它，可事实告诉我：一点儿也不凑效，我清晰地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喂养过一只麻雀，有一次它被猫狠狠地抓了一下，从此以后，不论我怎样努力，这只麻雀终归是无精打采，再也焕发不出原先的生机和活力了……最后，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一只可恨的大老鼠残忍地闯进了鸟笼里，这只可怜的麻雀

终于被无情地折磨死了……我想明白的是，难道有一只凶恶的猫也袭击过我的妻子，她因而一蹶不振，终日消沉低落，落得跟麻雀一样的下场？是的，她也讨厌过这种压抑的生活，她曾做出许多努力，在清新明净的大自然里，她也是活泼可爱的，想把心头的阴影彻底摆脱；可是试了几试，最终还是失败了。她对我是真心的，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她是多么地爱我，能够拥有我的爱，是她人生最大的幸福，她别无他求了——让人感到泄气的是，她看我的眼睛仍然缺乏活力。我甚至怀疑，她在以前是不是遭受过什么打击？调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按照您的见解：对于一个个性鲜明的人来说，对此种事会莞尔一笑，毫不放在心上的，依然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可我做不到，我没有自己的个性，面对无法解决的难题，有时往往把自己逼上绝路。在我妻子的灵魂深处，蕴藏着许多老处女常有的毛病，例如对贝多芬的音乐痴迷、爱惜花草、喜欢夜里散步、与朋友保持书信联系，衷爱纪念册等，这种浪漫的情怀，使他很难适应从姑娘到妻子的角色转变：而在众人眼里，如果一名姑娘已经成为人妻，还是像姑娘那样整天充满疑虑和困扰，总梦想着每天晚上低吟一遍'你在黎明到来时不要惊醒她'，那肯定让人笑掉大牙的。

"我们幸福地生活了三年，说实话，是很富有诗情画意的。然而，第四个年头，亲爱的索菲娅由于难产而离我而去，我惊讶的是，在我的脑海深处，总感到这件事是迟早要发生的。我不相信她能给我生儿育女，让地球上多一个小居民。在安葬她的时候，我对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在我们那破旧不堪的教堂里，为她举行了葬礼。说真的；那教堂真是太糟了，本该通亮的圣像却毫无光泽，教堂墙壁的石灰脱落得斑驳不齐，地面上的地砖也缺了几处。葬礼是这样的，首先要把棺材安放在圣幛正门的中央，在棺材上蒙上一块掉颜色的布，在棺材两侧放三个蜡烛台。葬礼开始后，一位年纪较大的教堂执事在读经台前读祈祷词，这位执事腰系绿色的腰带，在脑后扎了一条小

辫；在他身旁，是作司祭和助祭的神甫，年龄也很大，慈眉善目，但眼神却不怎么好，披着带着花纹的紫衣。教堂的窗户是敞开的，窗外的白桦树在风的吹拂下，嫩绿的枝叶发出哗哗的声音；一阵清香从院外的田野里徐徐吹来；摇曳不定的蜡烛火焰在春色里被衬托得黯然失色；叽叽喳喳的麻雀在教堂里不停地叫着。在教堂圆圆的屋顶，一只调皮的小燕子飞来飞去，发出悦耳的鸣叫。有几位老农一脸虔诚地站在那里，头灵活地转来转去，真诚地为死者祝福；一缕青烟从香炉里袅袅升起。我凝视着妻子苍白的脸……上帝啊！她真的如此痛苦和悲伤吗？难道连死亡都不能使她从阴影中走开吗？您看，她那脸上流露出的静寂、无奈和不安，多么让人伤心啊——即使她被安放在棺材里，也难于瞑目呀！我的心仿佛被利刃狠狠地扎了一下……她是多么让人心疼的一个人啊！然而，也许只有选择了死，对她来说才是出路。”

他讲得神情激昂，而眼光中却满是悔疚和痛惜。

“好不容易，”他继续讲道，“我从妻子死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想重新去干一番事业，首先在省城里找了个工作，但在大的办公室里上班，人多嘴杂，我被他们吵闹得焦头烂额，再加上自己的视力下降，因此，在出现其他好机会时，我就离开了这鬼地方……我还有去莫斯科的念头，但最终又被取消了，原因是自己的囊中羞涩，再加上……我对一切都不在乎了，这已经给您讲过了。这种对一切事物都淡然和漠视的态度，是很不稳定的，就是说，我还不想彻底承认自己的冷漠，因为我的大脑在顽固地抵制这种念头。这主要应该归结于我受农村生活影响太深和自己坎坷的人生历程造成的……换一个角度讲，我惊奇地观察到，在所有的乡下人眼中，不论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他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无不被我渊博的知识、传奇的国外生活、文雅的举止所吸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我就习以为常了，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出现了不敬的言辞，对我的高谈阔论也没有兴趣了。此外，还有一件事，在结婚后的第一年内，闲着没事。

我就萌发了创作的冲动，辛辛苦苦地写了一部中篇小说，而满怀希望地向某杂志社投稿；没过几天，该杂志社的编辑就给我回了信，言语十分谦恭，委婉地告诉我，对我的聪明才能，他是很欣赏的，而对于写作来讲，最关键的是要有才气，而我却没有，因此他只能很抱歉了。另外，还听人说，有一位善良透顶的莫斯科青年人，路过我们这里，在省长家的宴会上，他谈起了我的情况，说我是一个不求上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对此，我没有进行过多的反驳，因为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如果因此而闹得自己在自己脸上抹黑，那才丢面子呢。可是在一天的早晨，我被打击得彻底清醒了。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县警察局长到我家拜访，说在我的领地内，有一座桥塌了，需要我出钱修理，而我都没有这个能力。这位长官坐在那里，装出一副本地公共秩序的维护者的形象，傲慢地边吃鱼边喝酒，对我的不负责任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评，要我从中吸取教训，同时也劝我不要太着急，对我当前的窘迫很同情，建议我让手下人用一些粪土堆在那里就可以了；说完，他话题一转，谈到了将要进行的选举。当时要竞选省贵族长的是个空谈主义者，名叫奥尔巴萨诺夫，很善于投机取巧，此外，他的家业并不十分显赫，在省里也没有多高的荣誉。对他这种人，我不客气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评价，说这个人根本不配竞选省贵族长。这位局长大人听了我的评述后，对我上下看了两眼。然后用一种让人发腻的口气说，‘算了吧，像瓦西利·瓦西利叶维奇这样的人物，我们根本就无权评论——想一想咱们的身位吧，差得太远了。’同时用手意味深长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你说什么？’我不满地打断了他的话，‘难道我跟奥尔巴萨诺夫先生有什么差别吗？’警察局长先生疑惑地望着我，把嘴里的烟斗拔出来，哈哈大笑起来。‘唉呀！您真是太有趣了！’他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捂着肚子说，‘您真能搞笑……噢！你太逗人了。’他对我的这种举止感到滑稽透了，对我进行了各种挖苦，有时故作亲昵地碰一下我的腰，对我的称呼也变了，由‘您’变成了‘你’。他

闹腾得尽兴而归。就这一下，在我心中掀起了狂风巨浪。我焦躁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气不打一处来，最后，我站在镜子前，从上到下地审视了一番自己隐隐发烧的脸，伸出舌头吐了吐，垂头丧气地摇头不已。是的，我脸上的面纱终于被人揭去了，我对自己的形象已经再清楚不过了，望着镜子中那张变了形的脸，自我反问道：我真是糟糕透了，怎么如此没有价值呢？我真是不可救药了，根本没有什么个性可谈了。”

他讲到这里，停顿了好大一会儿。

“我记得在伏尔泰的一部悲剧中，”他两眼无神地说，“讲述了一个倒霉透顶的贵族，他为此而沾沾自喜。说实话，这种心境我是完全能体会得到的，尽管我并不是什么悲剧人物，但我确实经历过那种失意后的悲欢离合；我甚至经常整个早晨都懒在床上，对自己多灾多难的命运感到悲怆，并为此而痛不欲生——但是对什么都完全回避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您想一想就明白了，我被困在乏味的乡村，缘由就是自己一贫如洗，什么财产啦、官位啦、文学啦等等，都统统见鬼去吧；我一看到那些土财主就反胃，也烦读那些骗人的书；由于我不再高谈阔论，不再向任何人献殷勤，那些形体丑陋、对生活充满幻想而又百无聊赖的太太小姐们，对我也开始冷漠起来；对这种无人理睬的生活很是不习惯，因为我天性喜欢凑热闹……于是呢，您能想到吗？我经常光顾周围邻居的家门。我确实对一切都不在乎了，自甘堕落，对别人的侮辱一点儿也不反抗，甚至有意让别人嘲弄我。在酒席上，仆人会把我置之不理，我被主人常常当做一个吃白食的人，每个人都对我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在众人的谈话中，我被禁止发表任何意见，没有办法，我只好躲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随意拉一个傻里傻气的家伙，在他面前展示一下自己过人的机智，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种人如果在莫斯科，甚至连跟我当奴隶的资格都不配呢……我彻底失去了自己，根本不愿意去考虑什么是下贱，什么是无礼，我感到在极度自贱中能获得一种快感……是的，一

切都是鬼话，独自一个多好，嘲讽？那算什么！只要忘记了就行，在这种自我陶醉中，我苟延残喘着，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真是太过分了！”隔壁屋里在半夜醒来的坎塔格留欣先生哼哼叽叽地嘟囔着，“都到什么时候了，还在不停地唠唠叨叨，真烦人！”

这位故事大王马上噤若寒蝉了，像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溜进被窝，用手指连忙向我比划，眼睛里满是惊惧的神色。

“嘘……”他轻言轻语地说，同时满是惭愧的表情，向着隔壁的房间连连地说着请求宽恕的话，“太对不起了，我真该死！该死……”随后又对我低声解释道，“我们确实太不像话了，打扰别人的睡眠是很不礼貌的，再说，他确实累了，如果休息不好，明天会影响食欲的。是的，侵犯别人休息的权利是一种犯罪，况且。我该讲的都讲了，您肯定也需要休息了，祝您做个好梦。”

这位故事大王说完这些话，马上就蒙头大睡，表明他真的要休息了。

“先生，您应该告诉我尊姓大名……”我追问他。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您放过我吧。”他义正辞严地对我说，“求您了，不要问我叫什么，也别去打听。请您把我作为备受折磨的瓦西利·瓦西利维奇好了，对我的情况就不要刨根问底了。我这种人，还没有资格起什么大名。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当然，如果您一定要满足一下好奇心的话，就叫我……哈姆莱特？对！一个在希格雷县的哈姆莱特。因为这个名字在县里叫的人很多，可能其他的哈姆莱特您还没有会晤过……很抱歉。”

他毅然钻进了被窝，第二天我被人唤醒时，他已经不见了踪影，是的，他走得很早。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涅多皮尤斯金

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打过猎后，坐在马车上往家走。坐在我身边的叶尔莫莱困得左摇右晃，两个跟随的猎狗蜷伏在我脚下，呼呼地甜睡，马车颠来颠去，讨厌的马蝇在马身上落上落下，马车夫不停地用鞭子驱赶着它们，车子所过之处，后边扬起一阵尘土，像天空飘浮的云彩。马车驶进了绿油油的草丛。道路更加坑洼不平了，车轮不时地被路边的树枝所撞碰。叶尔莫莱提了提神，向四处观察了一下……“噫？”他欢快地叫起来，“请停车，这里肯定有松鸡出没。”我们赶快从车上跳下来，在灌木丛里搜索起来。猎狗最先发现了鸡窝。我上前打了一枪，在装弹药的时刻，我忽然听到背后的树丛里有人向我走近，我扭头看见了一个骑马的汉子站在我身后。“请回答，先生！”那名汉子口气生硬地说，“您有在这里打猎的权利吗？”这位汉子说话的口气带着浓厚的鼻音，而且说得很快，不时地停顿。我上下看了他一眼：真怪，这样的人我还从来没遇到过。尊敬的读者，在我面前的这人：个子矮小，满头金发，鼻子又宽又长，胡须在下巴上垂着。头上是一顶尖尖的波斯产的呢子帽，由于帽檐拉得很低，整个额头几乎全蒙住了。披一件黄色上衣，弹药袋在胸前鼓鼓地挂着，在衣服的接口处，缝了一条稍微掉色的银丝带；背上插着一个号角，一把匕首挎在腰间。他座下的马瘦弱不堪，长着高耸的红鼻子，在不自在地扭来扭去；两只皮包骨头的猎狗顽皮地在马的两侧窜来窜去。从这个汉子傲气十足的目光、一举手一抬足之间，可以推断出他是一个自负自傲和野性十足的热血汉子；他那双蓝汪汪的眼睛直视着眼前的一切，好像他是这里至高无上的主人；从他的鼻孔里，发出粗重的呼吸，脑袋习惯性地后倾，嘴唇绷得紧紧的，浑身上下在不停地颤抖，似乎他已经发怒了——就像一只

活灵活现的火鸡。他又一次生硬地问了一遍为什么在这里打猎。

“我以为这里可以随便打猎呢。”我抱歉地答道。

“阁下,”他进一步问道,“您可知这是我的领地?”

“很抱歉,我马上就离开。”

“冒昧地问一下,”他说,“您是贵族吗?”

我上前作了自我介绍。

“如此讲来,算不了什么,我也是贵族,很荣幸能为贵族提供帮助,这里对你完全开放……我是潘捷莱·切尔托普哈诺夫。”

他双腿使劲一夹马背,喊了一声,同时用鞭子向马脖子狠抽了一下,这匹瘦马受痛,前蹄向前猛地一跳,正好踏住一条猎狗的爪子。狗厉声狂嗥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切尔托普哈诺夫火冒三丈,口里高声骂起来,照准坐骑的耳朵猛击两拳,然后纵身跃下马来,上前查看了猎狗的伤势,朝上面猛吐一口痰,又踢了它一脚,说它真没出息,乱叫乱嚷什么,随之又伸手抓住马的鬃毛,一只脚伸进了马蹬里,这一连串的动作是在眨眼间完成的。那匹瘦马摆了摆头,尾巴陡地竖了起来,向树林里狂奔而去。这位骑手单腿在地上点了几下,然后纵身一跃,坐上了马背,挥动着马鞭,吹了声号角,像一阵风似地走远了。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突然降临,使我感到措手不及,一时没回过神来,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在树丛里又闯出一匹黑马来,上面坐着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胖子。他在我面前停住马,摘下礼帽,用一种充满柔和的语调对我说,是否看到过一个骑瘦马的人?我答道:看到了。

“请问这位先生哪里去了?”他仍然是一副恭敬的态度,把帽子托在手里,很是诚恳。

“向那个方向去了。”

“太感谢了!”

他巴嗒了两下嘴唇,两脚一踩马蹬,马就向我所指的方向疾驰而去。我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一直消失在远处。这位后来者跟前一位真是大相径庭,不论外表还是言谈。这个骑黑马的长

着一张又圆又胖的脸，看上去温和、善良、与世无争；那双小眼睛在厚厚的眼皮覆盖下，费力地一眨一眨的；鼻子没有一点儿棱角，像一只胖乎乎的小玩具，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血管，据说这是喜近女色之人；嘴唇红润饱满，带着甜蜜的笑容；头顶的头发几乎掉光了，前额很是亮堂，只在脑袋四周稀疏地挂着几绺卷曲的头发。上衣虽旧，但洗得很干净，是一件带有领子和铜纽扣的外衫；他把呢子裤挽到了膝盖之上，脚穿长筒马靴，肥乎乎的小腿露在外面。

“他是哪一位？”我向叶尔莫莱请教。

“谁？ 噢！ 他是季洪·伊万内奇·涅多皮尤斯金，住在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那里。”

“是吗？ 难道他没钱？”

“不怎么有钱，就是那位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也不景气。”

“那么他怎么会住在他那里呢？”

“这您就错了，他们可是一对知心朋友，两个人形影不离……是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

马车缓缓地驶出了树丛，冷不防我们的两只猎狗叫了起来，紧接着从树丛里跑出一只雪鸟，向燕麦地里狂奔而去。在它身后，几只贡恰亚猎狗和博尔扎亚猎狗紧追不舍，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也追了上来。他累得气喘吁吁，根本换不过来气大喊大叫了，也不能对猎狗发号施令；他张大嘴，不停地嘟囔着什么；眼睛盯着前方，握在手中的鞭子像雨点儿般击在马屁股上，这匹马真是太可怜了。博尔扎亚猎狗也靠近了雪兔……这只雪兔向后一坐，扭头疾速跑去，在叶尔莫莱的身旁倏地溜走了，直奔灌木丛……这下，猎狗被甩开了。“快！ 快！ 追上它！”这位猎手有些呆了，嘴里不由自主地吼道，“朋友，请帮一把！”叶尔莫莱马上就扣动了扳机……雪兔被击中了，悲哀地鸣叫了几声，像一块石头一样，在草地上滚了几下，向上跃起来，一只猎狗上前叼住了它，雪兔惨叫不已，其他的猎狗也都一拥而上。

切尔托普哈诺夫从马背上一跃而下，嗖地掏出匕首，大骂着冲了过去，上前把那只快被撕碎的兔子抢在了手中，他的面容好像扭曲了，用匕首向兔子的咽喉使劲一刺，连匕首柄都差点儿刺进去……他纵声大笑不已。此时，季洪·伊万内奇也来到了跟前。“哈哈哈！哈哈……”切尔托普哈诺夫又大笑起来……“哈哈哈……”他的朋友也附和着笑了起来。

“按说，在夏天打猎是没有道理的。”我看着被践踏的燕麦，不无惋惜地对切尔托普哈诺夫说。

“这是我的地盘，无所谓。”切尔托普哈诺夫气喘吁吁地答道。

他割下了兔子的四爪，扔给了猎狗，然后把兔子挂在马鞍上的皮带上。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的帮助。”他以猎手常用的礼节，向叶尔莫莱表示感谢。“当然，也感谢您！”他用嘶哑的声音时断时续地冲我说，“十分感谢！”

他翻身上了马。

“抱歉！再次请教……尊姓大名。”

我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

“很高兴认识您，如不嫌弃，请到寒舍一叙，随时恭候您的大驾……”随之他又怒气冲冲地问道，“你知道福姆卡溜到哪儿去了吗？季洪·伊万内奇！在追捕兔子的时候，我就没见他。”

“他的坐骑死了。”季洪·伊万内奇和颜悦色地答道。

“死了？怎么可能？奥尔巴桑会死？真晦气……他在哪儿？”

“林子后边的空地上。”

切尔托普哈诺夫对准马的头部就是一鞭子，这匹马便狂奔而去。季洪·伊万内奇不慌不忙地向我施了两个礼——他既为自己行礼，也替好朋友行礼，然后就缓缓地向同伴走的方向驶去。

这两位汉子鲜明的对比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此性

格迥异的两个人，竟然能够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这怎么可能呢？我对此事作了一番调查。以下就是我四处收集到的一些情况。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切尔托普哈诺夫是个自负又自傲的人物，在这一带以爱跟人争斗而闻名，众人一听到他是很头疼的，因为这是一个难缠的角色。他在军队服了几天的役，就惹出了“让人难以接受的问题”而提前退伍，当时在军队有一句口头禅，称他为一个“没有资格当母鸡的鸟”。[①] 他的家庭曾经显赫一时，其祖先在世人面前耀武扬威，换个乡下人的说法，就是他们的生活十分豪华奢侈，对每一位拜访的客人，都礼遇有加，不仅管吃管喝，而且对马车夫都恩惠有加，车夫可以领到一俄石[②] 的燕麦当喂马的饲料；在家里成年供养取乐的歌手、乐师、小丑和狗，每逢节日或喜庆的日子，左邻右舍都可以品尝到他们赠送的优质葡萄酒和燕麦酒，入冬之后，便坐着几辆马车，驮着大小的行李，全家到莫斯科去游玩，但是一旦把钱花光了，所能填饱肚子的食物就只能是家禽了。到潘捷莱·叶列梅伊奇父亲那一代时，家业已经大大衰败了，而他父亲又不改祖传的禀性，依旧是大肆挥霍，因此留给潘捷莱的财产就可怜极了，只剩下了三十五名男农奴和七十六名女农奴，以及抵押给别人的别索诺沃村，此外还有一块荒地，只有十四又八分之一俄亩大小，位于科洛布罗多瓦，根本不能种植农作物，可笑的是，在他父亲的遗存文件里，根本没有找到关于这块地的地契。他父亲破产的原因归结为一点：就是脑海中不时地冒出一些怪异的念头，而他自诩为是什么“经济核算”。按照他的观点，贵族依靠商人、市民以及跟他们有关的地方，是对自己的侮辱；他为此而举办了许多厂坊和手工业作坊，来满足自己田庄的各种需要。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既经

① 当时流行“母鸡非鸟，准尉非军官”的口头语；这里暗示他仅是个准尉。
② 旧俄的容量单位，一俄石相当于二零九点九一升。

济，又合算”、“经济核算就应该这样”。一直到他咽气的最后一刻，他都坚信这一观点的正确无误；殊不知就是这种大异常规的想法才使他家业败落。但是，在实现自己古怪的想法时，他确实欢欣鼓舞了一通，因为他一旦萌发了什么怪念头，一定会付诸行动，而且这种怪念头层出不穷。有一次，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构造了一辆巨大的旅游马车，为了拉动这辆马车，他将全村所有的马匹并在一起，来拉这辆特大号的马车，不幸的是，马车摇摇晃晃地没转动几下，在斜坡处就轰然倒塌了，成了一堆木材。叶列梅·卢基奇（潘捷莱父亲的名字）对此感慨万分，命令家人在这里修建了纪念碑，以铭记这次伟大的试验。他还在没有建筑师指导的情况下，亲自设计了一座教堂，为了获得足够的砖瓦，他不惜砍去整片的树林作木材，规模相当庞大，地基打好后，面积抵得上省城所有教堂的占地之和，在四周造好墙后，剩下的工作就是架屋顶了，圆圆的屋顶就是架不起来，三番五次地塌下来。这让我们的叶列梅·卢基奇先生百思不解：怎么能如此不济……肯定有妖人在从中作梗……他愤怒地命令，把全村所有的老女人都狠狠地鞭打一遍，以消除妖气。这样做了之后，那圆屋顶仍然是塌了再塌。按照他一贯的经济核算思想，他又出台了新的住房改造方案；具体做法是让每三户人家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在中心位置立一个长竿，上面挂着一面旗子和一个鸟笼，以示区别。每天，他差不多都有新的想法出台；做汤必须用牛蒡做原料，用马的鬃毛给家里的下人制帽子，有时荨麻被当做亚麻用，蘑菇被当做猪饲料……此外，除了关注经济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外，他在农民的福利方面也卓有建树。有一次读《莫斯科导报》时，地主赫里亚克·赫鲁皮奥尔斯基关于讲述道德在农民生活中的重大意义的文章启发了他，第二天他就传下命令：他手下的每一位农民，都要把这位哈尔科夫的地主的文章背下来。在他的督促下，农民们很快就记住了；这位先生问农民是否理解文章的意思，主管上前答道：“当然理解了！”从那时起，为了彻底贯彻经济核算

和科学化管理，他手下的每个人都编制了号码，而且必须把号码缝制在衣服上。当遇见他时，都要上前施礼，说："××号见过老爷！"这位老爷便会满意地说："很好，去忙自己的事吧！"

然而，虽然他极力强化管理和核算，但他的经营状况依然没有摆脱困境，而且一直在走下坡路：他不得不先把自己的几个村子抵押给别人，随后连所有权也转让了。他的祖传家业，也就是他修建教堂不成的那个村子，是在政府的干预下给拍卖的，庆幸的是当时这位老先生已经去世了——如果他亲眼看到这一幕，肯定会遭受重创的——这是他死后两星期的事。他安心地死在了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卧室里，身旁有家人照料，私人医生也陪伴在左右；可是不幸的潘捷莱继承到手的家产便只有别索诺沃村了。

父亲病危的消息传到潘捷莱的耳朵时，他还在部队供职，正被"让人不愉快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他那时才十九岁。从小到大，这位少爷便是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的，教育他的责任主要由母亲来承担，她的母亲心地善良，但智力有些低下，因此，我们的这位少爷从小就沾染上了官家少爷的一些恶习。由于父亲一心构想他那奇怪的经济计划，教育他的任务几乎是母亲的专利。当然了，这位父亲也是训斥过儿子的，有一次家里最惹人喜爱的一条狗不幸撞死在树上，他心痛不已，在此情绪影响下，他第一次责骂了儿子。再补充一点，潘秋沙[①]的母亲对儿子的教育可以说操透了心。为了给儿子请一位家庭教师，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请到一位退伍的士兵，是个阿尔萨斯人，叫比尔科普夫，在她有生之年，对这位教师可以说毕恭毕敬，甚至到了惊惧的地步。她每天都在担心："他要是不干了，那我可就惨了，我确实没办法对付这种局面啊！况且，他是我费尽心思从邻居那里抢过来的。"机智狡诈的比尔科普夫立即觉察到了这一点，马上胡作非为起

① 对潘捷莱的爱称。

来：整天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就倒头大睡。在他的教导下，潘捷莱学完各科功课后，便到军队去服役了。而此时的瓦西利萨·瓦西利叶夫娜早已去世了。她死去的原因是：在睡梦中，她梦见一个人穿一身素衣，骑着一头大黑熊，胸前挂着刺眼的“反基督者”的标志。这件事在她心中成了一个阴影，半年后她就忧郁而死。叶列梅·卢基奇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追随夫人而去了。

听到父亲病了，潘捷莱归心似箭，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可还是迟了一步，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这位以孝敬父母而闻名的汉子，万万没有想到：他迅速地从一位公子哥沦落为乞丐，这种差别太让他震惊了。任何人对这种世事的巨变都会呆若木鸡的。我们的潘捷莱变得既残暴又冷漠。他起初的急性子、任性和待人诚实、大方、热心的品质，如今却被粗鲁和傲慢所代替，他懒得与邻居们来往——他既在富人面前感到没面子，又感到在穷人面前掉身价——对世上的一切，他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哪怕是有权有势的人，他自诩为自己的高贵出身比他们强多了。有一位不知趣的警察局长，在进入他的房间时，忘了摘礼帽，他差一点当场毙了这位局长大人。话又说回来，那些权贵们对他也视为眼中钉，随时找机会寻求报复，让他尝尝苦头儿；但是由于他的火爆脾气，任何招惹他的人都有可能挨刀子，因此众人对他还是特别忌惮的。当他发怒时，便会双目圆瞪，嘴里骂骂咧咧……“呀！啊！哇……哈……啊，”他语无伦次地说，“我不想活了！”……任何人都会心惊胆战的。但必须声明，他从来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做事是光明磊落的。事实上，很少有人到他家去做客……但这不能掩饰他侠胆义肠，有时真是让人钦佩：当看到以强凌弱、不讲公平的事时，他会挺身而出，主持公道；他也是自家农民的保护神。“什么？”他常常以傲慢不羁的口气说，“欺负到我头上了？那可是我的人！只要我切尔托普哈诺夫有一口气在，就跟你们拼到底！……”

而季洪·伊万内奇·涅多皮尤斯金与潘捷莱·叶列梅伊奇

就迥然不同了，他的家庭出身很低贱。父亲在一个地主家里辛辛苦苦四十年，才混上一个贵族的头衔。老涅多皮尤斯金是个多灾多难的人，不幸常常像鬼魂一样缠着他。在六十年的坎坷岁月里，老先生吃尽了人间的苦楚，跟其他社会底层的人一样，每天都要跟贫穷、疾病和不幸打交道；他就像一条冰窖里的鱼，苦苦挣扎着，在主人面前极尽谄媚，工作时小心谨慎，不辞劳苦，为每一个铜板而尽全部的努力，尽管如此，他仍然衣食不保，疲惫不堪，不能为后代挣一口饱饭吃，在死亡的边缘线上徘徊，不知哪一天，就会悲惨地死在家里或地窖里。他像一只被猎狗追赶的兔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确实应该算是一个好人，他收受贿赂时从来是按照职权办事的——最多会收两个卢布。老先生娶了一位体弱多病的老婆，生过几个孩子，但都没有成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只有儿子季洪和女儿米特罗多拉勉强活了下来，女儿长得很俏丽，有个绰号叫“美妞”，经过几番悲欢离合的婚姻闹剧，她最后成了一个退休检察官的太太。涅多皮尤斯金老人生前做的一件大事是给季洪谋到一个职位，是临时的办事员；但老先生逝世后，季洪马上就放弃了这份工作。季洪的生存环境是：整天处在忧虑不安之中，为填饱肚子四处奔波，母亲每天唉声叹气，父亲拼命地养家糊口，在房东和店主的眼色下行事……，所有这一切，在季洪的心灵中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裂痕，他变得唯唯诺诺、胆小怕事：在遇见职位高的人时，我们的季洪会全身发抖，战战兢兢，就像一只猫爪中的老鼠。他不得不辞掉了工作，上帝真是不可理喻，它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既要考虑到他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又要考虑到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但事实是，上帝经常会制造一些笑话；比如季洪·伊万内奇，仁慈的上帝以自己超人的能力和至深的爱，赋予了这位小官吏的儿子以愁眉苦脸、好吃懒做、胆小怕事、无所作为的品格——即一个只迷恋花天酒地而对外界事物又具有特别的触觉和嗅觉的人……万能的上帝像塑造一件作品一样塑造了一个人，然后给予它灵气，最后却让他在

烂白菜和酸臭鱼的滋润下成长。这件上帝的杰作长大后，便步入了“生活”的轨道。这样，好戏就揭开了序幕。可恶的命运，折磨了老涅多皮尤斯金几十年还不够，仍然要对他的儿子百般刁难，很显然它已经折磨人成癖了，但它折磨人的方式也变化多端，比如对季洪：不是用苦难磨炼他，而是拿他穷开心。在他的人生旅程中，没有饥饿的恐慌和走投无路的绝望，而是让他四处漂泊，浪迹天涯，他在全国各地游来荡去，被迫去从事低人一等、没有脸面和尊严可言的差使：他被卖过来卖过去，一会儿成了一位性格暴躁、啰啰嗦嗦的富婆的大总管，一会儿又被派到一个小气鬼的财主那里吃白食，一会儿他又以秘书的身份出现在一个大眼睛、一副英式派头的贵族家里，一会儿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一名对猎犬痴迷的家庭的小丑……一句话，他在一口一口地吞咽被人捉弄的苦酒，命运对他无情的摧残。他的一生，注定了是为贵族老爷效劳，满足他们空虚无聊的心灵，用极其自贱的表演来获得他们的喝彩……数不清有多少次，他在众人的百般侮辱和折磨中，满眼含着热泪，一个人独自回到房间里，心中的苦涩简直能让他发疯，他恨不能马上死去，以摆脱这非人的待遇，试想，就是当一名打字员，也不至于让人如此糟蹋啊！他暗下决心，到第二天早晨，他就离开这鬼地方。就是饿死在街头，也要去寻找新的生活。然而，他的本性决定了他不会铤而走险：一是上帝没有赐予他这般超人的意志，二是他胆小如鼠，三是他不会找工作，也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生活，去哪里呢？“别人肯定会拒绝我的”，这个窝囊透顶的家伙整夜在床上绝望之极地睡不着觉，断断续续地说：“别人怎么会看得上我？”因此，第二天起床后，他仍然心情郁闷地重复昨天的工作。但是，万能的上帝却没有赐予他太多的表演才能和幽默感，他干起小丑这一行业来很是吃力，有时往往闹得他大为尴尬。举例说来，他根本就不擅长翻穿着熊皮大衣跳舞，可恨的是必须不停地跳下去，累得他经常摔倒在舞台；对于在别人鞭打下表演出极具讨好、拍马屁的戏剧更不在

行；有时会在零下二十度的情况下，让他脱得赤条条，结果会大病一场；他还被强迫吞食各种掺和着油迹和墨水的白酒，咀嚼带着腥臭味的蘑菇和蛤蟆。在这里，多亏了他的一位专卖商的主人因大发横财、兴致所至，在自己的遗嘱里为他留了一笔遗产，这真是喜从天降，要不然，真不敢想像他怎么活下去。这位主人在他的遗嘱中这样写道："我宣布，将我最近购买的别谢连杰夫卡村和村里的土地，让焦贾（指季洪）·涅多皮尤斯金作为永久性财产继承。"事也凑巧，还没有两天，这位商人就突然去世了，据说是在喝鱼汤时患了急性病。整个家庭闹翻了天，法院的执行人员只好把财产暂时冻结起来。众位亲朋好友闻讯而至，并当众宣读了遗嘱，好运的涅多皮尤斯金也被传到了当场。涅多皮尤斯金哆哆嗦嗦地走了进来。在场的众人都了解涅多皮尤斯金的底细，知道他在主人家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对他的到来，在人群中涌起了一股不小的骚动，每个人以讽刺和挖苦的语言来对待他。"噢！他是地主了，真是可喜可贺啊！"有一位继承人咬着牙根愤愤地说。"这还有错？他就是我们的新地主呀！"一位以开玩笑和挖苦人见长的家伙接过话题说，"千真万确……他的确是……那位新任的继承人。"众人大笑起来。涅多皮尤斯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不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喜事。法院的人把遗嘱贴在他的脸前——他顿时满脸通红，紧闭了双眼，举起双手，号啕大哭起来。他的这种举动霎时把众人的轰笑压住了，人们不解地唏嘘不已。其实，别谢连杰叶夫卡村根本算不了什么，仅有二十二个农奴，对于继承这个村子，不会有人感到多么心疼的，趁此机会，应该拿他寻寻乐，这难道不是更有趣吗？有一位神气十足的继承人，一脸的傲慢神色，长长高高的鼻子，据说来自彼得堡，叫罗斯季斯拉夫·阿达梅奇·什托佩利，他首先开始向涅多皮尤斯金发难，耀武扬威地踱到涅多皮尤斯金跟前，不屑一顾地扫了他一眼。"阁下，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他不无嘲弄地说，"在去世的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先生家里，您仅仅是个小丑，专供别人开心解

闷，不是吗？”事实上这位高鼻子先生说得一点都不错。此时，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的涅多皮尤斯金，根本没有闹明白这位陌生人究竟讲了什么，但是其他的人却在静观事态的发展，那位爱讲笑话的先生满脸笑容，而且忍俊不禁。高鼻子先生又大声地把刚才讲的话重说了一遍，并用双手相互比划了一下。涅多皮尤斯金顿时不知所措了，只是惊恐地张着嘴，说不出一句话，高鼻子先生得意地把头仰了起来，好不开心！

“先生！真应该向您道喜！真是太有趣了。”他接着讲道，“以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生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您却如愿以偿了。话又说回来，de gustibus non est dis putandum——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嘛？……不是这样吗？”

在什托佩利先生身后，一个人由于太过激动，竟然当场尖叫了一声，但也不伤大雅。

“先生，您能描述一下，”在众人的注视下，高鼻子先生似乎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进一步逼问道，“您的这份好运是如何到手的呢？不要太拘束，讲一讲吧，说到底，我们都是一家人呢，自家人[①]，明白吗？各位朋友，我们都是亲如一家的自家人，不是吗？”

高鼻子先生向旁边的一位继承人问了问，希望他能附和一下，但那位继承人对法语一窍不通，只好支吾了两声，意思是确实如此。但是另外一位大嗓门的继承人高声叫道：“维，维，[②] 就是如此。”他的眉头上散布着一些让人恶心的斑点。

“我敢肯定，”高鼻子先生一本正经地说，“您一定会倒立行走！”

涅多皮尤斯金无助地向周围看了一眼：在他眼前晃动的都是丑恶的嘴脸，众人都在痛快地放声大笑，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要不，您会打鸣。”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法文的译音，意思为“是的，是的”。

轰地爆发出一阵更强烈的大笑，但马上又恢复了宁静，因为下面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他们去欣赏。

“还有，在您的鼻子上能……。”

“住口！”晴天一个霹雳，打断了高鼻子先生的诘难。“你们真不知羞耻，竟然如此欺负一个下人。”

众人扭头一看，切尔托普哈诺夫威严地站在大门口。他之所以能到这里，是因为他跟死的商人沾一层亲戚关系，收到葬礼的请帖后，他也赶过来为死者致哀。在整个公布遗嘱的过程中，他跟往常一样，离众人远远的。

“住口！”他又吼了一声，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

什托佩利，这位高鼻子先生，抬头打量着眼前这位胆大妄为的人，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也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便回头向身旁的人询问情况（万事还是小心为妙啊！）：

“他是什么来头？”

“没什么来头，叫切尔托普哈诺夫，不值一提。”那人在他耳边低声说。

什托佩利先生立即摆出了一副傲视群雄的神色。

“您有什么了不起，竟敢管我的闲事？”他厉声喝问道，“请报上名来，有什么头衔？”

此时的切尔托普哈诺夫，早已气得怒火中烧了，就像一座火山马上要爆发一样。

“啊……哇呀……呔呔，”他嘴里喃喃自语，脖子涨得通红，猛然间大声吼道，“你问我是谁？我算什么？你听着，我是潘捷莱·切尔托普哈诺夫，世世代代是贵族，我的祖先曾经为皇帝立过汗马功劳，而你又是什么东西？”

什托佩利顿时面无人色，呆呆地退后一步，这种打击太残酷了，他做梦都料不到此人会如此厉害。

“我……我是……”

切尔托普哈诺夫上前就要抓这个高鼻子先生，吓得什托佩

利屁滚尿流，撒腿就跑，围观的众人挡住了像一头雄狮的切尔托普哈诺夫。

“我要跟他决斗，马上决斗，互相射击，”潘捷莱似乎气得丧失了理智，站在那里暴跳如雷，“如果不跟我决斗，必须向我道歉，也要向他道歉，请求宽恕……”

“你认了吧，道歉是最明智的选择。”在高鼻子先生附近的客人早已吓得脸色发白，不停地劝什托佩利彻底屈服，“这是个惹不起的疯子，他会要你的命的。”

“先生，请原谅我吧，我确实不知您的大驾光临。”什托佩利低声下气地哀求道，“我是瞎了眼……”

“必须向他也道歉！”潘捷莱不依不饶地大吼道。

“请您原谅我吧，我知错了。”什托佩利谦恭地向涅多皮尤斯金说，此时的涅多皮尤斯金像只老鼠，浑身抖个不停。

切尔托普哈诺夫此时才消了怒火，上前拉住涅多皮尤斯金的左手，向众人鄙视地扫了一眼，然后若无其事地拉着涅多皮尤斯金扬长而去，这样，这位商人购买的别谢连杰叶夫卡村，在新主人远去的脚步声中，终于有了最后的归宿。

从此以后，他们俩就成了不再分开的好朋友（别谢连杰叶夫卡村距别索诺沃村只有八俄里的路程）。涅多皮尤斯金对潘捷莱的感激之情，使他成了潘捷莱最为忠实的朋友，季洪天性懦弱和善，但又历经艰辛，他对英勇豪迈的潘捷莱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太不简单啦！”他常常会无限感慨地想，“即使在省长大人面前，潘捷莱也是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真是勇敢啊……他甚至敢直视省长的眼睛……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啊！”

涅多皮尤斯金对潘捷莱完全倾倒了，他从来没受想到世上还有如此大胆的人物，简直是夷匪所思，不仅如此，潘捷莱又知识广博，聪明机智，绝对是个传奇人物。确实，如果比较一下俩人所受的教育，尽管潘捷莱没有受过更长的正规教育，但无论从哪方面讲，要比季洪高出一大截。以下为例，有位瑞士国籍的教师

问潘捷莱："先生，您会说法语吗？"[1]我们的潘捷莱先生拍了一下脑袋，反问道："热什么？"但随机又想不对，立即加了一句："帕"[2]。由此可见，我们的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法文功底了，当然，他读的俄文书也少得可怜。但这一次，他绞尽脑汁，终于从大脑中搜罗出了大名鼎鼎的法国作家伏尔泰，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一世，据说他在作战方面很有指挥才能。俄罗斯众多的文学家中，他最欣赏的是杰尔查文[3]，同时，他对当时俄国的著名作家马尔林斯基[4]也相当推崇，而且为了显示自己的敬仰之情，竟给自己的爱犬取了个阿马拉特·别克[5]的名字……

与这两位性格相异的朋友认识之后，没过几天，我便前去别索诺沃村准备跟潘捷莱交流一下。他的家很容易找，在大老远就可以看见，孤零零地坐落在村外约半俄里的一片开阔的地上，远望去好像平原上的一抹云彩，显得很耀眼，潘捷莱家的构造是这样的，共有四座较破旧的屋子，分别是卧室、马棚、仓库和洗澡间，而且每个屋子自成一体，不与其他屋子相连，屋外也没有栅栏，也没有大门。车夫把马车赶到这后，感到疑惑不解，慢腾腾地把车停在水井旁，这口水井又脏又旧，外围的栅栏已经坏得不成样子了。走近仓库，有几只瘦骨伶仃的猎狗在贪婪地争食着一匹死马，这匹马可能是只奥尔巴桑马。一只小狗有点儿惊恐地抬起了头，汪汪地叫了两声，然后又低头啃起来，啃的是马的肋骨。在死马的一侧，有一名面黄肌瘦的少年，大约有十六七岁，一身下人的打扮，也没有穿鞋，很负责任地监视着这些猎狗，不时煞有介事地鞭打着其中几只不老实的。

"你家主人在吗？"我上前问他。

---

① 原文为法文。——原注。

② "热"、"帕"分别是法语 Je 和 Pas 的发音，这里，法语和俄语被颠倒着用了。

③ 杰尔查文（1743—1816）：当时俄国著名的诗人。

④ 马尔林斯基（1797—1837）：俄国作家。

⑤ 阿马拉特·别克：马尔林斯基在其著作《阿马拉特·别克》中的主要人物。

“不知道！”那少年答道，“最好您到屋里亲自看一下。”

我从马上跳下来，大步向卧室走去。

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家太寒酸了，他的卧室从外面看简直遭透了：已变得乌黑的椽木，中间向前方凸起，烟囱已经不能用了，屋角脱落得斑斑驳驳，有些摇摇欲坠，一只又黑又小的窗口，在破旧不堪的墙壁映照下，显得死气沉沉，就好比一个老狐狸精的眼睛。我叩了叩门，屋里没有动静。但是，我清楚地听见屋里有啊啊的声音：

“а，б，в；读一遍，真笨！”一声焦急的怒斥，“а，б，в，γ……错了！ т，д，е！ е！ ……继续读，哎！ 傻瓜一个！”

我又叩了一下门。

屋里的人厉声问道：

“哪位！ 请进屋。”

我进到屋里，整个前厅空无一物，从侧开的门口，我瞧见了潘捷莱。他的穿着很不讲究，外套上面油光可鉴，是布哈拉生产的，下身的裤子肥大得像裙子，头上顶了一只红色的小毡帽，端坐在桌边的椅子里，正聚精会神地跟狮子狗玩耍，他一手捏住狗的脖子，一手拿着一块面包，在狗的眼前晃来晃去。

“噢！”他叫了一声，但在椅子上并没有起身，“尊驾到来，真是三生有幸啊！ 请您随便坐吧，您瞧，我正在开导我的文佐尔呢……”他扭头冲屋里大喊，“季洪·伊万内奇，请出来一下，有贵客光临。”

“好的！ 我立刻来，立刻来，”季洪·伊万内奇在隔壁的屋里忙不迭地应道，“把领带递给我，玛莎！”

潘捷莱的注意力又回到了那只狮子狗身上，拿一小块面包放在它的下巴下。我迅速地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这间屋里所有的家什，就是一张破桌子和四把变了形的椅子，桌子的脚长短不齐，有十三条，随便一碰，就会摇个不停，椅子上各铺了一张坐塌了的草垫子；墙壁虽然被粉刷过，但由于时间太久，已经脱落

得满目疮痍了;在两张窗户中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四分五裂的镜子,站在前面,会出现好几个人影。在屋角靠着猎枪和几根烟斗;一条又黑又长的蜘蛛网从天花板上垂下来。

“а,б,в,γ,д,”潘捷莱先生一字一句地读着,忽然间他就大骂起来:“愚蠢的家伙! е! е! е……,”

但这只可怜的狮子狗,混身像筛糠一样,嘴巴张了一下,又闭住了。它不知所措地歪着头,一副疲惫不堪的倦态,两只眼睛无神地眨了眨,又无可奈何地合上了,似乎在向主人说:您就别难为我啦!

“好吧! 吃吧! 拿好。”恼怒的潘捷莱喋喋不休地说道。

“先生! 您会把它吓坏的。”我插话说。

“好吧! 我才懒得教你呢!”

他抬脚把狗踢走了。这只饱经磨难的狮子狗缓缓地立起来,把鼻子上的面包弄掉了,然后轻轻地向前厅走过去,好像受了委屈一样。确实是这样:在陌生人面前,主人竟如此责打自己,好没面子啊!

隔壁的屋门吱地一声开了。季洪·伊万内奇满脸堆笑地踱了进来,很有礼貌地向我问好。

我赶忙站起身,向他施礼。

“别这样,我受之有愧!”他小心地说。

我们又重新入座。潘捷莱先生扭身进入隔壁房间去了。

“真是让您久等了,深感不安。您到我们这里多长时间了?”季洪·伊万内奇先生对我关怀备至,一边询问我的情况,一边用手捂在嘴唇边,很有修养地掩饰着自己轻微的咳嗽。

“大约一个多月的样子。”

“啊,是吗。”

我们俩相视无语。

“近几天的天气不错,”季洪·伊万内奇搭讪说,并用一种佩服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似乎我有主宰上天的能力。“地里的农作

物长势很好！”

我点头称是。又是一阵无语。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昨天打猎了，逮着了两只灰兔，”季洪·伊万内奇搜肠刮肚地想找一个感兴趣的话题，使我们的谈话热烈起来，“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肥大的兔子。”

“切尔托普哈诺夫先生的猎狗很出色。”

“是的，完全正确，”季洪·伊万内奇眉飞色舞地谈起来，“可以说在全省名列前茅（他把椅子靠近了我一下）。太棒了！切尔托普哈诺夫很有才能，本领可大啦！他想要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告诉您，潘捷莱·叶列梅伊奇这个人……”

切尔托普哈诺夫从隔壁屋里走了出来。季洪·伊万内奇不自然地笑了一下，马上就闭口不谈了，只是用眼神瞟了我一眼，意思是说，如果您不信，亲眼看看好了。随后，我们的话题转移到了如何打猎。

“您想欣赏一下我的猎狗吗？”潘捷莱不等我回答，就自作主张地把卡尔普叫进了屋。

卡尔普看上去结实健壮，外套是绿色的土皮做成的，衣领的颜色是淡蓝色的，缝的纽扣是下人用的。

“命令福姆卡，”潘捷莱一字一句地说，“把我的阿马拉特和萨伊加打扮一下，带到这里，明白了吗？”

卡尔普笑了一下，嘴里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立即就走出去了。福姆卡被唤了进来。他穿戴很整齐，衣服像刚熨过，头发也梳得油光发亮，穿长统靴，几只猎狗跟在他身后，为了照顾主人的面子，我装模作样地对这几只猎狗夸耀了一通（说实话，这些博尔扎亚狗反应是很迟钝的）。潘捷莱高兴地向宠爱的阿马拉特吐了口唾沫，正好啐在狗鼻子上，这只畜牲并没有露出讨好的样子，似乎很不以为然。我们接着又谈起来。潘捷莱逐渐变得平易近人了，那火爆的脾气在一丝丝地消失，脸上也展现出了少见的

笑容。他好奇地看了我一眼，又疑惑地打量着季洪·伊万内奇……

"唉！"他突然拍了一下大腿，嚷道，"玛莎！出来吧，一个人呆在屋里多无聊啊！跟我们一块儿谈一谈吧。"

在隔壁屋里隐隐约约地听到什么响动，但并没人答声。

"喂！玛莎！听见了吗？"潘捷莱深情地叫道，"出来吧，别不好意思，没事的。"

门打开了，一位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姑娘走了出来，她高挑的个子，一双杏黄色的眼睛明亮动人，稍黑的面容露出一股健康和活力，又黑又长的辫子在脑后垂着，她的牙齿洁白闪亮，丰润的双唇把整个脸庞衬托得别有一番风致。在一条洁白的连衣裙上，优雅地披着一条浅蓝的披肩，舒缓地在脖子下打了个结，这条长披肩使她丰满的胳膊更加迷人。她款款走来，露出一股农村少女特有的羞涩，在我们面前约两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深深地垂下头。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切尔托普哈诺夫说，"这位是我的妻子，但我们还没有举行仪式。"

玛莎羞红了脸，脸上露出又羞惭又不安的微笑。我上前向她施了一礼。她很讨人喜欢，她那稍有弧度的鼻梁，充满生机的眼神，一张一合的洁净的鼻孔，略微苍白而平滑的脸颊——给人一种活力四射和豪迈不羁的个性。她那从耳畔垂下的两绺打卷的短发，在光润脖项上晃来晃去——表明她是一个刚毅和果断的姑娘。

她一声不响地坐在窗前。我便开始饶有兴趣地与潘捷莱聊起来，以减少她的不安和害羞。玛莎不动声色地抬起眼皮瞟了我一眼，动作十分敏捷，脸色还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我敏锐地感到：她的目光像闪电一样在我身上一闪而过。季洪·伊万内奇卑微地凑到她跟前，极力讨好着她。她低声笑了笑。她笑时，鼻子自然地向前突起，嘴唇也向上翘，使我联想到她是一头猫和狮子

的混合体……

“看她的样子，简直是一朵羞答答的玫瑰。”我心中暗自嘀咕，不自觉地又看了她一眼，她那柔软的身材、不很丰满的胸部、稍有迟疑的迅捷的举止，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喂！玛莎！”潘捷莱说，“我们用什么食物来招待一下客人呢？”

“就只有果酱了。”她回答道。

“就拿果酱好了，请你再拿瓶酒来，噢！别忘了把吉他也带上，玛莎！”他冲着玛莎的背影叫道。

“吉他？拿它干什么？我是不唱歌的。”

“你说什么？”

“我不会唱歌！”

“胡说八道，你唱得很好的，只要……”

“什么只要？”玛莎一脸生气的样子。

“只要你唱！是的，请你唱！”潘捷莱感到脸上在发烧。

“哼！”

玛莎回来后，只端回了果酱和一瓶酒，然后在窗户旁边坐了下来。她紧皱着眉头，在前额上形成了一条显眼的凹沟，两道眉毛在不时上扬，就像一只黄蜂的触须在摆动……亲爱的读者，不知您是否领教过黄蜂发怒时的神态？我当时就如临大敌，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爆发了。我们的谈话变得索然无味。季洪·伊万内奇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容，像一只木鸡呆坐在那里。潘捷莱的双眼瞪得越来越圆，好像能从里面射出水花来；我真想拔脚就跑……玛莎猛地跃起，一个箭步蹿到窗前，脖子倏地一下伸了出去，声嘶力竭地向一位路过的老太婆怪叫道：“亲爱的阿克西尼娅！”那位老太婆被骇得本能地一怔，本想回头看一看，但脚底下一不小心，失去了重心，仰天跌倒在地。玛莎乐得大笑起来，浑身发颤；潘捷莱也怪笑起来。季洪·伊万内奇高兴得差点儿背过气去。这一下，密布的乌云烟消云散，一场暴风雨就这样过了，天空

中又映射着明媚的阳光……

过了半个钟头以后，我们都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似的；我们像是回到了童年，在一块肆无忌惮地打闹起来。玛莎玩得忘乎所以——潘捷莱用一种痴迷的目光傻傻地呆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的眼睛忽明忽暗，鼻孔夸张地张合着，一脸兴奋的样子。季洪·伊万内奇像一只肥笨的鸭子，迈着那双粗短的小腿，在她的屁股后面扭来扭去。这种热闹的场面吸引过来了那只叫文佐尔的狮子狗，它好奇地爬在窗户外的凳子上，伸头向屋里望去，感到我十分陌生，就本能地叫了两声，然后跳了起来。玛莎像疯了一样，一阵风似地冲进另外一间房子，怀抱吉他，把肩上的披巾一把扯下来，迅速地坐在椅子上，仰着头唱起了茨冈民歌。她的声音高昂嘹亮，带着一种颤音，像一个有裂缝的玻璃樽抑扬顿挫……让人从心里升起既怕又惧、既乐又喜的感觉。“啊！上帝呀！爆炸吧！燃烧吧……”潘捷莱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季洪·伊万内奇舞着小步，像一只发情的小老鼠，煞是好笑。玛莎像一团火焰，溢射出耀眼的光芒，修长的手指在琴弦上飞舞着、翻动着，嘴里爆发出燎人的热情。有时她会戛然而止，虚脱地倒在椅子上，大口地喘着气，吉他在她手中，好像是一种讨厌之极的东西，此时潘捷莱的舞步也会毫无生气，只是在原地踏步；季洪·伊万内奇似乎在跳一种节奏缓慢的舞，像中国产的一个瓷人，在机械地运转着，有时玛莎会像熄灭的火山一样再次爆发，四肢快速地旋转着，腰扭得像一条蛇，勾引得潘捷莱疯如野兽，上下蹿动，头都要撞上天花板了，身子像飞速旋转的车轮，不知疲倦，嘴里还高叫着：“快！再快些！”……

“加油！转！再转！”季洪·伊万内奇也在拼命地大嚷大叫。

那天离开别索诺沃村时，天已经很晚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

一

从那次拜访切尔托普哈诺夫后，两年已经过去了，之后，这位汉子便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而这些麻烦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因为，对于我们的切尔托普哈诺夫来说，他对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不幸的事，恼人的事，不平的事，从来不放在心上，事过之后，并不影响他正常的生活轨迹。而这次的麻烦事，首先是玛莎离他而去，在他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伤痛。

玛莎为什么要离开他，离开已经生活了多年的地方，这个问题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清楚。而潘捷莱的判断是，玛莎弃他而去，归根结底是由于一位叫亚夫的退伍骑兵，此人年纪轻轻，就住在附近的村子，凭着摆弄他那花哨胡子，每天打扮得体体面面，四处招摇撞骗，玛莎肯定是受了他的诱惑，禁不住他的甜言蜜语而出走的。但是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自始至终，玛莎的血管里流淌的都是茨冈人不安分的血液。总而言之，最终的结果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晚上，玛莎把随身穿戴的衣服打了一个包，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潘捷莱先生。

当然，在她出走之前，也表现出一些反常的情况，例如常常一个人呆在屋里，不知所措地蜷缩在床上，对任何人都懒得理睬，好比一只受到惊吓的狐狸，眼睛滴溜溜地注视着面前的一切，随后又紧皱眉头，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双手紧紧地抱住肩膀，像是浑身发冷似的。这种表现其实并不少见，她隔一段时间就会如此折腾一下的。因此，看到她的这副模样，我们的潘捷莱并不以为然。但是一天上午，管理猎狗的仆人匆匆跑了过来，说

有两只猎狗在晚上死去了，希望他去看一眼，他心烦意乱地从那里回来后，迎面碰见一个慌慌张张的女仆，她语无伦次地告诉他，玛丽娜・阿金菲叶夫娜[①]已经离他而去了，并且说不再回来了，希望他今后多多保重。潘捷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惶惶然地转了两圈，然后狂叫一声，像疯了似地奔了出去，他要把这个绝情的女子追回来，而且随手拎起了手枪。

他马不停蹄，像离弦的箭一样。终于在通往县城的路上，即在村外两俄里的白桦林边，潘捷莱追上了玛莎。此时，已是傍晚时分，朝霞映得地上的万物红彤彤的，白桦林、青草和庄稼看上去煞是美丽。

“哼！不辞而别，去找那该死的亚夫！”看见了玛莎，潘捷莱便气不打一处来，声泪俱下地说，“该死的亚夫！你去找他呀！”他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以踉踉跄跄的脚步向她冲去。

玛莎停住了脚步，回头盯着他。她站在那里，恍如黑色的精灵，在夕阳的映照下，落下一个长长的背影，眼睛里放射出逼人的目光，似乎瞳孔突然大了一圈。

她抬手把包裹扔在地上，双手交叉，傲慢地站在那里。

“您真让我恶心，竟敢跟亚夫干那种勾当！”潘捷莱唠唠叨叨地侮辱着她，上前就要抓她的胳膊，可一碰见她那慑人的眼神，就不自觉地退了一步，手足无措地呆立在那里。

“您错了，切尔托普哈诺夫！我与亚夫先生没有任何交往。”玛莎心平气和地说，“但是，我必须离开您。”

“为什么？我什么地方得罪了您？您竟然如此残酷地对待我。”

玛莎摇头不语。

“是的！我知道，您对我一直都很好，切尔托普哈诺夫！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我已经过惯了这种生活……您的好处我永远

---

① 玛莎的正式用名和父辈之名。

记着，但是，我必须离开你了。”

潘捷莱惊愕地瞪圆了眼睛，他气急败坏地拼命拍打着大腿，恨不能跳起来。

“噢！天啊！您怎么能这样呢？您想，在这里，您生活得多幸福、多快乐啊！可是，一说没趣了，马上就拍屁股走人，太让人难以接受啦！您过的生活，受到的尊崇，就连贵族夫人也自愧不如呀……”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玛莎冷冷地说。

“什么？没兴趣！从一个茨冈女骗子，摇身一变，成了一名人人敬仰的贵夫人，真的毫无兴趣吗？您真让我痛心，您简直是个下三烂！您如此不自重，迟早会受到众人的唾弃的！知道吗？唾弃！”

他口无遮拦地大骂起来。

“我从来没想过被人唾弃，我也不在乎！”玛莎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我再向您说一遍，这种生活我已经没兴趣了！”

“噢！亲爱的玛莎！”潘捷莱捶胸顿足地哀求道，“别！别走！我真的离不开您，我现在心如刀绞！亲爱的，您扪心自问，我是多么爱您，季沙① 是多么爱您，看在季沙的面子上，你也不能如此绝情啊！”

“噢！祝季洪·伊万内奇一切都好，就说……”

潘捷莱连连摇头。

“总之，您是在胡说八道！您不能一走了之，休想去幽会那该死的亚夫！”

“亚夫先生，他……”玛莎刚想往下解释。

“哼！狗屁亚夫先生！”潘捷莱学着她那恶心的语调说，“他是个王八蛋、大骗子、卑鄙无耻的小人，看他那一副德行！我简直想呕吐。”

---

① 对季洪的昵称。

就这样，潘捷莱跟玛莎足足唠叨了半个小时。他软硬兼施，一会儿向她逼近，一会儿又怔在那里，一会儿满嘴脏话，一会儿又低声下气，他骂着，哭着，闹着……

“我烦死了，”玛莎厉声说，“我真受不了你，我……简直想马上死去。”她一脸严肃，眼光中露出鄙视、不屑的光芒，随后又耷拉下了眼皮，似乎想恹恹欲睡，潘捷莱怀疑她是否害了什么病，上前关切地问她感觉如何？

“是让人纠缠得心闷，”她大声地回答道，“我已经说了无数遍！”

“好吧，我一枪结果你算了！”他被激怒了，嘎地从腰里拔出了手枪。

玛莎兴奋地笑了，脸上堆满了迷人的神情。

“太好了！死在您的手里，我也问心无愧了，切尔托普哈诺夫！动手吧，我一点儿也不反抗。但说什么我也不回去！”

“真的不回去？”潘捷莱举起了手枪，扣动了一下板机。

“是的，亲爱的潘捷莱！我决心已定，您就动手吧！”

潘捷莱疯狂地把枪硬塞在她掌心，无助地蹲在她面前。

“玛莎，还是您先打死我吧，失去了您，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冒犯了您，让您感到烦闷——可是，世上的一切都让我痛恨，除非您陪着我。”

玛莎缓缓地弯腰把包裹从地上捡起，将掌心的手枪平放在路边，枪口背对着潘捷莱，亲密地在潘捷莱身旁坐了下来。

“唉！亲爱的潘捷莱！您要想开点儿，这根本算不了什么，您不了解我们茨冈女人的天性吗？我们一直坚信，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只要一有‘无趣’的感觉，那就宣告了这段生活的结束，我必须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新的生活，任何人都不会留住我的，懂吗？请记住野性十足的玛莎吧，我是您最好的情人，您也是我最棒的男人，像鹰隼一般坚强的男人，切记我的劝告！”

“玛莎！我亲爱的，我已经到了离不开您的地步了啊！”潘捷

莱悲哀地双手捂着脸，伤心地说……

“我也是！我一直深爱着您，亲爱的切尔托普哈诺夫！”

“我对您爱得翻天覆地，我从未如此地迷恋一个女人，每当想起我悲惨的身世，我会万念俱焚的，您一定是嫌弃我的穷困潦倒，否则，您也不会远走他乡，过悠闲自在的日子，而抛下我一个人不管不问的，您说，是这样吗？”

玛莎听了此话，哑然失笑。

“您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我是爱慕荣华富贵的女人吗？”说着，玛莎轻轻地在他的背上拍了一下。

他一跃而起。

“如此说来，您不能空手而走，我要给您一笔钱，否则，别人会怎么说我呢？噢！您还是打死我最好，说实话，死在您的手下，我感到极大的荣幸。”

玛莎赶紧挥手反对。

“亲爱的！我为什么要打死您？难道您想让我到西伯利亚去流放吗？”

潘捷莱顿时打了个冷战。

“噢！我明白了，您是因为怕流放才……”

他颓然摔倒在地上。

玛莎一声不响地站在他身旁，凝视着他。然后无可奈何地说，“亲爱的潘捷莱，实在抱歉！我知道，您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但事已至此，我们只好分手了！”

她转身向前走去。此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夜幕渐渐覆盖了天穹，四处已漆黑一片。潘捷莱像闪电般从地跳起，一个箭步冲上去，拉住了玛莎的胳膊。

“您说！是不是去找该死的亚夫！您这个歹毒的女人！”

“朋友，请保重！”玛莎注视着他的眼睛，义正辞严地说，然后抽出胳膊，昂头向前走去。

潘捷莱像丢了魂似的，绝望地望着她的身影，劈手捡起地上

的手枪，向她恶狠狠地扣动了扳机……但在电光石闪的瞬间，他把枪口向外侧了侧，呼啸的子弹从玛莎的耳边擦过。她回头看了一眼，并不停步，似乎在跟他开玩笑。

他像中了邪似地扭头便跑……

但是，还没跑几步，他就像钉子一样僵在了地上，似乎着了魔法。在他的身后，飘过来嘹亮而又亲切的歌声。噢！是玛莎在唱歌……此时，她唱的歌曲是"青春年华多么美好"，一声声，一句句，像多情的夜莺，激荡在空旷的夜空，让人感到无限的伤感和陶醉。潘捷莱呆在那里，听得入了迷。歌声在渐渐地远去，最后只能听见或隐或现的几个词，在撩拨人的无限情思……

"她是故意挑逗我，"潘捷莱恶狠狠地想，"噢！她不会这样的，这是她对我的无限祝福。"想到此，他热泪盈眶。

第二天早晨，他便冲到了亚夫家。亚夫先生对乡下的生活早就腻烦了，他最大的爱好便是在娱乐圈取乐，从而结识更多的小姐，正如他自己所说，住在县城会获得良好的地理条件。因此，潘捷莱扑了个空。亚夫的下人告诉他，主人在昨天去了莫斯科。

"果真如此！"潘捷莱暴跳如雷，大吼道，"真是一对狗男女，原来他们早就密谋好了……我跟他们没完！"

他一手推开拦他的仆人，一脚踢开了这位拈花惹草的亚夫的办公室。在屋里的墙壁上，挂着这名退伍骑兵的相册，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哈！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原来躲在这里，我要杀了你！"说着，潘捷莱一跃而起，蹿到沙发上，挥拳向像框打去，顿时打得四分五裂。

"请向你的混账主子通告，"他恨恨地对那个仆人说，"由于他作恶多端，卑鄙下流，世袭贵族潘捷莱对他进行了惩罚；如果他想索赔相册，就让他找我好了，我随时恭候他的大驾！要不我再来拜会他，他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把他纠回来的！他这个该死的王八蛋！"

大骂一通之后，潘捷莱昂首挺胸地走出了亚夫的家，他的怒

气仍然没有消。

让潘捷莱感到意外的是，这位胆小的退伍骑兵根本没敢登他的家门——而且他们再也没有打过照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潘捷莱逐渐淡忘了这个卑鄙下流的情敌，在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和摩擦。然而，他心爱的玛莎从此就没有了任何消息。潘捷莱为此而愁眉苦脸，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但是，他最终还是“觉醒”了。然而，第二个不幸又发生在他的身上。

二

季洪·伊万内奇·涅多皮尤斯金的逝去，又给了切尔托普哈诺夫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两个是亲密无间的好友。在涅多皮尤斯金离开人世之前的两年多里，他的身子骨日渐虚弱：气喘不断，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睡状态，即使睁开了双眼，头脑也不能一下子清醒过来。医生说他的病是“有点中风”。就在玛莎出走前的三天，也是她心神不定的三天，在别谢连杰夫卡村自己的家里，涅多皮尤斯金患了重伤风。玛莎抛弃他的好朋友又给了他当头一棒。因为他一向胆小懦弱，和他的好朋友切尔托普哈诺夫比起来，他更受不了这种打击。所以他能做到的，只是给予好朋友深深的同情，除此之外，便无能为力了。可是他却感到一切都完了。“她的行为太让我失望了，”他坐在沙发里一边掰着手指，一边喃喃自语道。他的心情始终好转不过来，即使在他的好朋友好转之后。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心里已经一无所有了。”“就在这个地方。”他用手指了指胃的上部。熬到冬天的时候，他喘气不那么厉害了，可是却患上了正儿八经的脑中风。记忆力大大受损伤，口吃得厉害。不过，他还能辨认出是他的好朋友切尔托普哈诺夫在和他说话：“你不能这样，我的老朋友，你怎么能像玛莎那样也忍心离开我呢？”“我，潘……莱·叶……梅……伊奇，我……不想……离……开……”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当天，还没等医生及时赶来，涅多皮尤斯金就断气了。医生看到刚刚断

气的涅多皮尤斯金，感慨道："人生就像一场梦"，要借"酒和鱼干"消除心中的烦恼。很明显，涅多皮尤斯金死后把自己的遗产留给了他这位最亲密的朋友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可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并没有得到多少，因为这些遗产拍卖掉后，买墓碑、雕像花去一大笔钱。切尔托普哈诺夫打算在他好朋友的墓前塑一个雕像（这和他父亲的性格极为相似！），雕像是在莫斯科定做的，原打算做一个祷告的天使；而他的中介人却认为外省几乎没有人懂雕塑艺术，所以天使像不妥，于是就送了一个福洛拉女神① 像，这个女神像原来安放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很荒凉的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花园里，那位中介人一分钱没花就把它弄到了手。这个女神像看起来风彩迷人，韵味独特：胳臂丰满，鬈发披肩，胸脯裸露，微微弯腰。它现在依旧姿势优美地塑立在涅多皮尤斯金的墓前，用它那蓬帕杜② 式的姿态迎接着来这里观赏的游人。

三

自涅多皮尤斯金去世之后，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更加孤独了。于是他又开始用饮酒发泄自己心中的苦闷，不过这回要比先前厉害得多。昔日富有的他开始变得穷困潦倒。打猎取乐已成为奢望，剩下的几个钱也都挥霍光了，侍候他的佣人们也不得不被解散。切尔托普哈诺夫完全成了一个孤家寡人：没有人和他说话，更没有人和他谈心。可是他的目空一切的狂傲性格不仅一点也没有改变，相反，他的情况变得越糟糕，他就愈加狂妄，愈加孤僻。最后竟成了一个粗暴的鲁夫。现在惟一能给他带来点心理平衡和快乐的只剩下他那匹宝马了。这是一匹产自顿河的灰色马，他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马列克·阿杰尔。这匹马的确让他感到骄傲。

---

① 福洛拉女神：传说罗马神话中的花神。

② 蓬帕杜：法国路易十五的一位宠妃。

下面是有关这匹马的故事：

一次，切尔托普哈诺夫骑马路过一个小村庄时，看到酒馆前边一大帮农夫围成一团，吵吵闹闹，手脚不停地朝他们中间的什么东西打去。

“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用傲慢的腔调问一个老妇人。

那位老妇人靠着自家的大门，正朝出事的地方张望。在她的双脚之间坐着一个有浅黄色头发的小孩，这个小孩攥着两个小拳头叉开双脚，身上穿着浅花布短上衣，十字架挂在裸露着的胸前；旁边的一只小鸡正在啄地上坚硬的麦皮。

“我也说不清楚。老爷，”那老妇人说着，向前倾了倾身，一只粗糙无比的手摸着小孩的脑袋，“他们好像是在合伙欺负一个犹太人。”

“为什么打他，那个犹太人是什么样子？”

“这我可不知道，老爷。这个犹太人来到这儿，可他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瓦夏，娘的心肝，过来；去……去去，讨厌的小鸡。”

老妇人赶跑了那只小鸡，这个小男孩的小手拉着她的花边裙子。

“这伙人正在打他呢，老爷。”

“凭什么打他？”

“不知道，可能有原因吧。话又说回来，怎么能饶恕他呢？老爷，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干的呀！”

切尔托普哈诺夫大喊一声，催马朝人群冲了过去。不问谁是谁非，就用马鞭子抽打这帮农夫。他边抽打边大声骂道：“你们这帮混蛋！真是胆大包天！胆大……包天！有法律，你们还敢……胡闹！我让你们……胡闹！……胡闹！！”

不一会儿，这帮农夫便四处逃散了。被他们打倒在地的是一个黑瘦弱小的人，只见他头发散乱，浑身是伤，张着嘴，白眼珠向上翻着，面色发白，身上穿的粗布外衣也被撕破……他怎么样

了？是不是被打死了？

“你们这帮混蛋，凭什么打死他？”切尔托普哈诺夫在空中挥着马鞭，大声责问。

没有人大声回答，只听见很小的呻吟声。被抽打的人有的用手揉着肩，有的抱着腰，有的捂着脸。

“这么凶狠呀！”有人说道。

“他是用马鞭子打的，我可受不了！”又一个人说道。

“这个犹太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打死？我在问你们！你们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切尔托普哈诺夫又大声说了一遍。

忽然，在地上躺着的那个犹太人一下子站了起来，赶忙朝切尔托普哈诺夫这边跑来，可能是被这群农夫吓的，他哆嗦着手一下子抓住了切尔托普哈诺夫的马鞍。

引起农夫们一阵嘲笑。

“根本打不死！他是一只听话的小宠物！”农夫中不知谁又说道。

“的（大）[①] 人，请给我求求情，救救我吧！”这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犹太人用胸脯紧紧贴着切尔托普哈诺夫的腿说，“我会被他们这些人打死的，的（大）人，求求你了！”

“你犯了什么罪，他们要打你？”

“我希（实）在不知道！他们的一些牲口不知怎么死掉了……于是怀疑是我干的，可希（是）我希（实）在没有干那坏事呀！我……”

“哦，是为这种小事呀，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你不用担心！”切尔托普哈诺夫打断了这位犹太人，“现在我可以带你走！喂，你们这帮混蛋，听着！”他又向这帮农夫们说道：“我是别索诺沃村的庄主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如果你们还不服气，要告的话，那就

---

① 这位犹太人俄语发音不够准确，有时出现讹音，翻译时我们也用一些别字来代替，以忠实原文，同时在括号内给出正确的字。以下同。

告我好了，还有这个被你们打的犹太人！我叫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听明白了没有？”

“我们告什么呀！”一位胡子都白了的老农夫弯着腰对切尔托普哈诺夫说道。看样子很像以前氏族部落里的头领。（不过在揍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也够凶的。）“老爷，我们久闻你的大名，我们怎么能告你呢？你给我们这些无知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我们要好好感谢你、报答你才是！”

“我们告什么呀！”又有一些人随声附和道，“那个犹太佬，我们会好好教训他的！他跑不了，跑不出我们的掌心！我们擒拿他，就像猫头鹰捕捉田鼠一样……”

切尔托普哈诺夫对这帮农夫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然后就带着这个犹太人回别索诺沃村去了。像以前搭救涅多皮尤斯金一样，他又搭救了这个犹太人。

四

刚过没几天，切尔托普哈诺夫惟一的佣人进来向他禀报：一个骑马的人要见你，想跟你面谈。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有点奇怪——因为除了涅多皮尤斯金外，他再没有要好的朋友了。可是涅多皮尤斯金已经去世了，谁还会来看他呢？于是他走出屋想看看是谁，原来是那个被他救下的犹太人。他骑着一匹膘肥体壮的灰色顿河马，这匹马稳稳地立在院子中。犹太人坐在马上，腋下挟着顶破毡帽，破长衫衣襟在马鞍的两旁耷拉着。他一看见救命恩人，嘴唇下意识地动了起来，双肘、两腿都颤抖起来。切尔托普哈诺夫一看他这副模样和这匹漂亮的马在一起，不禁大动肝火：一个犹太佬还配骑如此漂亮的顿河马……真是太放肆了！

“听着，你这讨厌的家伙！”他大声向犹太人吼道，“立即从马上给我滚下来，否则我要亲自把你揪下来，扔到乌泥坑里！”

犹太人很听切尔托普哈诺夫的话，像球一样立刻从马上滚了下来，他牵着马，满脸堆笑弓着腰向切尔托普哈诺夫走去。

“你来干什么？”切尔托普哈诺夫阴沉着脸问他。

“的（大）人，我给你带来了匹马，想让你看看。”犹太人微笑着说。

“哦……不错……是匹骏马！你怎么弄来的，是不是从别的地方偷来的？”

“绝对不是偷来的，的（大）人！你知道，我希（是）个非常诚希（实）的犹太人，我希（是）费了很大周折专门为的（大）人弄到的。这希（是）匹再好不过的顿河马，没有比它更好的了！你瞧瞧，的（大）人，这毛色、这个头，多么漂亮呀！看看这边，的（大）人，（他开始吆喝这匹马）要不要把马鞍卸下来，的（大）人？”

“马还算不错，”切尔托普哈诺夫极力装出无所谓的模样，可是他的内心已像燃旺的火一样，再也按捺不住了。因为他对马非常痴迷，而且很内行。

“的（大）人，请伸出你的手摸摸这宝贝，摸摸它的皮毛，摸摸它的脖子！”

切尔托普哈诺夫对犹太人的建议故作冷淡，但他还是忍不住把手伸了出来，他拍了拍马脖子，接着手顺着马背划了过去，又在马肾脏上方轻轻捏了捏。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非常懂行的人。这匹马像触了电似的，马背一下子拱了起来，猛一扭脖子瞅了切尔托普哈诺夫一眼，大口吐气，两条前腿在原地踏了几下。

犹太人忍不住鼓掌大笑。

“的（大）人，它这是在向你表示欢迎，同意你做它的主人！”

“喂，不要胡说，”切尔托普哈诺夫不高兴地说道，“想把这匹马卖给我？告诉你，我可没钱买，你要是白送给我，我可从来不接受犹太人赠送的礼物，甚至都不接受上帝赠送的礼物！”

“那好，的（大）人，我听你的，我就卖给你……钱吗你先欠着，等你以后有了再还我。”

切尔托普哈诺夫沉默了一会儿后，开口问这位犹太人。

“你想多少钱卖?”

“两百卢布,的(大)人,就按我买时的价钱卖给你,怎么样?”

这匹顿河马实际价钱要贵得多,至少要值四百卢布,甚至六百卢布。

切尔托普哈诺夫转过身去,打了个呵欠,显得很兴奋的样子。

“那给你钱……最迟什么时间?”切尔托普哈诺夫故作一本正经地问犹太人。

“的(大)人愿意什么时候给就什么时候给。”

切尔托普哈诺夫为了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往后一仰脖说道。

“这是什么话吗? 你得说个准确时间,我可不想欠你们这些希律[1] 子孙的情!”

“那好吧,的(大)人。”犹太人赶紧说,“半年之后……行不行?”

可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却没有言语。

“的(大)人,我可不可以先把这匹马拴在马厩里?”犹太人仔细看了看切尔托普哈诺夫的表情,又接着说。

“可是……马鞍子你拿走,我可不要。”切尔托普哈诺夫终于有点口吃地说道。

“行、行,的(大)人,马鞍子我拿走。”这位犹太人一边高兴地回答着,一边卸下马鞍。

“钱的事吗……”切尔托普哈诺夫接着说,“半年之后一定付清! 不过,我要付你两百五十卢布,不是两百,就这样好了,我说到做到! 半年之后别忘了来找我。”

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自己有点掉价,有失身份。“这显然是白送嘛,他不过是为了报答我才这样做的。”他既想感谢这位犹

---

[1] 希律是公元前四十年至四年的犹太国王。

太人，又想骂他一通。

“的（大）人，”犹太人仗着胆子，微笑着对切尔托普哈诺夫说，“按照你们俄罗斯的风俗，你得把马缰绳从我的怀里接到你的怀里才行。”

“你还有这么多规矩，还讲俄罗斯风俗！真有你的！喂，佩尔菲什卡，把这匹马牵到马厩去，喂它些黑麦。一会儿我还要过去看看。怎么样，给它起个名字，就叫马列克·阿杰尔吧！”

切尔托普哈诺夫迈上台阶刚要进屋，忽然又一下子转过身来，大步跑向犹太人，然后猛地握住了他的手。犹太人有点受宠若惊，赶忙弯腰去吻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手，可是切尔托普哈诺夫立即松开了他的手，对犹太人低声说罢“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就转身进屋了。

五

当天，马列克·阿杰尔就占据了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整个心，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精神的寄托。他对这匹马的喜欢甚至超过了以前对玛莎的喜爱；他对这匹马的私人感情比以前对涅多皮尤斯金的私人感情还要深。这匹顿河马实在是太棒了！它就像燃烧得很旺的一团火，却又不失高贵典雅的气质！它很能吃苦，不知劳累，也很听话；喂着它很省事，即使没有了饲料，也不用担心，它甚至能把蹄子下面的泥巴当饲料吃。你骑着它慢步时，好比拥抱着你，它小步跑的时候，你好像又坐在摇篮里一样，要是它狂奔起来，你都想像不出有多快，风也追不上它！可是它却一点也不喘气。四条腿坚实有力，从来没有跌倒过，豪沟、篱笆栏对它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它很通人性，只要一听是你在说话，它就会昂着头向你跑来；你让它站住，它就会立刻停下来，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你往回走时，它会不断向你嘶鸣，让你知道它在这儿。它的胆子很大。在黑洞洞的夜晚，在漫天飞舞的大雪天，它都能辨清方向；如果是生人，休想接近它，它会张口咬你！狗也

无法接近它，它会用前蹄把狗踢死。它像人一样很有自尊心：你不能用鞭子真抽它，只能装装样子给他看。用不着唠叨这么多，总而言之，这匹马胜过一切牲畜！

切尔托普哈诺夫一说起马列克·阿杰尔，话就多起来，对它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马的皮毛光滑闪亮，呈银灰色，摸上去像鹅绒一样光滑！整套马具也像马一样漂亮——笼头、马鞍、鞍垫真是和这匹马太般配了，真该为它画一幅画！切尔托普哈诺夫照料它更是细心周到，亲自给它编马鬃，用啤酒清洗马尾和鬃毛，甚至还经常给蹄子抹润滑油……

切尔托普哈诺夫没事就骑着马列克·阿杰尔到外面转悠。不过有一点，他从来不到乡亲们家去（因为和他们来往有失他的面子），而是经常在他们的住所近旁、耕作的土地上来回兜风……向他们炫耀自己的这匹宝马。如果得知某个富有的庄园主要到野外去打猎，他就会骑着马列克·阿杰尔立即赶到那儿，在他们附近和他们进行跑马比赛，尽显马列克·阿杰尔的英雄本色，让他们这些人感到无比的惊叹——他们骑的马没法跟马列克·阿杰尔相提并论！但是他不允许这些人接近他。曾经有一个打猎的人看见切尔托普哈诺夫骑着马列克·阿杰尔，便带着所有的随从骑马追赶，可是，马列克·阿杰尔飞奔起来如风驰电掣一般，这些人骑的马怎能追得上。猎人在后面一边拼命追赶，一边向切尔托普哈诺夫大声喊叫：“喂，老弟，你停下！咱们商量商量……我出高价买下你的马怎么样？几千卢布都可以，如果还不行，我宁愿把我的所有财产——包括老婆、孩子——都给你！”

切尔托普哈诺夫猛地一下子勒住了马缰绳。猎人在后面追了上来。

“老弟，你说个条件吧，要什么都行！我的亲爹！我求你把你的马卖给我！”猎人哀求着说道。

“就算你是国王，”切尔托普哈诺夫用傲慢的口气说（尽管他

从来不知道莎士比亚[1]曾经说过),“用你的所有疆土来换我这匹马,我也不和你交换!”切尔托普哈诺夫说完像个得胜者一样大笑起来,他让马列克·阿杰尔前腿腾空,以后腿为轴旋转了一圈,然后向前方狂奔而去,在割过的田地上若隐若现。猎人(听说是个方圆百里内富得流油的大庄园主)摘下帽子摔在地上,脸一下子又扑到帽子上!感到无比悲观失望,竟在地上躺了好长时间。

马列克·阿杰尔怎能不让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无比自豪呢?怎能不让他更加珍爱它呢?正是马列克·阿杰尔给了他高贵的资本。才使得他在乡亲们面前能够重新炫耀自己,获得满足感!

六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半年过去了,付那位犹太人钱的日期已迫在眼前。不要说二百五十卢布,就是五十卢布这个零头切尔托普哈诺夫也没有。到时候怎么对付那犹太人呢?切尔托普哈诺夫思来想去,最后拿定主意,“到时候犹太人如果反脸,不给我再宽限些时日,我就用我的房屋和庄园作抵押,我宁愿骑上这匹宝马到处流浪,即使被饿死,我也决不会把马列克·阿杰尔还给他!”他有些坐卧不安了。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偏偏在这个时候,幸运——切尔托普哈诺夫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降临在他身上:他的一位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远房姨妈在临终的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钱——两千多卢布。他收到这笔钱的时间也是恰到好处,正好是付钱的前一天。他欣喜若狂,高兴得手舞足蹈,但他并没有喝酒。自从和马列克·阿杰尔生活在一起,他已经戒酒了。他兴奋得立刻跑到马列克·阿杰尔近旁,用

---

[1] 莎士比亚在剧本《理查三世》中曾写过这样的话:“马呀!马呀!我愿用我王国的一半疆土来换你!”

嘴亲热地亲了一下它鼻孔上边那柔嫩嫩的面部。“宝贝，以后咱们就永远在一起了！”切尔托普哈诺夫轻轻拍了拍马列克·阿杰尔的脖子说道。他转身走出马厩回到屋里，从两千多卢布中拿出二百五十卢布，封好一个小包。一切都收拾好之后，他仰面躺在床上，吸着旱烟，又开始琢磨剩下的这笔钱该怎么花：肯定得买狗，而且得买科斯特罗姆种的狗，毛色一定得是带红斑的！切尔托普哈诺夫兴奋得又跟佣人佩尔菲什卡闲聊了会儿，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并且许诺要送他一件漂亮的崭新外衣。所有的事都安排好之后，他在飘飘然中睡着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做了一个不吉利的梦。他梦见自己骑着马到野外去打猎，但这匹马不是马列克·阿杰尔，而是一匹模样酷似骆驼的很难看的劣马；迎面跑来一只银狐，他像往常打猎一样，挥动手中的鞭子，示意让猎狗追赶，可是手中拿的却是树皮，不是鞭子。那只银狐一面跑，一面伸舌头向他取乐。他忍不住从马上跳了下来，结果不小心被绊了一下，跌倒在地上……最后被宪兵抓去面见总督，说来也巧，这总督竟是亚夫……

这时候，切尔托普哈诺夫梦醒过来。屋里漆黑一片，公鸡刚打过第二遍鸣……

忽然，他听到很远的地方有马在嘶叫。

他稍微抬了抬头……远方又传来一阵很小的嘶鸣声。

“这不是马列克·阿杰尔的叫声吗？”他自言自语道，“没错，是它的嘶鸣声！怎么会这么遥远呢？哎呀，完了！……这怎么能……”

切尔托普哈诺夫猛然醒悟过来，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慌忙从床上跳下来，顾不上穿好衣服和马靴，就一手抓起钥匙向马厩冲去。

七

马厩位于院子的尽头，其中一面墙向着田园。切尔托普哈诺

夫拿钥匙的手在颤抖。他哆哆嗦嗦地把钥匙插入锁里，他不敢一下子扭动钥匙……他的心在怦怦地跳动，他屏住呼吸仔细听了一会儿：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马列什卡！马列什卡！[①]”他轻声喊了两遍，里面仍毫无声息！切尔托普哈诺夫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再也忍耐不住了，把钥匙猛地一拧：门吱呀一声开了，很可能就没有锁……切尔托普哈诺夫一步就跨进了马厩，大声地喊道：“马列克·阿杰尔！”除了草堆里的老鼠弄出声响外，便什么也听不到了。马厩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但他还是一下子就摸到了拴马列克·阿杰尔的那个马栏，可是栏里什么也没有！此时，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脑袋嗡嗡作响；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想说话却说不出来。他呼吸急促，弯着腰，用两只手来回地摸着，一栏一栏地摸着……摸到堆满干草的第三个马栏时，他在一面墙上碰了一下，然后又猛地碰到另一面墙上，切尔托普哈诺夫摔倒在地。整个马栏都摸遍了，也没有摸着马列克·阿杰尔一根毛！他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又慌里慌张地跑出马厩……

“马列克·阿杰尔不见了！佩尔菲什卡，快来呀！马列克·阿杰尔被人偷走了！”切尔托普哈诺夫在院子里大声喊叫起来。

佣人佩尔菲什卡听到主人惊慌失错的喊叫声，慌慌张张地穿了件衬衫就从他住的小屋里跑了出来……

主人和佣人慌张得都像惊弓之鸟一样一下子在院中撞了个满怀，他们像神经病一样在院子中转起了圈子。主人说不清、道不明，佣人也稀里糊涂，不知道主人叫他做什么。“遭贼了！遭贼了！”主人嘴里不住地喊。“遭贼了！遭贼了！”佣人也跟着主人喊叫。“快去拿提灯点上！火！火！我要火！”切尔托普哈诺夫终于转过神来，对佣人大声命令道。佣人佩尔菲什卡急忙转身进屋去取提灯和火。

---

① 马列什卡是对马克列·阿杰尔这匹马的昵称。

可是点火是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在当时的沙俄很难弄到用磷做的火柴。厨房里烧着的余火已完全熄灭。佩尔菲什卡找了好一阵子才找到火刀火石，可是又很不好用。切尔托普哈诺夫一下子从佩尔菲什卡手中夺过火刀和火石，自己亲手打火：嚓嚓……从火刀和火石上迸出了火星，可是火绒很难点着，即使刚点着，又马上熄灭了，虽然主人和佣人一齐鼓起腮帮子对着火使劲地吹。大约有五六分钟时间，才终于点着了那盏破提灯。主人和佣人一同冲进了马厩，举着提灯在马厩里仔细检查……

马厩里没有马列克·阿杰尔！

他又赶忙奔出马厩，提着提灯在院子里的各个角落开始寻找它心爱的马列克·阿杰尔，可是连它的影子都见不到！切尔托普哈诺夫的院子是用篱笆围起来的，现在大多已经毁坏，倒在地上……在马厩的旁边，大约有一尺宽的篱笆墙已全部倒在地上。佣人佩尔菲什卡领着主人在这个地方查看了一下。

“老爷，”佩尔菲什卡对主人说，“您看看这里：白天还好好的，现在这些篱笆桩都露出了地面，肯定晚上有人来拔！”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借着灯光，朝佣人佩尔菲什卡说的地方仔细瞧了瞧……

“马蹄……马蹄印！ 是刚留下的马蹄印！”他又有点兴奋地说，“是马列克·阿杰尔的马蹄印！ 它是从这儿被人牵走的，对，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猛地越过篱笆，跑向空旷的田野，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叫：“马列克—阿杰尔……马列克·阿杰尔……”

佣人佩尔菲什卡提着提灯呆呆地站在马厩旁。灯光越来越暗，渐渐地溶入了没有一点星光的漆黑的夜里。

“马列克·阿杰尔……马列克·阿杰尔……”切尔托普哈诺夫那撕心裂肺的呼叫声也渐渐地被空旷的田野所吞噬……

八

切尔托普哈诺夫天亮的时候才狼狈地回到家里。他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浑身上下全是泥，脸色铁青，双眼呆滞，嗓音沙哑。佩尔菲什卡看见主人这副模样，吓了一跳，赶忙过来，可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却呼地一声关上了屋门，让佩尔菲什卡走开。他已疲惫不堪，但是他没有躺下，在靠门的一把椅子上，他双手抱着脑袋坐了下来。

“完蛋了！……完蛋了！……”

可是在这么漆黑的夜里，那个可恶的家伙到底能用什么巧法把马列克—阿杰尔从上了锁的马厩里偷走呢？不要说夜里，就是白天，马列克·阿杰尔也不会让任何生人接近它的。况且两只家犬都一声也没有吠叫，这怎么可能呢？虽然它们都是小狗，因为天冷挨饿使它们趴在地上不动，但也不至于一声都不叫呀！

“马列克·阿杰尔被偷走了，我以后可怎么过呀？”切尔托普哈诺夫又开始沮丧起来“现在我又一个最亲密的朋友——马列克·阿杰尔——离开了我，我以后还会有什么快乐呢？我也要完蛋了！再买一匹？可是哪儿还会有像马列克—阿杰尔这样棒的马呀？”

“老爷，老爷……”有人在门外小心地喊切尔托普哈诺夫。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谁在外面喊？”他沙哑着声音问道。

“是我！老爷，佩尔菲什卡。”

“是不是找到马列克·阿杰尔了？”

“不是，老爷，是半年前的那个犹太人……”

“犹太人？”

“他终于来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突然打开屋门，并大声喊道：“把这个犹太人给我拉过来！拉过来！拉过来！”

那个犹太人站在佣人佩尔菲什卡身后，他一看是从屋里突然跑出的切尔托普哈诺夫竟然蓬头垢面、表情凶恶，吓得转身就想跑。可是切尔托普哈诺夫一下子就蹿到了他面前，伸出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你还敢来要钱？”他恶狠狠地说，“是不是你昨天夜里把马偷走了？快说！”

“我哪敢……的（大）……人”犹太人被掐得喘不过气来。

“快说！马列克·阿杰尔现在在哪儿？你把它弄到哪儿了？是不是又卖给别人了？快说！”

犹太人一声也不哼了。铁青的脸上已没有了恐惧的神情，两只手慢慢地耷拉下来，身体已软得任凭切尔托普哈诺夫来回摆布。

“欠你的钱我会还你的，而且一个子都不会少！”切尔托普哈诺夫接着对犹太人吼道，“如果你现在还不告诉我马列克·阿杰尔在哪的话，我就立刻掐死你！就像掐死一只猫那样容易。”

“老爷，他已经被你掐死了。”佩尔菲什卡在一旁怯怯地说。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猛地回过神来。

他松开了双手，那犹太人像失去了平衡似的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切尔托普哈诺夫赶忙将他扶到橙子上，又给他灌了半碗酒。好让他苏醒过来。过了好长时间，犹太人才慢慢地醒了过来。切尔托普哈诺夫这时才向这位犹太人讲述了昨晚马列克·阿杰尔被偷的经过。

这位犹太人的确不知道马已被偷走。为了报答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救命之恩，这马是他专门孝敬潘捷莱·叶列梅伊奇的，他怎么会再把它偷走呢？

切尔托普哈诺夫领着犹太人去马厩查看。

马栏、饲料槽、门锁，他们都一一看过，然后又翻弄了些干草、麦秸秆。里面看完之后，他们又查看院里的情况。切尔托普哈诺夫让犹太人看了看留在篱笆近旁的马列克·阿杰尔的马蹄

印。突然，切尔托普哈诺夫猛一拍自己的大腿。

“等一会儿！”他喊了声，“你是从哪儿买的这匹马？”

“是在小阿尔汉格尔县的韦尔霍先马市上买到的，的（大）人。”犹太人答道。

“是什么人卖给你的？”

“一个哥萨克人。”

“他年轻还是年老？”

“是个中年岁数的人。”

“他长得什么样子，看起来像不像一个坏人？”

“他说不定系（是）是个骗子，蛋（大）人。”

“骗子！那儿他告诉你什么了，难道他以前就拥有这匹马吗？”

“好像以前他这样说过，我记得他说过这匹马是他的。”

“就是这么回事儿，要说别人干的这件事，我还有些不信，这种偷窃的勾当也只有他能做得出来！你瞧瞧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嗨，你过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呀？”

犹太人振作精神，抬起头看了看切尔托普哈诺夫，两只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是你询问我的名字吗？”

“对，是我问的，你名字叫什么啊？”

“我叫莫舍尔·莱巴。”

“你好，莱巴，一看就是个聪明人，我俩会成为好朋友的；你说说，能把马列克·阿杰尔弄到手的除了旧主人以外还会是谁呢？谁能够给它上鞍卸衣，把马具往干草堆上乱扔呢？只有他才能够干得这么麻利，好像在自家的马厩里一样。马列克·阿杰尔认人很厉害，除了它的主人，其他人休想靠近它。它的叫声会把全村人吵醒的，你说说，我这么说对吗？”

“没错，没错，蛋（大）人……”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把那个哥萨克人找

到！”

“找哥萨克人，到那儿去找他呢，谁知道他跑到那里去了呢，蛋（大）人？我和他仅仅见过一次面，根本弄不清楚现在他呆在什么地方？更甭说他的名字了？嗨，事情麻烦啊！”犹太人边叫苦，边摇晃着他长长的鬓发。

“莱巴！”切尔托普哈诺夫猛然嚷道，“莱巴，你来瞧瞧我怎么啦？我控制不住自己了，我受不了了……你帮帮我的忙吧，否则我只好上吊自杀了。”

“帮忙！可系（是）我能做什么呢……”

“做什么？和我一道去抓那个小偷呀！”

“抓小偷，可系（是）小偷在哪儿呢？”

“我也不知道，但多跑跑路，比如说集市、大街小巷、盗马贼活动频繁的地方，城市、乡村，甚至农家院落——即使把天下每个角落都刮一遍我也在所不惜！老弟，你不必为花销担心，实话告诉你，我继承了一笔遗产！如果能够找回我的那个朋友，我愿意花光所有的钱！我怎么着也不愿意让那个哥萨克坏蛋悠闲自在的。他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追到什么地方！他上天，我们就乘云，他入地，我们就钻泥，即使他想投奔魔鬼，我们也到魔鬼那里去报到！”

“非得要到魔鬼那儿去吗？”犹太人说，“哥萨克人到那里去干什么？”

“莱巴，”切尔托普哈诺夫回答道，“你们犹太人的信仰虽然不太好，但你有一颗比基督徒还纯净善良的心灵！你一定得帮帮我，如果单枪匹马去办这件事，肯定会弄糟的。我这个人太容易急躁，但你脑瓜灵活得很，点子也多！这也是你们犹太人的特性：不用怎么去学，什么事情都干得好！大概你心里现在正犯嘀咕，说这个人会从哪儿得来钱呢？好吧，为了让你放心，走，跟我到房间里去，我让你看看我全部的款项。如果你愿意，我把它们全给你，脖子上的十字架也一起拿去——只要你保证给我找回马列

克·阿杰尔，只要找回来就行了。”

切尔托普哈诺夫像发热病似的，豆粒大的汗珠布满了面部；汗珠和眼泪一道，顺着他的那撮小胡子流了下去。他抓紧莱巴的手，向他诚恳地请求，就差没有吻他了……看来他真有点疯了。犹太人莱巴本不同意沾上这些事，想找个借口溜走，因为他还有其他的事……可是一点用也没有！切尔托普哈诺夫不想听他的解释，一个劲地哀求；最后没办法，莱巴只好自认晦气，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切尔托普哈诺夫与莱巴一起赶着一辆农用马车离开别索诺沃村，开始了寻马的历程。犹太人莱巴表情颇有些古怪，他一只手把着车栏杆，听凭自己衰弱的身子在座位上晃个不停；他的另外一只手在怀里揣着，贴胸的口袋里放着一沓钞票，用报纸包得严严实实的。而切尔托普哈诺夫却呆呆地坐着，只有两只眼睛四处滴溜，腮帮子鼓鼓的；腰里系着一把短剑。

“哼，该死的偷马贼，你可得小心点，别让我抓住你！”当马车在大道上疾驰时，他这样自言自语道。

离开家时，他让仆人佩尔菲什卡和一个厨娘一道看顾他的家产，厨娘年纪大了，耳朵又聋得厉害，要不是他有足够的怜悯心，她还不知道死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回到村子时，肯定骑着马列克·阿杰尔，”向仆人和厨娘告别时，他说道，“要不然，我再也不回村子了。”

“这样的话你索性做我老婆吧！”佩尔菲什卡轻轻捅了捅厨娘，“瞧老爷这模样，肯定回不来了，咱们会寂寞孤独死的。”

九

整整一年都过去了，可是潘捷莱·叶列梅伊奇仍然毫无音讯。那个老厨娘也不在人世了；佩尔菲什卡准备离弃这个家，去城里，因为他有一个堂兄弟在城里跟理发师做学徒，他一再邀请他去那里的。忽然有消息传闻，主人将要回来。教区的管事收到

了一封潘捷莱·叶列梅伊奇亲手写来的信,在信中,他对管事提及,自己即将回到别索诺沃村,请管事在他回来前通知佣人做好一切准备,欢迎他的归来。可是佩尔菲什卡却认为,这只是让他随便应付一下,并不相信这消息是真实的。但是没过几天,潘捷莱·叶列梅伊奇本人果真骑着马列克·阿杰尔回来了,此时,对管事的话,佩尔菲什卡才不得不信以为真。

看见主人,佩尔菲什卡立即跑过去,抓住马镫,搀扶主人;可是潘捷莱·叶列梅伊奇自己却从马上跳了下来,目光巡视了一下四周,大声地说:“我早就说过,马列克·阿杰尔会找到的,事实果真如此,让那帮仇敌和天命见鬼去吧!”佩尔菲什卡走上前想吻主人的手,可是主人却无意理会他。只顾牵着马列克—阿杰尔的缰绳快步走向马厩。佩尔菲什卡偷眼瞅了瞅主人,突然感到害怕起来:“多么令人恐惧的脸色啊! 一年下来,竟瘦了许多,也老了许多。”看来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应该手舞足蹈了。原因是他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是的,他很开心……不过,对佩尔菲什卡来讲,仍忧心忡忡。切尔托普哈诺夫仍把马鞍放在原来的老地方,在它的后部轻轻地拍了拍,说:“行了,宝贝,咱们又在一起了! 以后要小心呀……”不等次日,他就雇来一名免除赋役的可靠穷苦农夫做看守;自己在家里也安置下来,又重新开始了以前的生活。

可是,老样子再也无法维持下去……后面将详谈这方面的情况。

在回到村子的次日,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叫来了佩尔菲什卡,因为和其他人没什么可谈的,只有与他说说了。主人于是向仆人讲述了自己寻找马列克—阿杰尔的经过和遭遇,同时为了保持自己主人的威严,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在讲述的过程中,切尔托普哈诺夫脸冲窗户坐着,嘴里叼着烟,而佩尔菲什卡则骑着门槛站着,双手背在身后,神情恭敬地注视着主人的后脑勺,似乎他的嘴长在这里似的。切尔托普哈诺夫是这样告诉仆人的:经

过无数天的鞍马劳顿与奔波后，他终于到了一个名叫罗姆内的集市，这时他是孤身一人了，因为犹太人莱巴生性软弱，受不了奔波之苦，于是便仍下他独自离开了。在集市上呆到第五天，他已失望地准备到下一个地方去了，当他最后一次在一排排马车旁边经过时，忽然在马群中发现了有一匹马被拴在了车辕下的饮料袋旁，他靠近仔细一看，正是他的马列克·阿杰尔！他马上认出了它，马也看见了他，于是嘶声长鸣，边挣扎边用马蹄刨着土。

“其实它并不在哥萨克手里，”切尔托普哈诺夫接着说，头仍然朝着窗户，声音低沉，“它被一个茨冈的马贩子弄到了手。我当然马上抓住了自己的马，试图把它夺过来，但是狡猾的茨冈人哇哇大叫起来，整个市场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过去，他发誓说他是从另一个茨冈人手里得到这匹马的，他可以找人证明……我才不管这些呢——只要付给他钱，他顿时就不吱声了！对我来说，钱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把自己的老朋友找回来了，我感到无比欣慰。以前有一次，我轻信了犹太人莱巴的话，把一个哥萨克当做了偷马贼，就给了一顿嘴巴。谁知这个人原来是牧师的儿子，硬要我赔偿他的精神损失，好说歹说，我还是被敲诈了一百二十卢布。钱损失了我一点也不心疼，毕竟马列克·阿杰尔又回到我身边了！从今以后我又可以逍遥自在，过几天舒坦日子了。你干什么呢，波尔菲里[1]，我要提醒你一句，假如你碰巧在周围一带看见了那个该死的哥萨克，你什么也别说，赶紧回来告诉我，给我准备好枪，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事情。”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这样告诉了佩尔菲什卡整个事情的经过。他嘴里说得很轻松，其实他心里一点儿也不轻松。

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内心深处他对自己带回的马是不是真就是马列克·阿杰尔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1] 这是对佩尔菲什卡正式的称呼。

十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越来越感到难受,很少有安心踏实的时候。当然,有时他也对自己的笃信不疑,心里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疑神疑鬼。但是总体来说,难受狐疑的时候居多,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一下子涌上心头,像耗子一样,嘶咬着他的心灵,让他在钻心的剧痛中不能自拔。能够找回马列克·阿杰尔,他心里当然很满意,可是当他对找到的爱马仔细检查一番后,他的心绪起了微妙的变化,待到次日早晨,当他在旅店的马厩里为马准备坐具时,突然的发现又像锥子一样扎了他一下……他试图忘却这些不快,但怀疑的种子已经扎下了根。乘着马回家的一星期,他心里很少怀疑。可是一回到村里,当他把马放养在以前真正的马列克·阿杰尔呆的马厩里时,疑问的种子迅速膨胀发芽……当他骑着马在大路上悠闲地四处张望时,他没有多少精力去怀疑,甚至心里还对自己大为佩服,"我切尔托普哈诺夫想干的事情,没有办不到的,"但一回到家,他的疑心病就又犯了,虽然这一切没有在行动上明白地表现出来——他的自尊心不容许他这样。但是如果谁要是敢对马表示怀疑,即使是一点暗示,他会勃然大怒,几乎要把别人撕烂。有时,别人为了奉承他,向他祝贺"寻马成功",但他又犯嘀咕,认为别人在故意揭他的短!每时每刻他都沉湎于对马的审查比较上,可以这么说,他成天和马呆在一起,比如骑马到野外去,悄悄地在马厩里仔细审视爱马,和它小声说话,甚至一连几时不动地观察它,这一切与其说是在证明疑误,不如说是重新寻找以前的感觉。有时仆人们能听到他自言自语道:"是它,不错;肯定是它。"

说实话,切尔托普哈诺夫对现在和以前的马在形体上的差别还不太介意……而且,差得也不是太多:以前的那匹马尾马与鬃毛好像有点稀疏,耳朵要细长一些,眼睛也要精神些——但是,这些都停留在感觉上,让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难堪的是两匹

马在气质上的差异。两匹马在这方面简直是天壤之别，例如，以前的马一看到主人进了马厩，都要轻轻地嘶叫着和他打招呼，而现在这匹马却麻木得很，见到主人也若无其事地吃草，或者干脆低头瞌睡。主人下马时，两匹马倒都会纹丝不动，可是一听到主人的叫声，以前那匹马就会主动迎上前来，而现在这一匹马却充耳不闻，没有任何反应。以前的那匹马跑得既快又稳，现在这匹马走起来倒可以，一加鞭跑起来，比坐破马车还晃得难受，以前那匹马可不是这样。在切尔托普哈诺夫看来，现在这匹马样子又呆又蠢，没有以前那匹马与主人息息相通的灵气。以前那匹马很爱整洁，马厩脏了，它总用后腿踢栏杆，而现在这匹马却毫不在意，习以为常。以前那匹马对外界也很有灵性，雨天时它会因潮湿而不安地嘶叫，现在这匹马倒好，对环境一点要求都没有，反而处之泰然……总之现在弄回家的马又蠢又丑，也不及以前那匹马可爱，只是现在这匹马……

一想到这些细节，切尔托普哈诺夫就倍感痛苦，心神不定；只有当他策马疾驰在原野或山岭之间，在速度的刺激下，他才会完全抛却不愉快的想法；他心里在喊，嘴里在嚷，这时他感到自己骑的正是真的马列克·阿杰尔，因为没有一匹马有这样的本事。

凡事有利就有弊，由于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钱财去寻找马列克·阿杰尔，切尔托普哈诺夫手里有点拮据了。他暗暗熄灭了购买科斯特罗姆种猎狗的奢望，而只能和从前一样，骑着马一个人到处游荡。一天早上，正当切尔托普哈诺夫在距离别索诺沃村约五俄里的地方遛马时，迎头又碰上了公爵的猎队——一年半前曾在他面前展示过奔驰雄态的猎队。这一次的情况和上次很相似：有只灰兔从斜坡上追了下来，整支猎队向前飞奔；切尔托普哈诺夫也扬鞭疾驰，在距离猎队约二百步的地方——上次也在这里，有条大水沟挡住了他的去路，水沟愈往上愈窄。他离去年跃马跳过去的地方——一年半前他就在这里一展辉煌了

——仅有八步左右时，这时他差不多为相似的胜利感占据了，他挥动着鞭子，得意洋洋地大笑，对面的猎队也在飞奔，方向正对着这位勇敢的骑士。他的马如离弦之箭向前冲，水沟近在咫尺了——驾、驾、一下跳过去，和上回一样……

然而，坐骑却没有让他如愿以偿，它猛然停住，向左转到沟边跑了起来，无论怎样抓缰绳都无济于事。

很明显，这匹马害怕了，在挑战面前它失去了信心。

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无比的羞愧和愤怒，他使劲忍住了自己的眼泪，放松缰绳，随马跑到山里，躲开了声势浩大的猎队——也暂时远离了嘲笑与羞辱，他受不了他们那种异样的目光。

马列克·阿杰尔两肋布满了鞭痕，跑回家时已经大汗淋淋了，切尔托普哈诺夫马上钻进卧室，锁紧了门。

"这匹不是我的马列克·阿杰尔，不是它，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为了不让我出丑宁愿自己跌伤，即使扭断了脖子也在所不惜。"

十一

最使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沮丧的是这么一回事。一次，他骑着自己心爱的马列克·阿杰尔路过位于教堂附近的教士住宅区。近些时候，他心里很烦，有点不高兴。所以坐在马上，他故意把皮毡帽往下拉，盖住自己的眼睛、弓下腰，双手抓着马鞍。正当他骑着马慢慢前行时。忽然听到喊他的声音。

他勒住马列克·阿杰尔的缰绳，回头一看，原来是教堂那个管事。只见他穿着一件浅黄色的土布风衣，头上戴着一顶浅褐色礼帽。他是专门出来巡查的，正好遇上了潘捷莱·叶列梅伊奇。这位管事觉得切尔托普哈诺夫很有意思，有必要和他谈谈。神职人员一般是不和凡人过多交谈的，除非他认为有必要时才这样做。

可是对于切尔托普哈诺夫来说，根本没有兴趣去理会这位

神职人员；他客气了几句，便想离开……

“您的这匹马太棒了！”管事出口夸奖说，“的确是匹宝马。您真是太聪明了，又有男子汉的气魄，体魄健壮得如雄狮一般！”这位管事很会奉承，而且远近闻名。可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却笨舌笨嘴，感到很生气。“虽然有人使坏主意让你丢失了原来的马列克·阿杰尔，”这位管事接着说，“可是你没有一点悲观的样子，而且更加相信上帝会给你带来福音，很快又重新弄到了另外一匹好马，我看比马列克·阿杰尔毫不逊色，甚至比它还棒……你不用……”

“你在胡说些什么？”切尔托普哈诺夫赶忙打断他，阴着脸说，“这就是我原来的马列克·阿杰尔，我已经把它给找回来了，怎么能不是它，是另外一匹呢？ 不要胡说八道……”

“我胡说？”管事忽然睁大眼睛盯着切尔托普哈诺夫反问说，“你不要搞错了，我尊敬的先生，您的马列克·阿杰尔丢掉大约是在去年的圣母节[1] 过后两周，而如今已经十一月底了。”

“这和我的马列克·阿杰尔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您想过没有，您的马列克·阿杰尔丢失时，颜色是灰色的，且带有圆斑点，可是一年多的时间都过去了，颜色不仅没变，反而比原来的灰色更深了。这怎么解释呢？你知道，一年过后，灰色马的毛色是要变淡的呀，而且还要淡许多。”

听罢这位管事说的话，切尔托普哈诺夫打了个冷战……好像冷不丁被人泼了盆冷水。是呀，灰色一年后是要变淡的，如此简单的常识我怎么都给忘了。

“荒唐，无聊！鬼才信你呢！”切尔托普哈诺夫瞪着眼，大声对管事吼道。说罢，他扬鞭策马，一会儿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唉！ 全完蛋了！”

现在一切都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这句“灰色会变淡

---

[1] 圣母节：是旧俄历十月一日。

的"该死的话,我的一切都让你给冲跑了!

灰色的毛是要变淡的,你这没用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变淡呢?快跑,快跑!

切尔托普哈诺夫一回到家里,立即又将自己锁了起来。

十二

这匹在潘捷莱·叶列梅伊奇眼里一直视为宠物的马现在真相大白了,它不是原先的马列克·阿杰尔,它们是两匹完全不一样的马。这对于稍有心眼的人来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可是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却自作聪明——玩了一手自欺欺人的伎俩。现在这匹马对他来说已毫无意义了!他一个人躲在屋里来回地踱步,从这边机械地走到那边,然后又机械地同样返回,好像被困在铁笼子里的怪兽。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刺痛,他吃不香、睡不安,他仿佛感觉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真是气愤之极,忽然想找人发泄。犹太人、亚夫、玛莎、管事、哥萨克、乡邻、还有他自己,这些人像闪电一样在他脑中一个个地闪过,他思绪混乱。最后一个肥皂泡也破灭了。(他总是这样想)在别人眼里,除了笑料、小丑、笨蛋之外,我还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个该死的管事会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说我是个傻瓜……真他妈的该死!……切尔托普哈诺夫想尽力克制自己,却无济于事;他想安慰自己,这匹马和马列克·阿杰尔比起来,也次不到哪去,而且也可以很好地为他效劳——但是这样一想,他更加气愤了。他觉得这是在侮辱马列克·阿杰尔,这匹没用的东西怎么能和马列克·阿杰尔相提并论呢?他真是愚昧透了,把一匹差得不能再差的马却当成马列克·阿杰尔对待!他再也没有骑它的欲望了,决不可能再骑它了!……要么把它送给鞑靼人,要么把它喂狗——它已毫无用途了,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在屋里胡思乱想地来回踱了近两个钟头。

“佩尔菲什卡！”他忽然大声喊他的佣人，“立即去酒店给我买半瓶酒！对，马上，要快！”

一会儿功夫，酒就买回来了。切尔托普哈诺夫一个人开始独饮起来。

十三

天已经黑下来了，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停止了踱步，在桌旁坐了下来。桌上点着蜡烛，还有佩尔菲什卡为他买的酒，他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起来。他样子凶恶，如果有人这时看见他，说不定会吓个半死。他喝得脸越来越红，眼睛也开始模糊起来，他一会儿低头看看地上，一会儿又抬头望望窗口；一会儿站起来倒酒，一会儿喝干后又坐下，双目发直，像雕像一样。看来，他正在考虑一个重大的决定，而且愈加强烈和明显。趁着酒意，他似乎已变得无所畏惧，心中的愤闷已被脸上阴险的笑容所取代……

“该死的东西，我要马上结果你！”他凶狠地说，“要趁着酒劲动手！”

他把剩下的一杯酒一饮而尽，立即从床头取出手枪，装上子弹，同时又带了几根引火线，以防开不了火，一切准备好了之后，切尔托普哈诺夫趁着酒意来到了马厩。

他打开了门，这时候看守马厩的人忽然问道：“谁？”“是我！瞎了你的眼，难道看不出来是我？滚开！”切尔托普哈诺夫恶狠狠地说道。看守胆怯地站在旁边不敢再说话了。“听到没有，我让你滚开！”他又对看守大声吼道，“这个马厩不用看守了！没什么宠物值得看守的！”说完，他就朝那匹令他恼火的马走去，这匹曾令他大肆炫耀的马正躺在草垫上。切尔托普哈诺夫凶狠地踢了它一脚，破口大骂：“滚起来，你这没用的东西！”他解下马笼头，脱掉马衣，统统扔在地上，这些东西对切尔托普哈诺夫来说已经没有用处了！他狠毒地把这匹假马列克·阿杰尔牵出了马厩。看守对主人的行为感到十分惊讶，他搞不清楚主人为什么要在深

更半夜牵马，更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看守一言也不敢发，呆呆地看着，一直等到主人的影子消失在夜色中为止。

十四

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头也不回，不停地向前走着；这匹假马列克·阿杰尔温顺地跟在后面——它当然不知道他的主人要干什么。夜色明亮，切尔托普哈诺夫借着夜色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片黑压压的树林。寒气袭人，可切尔托普哈诺夫似乎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浓烈的酒意使他感到浑身狂热。虽然他感到头脑有些昏涨，喉咙冒火，两耳嗡鸣，可是他却清醒地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

他要干掉这匹假马列克·阿杰尔；他已下定了决心！

切尔托普哈诺夫现在信心十足，而且心中也不像刚才那样愤闷了。他觉得他必须这样干，而且做起来也很"简单"。只要一结果了这个冒牌货，他就可以解放了，可以同一切对他的非议一刀两断了，而且还可以重新在世人面前炫耀自己，不能随便开他的玩笑……可问题是：他要同这个冒牌货同归于尽，继续活在世上在他看来已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念头，要想解释清楚是很困难的。但也可以作些解释：切尔托普哈诺夫不仅有种受辱感，而且孤苦伶仃一个人，缺少知音，今晚又饮了许多酒，浑身燥热，似乎已有点发疯，这时候的行为最不可思议。不过，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觉得这很正常。切尔托普哈诺夫觉得自己作出的决定很英明；他不会反悔的，他只想赶快干掉这个冒牌货，可是冒牌货和他自己有没有关系，他却不十分清楚。说实在的，他的决定看来很幼稚可笑。"一定得干掉它！"他一再叮嘱自己，"一定干掉这个冒牌货！"

那匹假马列克·阿杰尔温顺地跟在主人后面……可切尔托普哈诺夫看起来却显得如此凶恶。

十五

切尔托普哈诺夫牵着假马列克·阿杰尔来到树林边的一个小山沟处,这条小山沟生有许多橡树和灌木丛。他向山沟深处走去……这匹假马列克·阿杰尔忽然被绊了一下,一下子向前冲去,差点把切尔托普哈诺夫撞倒。

“你这蠢货,想撞死我呀!”切尔托普哈诺夫气得吼叫起来,一下子从腰间拔出手枪,做出了自卫反击的架式。他对自己的吼叫声感到有些吃惊:山沟里,黑压压的一片,而且夜深寂静,这种环境的确让切尔托普哈诺夫感到恐怖。他的吼声回荡得令人毛骨悚然!这时,忽然从树上传来鸟拍打翅膀的声音,好像是在回应他的吼声……他吓得打了个冷战——这么荒凉的山沟,怎么还会碰见这种生灵?不能让它知道我要干的事……

“滚吧,你这没用的东西,滚得越远越好!”切尔托普哈诺夫松开了缰绳,用枪托朝着马背猛拍了几下。这匹假马列克·阿杰尔有点发怒了,长鸣一声,狂奔着跑出了山沟。马蹄声渐渐地消失在旷野之中……

切尔托普哈诺夫走出了山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朝家走去。一路上,他越想越生气,好像自己又遭人欺负了一样。

因受阻而无法干成自己想要干的事的人常常会有这种体会。

切尔托普哈诺夫忽然感到自己的后背被什么东西给碰了一下。他猛一回头,竟是那讨厌的假马列克·阿杰尔跟在他身后。它好像是要向主人报告自己又回来了……

“怎么是你,讨厌的东西!”切尔托普哈诺夫十分恼火地叫道,“你想送死呀?那好吧,我就成全你!”

切尔托普哈诺夫立刻掏出手枪,对准这可怜的生灵就是一枪……

这匹可怜的马前蹄腾空而起,嘶鸣了一声,然后扑通一声,

重重地摔到在地，抽搐地打起滚来……

切尔托普哈诺夫吓得抱头就跑，什么酒劲、凶恶劲、荒唐的自信等等全都跑得无踪无影了。只有恐惧和罪恶占据了他的心灵，他清醒地意识到：这回自己算是彻底完蛋了。

十六

六个星期之后，佩尔菲什卡觉得必须拦住路过别索诺沃庄园的那位警察署长。

“你有什么事要汇报吗？”警察署长问。

“长官，麻烦你来我主人家里看看吧。”佩尔菲什卡弓着腰说，“我家主人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快不行了，我现在很担心。”

“什么？快不行了？”

“是的，长官。开始他每天喝酒，可是现在他却躺在床上不动了，人瘦得可怕。我感觉他什么也不知道了。连话也不能说了。”

听了这位佣人的话，警察署长从车上下来。

“你有没有请神父来过？你家主人向上帝赎罪了吗？有没有行圣餐礼？”

“没有。”

“哎呀，怎么这种事还没有做呢？你可能不知道，这种事很关键啊，马虎不得！”

“我已经对他说过两次了，”佩尔菲什卡赶忙说，“我说，‘主人，要不要请神父来？’他却骂我说，‘滚开，蠢货，这儿不关你的事。’可是我今天和他说话时，发现他只看了看我，一句话也不会说了。”

“他饮的酒多吗？”警察署长问道。

“多得很啊！长官，你就委屈一下过来看看吧。”

“那好吧，你前头带路！”佩尔菲什卡领着警察署长去看切尔托普哈诺夫。

来到一间昏暗潮湿的屋里，只见切尔托普哈诺夫躺在一张

破旧的木床上。面色发黄，双眼凹陷，如死人一般。他身上依旧穿着那件一次也舍不得换的带有弹药口袋的上衣和他那浅蓝色的吉尔吉斯裤。一顶红色风帽扣在他的脑门上。他右手握着马鞭，左手拿着一个带有绣花的荷包布袋——玛莎送给他的最后纪念物。一个空酒瓶在靠床的桌子上放着；靠床的墙上贴着两幅画，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很胖的人，手拿吉他，可能是涅多皮尤斯金；另一幅画画的是一位骑手——跨下是灰色带圆斑的马，身穿短上衣，胸前缝着弹药袋，脚穿长统马靴……使人一看就能认出画的是切尔托普哈诺夫和他的马列克·阿杰尔。

警察局长目瞪口呆，吃惊得不知怎么才好。整个房间里笼罩着浓厚的沉默气氛。“照这个样子看，他大概已经死了，”他心里琢磨，想到这里他高声喊道，“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嗨，潘捷莱·叶列梅伊奇！”

正在这时，一种异常奇怪的场面出现了。切尔托普哈诺夫的眼睛居然缓缓地睁开了，没有了精神的眼睛慢慢地转动了，开始是从右向左，然后又从左向右，最后把目光投射到了来人的身上，注视着他……有某种东西在他泛白而又灰色的眼白里闪动，眼睛好像会发光似的；随后他又慢慢张开已经发紫的嘴唇，沙哑而又干瘪的声音飘出来，一听就知道是垂死的人的声音：

世袭的贵族潘捷莱·切尔托普哈诺夫快要离开人世了，有谁能够阻挡他呢？他的一生不欠别人的债，清清白白，也没有过分的欲望……远离他吧，活着的人！快走吧！

他握鞭子的手试图抬起来……可是没有一点力气！嘴又闭上了，眼睛也合上了——最后切尔托普哈诺夫挺直了身子，连两个脚后跟也紧挨在一起，仍然在那张又硬又粗糙的床板上躺着。

“待到他断气，就来通知我，”警察局长从房间出来，小声地告诉佩尔菲什卡，“依我说，你现在可以去找神甫了。按教规给他举行临终仪式。”

当天，佩尔菲什卡就把神甫请来了，次日早晨，他向警察局

长报告：潘捷莱·叶列梅伊奇在昨晚已归天了。

举行葬礼时，为他棺材送行的只有两个人：仆人佩尔菲什卡和犹太人莫舍尔·莱巴。切尔托普哈诺夫归天的消息也不知道如何传到莫舍尔那里的，他抓住了为自己救命恩人尽最后一次义务的机会。

凋零的夏娃

哺育俄罗斯人民的家园——
打上了无尽磨难与沧桑的印记！

费·邱特切夫

“晴捕鱼、雨打猎，晦气伴你行。”这是法兰西流传很广的一句谚语。我对捕鱼从来没有雅兴，因此，对打鱼的人心情是好是坏，很难作出判断。比如说，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心情好，还是在阴雨天里宁愿让雨浇湿而捕到硕大的鲜鱼时更为高兴，我都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断言，那就是雨天对打猎的人来说，是再倒霉不过的了！我曾碰到过这鬼天气——那是和叶尔莫莱一起去别廖夫县打松鸡的经历。一大早就下起了雨。我们使出了全部招术，以免被雨淋着。用橡胶制成的雨披披在头上，不仅有碍于猎枪瞄准，而且还渗进了雨滴。在树下避雨也并非想像的那么美好，树叶上的积水越积越多，超重而不能承受时便泻在了我们身上。更让人讨厌的是，一丝丝冰凉的感觉在你的后背上淌了下来。难怪叶尔莫莱感慨：实在是倒霉透顶了！

“没戏了，彼得·彼得罗维奇，”他忍不住叫道，“这回绝对没戏了！看来今天打松鸡要泡汤了。雨一淋，狗的嗅觉就嗅不着味了，猎枪打火也不好使了……这倒霉的天气，真该见鬼去！”

“现在我们还能做什么？”我问叶尔莫莱。

“我们只能去阿列克谢叶夫卡那儿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你母亲的一个庄园就在那里，从这儿只需走七八里路。今晚，我们就在那儿过夜，天亮……”

“还回别廖夫县？”

“不，这儿不再令我们感兴趣了！我们要到阿列克谢叶夫卡

那儿打松鸡，很多地方我都熟悉，有许多比这儿更好的狩猎场地。”

是什么缘故使得叶尔莫莱非得费些周折再领我去那些更好的地方打猎，我没有责问。还算幸运，我们当天就来到了属于我们家的那个庄园，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不相信在这儿会有一个我们家经营的庄园。庄园里有一间简陋的房子，虽没有人生活在此，但依然清洁。这一夜，我是在这儿度过的。

次日一早，我就起了床。东边的红日已露出了地平线；天上已寻不到阴云的踪迹；只有朝霞和雨过之后的清新交织成一个令人耀眼的美丽光环。在利用别人给我准备的间隙，我漫步来到了庄园里的花园，这儿以前曾是个果园。举目四望，已显得有些荒凉。不过，房子被芳香的花草簇拥着，又给人一种爽快的感觉。云雀和着美妙的音符，仿佛清晨的露水给予了其灵性。我摘下毡帽，昂头挺胸深深吸着这清新的空气。养蜂场坐落在不远处斜坡上的篱笆旁边，正好有一条曲折的小径可以通行。小径的两边长满了茂密的杂草和各种灌木，有名的或是无名的。

沿小径而上到了养蜂场。这儿的冬季蜂房不过是由篱笆围起来的篱笆棚，到了冬天，蜂箱就放在里面。篱笆棚的门半开着，我向里看了一眼，棚里有点黑，不湿，也很静，不时散发出芳香的气味来。我看到棚子角落的木板上躺着一个人，这人的身体似乎不大，上面盖着被子……我立刻意识到得马上离开……

“老爷，老爷！彼得·彼得罗维奇！”我听到了一种细微、缓滞而沙哑的呼唤声，仿佛沼泽地中的苔藓的声音。

我顿足细听。

“彼得·彼得罗维奇！你走进来！”我的名字又被这弱小的声音唤了一遍。我注意到这声音来自角落里的那个人。

待我走上前去仔细看时，我呆住了。木板上躺着的这个人竟是个活人，如果不是听到声音，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个人的脑袋已干瘦如柴，是青铜色的，就像古书里的主神

像一样。鼻子窄如刀刃;嘴唇虽模糊不清,但牙齿洁白,双目无神,额头上披着几绺枯发。干瘦的两只小手微微移动,证明她还是个活物。我定睛分辨,原来是张很漂亮的面孔——不过这种容颜确实有点吓人。我端详时,她的面颊极力抽动,显然是想露出笑容,但又无法做到,本来就有点吓人的面孔更让我觉得有些心悸。

“老爷!您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卢克丽娅。……难道您忘了,在斯帕斯科耶您母亲那里举行的舞会……如果您有印象的话,领唱的那个人就是我。”

“卢克丽娅!”我大叫了一声,“怎么会是你呀?不可能!”

“没错,老爷,是我。我是卢克丽娅。”

我忽然说不出话来,呆呆地望着我面前这张和死人没有差别的脸,那双无神的眼睛还在盯着我。她会是卢克丽娅?卢克丽娅,我家所有佣人中最美的女人,一个漂亮、苗条、聪明、具有歌舞天才的姑娘!曾经令多少小伙子为之倾倒;就连当时的我——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也为她美丽的容颜深深地吸引。

“哎呀!……呀!卢克丽娅,”我一下子回过味来,“您怎么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了?”

“天大的灾难呀!老爷,您可不要瞧不起我,不要因为我现在这副模样而讨厌我。老爷,您能坐到小凳上吧,靠近我,不然,我说的话您听不见……您看,我现在说话都这么弱……今天能在这看到您,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是什么缘故使您到这儿来的?”

卢克丽娅声调低微,但她继续说下去。

“叶尔莫莱领我来这儿打猎的。我还是听你讲一讲……”

“说说我的遭遇?那好,我就告诉您,老爷。这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刚和瓦西利·波利亚科夫结婚——您不会忘记吧,瓦西利·波利亚科夫,就是那个给您母亲掌管厨房的小伙子,身体健壮,头发有些卷曲。那时您已经去莫斯科求学了,这事

当然不知道。我爱瓦西利·波利亚科夫,他也非常爱我。可怕的事就出现在春天:那是某一天的后半夜……天快要发亮……我不能入寐。听到花园里夜莺在欢快地鸣唱……我更无睡意,于是索性起床去台阶上听夜莺美妙的啼唱……‘卢莎[1]!……’似乎有人在轻声喊我,是个男人的声音,极像瓦西利的声音。我向四周看了看,或许是睡意还没有完全清醒的缘故,我一脚踩空,整个身子一下子从很高的台阶上滚了下来,摔在地上!当时,我并没有觉得摔得很重,我迅速从地上爬起来,走回我的房间。这时我感觉体内——尤其是五腑内脏——极为难受,好像断了什么似的……我得喘口气……老爷。”

卢克丽娅箴默不语了,我凝视着她。尤其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对我讲述她的厄运时,她一点也不显得悲伤和痛苦,没有抱怨,更不希望得到他人的怜悯。

“从那次遭遇之后,”卢克丽娅又开口说,“我的身子骨逐渐瘦弱下来,皮肤也变黑了,走起路来回摇晃,再后来双腿无法移动,只能躺在床上。吃饭没有胃口;于是身体愈加糟糕。您好心的母亲送我去医院治疗。医生对我用了各种方法,用红铬铁铬我的脊背,用冰块给我降温,可是都不见效果。这些医生中竟没有一个能诊断出我得的是那种病。我的躯体慢慢地僵直了,最后,医生断定说我的病已无法治愈。我成了个废人,无法待在主人家里……于是,我被安置到这儿,原因是这儿有我的亲戚可以照顾。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这您都见到了。”

卢克丽娅又停了下来,再次作出了想露出笑容的表情。

“不过,你现在的处境很严重呀!”我有点同情眼前的卢克丽娅了,我不知道自己又语无伦次地讲了些什么,接着又说了一句:“你的瓦西利哪儿去了?”我怎么竟说出这种傻话!

卢克丽娅失神的双目,向一边望去。

---

① 卢莎是对卢克丽娅的昵称。

“您是说波利西科夫呀，他知道我的情况后，很是伤心，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和另外一个女人结婚了。那女人家住格林诺耶村庄，距我们这里很近。她的名字叫阿格拉费娜。我知道瓦西利很爱我，可是我这副样子还怎么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呢？他还年轻，我不能拖累他。他得重新找个伴侣，不能总是单身汉。这女人既漂亮又和蔼，还给瓦西利生了个孩子。您母亲也给了波利亚科夫很多自由，他现在给附近的一户人家管事。多亏上帝保佑，他现在生活得很好。”

“你一直这样躺着？”我又问她。

“是的，老爷，这样子已经六七年了。夏天，我就躺在这间小棚子里；冬天挪到澡塘的更衣室里。”

“有人来侍候你吗？”

“心眼好的人总是有的，这儿也不例外，我没有被这里的人抛弃。况且我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麻烦。吃饭一点就行，水是现成的，杯子里总有甘甜的泉水。我有一只手还听使唤，能够着这水杯。这儿有个孤儿小女孩，经常来我这儿照顾我。我心里很感激她。她刚走不久……您来时没有看见她？这小女孩长得很水灵，肤色也很白。她刚才是给我送花的，她知道我很喜欢花。这里以前种过花，现在都见不到了。野花倒是挺多的，也很好看，有的闻起来比家里养的花还要香。比如铃兰花……”

“卢克丽娅，难道你不感到孤独吗？”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说实话，老爷，开始是受不了这种折磨，不过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现在已无所谓了；世上还有比我遭难更严重的人呢。”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虽然我很不幸，可是有的人连栖身之处都没有！更有许多瞎子、聋子！和他们相比，我还算幸运的，眼睛不坏，耳朵好使，我能听得见老鼠打洞的声音；闻得见差别甚微的气味，无论是地里的荞麦花，还是园子里的椴树花，只要有微风吹过，我就能嗅出

她们的味道来。我没有理由、也不需要责怪上帝。比如说眼前的事吧：有的人体格虽然健壮，但很可能去干些伤天害理的事；而我就和罪孽无缘了。前些日子阿列克塞神父在赐予我圣点时说：'你不用对上帝谢罪了，像你还怎么能够造罪呢？'而我却回答说：'可是头脑里并没有消除呀，神父？''哦！不过，这是很小的罪，上帝不会怪罪的。'神父不禁笑了。"

"我甚至头脑里的罪恶都不会有。"卢克丽娅接着说，"原因是我已经养成了纯洁的思想：去掉杂念，不回想以前的经历。时光反而消磨得很快。"

听了卢克丽娅的话，我真感到吃惊。

"你自己一个人就这样待在这儿，怎么会不去考虑其它的事情呢？卢克丽娅，是不是你一直在睡觉呀？"

"这怎么能呢？老爷！我的睡眠并不好。因为我的腹脏内经常隐隐疼痛，骨头里面也不例外，使我无法得到很好的休息。我就是什么也不考虑，只想这样躺在这儿；我能感觉出我还是个活物、还会呼吸——这就是我的全部。我用眼睛看着，用耳朵听着，蜂房里的蜜蜂唱着嗡嗡的曲子，屋顶上的鸽子发出咕咕的叫声，可爱的雏鸡在母鸡的带领下啄着地上的食屑。有时看见一只麻雀，或一只蝴蝶，我都感到心情愉快。更有意思的是，去年这里曾有燕窝，燕子给窝里的小燕子喂食，一会儿飞进来，一会儿又飞出去，窝里的小燕子看见老燕子回来，便张着嘴，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不过，今年她们没有再飞回来，据说有人用猎枪把这些燕子给打死了。这人的心肠怎么这样狠呢？竟然连比甲虫大不了多少的小燕子也不放过！这些打猎的人真狠毒！"

"我不是来打燕子的。"我赶紧解释。

"还有一次，"卢克丽娅接着又说，"碰上一件挺有趣的事情！忽然一只野兔跑进屋来，好像后面有狗在追，这只兔子无处可避，只好跑进屋来。它在我旁边蹲了大半天的功夫，看着我。它知道，我没有恶意。末了，它站了起来，跑到门口又回转身望了望

——好可爱的样子呀！”

卢克丽娅看了看我，那眼神好像是说，难道我讲的没有意思吗？为了不使她扫兴，我微笑了一下。她也咬了一下自己干裂的双唇。

“冬天对我来说更糟糕，光线昏暗；可是点蜡烛又觉得实在可惜，点了有什么用呢？虽然我认识字，也很想读书，然而却找不到书，就算有书可读，我的手又拿不了。为了不让我感到寂寞，神父阿列克塞曾送我一本历书，可是当他看到对我没有用处时，又把书拿走了。不过，光线虽暗，可是声音还是能听得见，比如蛐蛐的鸣叫声，老鼠的抓叫声。这时候感觉很舒服：不用胡思乱想！”

“有时候，我也祈祷，”卢克丽娅停了停，又说，“这些祈祷词我并不知道多少。况且，我不需要烦扰上帝，我能祈求上帝赐予我什么呢？上帝更懂得我的心理需要。他赐我十字架戴，表明他很心疼我。《我们的主》、《圣母颂》、《受难者颂》我都读过，可是完了之后，我还是什么也不想地躺着。这很正常！”

沉默持续了大约两分钟。我呆呆地坐在这个小凳子上。望着卢克丽娅那僵硬的不能动弹的身躯，我被这种可怜的情景感化了：我也有点僵直了。

“我想说，卢克丽娅，”我打破了这种沉闷的气氛，“我是说我想为你想个法子。如果你不拒绝，就派人送你去医院，去城里最好的几家医院治疗，没准你的病还有希望。起码不会是你一个人……”

卢克丽娅的眉毛稍微动了一下。

“没用的，老爷，”她有点担心地说，“不要动我了，我不想去医院。那只能加重我的疼痛。我这种病是治不好了……有一次来了一个医生给我检查。我央求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动我了。’他却不理我的话，来回翻我，揉我的手、扭我的脚；并说：‘我是科学家，是专门搞科学的，这样给你检查是为了科学！’又说：‘你必须听我的话：因为我脖子上挂满了勋章，是有功之人，我不

过是在竭力为你们这些白痴治病。’我被折磨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告诉了我一个很怪的病名就离开了。之后整整一周，我全身骨头疼得要命。不像你说的，总是孤单单我一个人，不断有人来看我。我静静地躺着，从不给他人添麻烦。一些农妇常过来和我谈心；还来过一位烧香的女人，她告诉我有关圣城耶路撒冷、基辅的故事。我已经习惯一个人躺在这里，我觉得这再好不过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老爷，别再动我了，千万不要把我送到医院去……多谢您了，老爷，我知道您是为我好，我真的不想再动了！”

“那好吧，就听你的，卢克丽娅。我没有恶意。”

“这我清楚，老爷，您是替我着想。可是您想过没有，老爷，对别人，有谁能给予他帮助，有谁能知道他的心思呢？人应该自立！您可能不相信，当我一个人安静地躺着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宇宙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其他的人都不存在了！我忽发奇想，好像我进入了一个离奇的世界。”

“您想到的是什么，卢克丽娅？”

“这很难说清楚，老爷。这些想法一闪即逝，很难留下印象。当它出现的时候，好比天上的乌云散去，很开朗的感觉，到底是些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如果有人在我身边，我的大脑就不会闪现这些思想，只能体会到我自己的痛苦。”

在卢克丽娅费力地长出了一口气后，她的胸脯也像她那些僵硬的肢体一样，失去了控制。

“老爷，看您的表情，”卢克丽娅又开口道，“您觉得我很可怜。您用不着这样待我，我不像您想像的那么悲惨！比方说：我有时候偶尔还……您不会忘吧，我以前曾是一个活泼的女孩，一个爱唱爱跳的姑娘！……我以前就是这么快乐，现在还想唱歌。”

“什么，唱歌？……现在，你？”

“是，老爷，唱歌，唱以前的歌，像轮舞歌、占卜歌、圣歌，以及其它的歌。这些歌许多我都会唱，现在依旧记得。只是现在我这种情况，不再适合唱舞曲了。”

“可是你用什么方式唱呢？……默唱？”

“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也唱出声来。不过不能高声唱了，可还能听清楚。刚才我告诉过您，那个小姑娘常来看我。她很聪明，我让她跟我学唱歌，她现在已经会唱四首歌了。您还不信？您稍等，我现在就给您唱……”

卢克丽娅深深吸了口气……她这副惨状还要唱歌，我心里感到有点可怕。还没等我开始说话，卢克丽娅已经开始唱了。歌声虽然很低，可是很优美……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她唱的歌名字叫《在草地上》，她的面孔依然很死板，一点表情也没有，甚至眼睛连转都不转一下。但是微弱的嗓音很动听，她好像是在用歌声表达自己愉快的心情……我不再感到担心，相反，怜悯、惋惜之情占据了我的内心。

“不行了，我唱不下去了！”卢克丽娅忽然说，“我气力用完了……能和您见面，我很高兴。”

她把双眼紧紧闭上。

我用手握住她那冷冰冰的小手……她睁开双眸望着我，然后又慢慢地合上看似金色的眼睑。片刻功夫，双眸便莹莹发亮……是晶莹的泪水浸湿了她的眼睑。

我仍静静地望着。

“您看我……”卢克丽娅忽然有点大声地说，她睁大眼睛，极力想挤出眼泪。“这多不好意思！我怎么会这样呢？我已经好长时间不这样了……去年春天的一天，瓦夏[1]来看我，当时他坐在我面前和我谈话的时候，我没有觉得难过；可是他离开之后，我却忍不住，一个人竟痛哭起来！那里晓得竟会有这么多泪水……我们这些女人眼泪是最现成的！可是，打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流过眼泪。”卢克丽娅又说道，“老爷，您带着手帕吗？不要嫌弃我，请帮我擦擦眼泪好吗？”

---

① 瓦夏是对瓦西利的亲切称呼。

我答应了她，还说要把手帕送给她。开始她执意不要……并说，“这手帕对我又有什么用呢？”过一会儿，当她伸出那只能动的纤弱的小手抓住那洁白的手帕时，就再也不松手了。对这个地方的昏暗，我已变得适应了，对卢克丽娅的面孔，我看得很清晰，就连附在她那古铜色脸上的轻轻红光，我也辨认得出。这张面孔上仍保留着——我感觉至少是这样——它过去漂亮的印记。

“老爷，您曾问我，”卢克丽娅接着说，“我是不是一直在睡觉？我的确睡的时候不多，而且每次入眠之后总是做梦，梦很美好！在梦里，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漂亮、年轻……一点病也没有，从不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只是有一点我感觉有点苦恼：就是每次我醒来时，想伸展伸展身子，可是却做不到，整个身子都动弹不了，好像被什么东西箝制住了似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很奇妙的梦，您想不想听？行，请听听吧。我梦见自己好像是在一个田野中间，我的四周全是金黄色的已经熟了的小麦。我后面有一只棕色的狗在追着我，咬我，露出很凶的样子来。我手里拿着一把镰刀，但不是一般的镰刀，就像弯弯的月亮一样，是月亮镰刀状时的那个样子。我得用这把月亮似的镰刀把田里的小麦割完。可是天气炎热得很，使我感到很倦怠，月亮的光也使我感到眼花缭乱，我不想割了。田野里硕大的车菊花都向着我笑。我忽然来了个美妙的想法：我要先摘下这些车菊花，编个美丽的花冠给自己戴，瓦夏说他要来；小麦还来得及割。我开始摘车菊花，然而我一个也摘不到手，它们在我手里很快就不见了！看来，我没法编花冠了。忽然我看见一个人朝我走过来，离我很近时，他开始喊我的名字：‘卢莎！卢莎！……’唉，‘坏了，没时间了！’我匆忙把月亮当做车菊花花冠戴在头顶上。顷刻间，我全身金光闪闪，照亮了四周的整个田野。我抬头看见一个人脚踩麦浪朝我这边疾驰而来，可是这个人不是瓦西利，却是耶稣本人！我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就是耶稣？和别人画的模样一点也不像，可是我心里清楚没有认错！他很年轻，下巴上未曾留胡子，高大的身材，

一身素服，束着金色的腰带。他把手伸向我，说道：‘不要怕，我的美丽的姑娘，我要带你去天国；在那里，你可以尽情地跳舞，唱歌。’于是我把手伸给了他！跟着我的狗跑了过来，他拉着我的手一下子飞了起来！我紧跟在他后边……他张开双翅像海鸥一样在空中翱翔，飞得很快！追我的狗被远远地抛开了。我忽然清醒地意识到，这只狗不就是我得的病吗？因为天国那边不欢迎它。”

卢克丽娅停了会儿。

又说：“还有一个梦，我说不明白，说不定，这是幻觉。我梦见自己一个人躺在这间小棚子里，我去世的双亲向我走来，他们来到我面前，不说话，只是躬身向我鞠躬敬礼。我问道：‘二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他们回答说：‘在这个世上，你所承受的折磨不仅涤荡了你自己的心灵，而且也为我们减轻了罪过，我们可以进入天国世界了，我们很感谢你，我的女儿！’我父母说罢，给我又深深地鞠了个躬，便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是屋子的篱笆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一直搞不明白。我向神父请教，他说这根本不是你的幻觉，幻觉只会发生在神职人员的身上。”

“我还做过这么个梦，”卢克丽娅还接着说，“我梦见自己好像是一个女烧香人，准备到很远的地方去烧香敬神。我坐在路边的一棵柳树下。从我身边经过的都是些烧香的人；他们不情愿地朝同一个方向走去，步伐缓慢；每个人的脸都一个模样，沮丧的表情。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女人来回穿梭，她个子比别人都高，穿着奇特的服饰，看起来和俄罗斯人的服饰不同。她的脸也与众不同，阴森得有点可怕。这些人好像都故意在回避她；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猛然回转身，大步走向我，来到我面前停了下来。她用老鹰似的眼睛看着我。我感到奇怪，便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是阴间的死神，你的死由我掌管。’她答道。听了这话，按常理我该感到十分恐惧的，但是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反而十分高兴。那个女人又对我说：‘我十分同情你，卢克丽娅，可是我不能带你去阴间，我该走了！’我的主啊！当时我很伤心……

我对我的死神说：‘请可怜可怜我，把我带走吧！’那个女人面向我，最后又说了几句话……我知道她是在说我在人间的最后日期，但是我听不明白……大概是说在圣彼得节[1] 以后……梦做到这儿我醒了过来。像这种荒唐的梦。我经常做！”

卢克丽娅睁开双眼……开始静静地想……

“最折磨我的还是我的睡觉问题：有时候一周都处于失眠状态。前年有一位好心的夫人从这里经过，看到我这个样子，就送了我一瓶安眠药，并告诉我一回吃十粒。这药很管用，吃过之后就能入睡；不过那位夫人送我的药现在已经服用完了……您知道这是什么药吗？哪里能够弄到？”

我知道那位夫人送给卢克丽娅的药是一种镇静药。我同意给她弄来一瓶。对我来说，更加钦佩的却是她那坚强的忍耐毅力。

“不，老爷，”她否定地说，“您有点过奖了。我这不算什么，和苦行僧西梅翁比起来，我更提不上了。他的忍耐性才叫人佩服呢：他站在柱子顶上整整三十年！据说另外一位圣人让人活埋他，只露在外面的脸还遭到蚂蚁的叮咬……我还从一位曾经读过好多经书的人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个传奇：讲述的是一个有关沦陷国的人民反抗阿拉伯人，争取自由的故事。那个国家被阿拉伯民族攻陷之后，本地居民成了屠杀的对象。无论他们怎样反抗、怎样斗争，依然不能取得胜利。此时，他们中间有一位圣女挺身而出，她身穿铁甲，手持宝刃，骑着战马上前线同阿拉伯人交战，她很勇敢，把阿拉伯人赶出了国门。之后，她却对阿拉伯人说：‘请你们把我烧死吧，因为我的承诺是：为了人民的自由而葬身火刑。’她果真被阿拉伯人烧死了。这个国家的人民从此永远获得了自由！这才值得赞扬和钦佩呢！我没法和圣女相比！”

---

① 旧俄历六月二十九日是圣彼得节。

听完之后，我感到有些惊异，圣女贞德[1]的故事怎么竟离奇地流传到这里。过了片刻，我问卢克丽娅："你多大年龄了？"

还想对您说……"

不知为什么，卢克丽娅突然张口轻声地咳了一下……

"你说得有点多了，"我关心地对她说，"这样不利于你的身体。"

"是，老爷，"她轻声答道，"咱们该结束谈话了；不过也没什么！等你离去之后，我就没话可说了。我已经把心理话都说给你了……"

我站起来跟她道别，再次提及给她弄药的事，并嘱咐她仔细想一想，是否还有需要我帮忙的事。

"我没有什么可需要的了；已经知足了，感谢我的主！"卢克丽娅用了好大力气近乎有点激动地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大家平安无事！另外，老爷，烦劳您向您家母亲求求情，让她把这里的田租税减轻一点。这里的佃农实在很穷，他们不仅田很少，而且打的粮食也非常少……这些佃农会感谢您的。……我没有什么需要可言了，已经足够了。"

我答应卢克丽娅，保证满足她的要求。我走到门口时……又被她喊住。

"您还有印象吗，老爷，"卢克丽娅又开口说道，"以前我留着长长的辫子，这您知道，超过了我的膝盖！我一直都不忍心……可是这么长的辫子怎么梳呀？于是我想通了……剪掉了长长的辫子……唉……好了，老爷，上帝保佑您！我该闭嘴了……"

当天，去打猎之前，我跟庄园里的一位甲长说起了卢克丽娅的近况。他告诉我，村子里的人都叫她"活着的尸体"，不过，她从不给村民添乱子；也从不怨天尤人。"她自己无所求，而且，她感谢世上的一切；可以这样说，卢克丽娅是个令人很省心的女人。

---

[1] 贞德（1412—1431）：法国女英雄。

可能是上帝故意要她忍受苦难以赎她以前的罪孽，”甲长说出自己的看法，“我们没必要理她了。不用责怪她，随她的便吧！”

又几个星期过去了，消息传来说卢克丽娅死掉了。她最终去了死神那儿……而且恰恰是在“圣彼得节之后”。村民说，在她死的那一天，她总是听见钟声在响。阿列克谢叶夫卡离大教堂还有五俄里多路，并且她死的当天还不是礼拜天。可是，卢克丽娅却说，钟声来自“上面”，不是来自大教堂。大概，她不敢说来自“天上”。

车轱辘响

叶尔莫莱从屋外进来走到我床边,“有件事得和您说一下,”他说。我正在行军床上睡着,刚用完餐。我想略微舒坦舒坦,虽然打松鸡没费什么周折,可人却十分疲惫,而且正值七月流火,天气出奇地热……“有件事得跟您汇报一下:咱们打光了所有的霰弹。”

我一跃而起下了床。

“霰弹没了!怎么会呢!咱们不是从村里装了三十俄镑左右吗?一袋子都满满的呢!”

“话是这样说;而且袋子也不小,本来也能使两星期的。没准袋子上漏了个洞,可谁说得清呢!反正用光了……只有十几颗了。”

“那如今咱们还能干什么呢?几个最来劲的地方恰巧就在跟前——还眼巴巴望着明天打六窝松鸡呢……”

“要不我去趟图拉。反正也就四十五俄里地,不远。我不歇气地跑个来回,就能弄上一普特霰弹。”

“你几时动身?”

“您要同意现在就行。没必要误事儿吧?但最好另外再弄两匹马。”

“干嘛?咱们不是有马吗?它们做什么呀?”

“辕马的腿受伤了,去不了了……伤得很严重!”

“几时受的伤?”

“车夫前天把它领去装铁掌时受伤的。可能撞上了铁匠中的新手——铁掌虽说装上了,可现在那只腿却碰不得地。一只前蹄伤了。这只蹄就一直吊着……跟狗一般。”

“这可怎么是好?那铁掌被取下来了吗?”

“不，还没取下来；铁掌应被当即取下来。可能已经把钉子打进肉里去了。”

车夫被我喊过来。辕马的那只前蹄的确无法踩地——叶尔莫莱倒是没胡说。车夫听从我吩咐马上取下了那块铁掌，马被牵到湿地上立着。

“如何？同意我租两匹马跑一趟图拉吗？”我被叶尔莫莱纠缠着问个不停。

“莫非你以为可以在这种荒山野岭中弄到马？”我叫起来，恼怒不已……

这村子荒远萧条，我们暂时住在这儿，我们住的这间房子是很费劲才在村里发现的，不是很整洁，但比起全村贫穷的农民，这已是稍稍有点小康气息了。

“行，”叶尔莫莱答道，脸上的神情是惯常的自信，“虽然这里正如您所讲的的确很偏远，可过去有个很机灵很富有的农民住在这儿。那人虽然不在了，可他的九匹马还在。现在他家里管事的是他的蠢得要死的大儿子。不过他爸的钱财尚未被他浪费完。如果您同意，我叫他过来，我们就租他的马。据说他有几个很聪明的兄弟……不过管事儿的是他。”

“怎么会这样呢？”

“哥哥的话做兄弟的当然得顺着，”这时抽象性的做兄弟的群体遭到了他极端的、无法描述的言论的攻击。“我把他带过来。跟这种老实人什么话都好说。”

叶尔莫莱找“老实人”去了。此时我念头一闪，为什么我不自己到图拉去呢？这不是更合适吗？首先，叶尔莫莱是不值得相信的，他骗过我，我有这种经历。有一次我差遣他到城里采购点物品，我让他驾着竞赛马车进城，可他竟把对我许下的在一天之内处理好我吩咐的所有事情的诺言忘得精光，还在城里呆了一周，给他办事的钱全被换成了美酒，最后徒步而归。还有，我认识一个买马的，他在图拉，这样他正好可卖一匹马给我，我可以用它

把伤了腿的辕马换下来。

“就这样办！”我暗想，“这一路自己去，在我稳稳当当的马车里还可以休息休息。”

“他来了！”叶尔莫莱十五分钟后叫着冲进屋里。随后一个高个子农民也走了进来，上衣是白色的，一条蓝色的长裤和树皮做的鞋；头发稍黄，胡子呈尖型，带点黄棕色，鼻子粗长，老张着嘴，眼睛近视得很厉害。看来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老实人”。

“您和他商量吧，”叶尔莫莱对我说道，“他同意把马租借给我们。”

“对，就是这样，我……”“老实人”抖抖缩缩地讲，声音有点低沉，他弄了弄头顶上不多的几根头发，帽子在手边玩弄着。“我，是……”

“请问尊姓大名？”我问他。

“老实人”头耷拉着，好像在想着什么。

“您是想知道我叫什么吗？”

“对，你怎么称呼？”

“菲洛费——您叫我菲洛费好了。”

“噢，菲洛费兄弟，情况是这样，据叶尔莫莱讲你有九匹马。你回去带三匹马拴在我的四轮马车上——我的车很轻巧的——再驾车带我到图拉。如今晚上明月当空，路上驾车也凉爽。这一路上路还行吧？”

“你说路吗？那倒没问题。这到大路之间也就二十几俄里。除了有一截……可能不方便外，其余的都挺好。”

“哪段路不方便呢？”

“就是我们可能要涉过一条小河。”

“什么，您想亲自上图拉？”叶尔莫莱问我。

“对，我自己去。”

“是这样！”他摆了摆头道，“那就这样吧！”他重复了一句，唾

了一下，然后走了出去。

他明显的对到图拉已经毫无兴趣，此事对他而言相当于不存在了。

“这路你还熟吧？”我问道。

“这路我们比对自己还熟。但是，我想讲的是，随您便吧，我没法……您这太突兀了……”

其实是叶尔莫莱刚才找菲洛费时，就和他讲了，一定会交租金给这“老实人”的，叫他不用担心……可空口无凭！菲洛费可不轻信空口许诺，虽说叶尔莫莱认为他比较蠢。他要价五十卢布——太高了；我只承认给十卢布的低价。我们就商量起价钱来。菲洛费最后虽一再坚持，可毕竟同意降低价钱——刚开始可是一口咬定的。叶尔莫莱这期间来过一会儿，他对我讲：“这蠢猪（菲洛费偷听到了，就小声道：“看，他就是这样常说人坏话！”），这蠢猪哪明白怎么兑换钱呢！”他又跟我说了一件事：我妈妈二十年前办过一个客栈，是两条大路交汇处的繁华地区。可最终客栈却破产倒闭了——因为差遣了一个不明白如何兑换银币铜币的老管家去经营客栈，而他却只认准多就好，例如，错将二十五戈比的银币认作六个五戈比的铜币找给顾客，[1] 而且别人还被他咒骂。

“菲洛费，看看你，可真是一个菲洛费！”叶尔莫莱气得大叫一声，用力关上门就走了。

菲洛费也许也想到了，菲洛费这名字的确不很合适；所以没有回击一句话。“菲洛费”受人嘲弄可能也是应该的吧，事实上都是牧师的错，也许是进行洗礼时牧师没受到优厚酬劳，就把“菲洛费”这名字给了他。

我们的商议最终以二十卢布成交。他回去领马过来，一小时

---

① 以前五戈比铜币相当于一个二十五戈比银币。可银币与铜币的比价在一八四三年换了：十戈比铜币只相当于三戈比银币。所以那位老仆人错将二十五戈比银币认作六个五戈比铜币找给别人时，吃亏很大。

后，他共领了五匹马让我挑选。虽说马的尾毛和鬃毛都乱点，而且鼓着大大的肚子，不过也还可以。他还带来了两个兄弟，他们可毫无相似之处。两个兄弟的确一副"聪明"样：小小的身材，眼睛黑灵灵的，鼻子也尖。正如叶尔莫莱讲的，"叽哩呱啦"——两兄弟的话又多又快，不过对老大却很顺服。

他们将我的四轮马车拉出敞棚，开始套马车，隔一阵子放松挽绳，隔一阵子又扯紧，整整忙碌了一个半小时。两个兄弟以"灰斑马"下坡路走起来稳当为由一定要它驾辕，而菲洛费又发话了：改蓬毛马！这样，驾辕的就成了蓬毛马。

他们塞了很多干草进车，还准备了伤了腿的辕马的马轭放在座位底下，可以给到图拉后买的新马配备……菲洛费又回去一次，返回时白色长袍着身，是他爸爸的，又宽又大，头戴高毡帽，脚蹬油亮亮的皮靴，踌躇满志地坐在驾车台上。我也上了车，表上指针显示已是十点一刻了。叶尔莫莱跑去追打他的名叫瓦列特卡的狗了，竟然不来和我道别。菲洛费拉紧缰绳高声对马大叫："喂，我的宝贝儿们！"那两个兄弟侧奔向马，打了一鞭两匹拉梢马的肚子，马车就动起来了，走出大门行驶在马路上；菲洛费对蓬毛马抽了几下训斥鞭，改变了它原本想往自己家里拉的念头，于是车驰出村庄，轻快地在茂密的小榛树丛之间的非常宽整的路上行驶。

皓月当空，夜色静谧，坐车赶路尤为合适。榛树丛林中的树枝在风中摇曳，间歇却又毫无声息；明月高悬，四周一片清朗，天空中时有银色的云团凝滞。我在干草上放松伸展，原想打个盹儿……但又牵挂着那个"不太方便"的小河，精神则为之一振。

"菲洛费，情况怎样？还要多久才涉水？"

"是那淌水的小河吗？大约八九俄里。"

"还有八九俄里，"我心想，"得一个小时吧，那我还能打个盹儿。"

"菲洛费，你对这路不生疏吧？"我又问他。

“对这条道怎会生疏呢？这都走第几回了……”

我已没注意他说什么；他还啰嗦了几句……我睡过去了。

自己打算睡一个时辰，时间到了常常就醒过来了，可这次吵醒我的是传入耳边的一种虽轻微却怪异的噗哧声和咕嘟声。我把头抬起来……

真不可思议！我还睡在车里，而距车边半俄尺的地方已是月色悠游的河水，泛漾着粼粼洁光的清波。我探头一看：菲洛费头低着，弯着腰，木偶般地在驾车台坐着。往前一点，是弯曲的马轭、马头和马背，立在淙淙的流水中。整个世界全凝固了，似乎被魔力操纵着一切，恍惚置身于梦，奇异的梦中一般……太奇怪了！撩起篷布我回头一看……我们竟是在河中停住了！……距河岸大约三十步之遥！

“菲洛费老兄！”我叫了一声。

“怎么了？”他答道。

“什么怎么了？你可真行！咱们这是怎么回事？”

“在河中呀。”

“这我知道。河水马上就会淹没咱们的。你就以这种方式涉水而过吗？嗯？菲洛费，你是睡死了！？你回答我！”

“我可能出了一点错，”我的新车夫答道，“也许是方向错了，我弄错了，如今最好等一等。”

“怎么个等一等呀！还要等什么呢？”

“得等蓬毛马辨路。咱们跟着它就行。”

我坐在干草上。月色明净，除了能发觉辕马的耳朵一会儿前一会儿后的微晃外，它的头丝毫未动。

“那蓬毛马睡熟了吧！”

“不是，”菲洛费答道，“它这是在闻水呢。”

依旧是细细的、潺潺的河水声，别的都寂静着。我也愣住了。

明月，静夜，小河，包括被河水围困的我们……

“那沙沙直响的是什么？”我对菲洛费说。

“那是小鸭子在芦苇里发出的声音吧……也可能是蛇。”

辕马的脑袋突然开始摇晃，立起耳朵，响鼻阵阵，身子也开始扭动了。

“嘚儿——嘚儿——嘚儿——嘚儿！”菲洛费一下子大声叫嚷，弯腰舞弄鞭子。马车从原位启动开来，劈波斩浪地闯向前，然后摇摇晃晃地动了……刚开始我感到车不住深陷，不住下行，可水面随着马车的三两次颠簸和下沉之后又猛地降低了……水面逐渐减低，马车从水面上浮出——车轮和马尾都可看清了。这几匹马溅出的巨大的浪花映着柔和的月光如金刚石一般，不是，不是金刚石，是如同蓝宝石一样撒向四周——我们被几匹马欢欣又同心同力地带上了沙岸，随即在大路上努力地跨着湿且亮的大腿奔向山坡。

我暗想：“菲洛费如今可能会说：‘没错吧！’或许大意如此的话？”不过他一句没说。由此，我想要再怪罪他的失职已没来由，就在干草上卧着，想再打个盹儿。

由于打松鸡我已经很累了，而且刚才的历险也并未赶走脑中的瞌睡虫——但我就是无法入睡。我们到达的这处如诗如画的地方已吸引了我。这里满是广阔、丰肥、茂美的草地，遍布小草地，小湖、小溪、小河湾，而柳树和灌木丛密布小河湾，这是俄罗斯人最心爱的那种风景——典型的俄罗斯风光，如同久远传说中的英雄骑马捕捉白天鹅和灰鸭子的地方。马车把草地压出一条蜿蜒的丝带般的道路，马快活地奔驰向前——睁着双眼，我观望着这一切在温馨的月光下轻柔地、和谐地飘过马车。菲洛费也陶醉了。

“这儿被我们称作圣叶戈尔草地，”他回头朝我说道，“它之前是大公草地；这样好的草地整个俄罗斯是独一无二的……”辕马这会儿响鼻一下，浑身一抖……“上天怜悯你……”菲洛费庄严地细声道。“太美了！”他重复一次，又喟然，尔后拖长嗓音叫

道。“草快被割掉了，这儿得割多少草啊——了不得！小河湾里的鱼那是又多又肥呀！”他唱也似的道。“简单点：生活多来劲呀。”

突然，他把手一指。

“喂，看！小湖……不是一只苍鹭吧？莫非晚上它还捉鱼？哦！不是苍鹭，是树枝呀。我弄混了！月光下人总是容易弄混！”

马车就如此奔驰着……快到草地边时有很多小树林和耕地；三两点灯光在路边的小村子里跳跃——离大路仅五六俄里地了。我又瞌睡了。

菲洛费叫醒了我——这一次我没自己醒。

“先生……喂，先生！”

我略微起身一看。菲洛费脸朝我端坐在驾车台上——马车在路中间的空地上停着——瞪着大大的双眼（我对他的双眼如此巨大吃了一惊），庄重而神秘地低声说：

“有车轱辘声在响……有车轱辘声！”

“你在讲什么？”

“我在说：有车轱辘声在响！您低身倾听一下。听见响了吗？”

我将头探出车外，暂停呼吸，在身后遥远的地方的确飘来如同车轮行驰的细微的、时断时续的声音。

“你听到了吗？”菲洛费重复问。

“对，是，”我答道，“是有马车赶路。”

“那您还没听清……听！那不……车铃声……还有吹口哨声……听到了吗？您取下帽子……能听更清晰的。”

我侧耳倾听——不过没取下帽。

“哦……是，可能是有。可这能说明什么？”

菲洛费把脸扭过来对着马。

“这是辆大车……而且没装东西，车轮也是包着铁皮的，”他边讲边扯起缰绳，“先生，这不是好人；现在是在图拉边上，杀人越货的……很不少呢。”

“别胡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不是好人呢？”

“我猜的准没错。有车铃……而且还是不载东西的大车……这还会是好人？”

“那我们怎么办？离图拉还有多远？”

“十五六俄里地吧，中间可一家人家都没有。”

“那还不快跑，等什么呢。”

菲洛费鞭子一响，马车继续前行。

我再无法入睡——尽管我对菲洛费的话感到不可信。可万一果真如此，怎么办？我有点不高兴了。我把身体坐直（此前我卧着），开始东张西望。一层烟似的雾在我瞌睡时升起——它不扑向大地，而是升入空中；它悬浮于空中，月亮浮在雾中如同藏于烟里，化作一个轻轻的白点。尽管地面仍还清晰，可万物都朦胧了，淡化了。

周围全是平整而幽暗的大地：原野，无穷无尽的原野，也有些许灌木林和山沟——然后再接着原野，多为草稀的空地，宽广……毫无生气！就连一只鹌鹑的声音也没有。

这种景致伴我们行了三十分钟左右。菲洛费嘴唇蠕动，高扬马鞭，可他和我一句话都没讲。这时我们已驶上一个山坡……菲洛费把车停下，马上朝我道：

“又有车轱辘响……是车轱辘声，先生！”

我又将头伸出车外；然而即便在车篷内也清晰可闻：那辆大车的车铃声、吹口哨声、车轱辘声，还有“嘚嘚”马蹄声，虽仍不是附近，现在都已很清晰了；连同歌唱声与欢笑声。虽然风是从那边刮向这边，但无可怀疑，这些不相识的赶路人离我们更近了一俄里或两俄里。

我与菲洛费俩人相视片刻，他将帽子从后脑拉向额前，马上抓紧缰绳，扬鞭拍马。几匹马起初是奔驰，可一会儿之后，则成了碎步跑了。但始终要逃命呀！——菲洛费不断加鞭催促。

为何我初始并不将菲洛费的怀疑放在心上，而此刻却深信身后的确实是恶贼——我也说不清……我并没有听到更多的声音：仍是没装东西的车声、铃声、吹口哨声、乱哄哄的嘈杂声……可现在我已深信不疑。菲洛费的判断无误！

如此又拖了二十来分钟……这期间，不算我们马车的轧轧声和轰隆声，另一辆大车的轧轧声和轰隆声也已清晰可闻……

“菲洛费，把车停下吧，”我对他讲，“横竖都是祸！”

菲洛费心虚地叫了一声。马或许因为能歇歇脚，便颇感愉悦，都立刻刹住。

老天爷！我们身后是巨响的车铃声，杂点叮当响的隆隆声、口哨、歌唱、嘶叫、马的响鼻声，马蹄的嘚嘚声……

他们赶上我们了！

“惨——了！”菲洛费拉长声音小声道，犹豫地抿抿嘴，叫了一声，又鞭打马儿。在一瞬间，似乎什么东西狂奔过来，叫喊声、隆隆声不绝，三匹健壮的马带着的一辆巨型的不太稳的大车一阵风般地猛赶上我们，还驶在我们车前，又马上变慢了，拦在道上。

“盗贼就是这样。”菲洛费低声说。

说实在的，我蒙了……我盘计着这个朦胧中映着月色的半明半暗的地方。五六个身着衬衣，未扣上衣的人或卧或坐在面前的大车里；头上没帽的有两个；数根粗腿穿着长筒靴，搁在车杆上东甩西晃，手上上下下的乱指……颠簸着身体……明显的，这是一批烂醉如泥的酒鬼。有些人胡乱喊叫；一个吹着又尖又细的口哨，又一个在诅骂；驾车的是一个身着短皮袄的大个，坐在驾车台上。他们缓慢而行，好像对我们并不在意。

还能怎么样呢？我们只能随其后而缓行……实在是无能为力。

这种状态持续了四分之一俄里。这种随行实在让人难受……逃走、反抗……不行！我手中连一根树枝也没有，而他们共

六人！转头逃回去吗？会被立刻追赶上。茹科夫斯基[1]的一句诗出现在我脑海(他描写了卡明斯基元帅之死)：

盗贼的利斧多无耻……

或者咽喉被脏兮兮的绳索套着……抛进深谷……你就像落网之兔般在深谷中呻吟、蠕动……

噢，太惨了！

然而他们并未盯着我们，他们仍是慢悠悠地赶着车。

“菲洛费，”我低声叫道，“试一下，从右边，假装想超过他们。”

菲洛费把车往右摆……可他们也立马照做……没法越过去。

菲洛费再尝试着走左面……他们也往左摆。他们还笑。看来，他们不许我们逃走。

“是吧，一准是盗贼。”菲洛费扭头朝我低声说。

“那他们还磨蹭什么？”我同样低声问道。

“前面有块低地，有座桥横跨小河两边……他们常在那儿把人杀死，我们也会被如法炮制的……就在桥周围。这显而易见，先生！”他喟然长叹道，“这次是难逃劫运了；他们本来就是要杀人灭口。先生，我惟一的遗憾就是：我的三匹马不能留给我兄弟了，它们又快跟别人了。”

我诧异不已，说实在的，我现在只想如何保命，而菲洛费在这节骨眼上却还唠叨着他的马……“我们当真会被他们杀掉？”我反复思量。“他们图什么？东西全让他们拿走还不行？”

车逐渐接近那座渐次清晰的桥。前面的大车狂奔疾驰，在桥边大路的边上猛地停稳。我顿感绝望。

---

[1] 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

“哦，菲洛费，”我对他说，“宽恕我吧，这次你我死定了，是我连累了你。”

“先生，该是你的命，逃也逃不了的，您有什么错？”菲洛费朝辕马讲道，“喟，蓬毛马，忠诚的家伙，朝前走吧，横竖都是死，最后再拼一次吧……可怜可怜我们，老天爷！”

然后他驾着马车也狂奔过去。

我们逐渐靠近那座桥和不动的恐怖的大车……那大车声息全无，似乎故意如此。静悄悄的！鹞鹰、梭鱼、一切凶猛野兽都是这样静候猎物的逼近。我们最终和大车平行了……那个身着短皮袄的大个子猛地窜下车，直行而来！

菲洛费马上主动停下车，虽然大个子没说一句话……车停了。

那大个子双手把门，将乱蓬蓬的头往前探，张着嘴，用黑话对我们讲了一通，声音平缓而沉稳：

“值得尊敬的老爷，我们这是刚参加完一个喜宴而归：一位伙计的结婚宴请。也就是说，我们替一位好伙伴操办婚礼，舒舒服服让他躺下；我们饮酒有点过量，我们胆大冲动，可现在又缺点醒酒钱；如果您乐意破费赏几个钱，使我们几个伙计每人能有半瓶酒，那我们将对您的善意终身难忘，且祝愿您身体健康；可如果您拒绝的话——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他们想干什么？”我暗想……“说着玩儿吗？……还是逗逗我们？”

大个子头耷拉着立在那里。明月此时透雾而出映亮他的脸庞。整张脸都在笑——占尽上风的神情洋溢满他的眼和嘴。而看不见一丝凶狠的神情……但脸色仿佛有种暗示……你看那又大又亮的牙……

“好，好……你请吧……”我边讲边把钱袋从衣兜里取出拿了两卢布给他；当时银币尚还通用。“如果不觉得太寒伧的话就拿着吧。”

“谢谢啦！”大个子用粗壮的手取走两银卢布——却不动钱袋，嘴里学当兵的叫道。“谢谢啦！”他弄弄头发就朝大车奔去。

“伙计！”他大叫，“这是两银卢布，赶路的老爷破的费！”全车的人顿时哄笑不已……大个子又坐到了驾车台……

“上帝保佑您！”

他们一下子就没了踪迹！大车在三匹马的带动下隆隆响着奔向山顶——车在地平线尽头又晃了一下后，就消失了。

然后又听不见车铃声、喧闹声和车轱辘声了。……

再后万籁俱静。

我和菲洛费愣着转不过弯来。

“嘿，真是捉弄人！”他总算吐出一句话，取了帽子后，他在胸前比划十字。“真是，折腾人，”他重复说，他回转身，很高兴。“没错，这帮人肯定不是坏人。喏——喏——喏，小家伙们！努把力呀！你们安全了！我们也安全了！就是那大个不许我们把车赶过他们；驾车的就是他。这大个子可挺好玩。嘚儿——嘚儿——嘚儿——嘚儿！跑起来吧！”

我不说话，不过心里舒坦多了。“我们安全了！我暗自重复，又卧倒在干草上。“真幸运，总算走了！”

我怎么会在当时记起茹科夫斯基的诗句呢？想起来可真惭愧！

我忽然又冒出一个问题。

“菲洛费老弟！”

“干嘛？”

“你结婚了？”

“对。”

“有小孩了？”

“有。”

“你那阵子只想到你的马，为什么不思念你的妻子和小孩

呢？难道你根本就忘了？”

“盗贼又没威胁到他们，干嘛惦记他们？不过我心里全是他们的影子，如今也是……真的。”菲洛费沉默了一会儿，“也许……老天就是看在他们的份上才保咱们平安的。”

“不过说不定他们不是坏人呢？”

“天晓得！我们不能知道他们的心呀！人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嘛。信仰基督准没错。可……我还是挂着我的老婆孩子……嘚儿——嘚儿——嘚儿，小东西，快点！”

天几乎明亮时我们离图拉也很近了。我卧着，神情恍惚。

“先生，”菲洛费回头低声道，“您看，酒店里的可不就是他们……大车也在。”

我探头一望……正是他们！大车与马。那个身着短皮袄的大个子的熟悉的脸庞从酒店门口显露出来。

“老爷！”他大叫且舞着帽子，“您破费的钱我们正用来饮酒呢！嘿，驾车的，”他朝菲洛费点头，又道，“您刚才吓着了吧？”

“真有意思。”菲洛费走出二十多俄丈时才讲。

总算进了图拉；除了霰弹，我还购了一些酒和茶，外加熟识的马贩子的马。我们返程的路是中午开始的。菲洛费话特别多——因为他在图拉没少饮酒——居然还对我说了好几个故事；菲洛费在我们又路过上次大车声响起的地方时笑了。

“先生，还记得吗，那时候我一个劲地讲：‘车轱辘声……有车轱辘声……有车轱辘声在响！’”

他数次用力摆摆手……他可能感到了这句话的滑稽。

我们到村已是当晚。

叶尔莫莱从我这里得知了离奇的遭遇。他没醉，只嗯了一声，却没表示半点同情，他是责怪还是表扬，他心里也未必明白，我猜。可三两天后，他兴冲冲地对我讲了一条消息，就在那条道，也就是我和菲洛费到图拉的当夜，强盗不但将一商人洗劫一空，还将他杀人灭口。我开始认为难以置信，不过又确信无疑了：区

警察局长乘马亲自到现场研究，错不了了。难道那帮我们撞上的凶恶歹人正是参加的那场“结婚庆典”？正如说笑话的大个子所言，他们“帮忙搞定”的难道是这个“好伙伴”？我又留宿了几日，仍在菲洛费的村子。我们一见面我就说：“如何？车轱辘响了吗？”

“那大个子真会开玩笑。”他每次的回答都如出一辙，而且自己也忍俊不禁。

草地与森林

……慢慢地他心生归意：
重返村庄，重返那幽深的花园，
那里有浓荫蔽日、枝叶繁茂的椴树，
有香气溢人的铃兰花，
岸边的爆竹柳一簇一簇地
整齐地贴着水面，
沃土里生长着茂盛的橡树，
还有那芬芳的大麻与荨麻……
快快回来吧，广阔无边的田野在等待着你，
黑黝黝的土地上面
有着一望无际的黑麦，
轻柔的风儿吹起层层麦浪，
灿烂的阳光从朵朵洁净的白云后面，
沉重地洒下来，
那儿真是一个无比快乐的地方……

——引自待焚的诗稿

读者可能对我的此类笔记已非常厌烦了，不过请您即刻宽心，除了已经登出来的诗篇，我不会再多写。但是我还有几句有关打猎的话，在同您道别之前，要唠叨给您听。

手牵猎狗，肩背猎枪去打猎，正像古谚讲的一样，就自身来说[1]，的确算是一个诱人的好差使；哪怕您从来都没有打猎的愿望，但是对大自然和自由自在您总不会拒绝吧，因此我猜想您对

① 原文为德文。

我们这些猎人肯定会心生慕意……那就听我慢慢讲来。

请您想像，春天来到，天色未明就驾车去打猎该有多么美妙。您抬脚走上台阶……几颗闪光的星星还挂在苍茫的空中；带着湿气的晚风吹来，就像轻轻涌动着的波浪；耳边传来含混而拘促的夜的梦呓；树木也在黑暗中低声地打闹。脚毯摆放在您的车里，搁脚处放着盛茶炊的箱子。拉梢马响鼻声声，打着哆嗦，慢悠悠地转换着腿脚。两只白鹅刚从梦中醒来，一声不响，正从马路上缓缓穿过。在围有篱笆的花园中，守夜人睡得正香；各种声音一动不动，好像都已在凝固的空气中沉寂下来。您上车坐定，伴随着阵阵车声，马车驶向前方……马车路过教堂，下了山坡向右一弯，然后从河堤上经过……雾气从池塘上升腾。一丝凉意袭来，您赶紧卷起大衣领子把脸挡住；接着困意来临，您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水坑被马蹄踏过，发出很大的声音，从车夫嘴里传出口哨声。不知不觉，四五俄里的路程已被您甩在后面……红色布满了天空；苏醒过来的乌鸦在桦树林中很不灵活地飞着；黑黝黝的柴垛边，麻雀发出喳喳的叫声。慢慢地天明了，天光越来越亮，朵朵云彩变白，看上去道路更加清晰，田野也显得越来越绿。农舍里，松明发出团团红光，睡意蒙眬的话音从屋里飘出来。此时朝霞变成熊熊的火光，天空中飞动着灿烂的阳光，阵阵雾气从山谷里升起；云雀的声声歌唱伴随着黎明前的微风徐徐传来。——太阳像火团一样从东方爬起来。潮水般的阳光放出万丈光芒；您高兴得像小鸟一样。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令人快乐，使人欢欣！远处的景物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一个村子坐落在小树林的后面；另一个村子还在更远一些的地方，那里有一座教堂是白色的，一小片桦树林在山坡上生长，有一片沼泽地就在前面，那正是您的目的地……马儿使劲跑啊，向着前方大踏步地跑吧……再有两三俄里的路就到了。很快太阳升起来了，天空变得那么明净……今天的天气多么美好。村子里，很多牲口向我们靠

近。您爬上山顶……大好风光尽收眼底！十来俄里长的河流蜿蜒淌过，雾气中，隐约地看到河水闪着蓝光；片片草地生长在河的对岸；起伏不平的山丘紧挨着草地；凤头麦鸡在远方发出咯咯的声音，在沼泽的上方飞翔；带着湿气的阳光洒满空中，远处的景物看得很清楚……这是截然不同于夏季的另一种风景。自由地吸纳春天的新鲜空气，清爽地运动着肢体，身体会变得非常健壮！……

啊，这夏季七月里的清晨！只有猎人才能感受到清早在灌木丛里散步的欢欣。泛白色的草上挂着露珠，您从上面走过，留下了绿颜色的脚印。灌木上沾满露水，用手分开，您可以嗅到一股积累了一夜的浓浓的气息；艾草的清新涩味充溢在空中，甜美的荞麦和三叶草的气味也夹杂在其中；远方有一片浓浓的橡树林，沐浴在阳光下，红光闪闪；气温虽还不高，但离炎热也不太远了。香气逼人，头脑晕乎乎的。灌木丛一望无际……向远处望去，几块荞麦地微微发红，黄颜色的黑麦也快到收割的时候了。火车驶过，发出喀嚓喀嚓的响声；一位农人慢步而来，马被他趁天还凉爽便领到绿荫之地……您同他打了声招呼，离他去了；镰刀发出的声响进入您的耳中。高高的太阳迅速晒干草地。气温已变得很高。时光逐渐地流失……慢慢地，天色昏黑；烤人的热气弥漫在凝固的空气中。

“老伙计，哪儿有水喝？”您向割草人问道。

“您到山谷那边会看见水井。”

您取道缠满草藤的浓郁的榛树林，直至谷底。在悬崖下果然发现一股泉水；小橡树的爪形树枝在水面上轻拂；柔软的青苔铺满了水底，银白色的水泡摇晃着浮到水面上来。您立刻俯下身子，猛喝一番，此时您已非常乏力。树荫下，芳香的湿气沁人心脾；您感到非常惬意，太阳炙烤着对面的灌木丛，热气灼人，简直要把树林烤黄。怎么回事？山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刮过来；雷声震

撼了四周的空气。您迈步离开山谷……一道铅色从天边闪过，是密集的乌云还是浓重的暑气要逼近这里？……微弱的电光闪过空中……啊，雷雨快要来了！金色的阳光仍旧环绕周围；现在打猎还行呢。可是乌云压了上来；密布的阴云如袖子般扩展，排山倒海，汹涌而至。青草、灌木丛连同四周的一切立刻笼罩在黑暗中……快点跑吧！一个干草棚进入您的视线……再快点……您赶到旁边一下子钻了进去……这雨太猛了！闪电也让人心惊！草棚棚顶被雨水穿破了几处，散发着香气的干草沾上了水滴……但是您看，雷雨已停，阳光重回大地，您离开草棚。啊，香气宜人的草莓和蘑菇，还有被雨水洗过的明净空气，四周的一切看上去晶莹剔透，使人倍感舒畅！……

看，黄昏已至。大半个天空被似火的晚霞映红。太阳西垂。四周的空气莫名其妙地突然格外透明；极目远望，薄雾似纱，给人以暖意；适才映照着金黄色阳光的丛林边草地此刻已笼罩在夕阳金辇之中，露珠莹莹；灌木丛林、树林、老高的草垛全拉着悠长悠长的投影……日薄西山；在彩霞满天的海洋中一颗星在焚烧，在抖动……慢慢地，霞光淡了；慢慢地，天空蓝了；慢慢地，漠漠的夜暮踏着猫步降临，影子一个个的化为乌有。是时候了，往回走吧，返回村里，您寄宿的农屋等您归去。尽管身已疲惫，可您还是带着枪，脚步匆匆赶向村里……此时天色已晚；视线所及仅能看到二十步以内的东西；夜色之中，狗还隐约可见。模模糊糊的光亮出现在黑乎乎的灌木丛之上……发生了什么情况？难道是在着火？……噢，原来是初起的月亮在作怪。村里的灯火出现在您的右下方……夜宿的农舍进入您的眼前。里面的摆设清晰可见：装饰着白色桌布的桌子，燃烧的蜡烛映着诱人的饭菜……

如果您安排好竞赛马车，那么到森林中打松鸡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请您设想：驾车行驶在狭长的路上，两边是浓密的黑

麦，高高的麦穗有时拂着了您的脸，脚也常被矢车菊套住，耳边时时传来鹌鹑的咕咕声，马儿不那么卖力，有些闲散，这是一幅多么令人陶醉的图景。树林终于到了。浓荫密布，万籁无声。抬头仰望，伟岸高大的白杨在说着悄悄话；风儿吹动着白桦树修长的枝条；美丽的椴树边立着一株粗壮笔直的橡树，像是在为它站岗。小路上，绿草茵茵，树影斑驳，您的车子从上面驶过；在金色的空气中，黄色的大苍蝇飞飞停停；团团幼蚊飞来飞去，在太阳下是黑黑的几团，到了黑影中则发出光亮；小鸟的歌声自由自在，婉转动人。闻着铃兰阵阵的花香，听着知更鸟烂漫而又有些絮繁的歌唱，感觉是那么宜人，继续前进，深入树林内部……万籁俱寂……一种莫可名状的沉静涌上心头；周围的一切都昏昏沉沉，没有一丝声息。突然间，朔风吹来，树枝摇荡，似流露的瀑布。陈年的树叶挡不住青草勃勃的生机，星星点点的蘑菇顶着帽子散布在地上。突然蹿出的雪兔往往引起猎狗的狂吠；直扑上去……

秋意渐浓，山鹬的到来给相同一片树林增添了几份亮丽。你要想看山鹬，不用到树林里面，在林边就能发现它们。树林中没有一丝风，看不到太阳，光亮与阴影的界限变得模糊，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音；醉人的秋的味道弥漫在轻柔的空气中；远处一团轻雾飘浮在田野上空。树叶已经落光，只剩下枯黄的树枝，白色的天空似乎凝固不动；依稀几片黄色的叶子还残存在椴树上。土地湿乎乎的，脚踏上去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长长的草茎已经枯萎，静止不动；白色的草上缠绕着蛛丝，发出一丝亮光。您的气息非常均匀，异样的恐惧却进入您的脑海。您盯着眼前的猎狗在林边漫步，此刻，许多故去的和仍健在的人的面容浮现在跟前，沉寂多年的记忆的闸门一瞬间被打开了；您的想像力一下子活跃起来，眼前的一切记忆都那么栩栩如生。心儿像一匹野马一时间奔腾起来，但某些时候回忆也常常萦绕在心头。过去的生活场景

浮现在眼前;往日的回忆占据了一个人的头脑,所有的力量与情感在心中荡漾,久久不能散去。他沉浸在其中,四周的一切——不管是太阳还是风声、喧闹声都丝毫不能影响他。

秋天清晨略带凉意,白天气温也不太高的时候,蓝宝石一样晶莹的天空衬托出白桦树挺拔的身影,如同置身于童话王国一般。此时悬于空中的太阳已不再灼人,可是却要亮出夏季里的太阳许多;光滑的白杨林透着亮色,比往常看上去更加清爽。微风乍起,沟底里白色的霜花夹杂着枯黄的树叶贴着地面飘动着;自由自在的鹅和鸭嬉戏着河水,随着波浪似片片小舟颠簸其中;远方的水磨掩映在柳荫之中,发出悦耳的声响,引来一群鸽子打着旋在水磨上空飞翔,给湛蓝的天空增添了一抹亮色……

夏季里雾气升起之时往往不适宜打猎:往日里唾手可得的鸟儿置身于浓雾的保护之下,要得到它们变得困难起来。但此时也自有此时的兴趣:四周了无声响,一片沉静!一切都笼罩在静谧之中,各种树木也默声站立,一副自我陶醉的神情。朦胧的雾气之中,一大片黑色时隐时现。这是周围的树林吧,您来到跟前,才发现原来是田埂上长长的苦艾。雾气包围了你的全身,身边的景物模糊不清……微风浮动——雾气渐薄,似袅袅的轻烟,一块蓝色的晴空透露其间,突然,太阳的金色光芒似波涛涌动,照射进树林中,流淌在田野上,但随即又被云雾团团锁住。长时间的拉据大战最终以光明取胜而告终,最后的几团雾气在阳光的烤灼下,如轻纱般被轻轻扯动,化为缕缕烟云,最终在明朗的天空中飘散至无影无踪,无限光明与美妙的一天正在等待着您……

此刻您考虑着到距庄园很远的田野和草原上的计划。在农村小路上颠簸了十几俄里,大路终于出现在眼前。许多货车和旅店被您的马车飞快地抛在后面,从旅店的大门向里望去,可以看到水井,茶炊在屋檐下发出阵阵响声;无数的村庄从你眼前经过,车子经过一望无垠的田野和翠绿的大麻田花费了不少时间。

株株爆竹柳丛中，喜鹊叽叽喳喳地来回穿梭；农妇们在田地里缓缓而行，手中的草耙无一例外地具有长长的把柄；路上的行人，衣衫褴褛，身挑重担前行，一副精疲力尽的模样；前方飞驰而来一辆粗笨的轿式马车；拉车的六匹健壮大马已显疲乏，这是地主的马车无疑。一角车垫伸到车窗外面，马车后部的脚镫上放着一个袋子，一个仆从身披外套斜坐在上面，绳子紧紧握在手里，眉毛上沾满了飞起的泥水。一座小县城出现在您面前，目之所及，到处是岌岌可危的小木屋，长长的栅栏，店铺用石头砌成，少有人住，年代已久的桥梁跨过深沟……继续向前，永不停息……辽阔的草原映入眼帘。站在山顶，极目远望，迷人的风光尽收眼底！矮矮的包状山丘上种满了庄稼，看去似一个个涌动的波涛；沟底里的灌木丛密密麻麻，顺着山丘曲折前行；分散开来的丛林似海中星罗棋布的岛屿；无数条狭长的乡间土路把不同的村落连接起来；一座座乳白色的教堂看上去有些刺目；一道小河波光闪闪从柳树林中流过，两旁的河堤时断时续；向远处望去，可以看到许多野雁拥挤在田野里；一处年代已久的地主的宅邸紧挨在一个小水塘边，打谷场、果园和几个堆放杂物的草棚也散落在旁边。马车载着您没有停息，继续向前。山丘没有原来的那些大了，没有几棵树在上面。啊，经过长途奔波，一望无垠、广袤辽阔的草原出现在眼前……

冬天野兔出没于厚厚的雪堆前，正是捕捉它们的大好时机，寒气逼人的空气进入您的体内，皑皑白雪，轻柔细软，反射着阳光，分外耀眼，树林上空，笼罩着一片绛色，吸引着您半睁的双眼……转眼已是初春，放眼四望，仿佛比以前明亮了许多，春的暖意融化了积累了一冬的积雪，厚厚的雾气飘散其上，传递着春回大地的讯息。有些地方，积雪化得很快，云雀在明媚的春光里展视着它那婉转的歌喉，溪水从一道山谷流向另一道山谷，越积越多，变得声势浩荡起来……

但是，我应当到此为止了。春天正巧进入我的话题：春天是宜于分别的季节，此时，来自远方的诱惑召唤着所有的人儿……读者，向您道别，愿幸福健康与您永远相伴。